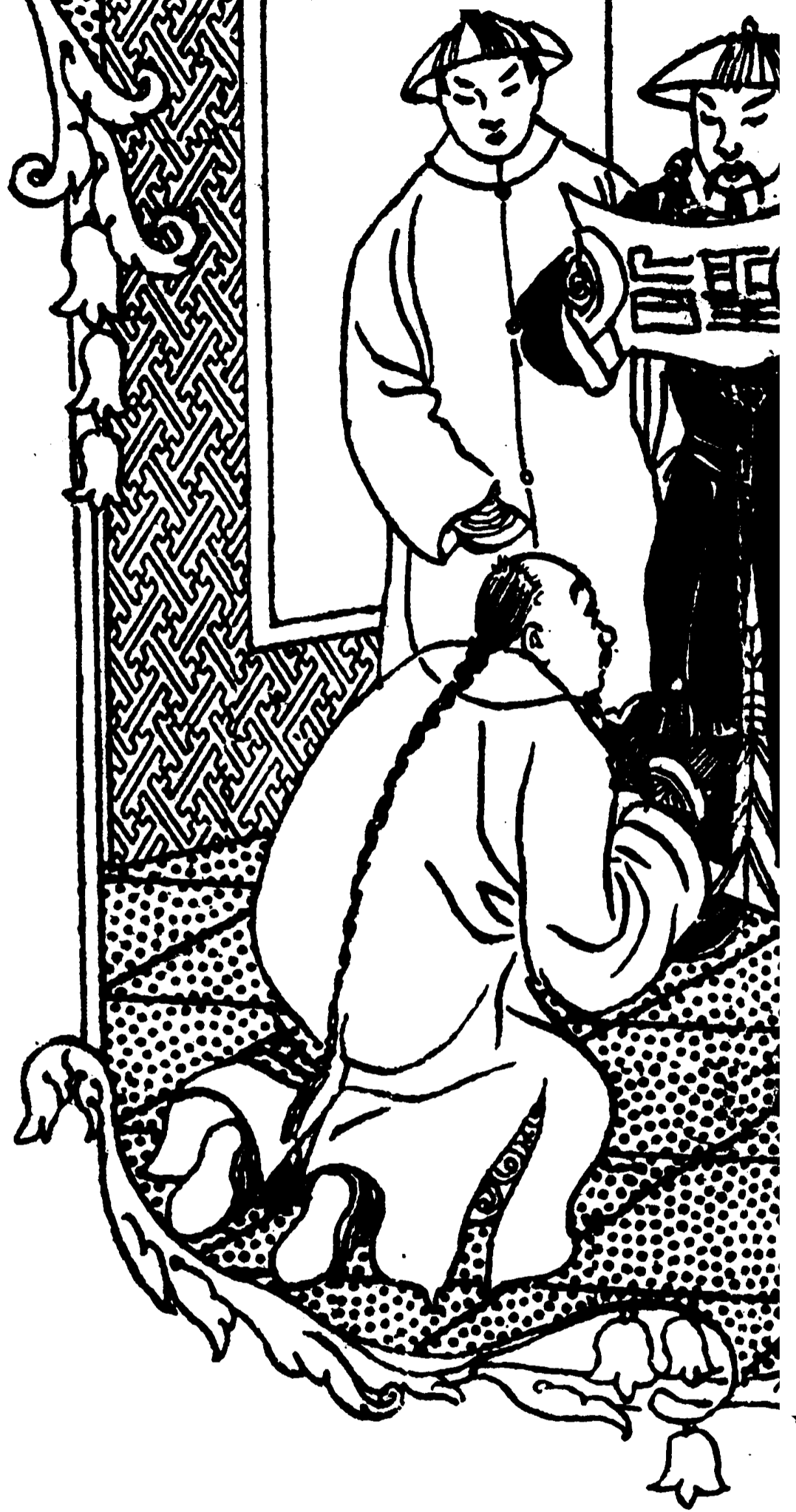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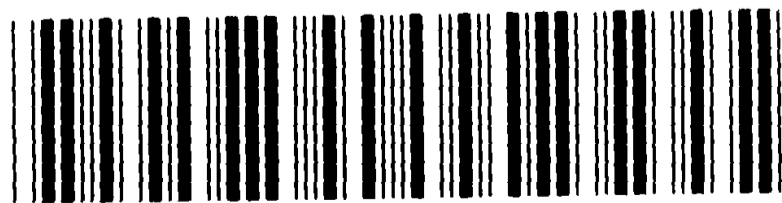


繪芳錄

第五冊



行刊社應供書圖達大



北师大图 B2352411

新式繪芳錄 卷二

第四十一回 自解囊深宵助困 被祛篋客邸追賊

話說柳五官因金梅仙說出聶慧珠家邀他進去歇脚，五官時聞梅仙說：慧珠人品，怎生超羣，性格怎生沉靜，是南京第一等人物，與祝伯青又怎生親密，前兩月慧珠忽然一病之後，大改性情，立志修行，終日念佛誦經，房門多不出；見了伯青如陌路人一般，甚至連話都沒說一句；又聞聶家同住有個趙小憐，也是南京城內數一數二的尤物，將來是江子騫的人了；五官每欲見此二人，難得梅仙邀他，便欣然應答。梅仙上前叩門，使婢出來，見是梅仙，忙請入裏面明間內坐下，即轉身進去。少頃，二娘出外笑道：「金大爺，今日是甚麼風吹了來的？」梅仙笑著起身道：「特來望你老人家的。」二娘問這位是誰？梅仙說了姓名，又問碗姑娘近日可好，二娘搖頭道：「問他做什麼呢？不過還是這般樣兒，只求他不鬧就算好的了；現在爽姓連我與他的母親都不去理會他，有時高興他出來走走，與我們說幾句話兒，否則他連房門多不開，只有丫頭們送三餐去見他一面，真正我也不懂他是什麼意思。」梅仙聽了，不便再問，即道：「趙姑娘可在家麼？」二娘道：「他因前幾日身子不快，倒有半個月不出門了。」梅仙道：「我應該瞧瞧他去。」即與五官同至後進，原來小憐爲人與他們姊妹不同，雖然此身早知屬了漢槎，他却另有一種見解，說人生在世，不可過於拘泥，况我等不幸流落風塵，除非出此網羅，方沒人尋找，在此門內，都不能稱冰清玉潔；若柔雲翠翠芳君等人，始可說已登彼岸，就是碗秀姐姐，在他以爲一塵不染，在我看仍是難保。我只要立身不苟，此心無愧於子騫就罷了，如叫我專學那膠柱鼓瑟的行爲，倘或鬧出不測風波，反自己討沒趣，何苦來呢？所以小憐處不時還有人來過訪，或約他湖上宴聚，只要來人不是強暴，他皆可去，人反說他圓融，多不忍欺侮梅

仙因此纔敢與五官來看他。小憐正站在臺基上，看使婢添換籠鳥水食，又逗著那鸚哥說話，見梅仙同一個少年進來，忙笑著讓坐。梅仙問了小憐，好近來身體可如常了？小憐笑道：「並沒有甚麼，不過受了點風，你怎生知道的？」又回頭喚使婢倒茶，將五官看了兩眼，問梅仙道：「這位是誰呢？」梅仙代五官通了姓字，小憐方知即是伯青常說的那柳五官，果然生的俊俏，怪不得伯青喜歡他。五官亦細看小憐，頭上戴著貂尾帽套，上身穿了一件蘋婆綠倭刀腿大襖，外罩三鑲桃紅白狐披風，下繫玄色掐牙銀鼠皮裙，越顯得身材嫵娜，體態輕盈，又帶著幾分病容，或笑或顰，真如西子捧心，明妃出塞。五官暗忖道：「果真名不虛傳，不愧小耀之讚。」想慧珠當更比小憐另具可人之處，可惜如今不肯見人，使我抱憾。梅仙與小憐說些閒話，見他有厭倦之色，忙起身同五官告辭，小憐只送至臺基上，說了聲好走，即轉身進去。外面二娘早已擺下茶果，款留他二人。梅仙不好推却，與五官略吃了些，道了多擾，即作辭出來。一路上五官痛讚小憐不絕，又恨沒有見著慧珠。梅仙道：「好在住你住在南京，可以常去，趁個巧宗兒，都要見著他的。」二人談談說說，回轉家內。自此梅仙除却祝府有事叫了他去，暇時總陪著五官各處遊覽，五官亦因天氣日冷，懶於起程，爽性待過了年，再往蘇州，寫了信寄與從龍，免他盼望。光陰迅速，轉瞬近歲，挨家逐戶，多忙亂著過年。梅仙要料理祝府年事，清早進去，二鼓始回，剩下五官一人在家，也懶淡出門。這日已是除夕，梅仙旁晚即吩咐擺酒守歲，內裏巴氏母女一席，外面梅仙五官一席。梅仙吃了幾盃酒，即起身叫人點了燈籠，到府裏辭年，料著祝公必定留他度歲，天明方可回來，對五官道：「賢弟可多用幾杯，恕愚兄不陪，賢弟亦可早為安歇，新年再見罷。」五官道：「大哥只管請便，小弟坐坐也睡了。」梅仙又入內與巴氏母女說明，即向祝府去了。這裏五官獨自吃了數杯悶酒，便推開不飲，想到自家一人並無親丁骨肉，歷年客中度歲，如孤鬼一般，看著人家父母兄弟，妻子團圓聚飲，好不有趣，想畢不禁傷心起來，即叫收拾過殘肴，回到房內。巴太太早命點了一對紅燭，在他房中，又預備下煖茶果餅等物，怕他夜間饑渴，五官喝了一鍾茶，和衣倒在床上，只聽得爆竹之聲，接連不斷，又想到南

京地方不知今夜是何風景。此時要睡覺得太早，何妨上街去逛逛。聽聽熱鬧，又可散散悶氣。嗚呼！何處的人水心看守火燭，不可貪睡。我上街去去即回。也不點燈，開門出來，見滿街燈燭輝煌，照得白晝相似。往來行人擁擠不開，多是收討帳目的，甚爲熱鬧。五官信步只揀那人多的處在行去。走了半晌，因要解手，見路旁一條巷內，行人稀少，五官進了巷口，撩衣小解，忽聞一家門內有人拌嘴，五官解過手，走近門首，側耳細聽，一男一女的聲音，料定是夫婦兩口了。只聽那婦人罵道：「不逢好死的，平時你只顧終日灌了黃湯下肚，醒了醉，醉了醒的，叫我一個在家，忙的片刻不閒，少柴無米，你也不問，多要我去掙；人家嫁了男人，原是圖依靠的，誰是我這般苦命，碰著你這酒鬼，自己養活自己不算，你還要掏摸我的錢零用，不與你即弄刀弄杖的恐嚇我，一般也用得罄盡的，各自各兒光著兩手。我原想積蓄點兒，防陰天的，俗說打網總有晒網時，想起來我是犯了什麼陰譴，往常也罷了，今日是年終的日子，你早早逼命是的，搾了幾個錢去，預備下你的黃湯，就沒有事，餘外都不管半點兒。你看大家小戶，都歡天喜地的度歲，我家還是清鍋冷灶的；我難道不是過了好日子來的，誰生下即是窮命，而今穿不如人，吃不如人，著數我受苦是理當的，這些孩子們眼巴巴望到過年，誰知既沒的穿，又沒的吃，你可忍心，我恨不能頓時死了，看你可管不管。不逢好死的，你也有付心肝五臟呢？不見東邊張大姆姆家，他丈夫代那般好法，儘他穿著吃著，連草棒兒也不叫他去拈一拈兒，他還嫌好厭歹的，整日的尋幾十個過兒與張大爺嘔氣。據說他家今年也沒得過，張大爺生怕他奶奶啣氣，半月前即瞞著他將自己穿不著的衣服當了，早把年事辦得齊全十美。你不見適纔張大姆姆來辭歲，周身新衣，頭上又戴得花簇簇的；他既來過，我也該領著孩子們到他家去一躺兒，叫我身上這般形像，又怎麼去呢？張大爺是個人，你早該愧死羞死了。」那婦人說罷，即咽咽嗚嗚的哭起來，又聽那男子嘆了聲道：「你說的未嘗不是，叫我也難駁回；但是，你只曉得這樣說，却看了一面，我這連年運氣實在不好，做生意又折本，難不成去做賊做強盜，幹那沒本錢沒天良的事，方可發跡麼？不然仍宜耐著性子，待運氣自有出頭之日，冷灰猶有發

熱時候，你說我只顧吃酒，我心內也著實煩惱，恨不暫時死了纔乾淨；丟下你娘兒們又怎麼呢？借酒解愁，是有的。你既這般說，明日是新年頭一天，我即立誓戒酒，不知戒了酒，這一宗款，自省不下的，總要沐天地祖宗庇佑我，轉了運，那怕就是做個小本經紀，慢慢向前敷衍度日纔好。你此刻哭殺也沒用，不如得樂且樂，拋去閒愁，聽那滿街炮竹，也有味兒；你說我另是一付心肝，我看著一班兒女，穿吃不周，心裏也過不去，却是沒法兒的。我盪了盞暖酒在此，你且過來同兒女們喝一鍾兒，擋擋寒氣，拚著吃醉了好睡去。今年已過，再抖擻起精神來，幹明年的事罷！我家也有一樁好處，上不欠官糧，下不欠私債，較之那債戶盈庭，索欠追逋，敲門打戶，雖有大魚大肉，堆滿几案，也吃得不得舒暢。」五官聽了，點頭嘆息道：「可知天底下的人造物不齊，貧富不等，有錢的今夕骨肉團圓，歡呼暢飲，那中等的人也還巴巴補補，將就的過得去，如這樣人家，亦復不少。我在客中度歲，猶覺難處，尚不愁穿吃用度，不過舉目無親，淒涼些兒，比較著這家艱苦天淵之隔呢！」五官一面想著，一面嘆著，不由動了一點惻隱之心，猛然記起巴太太給了他一錠壓歲銀子，約有五六兩重，何妨此時轉贈此人，給他做個新年的貲本，或者這家即由此脫離苦處，也算我提拔他一場，好在我亦不希罕這一錠銀子。想定主見，即伸手去叩門，那男子在內問道：「你是那裏來的？若是討債的，你認錯了門戶，我家雖窮，却不欠債。」五官在外高聲答道：「你開門出來，自然知道。」那男子果然開了門，側身讓出裏面燈光，把五官上下望了幾眼道：「尊駕來找誰的？」五官也不應他，即走入門來，那男子見五官穿得整齊，是個正經人模樣，忙閉上門，也隨了進來，嚇得那婦人急急起身，跨入房內。五官看那男子，雖然衣裳藍縷，面目枯槁，却生得身材長大。遂道：「我半夜三更，到你家來，并非別故，適纔你賢夫婦所言，我已聽得清楚，你家的艱苦，也不必瞞我。」在身畔取出那一錠銀子，放在桌上道：「一些許銀兩，權送你做個新年貨本，好好的捱度日月，耐守時運罷！千萬不要說我唐突你。」說畢，道了聲驚動，即轉身欲行，那男子又驚又喜，趕忙一把拉住五官道：「承尊駕美意，感激不盡，無如與尊駕一面味謀，何敢領此厚賜？」五官笑道：「人太覺拘泥了，又不

是你找我去的，我是自尋上門送與你，有什麼敢與不敢趁此天尚未明往街上買些急需應月物件回來，其餘也罷了，可知明日是元旦，也不買的香燭紙馬，敬敬神祇嗎？就是你平日以酒爲命，亦該買點食物預備下酒，難道新年新歲，好專吃寡酒不成？你快幹你的事去，不要膩膩煩煩的。」那男子見五官一片誠心，十分感戴，急倒身下拜道：「蒙恩公所賜，我也不敢過於推却，有拂尊意，請恩公留下姓名，容圖後報。」五官搖手道：「快別要如此，些許之贈，何足云報？若問我姓名，我姓柳，派行第五，現住在顧樓前金家，問到前任山東臬司祝大人府內，管外務的金大爺，人人皆知。」那婦人在房內聽得明白，也不顧沒見過的生人，亦出來向著五官深深叩拜，慌的五官方扯起那男子，又向那婦人還禮，不迭道：「這又算甚麼呢？賢夫婦速速請起，不要耽誤了正經。」說罷急急的出門去了，那男子挽留不及，直送到巷口，猶欲說話，見五官已去了好遠，只得回來，拏了那銀子，上街兌換，又買了多多東西回家，夫婦兩人忙著先燒起香燭，酬謝家神祖宗，隨又整頓出酒飯，夫婦兒女歡歡喜喜的度歲，所餘的幾兩銀子，收過一旁，待過了正月，打點去做交易。夫婦兩口，足足念說了五官一夜未曾住口，世間原有這般好人，專待天明好往柳恩公家叩喜。且說五官出了那家門首，仍尋舊路回到梅仙家內，時已四更多天，內裏巴氏母女早叫人各處打掃，預備燒接天地的紙馬。五官見天色將明，不便再睡，只和衣躺在床上少歇，心內却暗自得意道：「想不到今夜做了這一件快心的事，我不過去了五六兩銀子，那家即得了實濟，可以度過歲去，不致啼寒哭餒，況且是小耀的丈母，給我壓歲的，又不是我體己拿出來的，只忘却問他姓名，好在我說了住落下去，明早那男子必然要來。」少頃早東方發白，那外面爆竹之聲更甚，梅仙已從祝府回來，五官即起身淨面嗽口，換了衣冠，先隨著梅仙拜了天地，後又來拜像，梅仙又上來謝了五官，方與梅仙拜年，至內裏見巴太太同巴氏等人，行過禮退出，早有人送上百果茶與敬神的元宵，兩人吃畢，洗了手臉，即帶著家人一同到各處賀歲，五官亦隨著梅仙到祝府去過，出來方往小儒處來，只在號房內上了檔冊，又至聶家，王氏留住吃酒，小憐亦出來陪，他們坐了坐，梅仙即請見慧珠，少停

小丫頭來說昨夜勞碌很了，今日覺得身子不爽，得罪二位，改日再見罷！轉替二位道賀。五官滿意，今日總該見著，隨知仍是空往，便快快起身作辭，與梅仙回到家內，梅仙只叫人各處分送名帖，自己樂得偷懶不去，脫了大衣，陪著五官閒話，五官方提起昨夜的事來。梅仙笑道：「你一人輕易不肯出去，一出門遍遇見那家夫婦拌嘴，也是他命該有救星，鬼使神差的撮合你去，倒也罷了，你算積點小陰騭。」正說話間，見五官的跟人來回道：「外邊有個男子，說是來叩謝五爺大恩的，問他姓名不肯說，回他又不肯走，又急了他說那怕等候一年，不見你五爺是不行的。」五官笑著道：「定見是那個人來了，你領他進來罷！」跟的人轉身出去，果然帶了那人入內，見了五官，即在臺基上端然四拜，回身又給梅仙行禮。五官忙扯起他來，邀他坐下，問及姓氏，方知那男子姓鄭名林，祖父曾做過一任武官，鄭林自幼習得一身武藝，專喜任俠輕財，不上幾年，把祖父遺留的家產用盡，他妻子姚氏，是祖父在任上代他聘下的，姚家亦是個武職，彼時同城爲官，後來鄭林歿了，祖父搬回原籍，姚家又陞到浙省去了，彼此相隔路遠，音問難通。鄭林係天生傲骨，不屑求人，自己又不善謀生，日形窮困，雖有幾家親族，因鄭林家道漸替，都不來理他，難得鄭林不去纏擾，他們正合心意。五官梅仙聽了，皆嘆息道：「如此說來，兄臺倒是位有骨氣的人，可敬可敬！既然令岳還在任上爲官，何妨攜帶尊嫂等人，前去投靠，令岳斷不能不顧翁婿父女之情，也不認你們麼？強似賢夫婦在家受苦。」鄭林道：「我久想去投奔岳家，怎奈日食都不繼給，那裏還有川資起身？」梅仙見鄭林說話爽直，將來不是沒出息的人，爽性再成全他一番，即進內封了三十兩銀子，出來遞與鄭林道：「此銀兄臺可帶回去，與尊嫂等人添補著隨身衣履，餘下的作赴浙川資，也儘夠了，到了令岳那邊，好歹尋個活計安身爲是。」鄭林伸手接過，也不推却，卽揣入懷內，立起身向梅仙五官謝道：「承二位厚恩，實同再造，倘天不絕，鄭林能有出頭之日，再容報答。」說畢，作辭出外，頭也不掉，一逕去了。梅仙道：「此人真乃英雄，此去定然發跡，將來總可報答賢弟。」五官道：「君子施德不望報，我見他窮困，一時慨然濟助，是我的意思，日後他有了好處，是他福分，與我何干？若望他圖

報自然該報答大哥，非你助他盤費，到他岳家任上，他焉得出頭。南京若有生機，昨夜也不致窘迫到那般地步。人總要思本本水源的。」梅仙道：「你我不須謙遜，彼此都有功德，但愿鄭林從此否去泰來，再整家門，報答我們倒是小事。」兩人說笑了半會，裏面送出了酒來，五官因一夜未睡，覺得困乏，吃了幾杯酒，即推開去回房安歇。過了五路日，梅仙即忙著請親友的春酒，直忙到元宵以後，方纔清閒。五官見天氣漸和，即欲往蘇州一行，來與梅仙商議，定了二十日起程，又囑咐一俟伯青回來，即寄信與他，恐在田者香十分款留，就攔遲了。仍帶他跟來的兩人同行，不過帶著隨身應用衣物，其餘寄在梅仙家，免得沿途往返不便。到了這日，梅仙親送他上船，叮嚀一路保重，到了蘇州，可寫封信來，好叫我放心。五官應答，即作別揚帆而去。話分兩頭，且說祝伯青殘冬送他妹子到了山東，漢槎見家眷已至，自是歡喜，堅留伯青青年外再回南京。伯青難却漢槎之意，只得住下，過了燈節，執意作辭起身。瓊珍小姐又囑托一至南京，務必探實小憐口氣，如果愿情，到山東來，千萬大哥做主代你妹丈聘下了罷，著妾人送他來。此可再告訴他聲，此地斷沒人委屈他，好在妹子的性格，大哥是知道的，並非那種不能容人的器量。不是妹子一定著急，趁此機會，接了小憐來，是正經，倘日後公姑執定不行，反是難事。此時做成了，也就罷了。伯青應允，擇日起程。漢槎自然餽送了許多禮物，又修稟啓與父母岳父母請安。伯青在路，歸心似箭，毫無耽延，一來記掛父母妻子，二來慧珠未知可回轉念頭，又沒有接著小憐實在信息。一日已抵淮城，因漢槎有信寄與二郎，叫泊了船上岸，到府裏拜會。二郎聞伯青已至，忙迎接入內，彼此敘些別後的衷腸，即說到五官前次在此受了多少驚嚇，伯青大爲嘆息。二郎又留了伯青，盤桓數日，非比上回家眷在船，不便多住。當晚備下酒席，與伯青暢飲，至夜半方散。伯青回船，收拾睡下。次早尚未起身，二郎早打發人出城來請上去。伯青命來人先行回城，少停即至，忽聞連兒在後艙道：「怎麼艙底下一堆箱籠全開著，是誰取物件的，也沒有關上。」伯青聽說，忙接口道：「誰開了的呢？你倒子細看看，別要被人偷了物件去。」連兒即探身下艙，一看大叫道：「不好了！箱子內全是空的，被賊偷了。」衆船戶聞得，

也齊來看視，七嘴八言的說長說短。伯青很吃了一驚，忙忙走至後艙，果見箱籠大開，內中只剩了些墊底的破舊衣服，其餘盡數失去。伯青只急的跌足道：「這却怎麼呢？」即命連兒快赴縣裏報案，自己坐轎來會二郎，又暗暗囑付家人們，在船看着船戶，沒讓他們脫逃。到了府前，不待通報，即下轎入內，見著二郎，便細細告訴夜來被竊之事，二郎亦大爲詫異。恰好連兒報案回來，說魯太爺已趕著出差，并協同河快分路緝獲，又將船戶水手捉了去拷問，說這件事定有他們通同，不然一船的人怎麼多不曉得呢？并請爺具張失單過去，好待他追賊。二郎點首道：「這話倒有點見識，其中船戶定有情弊。」又命貼身家丁，到縣裏去當面見魯太爺請安，說這件竊案定要人賊齊獲，非別的竊案可比。二郎又安慰了伯青一番道：「急也無用，想竊賊定然伏在左近一帶，斷未遠颺，况又有船戶們，可以追交著落。我昨日那般留你多住幾天，不行該應出了這件事，竟是天留下你來了。」伯青笑道：「人家被竊，正在懊惱，你反說趣話，嘔人，你不要得意，若追不到賊，不怕你不賠我呢！你是一郡太守，不能化莠爲良，又無計驅逐，留著害過路客商，可謂叅賊殃民，問你可吃得起。」二郎大笑道：「好好，你竟用反巴掌打起我來，我爽性知照縣裏不管，看你怎樣上控去！」說話間，去的家丁已回說，魯太爺無不盡力追緝，定然人賊全獲，只求賞幾天限。何以二郎前次參詳上去，魯鵬還在山陽任上呢？因魯道同在京，得了信，竭力彌縫，始從輕議處，姑念初蒞外任，不諳政務，著革職留任，以觀後效。現在魯鵬甚爲後悔，幾乎罣誤下來，借了一件別的事，把羅喜解去，另請了一位方正老練刑幕辦理，所以各事倒有了頭緒，不似以前雜亂無章。魯鵬由此亦不取妄爲，兢兢業業的小心做去。二郎留伯青吃了飯，即叫他回船開清失單，共計失了衣物若干，送縣以備追緝原贓。再則船戶既經捉去，你亦不便仍住在船上，可搬到我衙門裏來住幾時，也省下些澆裏，俟此案有了眉目，方能回去。伯青應允，即忙著回船與連兒點清失物，開了清單送縣，又發了稟啓到南京去，恐祝公不放心。隨後即搬到府裏住下，專候開案，間日或命連兒持帖去催，或親自到縣裏走一輪。單說山陽縣的捕役，奉了硃籤，當即出城，同著河快保甲，分頭緝訪，一連訪了數日，毫

無影響，到了限期，魯鵬坐堂提上捕役河快嚴比了一頓，再展限五日，不時又將船戶帶上細細勘問，船戶等都一口咬定不知，只得復又押下，待獲到正犯自有著落。捕役等人領了五日限期，下來大眾計議道：「這件公案我們是要趕緊辦的，失主既利害，又有府裏常來催著，難以拖延過去。兄弟們須要大伙兒辛苦些，那起瘟賊多分是過天星，早離却此地了，我們尙要派幾個出門去纏好。」又公攤了一注款項，出來各處地道上購買眼線。伯青住在府裏，早已半月有餘，失案仍無消息，又不能回去，心中十分焦燥，惟有逐日同魯鵬去鬧，又遣抱屬在知府衙門，呈了稟詞，二郎卽批飭山陽縣嚴加比緝，不得稍事因循，致干參處。魯鵬却也著急，只得將捕役等家小收押，勒限開案，若再玩誤，定行重究。衆捕役下來多說：「這宗竊案，是來要我等命的。」又去尋著連兒，苦苦央求，煩他從中周旋，請你家人再賞幾天限，我們實在比較不起了。二太爺你看我們這兩條腿，總打爛了。連兒見捕役等說的可憐，上去回明伯青姑寬一限免追，如再沒頭緒，却怨不得我。衆捕役歡天喜地的拜謝而去。連兒這些時也暗自著急，一則因伯青在此追案不能回去，不放心家中母親妻子，近日可好；二則自己物件亦失去若干，每日飯後，囑付同伴們伺候著伯青，卽向城內城外各家鋪面裏面留心察訪，倘或訪出一兩件原贓來，此案卽有著落。這日正走至城前，見迎面來了一人，認得是劉蘊的舊僕柏成，因上年拐騙劉蘊物件，逃至此地，如今劉蘊已死，他又出來了。在南京的時候，祝兩府，雖不甚往來，兩府家丁多有交情的，柏成素日又極會巴結，是以連兒與他頗好，不料在此地碰見。他忙迎上去道：「柏大哥久違了。」柏成正忽忽進城，低著頭只顧往前行走，忽聞有人招呼，便停住脚步，抬頭見是連兒，頓時滿面堆下笑來道：「我道是誰？原來是連老弟，你怎麼也在這裏來做什麼的？」連兒遂將跟伯青由山東回來，如何遭竊，現在縣裏追案急切，不得回轉南京的話說了。又問你大哥因何也在這裏呢？柏成聽連兒說完，不覺怔了一怔道：「我的話一言難盡，難得你我今日見著，正好細談細談。」卽拉了連兒，至一家酒鋪內揀了個僻靜的座頭坐下，叫店夥揀那可口的酒菜多拏幾樣來。柏成未言，先嘆口氣道：「老弟我的冤枉數

年來總沒人知道，今日却不妨告訴你。上年我跟劉家到南路去，他在常州貪戀著姑子，不肯回家，我怕宅主人日後責備終日的勸他早回，誰知久諫成讎，尋了件事故，即在常州開除了我。老弟你知道我平日是好臉的人，如何受得過這般委屈？實在是我錯也罷了，我因賭了這一口氣，即打算到京裏去另尋門路，躲遠些避避這風頭，再回故土，那料走到此地，即病了，又傳聞得劉家說我拐了他的東西逃走，我氣了個要死，即欲親到南京與他評理，不能你將衣裳嫖完了，不顧天理這般冤我，我因病後一氣病又發作，較前更甚，待我病好了，又聞劉家得了瘋症。老弟想想看，人都瘋了，還有什麼理說？恰值魯太爺放了山陽縣，田文海隨了他來，我在病中，用下虧空，不得已前去了。田文海蒙他的好意，轉荐在魯太爺跟前當分中差。我因受姓田的提拔之情，實心實力的報効本官，好替荐主掙臉。那知魯家是個胡塗東西，不分好歹，同夥的見我辦事認真，背後無中生有，使勁軋我，本官信以為實，立即擯了我。田文海雖知我冤枉，無奈魯家在氣頭上，不便分割，又給了我一封荐書，投奔別處。我因家小接到淮城，一時難以起身，只得挨過冬令，交了春設法將家小安置妥當，再走不遲。現在我住在城外湖嘴子裏，今日進城有事，碰見老弟，真乃幸會。」連兒明知他是欺人的話，却不便駁回，惟有唯唯而已。柏成又問竊案目下如何辦理，「既一個多月毫無蹤跡，我看是難追的了，你們久住客中，亦非長策，你主人的意見還是定要開了案方去，還是回轉南京再作計較呢？依我的愚見，莫若暫回南京，就是你們走了，府大老爺也不能置之不問的，丟的東西已經丟了，縱然追到水落石出，亦沒有什麼意思。俗說得好：『失賊追賊，餘財未盡。』丟的物件不算，再加些客中用費上去，怪不犯著，難不成你主人丟了這一點東西，就吃驚了麼？」連兒搖頭道：「柏大哥，你不知道失去的東西，原不算甚麼，無奈情理上實在過不去。我們的箱籠是放在後艙板下的，艙內睡了多少船戶，麻蠅兒都飛不進去，怎生夜間賊來開箱倒籠，全數竊去，一個人多不曉得？其中定有隱情，難保沒得勾通的弊竇，所以請縣裏提船戶去拷問。他們却抵賴得一毫不知，現在盡行管押著，俟緝訪出些許影響來，那時自然分出皂白。」柏成亦點頭稱是，兩人又

說了些閒話，直吃到下晝時分，柏成有了幾分醉意，連兒見天色將晚，起身欲行。柏成道：「我也要出城去，咱們別過罷，老弟明兒有暇，可請到我家裏去說。」一天話兒。連兒應答，同了柏成到櫃臺上會帳，連兒因腰內不便，也不與柏成多讓。店夥報明價目，柏成伸手在便袋內掏出一件漢玉搬指當作銀子，遞了過去，櫃上人業已接過，柏成方纔看清，忙劈手奪回收起，轉身望著連兒，臉一紅，笑道：「可不是我醉糊了。」連兒故作不知，反掉過臉與櫃上人說話。柏成又拏出一塊銀子，算還了酒價，多餘的找回。連兒道了擾，方分路作別，走未數步，復回頭緊緊跟著柏成走去。誰知柏成掏出漢玉搬指時，連兒眼快早已見著，認得是伯青常佩的物件，又見柏成情虛失色，早猜著了幾分，況且搬指既在他身邊，無論他是偷來的買來的，此案即有了著落，故暗地跟他，看到何處落腳。恰好縣裏緝案的捕役，同著一班夥計們走來，連兒忙叫住他們，扯到一家店鋪內，將適纔的話告訴了衆人。衆捕役驚疑道：「不料此案是他做的，真令人夢想不到，若非你二太爺見著原贓，我們一輩子也疑不到他身上；他去年却是田師爺荐於本官的，派他當外差，後來因他舞弊賣法，種種不妥，本官又礙著田師爺情面，不好難爲他，只開除出去。據聞他往別處去了，那知仍在此地，做這勾當怪道？」上日有人說見他穿的甚爲齊整，我們猶議論著他現在沒有事幹，反好了起來，想必是那裏得了一宗外快，這一說真正是他無疑了。好二太爺請你趕緊到衙門去知照我們夥伴一聲，叫他們多著幾個人來。既有一件，其餘的失物，也有了著實。而且他一人斷不敢做這勾當，他家內必有羽黨，人少了去却不妥當；我們先跟他出城，看其動靜。」連兒又囑付衆捕役小心，切不可使他聞風走脫，你們即吃不了兜著走。說畢便急急去了，一口氣跑到縣前，尋著捕役班房內說給衆人知道，又指點柏成去的路徑。衆人聽說，忙帶著傢伙，飛風迎了前去。連兒自回府內回明伯青，復到縣前候信。早見衆捕役已押著柏成同幾個人來了。那先去的捕役道：「柏大哥與這幾位朋友皆是漢子，一人做事一人當，不累我夥計們作難，現在所存的原贓業已起到，柏大哥既是朋友，又是舊交，你們須要好生照應。這件事，柏大哥亦係誤入，其實回一堂即沒有事了。你

等陪著他們，我先去打聽本官，今日可坐堂不坐堂。」說罷即去尋門上說話，半晌出來道：「你們伺候著，官即刻坐堂呢；趁今日就審過，免得又要耽擱一夜，拖累柏大哥受委屈。」當將柏成等人安插在班房內，又去伺候官府升堂。魯鵬因此案滿限已久，一犯未獲，府裏催文疊疊的下來，祝鄉宦又時常私鬧，明知這件案宗萬不能顛預過去，心內正在焦燥，忽聞今日原犯已獲，好生歡喜，忙坐了大堂，原差捕役先上去回了，即命帶首犯上來。見是柏成，很吃了一驚，暗想道：「這斷怎生仍在此地，幹下這沒王法的事來！」便故作不識道：「你姓甚麼？叫甚麼？爲何起意偷祝鄉宦的衣物？你們一夥共有幾人？那船戶可是你們一夥？須從直招認，不許支吾，本縣尚可破格開脫你等。」又叫將衆船戶帶上，與他對質。柏成情知抵賴不去，不如招認，還少吃些苦，跪在地下，連連叩首道：「小的該死，一時油蒙了心，幹下這胡塗事兒，小的自知罪不可宥，情愿招認，尙望太爺姑念小的初犯，受了人的蠱惑，小的名叫柏成，南京人，因寄居此地，失業有日，難以過活，意在投奔他處，謀幹營生，苦於旅費無出，家小又拋棄不下。後來想到清江有個至好朋友，可以與他挪借安家動身的使費；那日到河邊覓船，却碰見上年歷來淮城的一隻熟船，小的即叫他送往清江。閒談時，他問小的近來情形，便實告訴了他。正然開行，忽見上流祝老爺的船下來，小的偶說起南京祝家，頗有名望，當日原推我舊主人家，如今劉家壞了事，此時通城要算姓祝的在頭等上了。誰知船戶聽了，陡生不良之心，即將船泊定與小的商議道：『你說那姓祝的坐船，也是我們一幫的人，實對你說罷，我們一幫有十數隻船，明是駕船，暗中却全靠水面上做些買賣。既然祝家首推豪富，身邊必有金銀，莫若今晚大夥兒串合起來，弄他些東西，也強似你去向人借貸，還不知多遠的路趕了去，你那朋友可肯借呢？何以我們定要約你入夥？因祝家是個鄉紳，失了東西，必然報案追緝，地方官畏他聲勢，定嚴行訪拏，非尋常的竊案，無力的失主，十朝半月即鬆懈下去。你在縣裏站過的人，又熟識，又比我們走得進去，可以訪問消息，若祝家追的平常，我們仍在此地停留，若祝家追得嚴緊，我們即往別處躲避。好在捕役人等斷不疑猜到你身上，自此我們就是一夥兒了。請你在城

裏做名眼線，我等即放開胆去幹，一有風聲，你即通信與我們，得的財交多給你見一得一分，你還愁沒得過麼？」柏成說到此處，又叩了一個頭道：「小的真正該死，因窮昏了，不覺聽了高興起來，答應了人夥，隨即回船跟著祝老爺船走，果然見他泊了船，聞說尚有幾日就擱頭，一天與他坐船上的人計議停當，次日夜間小的等人伏在河邊，俟祝老爺們睡熟，他的船戶將衣囊包裹一件一件的竊出，小的們在岸上遞接，所以祝家主僕皆不知道。連日打聽，祝老爺追得甚緊，太爺又差了全班捕役，協同河快保甲，城內外到處緝獲，難以存身，又因祝老爺坐船上的人拏去，怕他們受刑不起，吐出實供，昨日小的們商酌定了，往內河躲避，今早叫小的入城再細細探聽，那知纔進了城，即遇著祝府家丁連兒，與他向來認識，他喚住小的說話，小的亦欲借此套問他的口氣，便扯了他去吃酒，該數天網恢恢，小的錯拏了，搬指當作銀兩，被連兒見著，即破了案，同夥的一起人在小的家內候信，不及逃走，故多被拏獲了。此乃句句實情，并無半字虛言。總求太爺高陞極品，朱衣萬代，饒恕小的爲窮所使，情愿具切實改過死結，永不爲非。」一面說著，一面叩頭如搗蒜一般。魯鵬聽了，冷笑道：「好！你們這一班喪盡天良的奴才，只顧你們偷來的銀錢，大夥兒快活，累得本縣受足了失主的氣，還耽著處分，你想去你該得什麼罪。」即命將柏成帶過一旁去，帶那兩起船戶們上來審問。未知船戶等可肯招認實供，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少年得志奉旨完姻

俠士酬恩奮身却盜

却說山陽縣魯鵬審實了柏成，當令畫供，即命帶兩起船戶上來訊問。衆船戶見柏成已從實直招，也只得認了。又將原贓逐一檢點，却少了若干。問到柏成等人，多說賣與過路的客商去了。魯鵬沒奈何賠補齊全，命連兒當堂照單領回。又做了詳文申稟府裏，敘說贓犯全獲情由。一面著人去封鎖柏成房屋，提他家小到案，追繳原贓。柏成的妻子，本來在南京與柏成鬼混上手的，到了淮城，方公然說是夫婦，明欺淮城沒人知道他們底細。此時聞得柏

成犯了事，必要拖累著自己，連夜將細軟收拾逃走，另尋主顧去了。差役回衙稟明魯鵬說：「柏成的妻子聞風在逃，他的房屋是賃的，現在原業已出頭承認，不合封鎖。」差役因得了房主賄囑，竟代他掩飾過去。只把那兩隻船封了，照官價變賣賠抵，俟府裏回文下來，准其銷案。即將柏成等人按例定罪，柏成是此案首犯，重責四十，永遠囚禁；其餘衆船戶皆從輕減等，每人枷號一月，刺字發各坊保正看管。伯青見各物一半是魯鵬賠補的，心內反過意不去，遂親詣縣署道謝。次日即辭別二郎，另雇妥船回轉南京；不一日已抵省城。伯青先坐轎回府，連兒開發了船價，隨後也押著行裝進城。伯青見父母請了安，祝公即問及淮城被竊一事，伯青從頭至尾說了。祝公嘆息道：「天下事沒有不報應的，當日柏成拐了他主人一空，幾致劉蘊不得回來。目下劉蘊已死，沒了對頭，而且遠颺他方，自以為幸逃法網，誰知天理昭彰，偏生遇見這一班船戶勾他入夥作賊，今日仍不免身受官刑，可見惡人總沒有好結果的。」又問了那漢槎任上光景，便命回後歇息。伯青退出，到了自己房內，素馨小姐早迎接出來，少年夫婦，遠別了數月有餘，自然絮絮搭搭，談說不了。來日一早，梅仙得著信，趕著過來問候，說到五官臨行的時節，諄諄囑托你，一經回來，即寄信與他。伯青點首道：「倒也不必急急，得便你可寫封信寄去。」又去見舅父舅娘，請安呈上漢槎的稟啓，回來又到小儒衙門裏走了一趟。過了幾日，各事料理清楚。這日飯罷，帶著連兒往聶家來，與王氏二娘略談了幾句，即到小憐後進來，細問慧珠近況。小憐搖頭道：「再別要提他了，如今益發不能干犯，起初我們勸說他，還聽著；目下只要說到你的話，他即掩耳走開，甚至見了我們躲避不理，怕的我們和他囉囉。依我說，你可把這條腸子打斷了罷，只當不會認識他的，又怎麼呢？」伯青聽了，默默無言，只管望著小憐出神，好半晌始倒抽了一口氣，滴下幾點淚來，又恐小憐見笑，忙轉身拭了眼淚。見左右無人，即告訴漢槎意欲接你到山東去，未知你可愿意，不妨說明，我好代你打點著。小憐不便當面應答，只低著頭拈弄裙佩。伯青知他意思是應承了，立起身來道：「我且別過，你可見著碗秀代我說聲問候，我却不敢去驚動他。你的話可將行止的主見揣摩定了，我再來討回音。」

罷」便辭了出來，回至府內，惟有納悶而已。忽見連兒來回道：「適纔打聽得陳二老爺點了翰林，早間報子已報到總督衙門，此刻合城官紳多去了，老爺分付爺也過去道喜。」伯青聽說，忙穿了吉服，坐轎前去。小儒留著至晚方回。原來陳仁壽進京會試，中了第三十二名貢士，殿試欽點了庶常，陳仁壽即行請假回鄉祭祖完姻。今上又知道陳仁壽係兩江總督陳眉壽的堂弟，恩賞白金五百兩，以爲婚娶之費。陳仁壽謝了恩，即擇吉出京，一路上奉旨完姻，分外光寵。先專人到南京送信。小儒正接到喜報，又接到仁壽私函，不日即至南京，又恩賜完姻。小儒忙著寄信與從龍，讓他早爲預備玉梅出嫁。這日陳仁壽抵了南京，進衙見小儒夫婦請安，又叩見了甘誓，次日往各親友處拜會。過了數日，小儒即催促仁壽回鄉祭祖，回來方可迎娶玉梅。若太遲了，一則展轉不來，再則又恐耽誤了年終進京的日期，便擇定三日後起程。適值從龍回信亦至，信中說欲招贅仁壽到蘇州去，免得兩處往返，待滿了月再到南京，與尊府合住等語。小儒正慮著仁壽娶親，必須另尋下一所房屋，又沒人照料，難得從龍到說招贅，却好祭祖，回頭順路蘇州，豈不一舉兩便？忙來與仁壽商量。仁壽是沒有不願意的，他幼無父母，凡事多倚托哥嫂做主。小儒即寫了回書，交帶原足，又備下贅親使費的銀兩，給仁壽帶去應用。仁壽遂辭別哥嫂開船，一路無話。到了浙江祭過祖，又拜見了合族，耽擱了兩月，諸事已畢，即收拾動身，向蘇州來贅親。從龍自接到小儒回書，便在本衙門打掃出一進正宅來，作玉梅新房，又命衆家丁嗣後都稱呼大小姐，不許提個韓字。一切婚嫁禮節，悉照自己親生女兒一般。小鳳又暗中備了一分體己，添補玉梅妝奩，程婉容也有贈送。玉梅見從龍夫婦三人如此優待，感激不盡。到了吉期，行過合巹大禮，又請從龍夫婦受拜，即送入洞房。玉梅在燭光下，偷看仁壽相貌堂堂，風流年少，十分心滿意足。仁壽亦久聞玉梅才貌雙佳，不過偶落風塵，先世却是舊族，今日見了，果然名不虛傳。兩人你憐我愛，各遂了心愿。從龍見他夫妻如一對粉妝玉琢，自喜眼力不差，直待滿月以後，好送他夫妻回轉南京。且說柳五官自由南京起身，不數日來至蘇州，在從龍衙門裏住了半月，即接著王蘭有信來請，五官亦欲往杭州游玩各處古蹟，便

辭了從龍，向王蘭處來，終日覽賞名山大川。覺得天下湖山，以杭州爲最。怪道者香起坐的地方，自書了一付楹聯。註著，集的成句是：「聖代卽今多雨露，故鄉無此好湖山。」上聯說的是蒙聖恩簡放他此地爲官，下聯卽指浙省名勝甲於天下，真乃貼切不浮了。五官又於日間游玩的處在，或有不識名蹟，晚間回署卽請教王蘭解說。足足逛了兩個多月，遊覽方遍。却好接得梅仙來函，說伯青已回。五官見了，卽忙著收拾起身。王蘭堅留不住，只得送了若干上等物件。五官又便道蘇州，辭別從龍。從龍留他同仁壽起程，一路上彼此可以照應。五官再三不肯，住了一日，卽先行去了。這日已過常州地界，因逼著船戶，不分曉夜攪趕，以致走過了應住的碼頭時，已初更天氣，又落起雨來，不能前進，卽泊在一家村莊旁邊。岸上不過四五戶人家，此時天色不早，各家皆關門閉戶。五官見泊了船，悶坐半晌，也就睡了。衆船戶趕路辛苦，一倒下卽酣呼睡熟。五官在炕上翻來覆去，聽那雨點打在篷上，淅淅瀝瀝的緊一陣慢一陣，倒勾起無限心思來，格外睡不安穩。忽聞得後舵咯吱的一聲，五官側耳靜聽，又似有人爬上船來的脚步聲音，不禁害怕起來，咳嗽了兩聲，沒人聽見，忙翻身坐起喚他的跟人道：「你們可睡著麼？招呼船戶們一聲，後舵上什麼响，別要有人呢？」衆船戶此刻已醒，忙答道：「沒甚麼，我們住船的時候，忘却提起舵牙，想是水擺著响。五爺只管放心，往來官塘大路，不妨的。」五官見他們多醒了，聽了聽沒有聲息，復又躺下。因適纔說了幾句話兒，更難睡著，那岸上已打三更，雨亦漸止。正朦朧欲睡，猛然船頭上嚙喇的一聲，五官很嚇了一跳，正待叫人見船門全行打落，一連跳進四五個彪軀大漢進來，手內皆執著明晃晃的鋼刀。五官早魂飛天外，抖著一團，出聲不得，後艙衆船戶也驚醒了。那知從舵後亦爬入幾個強人，把衆人捆扎做一堆，丟下艙底，上面用板蓋著。前艙的強人也將五官捆起，用刀指著道：「你若開一開口兒，卽送你狗命。」嚇得五官雙眼緊閉，聽天由命而已。衆強人點齊燈火，搗起艙板，四處搜檢，又開箱倒篋的尋找金銀。正在危急之際，忽上流搖了一隻船下來，那船上的人問道：「對過的船爲何半夜三更，大燈大火，又在那裏亂嚷做什麼？」衆強人聽得有船來了，忙出艙見是一隻小船，船頭上

跼著一人，衆強人也不放在眼裏，大喝道：「滾你娘的蛋罷！你管我們做什麼？實告訴你，我們是向他借盤費的，你快點走開，好多著呢！若惹起老爺們氣來，你就沒想活著。」一語未完，跼在艙外的那強人，哎喲一聲，撲通跌入水內，那人一縱早過船來。衆強人見來人用武，又傷了他等同夥，齊齊搶上船頭，直奔那人，舉起刀亂砍。那人不慌不忙，手起足踢，打翻了好幾個，跌下水去；其餘的強人，見勢頭不好，胡哨了一聲，皆赴水逃走。落後的稍慢了一步，被那人捉住，按翻用腳踏住胸膛，奪過他手的刀，舉起喝問道：「你們究竟是什麼人？清平世界，敢於行兇劫取，這家船上與你有甚麼仇隙？可從直說來，饒你一死！不然我卽一刀剝你兩段。」說著把刀在他臉上極了一極。那強人連聲哀告道：「好漢老爺饒命！這家船上與我等並無仇隙，因在蘇州見他用得揮霍，我等起了意，約了我們一班兄弟，一路跟蹤至此；偏生今夜他住在這曠野地方，所以纔動手的。他的銀錢物件，雖已搜羅出來，都未取去。我們的人反被好漢打落下水，多分是沒有命了。只怪我們有眼無珠，不識好漢，但求饒我一條狗命，愿從此改過爲善。」那人道：「如此說來，饒你不得。」卽將篷索割了一段下來，把那強人四足攢蹄的扎起。五官此時萬想不到有人救他，開眼看時，衆強人已散，又聞得問那強人，方知來人救了性命。忙高聲叫道：「那位好漢請進艙來，放了我手，脚叩謝。」那人早跨進艙中，見五官緊緊捆住，用刀挑斷繩索。五官爬起，望著那人納頭便拜。那人一把拉住五官，細細一看，不禁哎喲道：「怎麼講，誰知是柳恩公，真乃天緣湊合，使我來解恩公之圍，要恕我來遲，有累恩公受驚。」五官聽得來人稱他恩公，大爲驚異，定神細認，原來就是去歲夕除濟助他銀兩的鄭林。心中這一歡喜，非同小可，道：「鄭哥你怎麼來的？若非你來搭救，小弟早作刀頭之鬼。」說著又要叩謝，鄭林挽住五官，哈哈大笑道：「天道循環，絲毫不爽，蒙恩公去歲除夕救我，天使我今日來救恩公，其中真個造化弄人，令人不測。我非恩公，無以至今日；恩公非我，無以脫此圍；我們算各盡其情，何須介意尊紀及衆船戶到那裏去了？」五官道：「衆強人上船時，我彷彿聽見他們叫喊，後來我被捆起，自身性命尚不知死活，還能顧他們麼？料想盡被強人殺了。」鄭林聞說，取了

火走入後艙尋找，果然不見一人。暗忖道：「當真一千人多殺了不成？又不見有血跡。」正在狐疑，聽那艙板下有人哼聲，揭開看時，見衆人好是捆豬似的一大堆在內。卽叫五官道：「不用著急了，他們都在這裏呢！」五官忙走來看著，又是急，又是笑。鄭林將火遞與五官執著，卽蹲身下去。衆人認不得鄭林，見他短衣結束，猶認著強人，齊聲哀乞道：「大王開恩呀！船內所有金銀，任憑大王搬取，我門身上分文俱無，只求大王賞留狗命罷！」鄭林搖手道：「你們別要怕，我非強人是來救你們的。」便將衆人舉出艙外，方跳了上來，解開衆人繩索。衆船戶與兩名跟人多捆得身子麻木了，躺在艙板上，動彈不得，口內只說嚇殺了！又見五官平安無事的立在一旁，卽問道：「強人來時，倒沒有難爲五爺麼？這位爺是何處來的？怎麼又救了我們？」五官將鄭林殺退強人的話，告訴衆人一遍，衆人方恍然明白，便齊齊跪在船板上叩頭謝。五官邀鄭林同至中艙，鄭林道：「待我將那個強人打發了再議。」卽轉身提刀出艙，五官忙上前止住道：「鄭哥且慢，若論這一夥強盜，殺盡方快人心，但是他們被你打死多少，已知利害，想再也不敢爲非作歹。依小弟愚見，姑免他一死，放他去罷！」鄭林停住脚步笑道：「恩公反可憐他們起來，也罷！死罪可赦，活罪難饒，我自有處置。」遂同了五官走上船頭，指著那強人喝道：「你這該死狗賊！若不看柳老爺慈悲你們，定要剝你幾十段。從此你須改過爲善，做個良民，倘再執迷不悟，有日碰到你鄭爺爺手內，把你碎尸萬段。」說著，反過刀背來，在那強人左右肩膀上，使勁斫了兩下，頓時兩膀皆斷塌下來。那強人咬牙忍受，不敢叫喚，此時只求活命。五官忙著又要來勸，却不及了，只說了聲可憐，躲入中艙，不忍看視。鄭林見他兩膀已折，料無能爲，卽割斷綁繩，喝聲饒你狗命去罷！提起他右腿，擡上岸去。那強人得了命，也不顧疼痛，連扒帶滾的去了。鄭林放了強人，又下艙來，笑向五官道：「發放他去了，只是太便宜了那狗賊。」五官連忙讓鄭林上坐道：「鄭哥，你我從此是患難朋友了，切不可如此的恩公稱呼。若以今日而論，我受你救命之恩，又怎生稱呼呢？你若不棄嫌我，由今日起，我們卽以兄弟相稱爲是。」鄭林本來爽直，也不多遜，便答應了。此時五官的跟人，喘息了半會，也掙扎進艙旁伺候。

鄭林道：「你們可到我那邊船上去，隨便拿些吃物過來，我忙了半夜，肚內餓得很。」五官忙道：「我們船上有現成的酒飯，晚間因身上不爽，沒有吃著，你們看可被糟蹋了沒有？若沒有糟蹋，快煖了來。」鄭大爺吃，我覺得也要吃點子呢。」跟人忙去預備酒飯，少頃捧了出來，安好座頭，鄭林坐下，虎咽狼吞的一陣吃得罄淨。五官只用茶泡了半碗飯，兩人吃過，洗了手臉，天已大明。鄭林叫五官歇睡片刻，不然勞碌很了，你身子又不健壯，少停要嚷病了。我亦過船去走走，停刻再來與你敘話。又叫兩隻船並排幫著同行，看他們開了船，方過船去。五官亦覺困倦，卽和衣睡下，閉目養神，心內却著實感激鄭林。又自喜去歲除夕救了他，原來是伏下今夕救自己的。真所謂與人方便，自己方便。如今有他同伴，我也不怕了。鄭林回到自己船上，將夜間的事與姚氏說明，姚氏亦喜道：「難得此地遇見恩公，又解了他的急難，真乃天從人愿，稍盡我們報答之心。」鄭林也歇息了半會，早已午飯時分。鄭林起身跨過船來，見五官亦起來坐著，分付跟人整治酒菜，又叫去請鄭林，忽見鄭林過來，笑著起迎道：「鄭哥來了麼？我正欲著人去請你，適纔船走惠泉山經過，小弟叫他們上去沽了一瓶上好的惠泉酒，又備了兩樣精緻肴饌，我們弟兄們樂一樂，以補昨夜的不足。」鄭林亦笑著稱妙道：「難爲你想得到，土語：『不飲惠泉酒，空在江湖走。』我們既至此地，也要嘗嘗惠泉風味，不枉走這一趟。」五官卽喚跟人擺上酒菜，兩人對坐豪談暢飲。五官又問及鄭林何以至此？鄭林先舉起酒來仰著脖子一口吸盡，放下孟子道：「說也話長，自蒙老弟與金大爺贈我川資，卽同著妻子兒女，投奔我岳父到了任上，我岳父母終日思念他女兒，託人帶了幾次信都沒有寄到，正要打發我們舅爺親自來尋我，恰好我與他女兒去依靠他家，又帶了幾個外孫同來，甚爲歡喜。及聞我說到近年窮困幾乎全家都成餓殍，幸遇金柳二位慨然贈濟，方能前來。他老夫婦聽了很很哭了一場，不捨他女兒自小嬌生慣養，那裏受過這般苦處，便對我說：『既然來此，且安心住下，我自自安排，都要設個長久的法兒，讓你們好過活去。』我岳父本是一行伍中有名的老手，閒時與我講究些技藝，不時又叫到城外跑馬射箭，怕我坐懶了筋骨。三月內忽然奉到本省

總督來文，因去冬我岳父巡緝洋面，獲盜有功，推陞了浙江黃巖總鎮，即忙著料理赴新任。我岳父說：「此去浙省，道路寫遠，你夫妻們不便同往，我前月已託人進京代你捐納下南河千總，我再給你五百兩銀子，攜了家眷，回家歸標去罷。你這一身本領，在河營內，定見出色。多餘的銀兩，可置辦些田產，又有千總一分糧米貼補著，你夫妻們不愁沒養活了。倘或一年半載，你的官運通順，得補了實缺，也不愧你家世代將門之後。我再寫信去請河營內諸位至好朋友，照應著你。」我送岳父母動了身，即帶著家小趨趕回來投營効力。趁此年富力強，正好幹立功業，重整祖父家聲，也替我岳父母掙口氣，不負他老人家提拔我一番美意。想不到昨晚走至此地，得遇老弟，又值老弟有難，天使我稍盡寸心。我正欲一到南京，即先尋老弟，向當道諸公，求兩封書札，歸標投効，較之生疎疎的去投營，好得多呢！不知可有那般福分，託天地祖宗庇佑，略展我生平志向。」說著，又一連乾了幾盃。五官聽了，喜得起身稱賀道：「原來鄭哥得了官，正是丈夫出身之基，將來專旄擁闡，翹首可待。今日先奉敬一大盃，以作預賀。小弟也陪乾一盃。」即親自斟了酒送過。鄭林立起飲了，五官亦陪了一盃，又坐下道：「鄭哥恐初入河營，沒人照應，小弟回去與小癩商議，請總督陳公寫封私書，致意河督。況且鄭哥有這一身驚人本領，再沒有上司不另眼看待的。」鄭林聽五官一口應允，歡喜非常，先道了謝。真乃酒逢知己千盃少，對吃到黃昏時分，五官已覺醺然欲睡。因昨夜遇盜，不敢多飲，又分付早早的在那人烟稠密所在泊了船。兩人進過飲食，鄭林知五官害常，也不過船去。好在一順泊著，兩邊都可照察。即叫五官睡下，自己輕裝扎束，拿了兵器，坐在艙門口。又點起一支通宵大蠟，煖煖的盪了一壺酒，自斟自飲的消磨永夜。五官安安穩穩直睡到次日天明方醒，見鄭林仍然坐著，心內好生過意不去。忙一骨碌爬起，揉著眼睛笑道：「我昨夜真個睡糊了，半點兒都不曉得。怎生代累鄭哥守了一夜。」鄭林笑道：「這又算甚麼呢？我向來走道兒，夜夜多是如此，我知道你昨日嚇怕了，不守著你是睡不穩的。你又不慣辛苦，一夜沒得好睡，眼睛搵揉了倒難看，好的白日裏隨我愛睡到什麼時候兒。」說著推開船窗，見天已大明，即叫起船戶們開行。

自己便和衣倒在五官楊上睡了。鄭林因夜來不會合眼，酒又吃多了，放倒頭即呼聲如雷。五官料難再睡，穿齊衣服起來，盥洗已畢，坐在篷窗口看來往的船隻。鄭林直至午後方醒。由此每夜鄭林守著不睡。五官自得了鄭林作伴，放心大胆的睡覺，不一日已至南京。鄭林別過五官，收拾行裝，同著姚氏兒女進城，約定明日在小壩家會晤。五官亦料理上岸，來至梅仙家。梅仙接著，問了一路情景。五官即說那常州遇盜，幸有鄭林相救。梅仙聽了，著實嘆息道：「當日我原說此人終非久困，不意此去即得了機遇。路上賢弟又賴他解危，可謂救人自救。」五官又說及鄭林託他求小儒致信河督，冀有關顧。梅仙道：「這也不難，明兒我們先去見了伯青，託他轉達，分外妥洽。伯青很惦記你呢？倒望你回來好多時了！」又擺出酒來，代五官洗塵。次日清早，五官換了衣服，同著梅仙望祝府來，到了府前，尋著祝安，梅仙即問伯青。祝安道：「往總督衙門去了，適纔聞得陳大人奉旨內用，我家少爺趕著去道喜，還聞雲大人，王大人也陞了。」梅仙五官亦去與小儒叩賀，方知小儒奉特旨擢用吏部尙書，兩江總督仍著程尙調補雲從龍，特授南河總督，兼理漕河事務。恰值杭撫又告病回籍，所遺巡撫一缺，即著藩司王蘭署理。該督撫等均著速赴新任，毋庸來京陛見等情。小儒見他兩人來了，即留住他們，吃了晚飯去。伯青扯著五官到一旁坐下，說不盡彼此別離衷曲。又問五官此番還是常住南京，還是仍要回去。五官道：「京中的房產，我皆變賣了，又無親戚故舊，我回去做什麼呢？你若留我，我即住著，你若厭煩我，即回京去。」伯青笑道：「聽聽你這話，可嘔人，我巴不得你住下，可以朝夕相聚。你倒說我厭煩你，我為什麼要厭煩呢？可不是沒得說的話。不過怕的東府裏王爺不容你久住在外，我不放心，纔問你一聲，你反用這話來嘔我。」五官道：「我出京的時候，已稟明王爺，一時不能回去，他老人家也曉得我出來是不回去的了。」又說到鄭林的話，伯青點頭道：「這鄭家的行爲，使人可敬，據你說來，却是一個英雄。好在如今在田已調了南河，明日等他到了南京，我親自去拜託他，提拔鄭林，他又非外人，可以不用小儒的信。」小儒亦與梅仙說些閒話，見伯青五官兩人唧唧咕咕的說笑不了，便笑說道：「你們也好談完了，不要一邊親熱，

一邊冷落，分明現出兩樣情形來，叫人心裏受不得。」五官聽了，一笑走開。梅仙紅著臉道：「你也打趣我，你要嘲笑他們，何苦借我踏一脚呢？」伯青也笑著走攏來，即告訴小儒。五官在路遇著鄭林的話，小儒亦嘆賞不絕道：「此人真是個血性男子。凡有血性者，遇事必能果敢，不避艱難。在田若收之麾下，定得其力，不獨專為報答私恩上起見。改日在田到此，伯青倒要記著說聲。」說話間已擺上酒來，大眾入座，小儒早分付是來道喜稟見的一概回覆，登簿容謝。衆人即脫去大衣，換了便服，傳杯暢飲。席間五官言及田文海如何被劉蘊冤魂捉去，伯青說及柏成如何勾通船戶盜竊自己衣物，現在犯了案，永遠囚禁。小儒道：「足見事事皆有天理，若沒了報應，世間的惡人更要作威作福呢！」伯青又想起小憐的事來，忙與小儒商議道：「前日我問過愛卿，他雖沒有話，看他的意思已經應允，我正籌畫沒有妥當人送往山東，不若叫他隨你同行，況且嫂夫人此次也要入京，沿途更有照應。」小儒道：「這却是一舉兩便，明兒可叫他搬到我衙門裏來罷！內子也很歡喜，他們免得臨時行色匆匆，愛卿沒有走過早道，必至丟了這件忘了那件的，若搬到我這裏來，自有人照應著，不要他費半點兒心。」伯青喜道：「那可不是更好了，我明兒即去通知愛卿。」衆人飲到薄暮時分，方散。伯青約五官到他府裏去住，比在小壠家早晚見面便當的多呢！五官答應著說定後天一准搬移過來。次日鄭林來會五官，即帶了他去見伯青，又叫鄭林備了手本到總督衙門上求見。小儒因昨日五官說鄭林如何英勇，即命傳見，很問了多少話，叫他停兩日待雲大人交卸過撫篆，來接南河的印，那時你再歸標。雲大人也是極愛人材的，大凡居官的人，無論尊卑，文職以治民為務，武弁以練兵為先，給實做去，不遺餘力，朝廷自有升賞，上司自然器重。鄭林連聲應是，告退下來，專守雲河帥到此再去謁見。隔了一日，小憐搬進衙門，方夫人叫他在上房歇下。小儒連日忙著結算交代，及未完事件，只候程公來接過手，方可起程進京。伯青自接了五官同住，和他終日談說些故事，梅仙又常進府，伯青倒把想念慧珠的心丟下了一半。這日正在書房與梅仙五官閒話，連兒來回道：「雲大人由蘇州到了，此時已往總督衙門內去拜會，大約少停即到。」

我門府裏。伯青聞說，忙叫連兒再去打聽。未知伯青見著從龍有何話說，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許陰私設謀等蜂蠆 得貴子佳兆叶熊熊

話說從龍奉到恩命，調補漕河總督，過了一日，新任蘇撫已至，從龍交卸了撫篆，即收拾攜眷往南河來。先打發陳仁壽夫婦回轉南京，方隨後緩緩的登程。一路迎送不須細說，這日早抵南京，上岸來拜小儒伯青等人。伯青即說到鄭林一事，托他照應，從龍道：「你們保舉的人自然不錯，他又待五官有此一番好處，我理應破格成全。明兒可著他先來見我，好量材使用。」又問慧珠近來如何？伯青道：「再不要提他了。」便將慧珠矢志修行的話，說了一遍。從龍搖頭道：「我不意晚秀竟如此大改性情，平日他和人淡淡是有的，也不致忽然絕決到這般地步，沒是伯青不留心，說出什麼無意話兒，冷了他的心了。」伯青道：「真正要冤屈殺人，我那裏還敢得罪他？況我與晚秀忝在知己，即是無心說錯了話兒，他也不能記憎我，而且我並沒有說錯什麼。此時求他同我好好說句話兒，總難他的隱情心事，我也猜摸不透，惟有聽之而已。你如不信，明日背地裏問著小儒，就知道了。」從龍見伯青說著大有悽然之態，亦不便再往下問，即用別話岔開，說了半會，作辭回船。次早鄭林得信，忙來叩謁。從龍見他一表非凡，是個英雄氣概，大加賞識。問及家世先代，皆是武職出身，頗有勳勞，便命他隨行聽候差遣。鄭林拜謝退出，自去料理不提。小儒早同方夫人計議備帖去請程婉容與小鳳過來盤桓，又請了伯青夫人江素馨與小憐陪客。他們皆是舊時姊妹，見了面悲喜交集，各敘闊別。小鳳問及慧珠，小憐將前後細情說了。小鳳道：「我來時本欲去見他，勸說一番，現在聞你所說，他竟是絲毫不可移動，縱去勸說，也是無益，徒然惹他煩惱，我也不去見他了；好在他已將我們昔日的姊妹，付之度外，我不去他想也不惱。」小憐道：「我看姐姐不去的很是，見著了空被他奚落一陣，倒犯不著。猶記我搬到這裏來，去見他作辭，又借著別的話勸了他幾句，他反生起氣來，說你們是有福的人，所以

總得了好處，我是生成薄命，只合念佛誦經，修修來世，從此你們只當我沒了罷。說罷，他即走了開去；姐姐，你想想看他也不顧人下不去，就沖口說出這些話來。你若去見他，說的好便罷，說的不好，引出他多少的牢騷，故而我勸你不去的爲是。」方夫人亦歎息道：「聶大姑娘爲人甚好，相貌既俊麗，談吐又文雅。前年在我家裏住了多時，臨去尚依依不捨。怎生忽然變出冷面冷心不情的性格來，真正一個人中道會變的。」至晚席散，各回府第。次日江素馨也請了衆位夫人到他府裏宴會了一日，其餘一概辭謝。從龍又往小儒伯青等處作辭，即收拾起身，叫鄭林帶著家小隨行，五官直送出十里以外，還是鄭林再三止住，方珍重一番而別。人衆不日到了淮城，二郎出城迎接，留從龍等在署款待，小黛也請程婉容、蔣小鳳過去。隔了一日，從龍辭別二郎，去赴新任。管下各文武早遠遠來接，進了公館，然後擇吉接篆，所有專摺謝恩及一切應行公事，無須贅說。鄭林先安頓家小住下，即料理歸標在轅聽差，却好漕標中軍守備以丁艱出缺，因漕河事務均歸從龍統轄，兩營中軍便命鄭林一人暫行兼理。當時即有漕河兩營文武來與鄭林聯絡，又見他是河帥親信人員，惟恐趨承不及。鄭林却一塵不染，悉秉至公，從龍分外寵任。凡上等美差，皆委他去辦理，又於冬令例保案內密摺單保，免補守備，以都司升用，遂實授了漕標中軍兼管河務。鄭林即寫了信稟知他岳父，此是後話，暫且不提。且說陳小儒待程公來省接了印，便打點登程，又帶了仁壽夫婦與小憐同行。伯青等人亦忙著紛紛餞送。五官寫了稟啓，托小儒帶呈東府裏王爺，無非仍說外面各事沒有清楚，急切尚不得回來，請王爺不用挂念。小儒此番是擢陞內用的大員，沿途迎送更多。一日，已至從龍境界，見了面，即商議將玉梅留下暫住，俟仁壽過了朝考，或留京或放差，再來接取家眷。沒似我上年帶著家眷去會試，巴巴的到了京，不上兩月，又仍然出來，人既吃辛苦，又多費往返使用。從龍應允，即留下玉梅。來日小儒作辭，由王營陸路入京，又特地繞道袁州，送了小憐過去。漢槎即親往小儒公寓內，再三稱謝。祝瓊珍見小憐已至，甚爲歡喜，忙收拾出一進房屋，讓小憐居住，當派了四名丫頭給他使喚，又趕著他叫妹妹。小憐見瓊珍如此優容，更外敬謹侍奉，瓊珍

揀了吉日，代小憐開臉上頭，命內外人等，俱以奶奶相稱。自是小憐得了棲身所在，頗爲相安。小儒在兗州住了一日，仍取路趨趕入都，一路無話，已至京城。來貨定公館，安置家小人等，便預備陛見，赴吏部衙門接任，又去拜會了在京諸同年世好。從此即小心勤慎，以供厥職。話分兩頭。單說雲從龍在河督任上，不足兩月，將漕河兩營，一應積弊陋規，大爲整頓，裁汰所有庸劣各員，盡行參遞。不時傳了鄭林入內，當面分付在外暗中訪察，作自己一名耳目。又命嚴約兩營兵丁，不許滋事擾民。真乃吏治民安，一方稱頌。這日正在簽押房閱看公件，忽見家丁來回道：「淮安府知府馮寶來見，并有要話面稟。」從龍聽了，暗想道：「楚卿非我屬下，今特來稟見，其中定有別故。」忙叫人將文卷收過，分付請見。二郎進來見從龍，請安。從龍略問淮城近日風俗，即問二郎來意。二郎欠身道：「請大人命左右暫退，卑府有機密事件面申。」從龍起身道：「既然機密，外間耳目逼近，到裏面去坐罷。」便邀著二郎至內書房，命伺候的人一概不許進來。又讓二郎寬了大衣，對面坐下。他們原是至好，因名分有了卑尊，外面不得不拘體格。私見的時節，仍似當日嘲笑戲謔，無所不至。從龍因二郎說得如此鄭重，很不放心，纔入了坐，即問究竟是什麼事。這樣蠅蠅螿螿的，想是在淮城又鬧下亂子來了。快說出來，好大家設法。二郎笑道：「不勞你關心，你倒有意呪我鬧亂子，然而這件事鬧出來，也非尋常。去歲山陽縣鬧漕一案，皆因魯鵬不善辦理，苛收了衆花戶，觸怒本城紳耆，聯名具稟到我衙門，我即委派委員查訪屬實，不得不詳。是你與小儒列銜奏參出去，魯鵬得了信，即趕著寄信進京，與魯道同在內做了手脚，只從輕議了個革職留任的處分。若依你的意見，因他祖庇田文海，難爲了五官，還要行文確查，再行參辦。我即寄信你們，說人貴悔過，如今他革職也知道利害，凡事不似從前狂妄，斷不敢復萌故態，不如姑寬著他，以觀後效。若一定要辦倒了他，他這微末前程，亦非容易得來的。好在五官現今安然無事，亦沒有過於難爲著。這麼看起來，我尚有恩於他，那知小人心胸，却最險毒，不記人的好處，只記人的壞處。就是他詳參他亦係因公起見，是他自取其咎。我若不詳，我即有了處分。不意今年三月間，他又密信與他老子，說我乃原任

宛平縣馮炳的兒子，本籍常州，目下冒入大興縣籍，反在本省江蘇爲官。魯道同正恨我去年詳辦魯鵬，見了這封密信，卽揭參上去。現在奉旨著兩江總督查明覆奏，毋得隱混。昨兒令岳已行下文來，調我上省。我想這事倒被他踹住過兒了，却很有些棘手。偏偏你又升到南河來，小儒又內用了，不然也好代我扛著一肩。前兒我已寫信與小儒，託他在內粉飾，究竟其權操之於外，令岳那邊我又沒伺候過，必然據實覆奏。我的官丟了，却不值什麼。若被姓魯的扳倒，非獨難以對人，亦落他人笑話。意在煩你寫封切實稟啓，給我帶呈令岳，求他彌縫。況且還有一條可以辯白的情由，我有一支共高祖的遠族，久住在京，已入了大興籍，惟有借說與他嫡派，方可無礙。從龍聽了，啞嘴道：「這件事很有些棘手，若照父子異籍的辦法，卽是個欺君之罪，你却當受不住。當日你怎麼忽然要捐冒大興縣籍，真令人不解。此事原難以怪你，只說捐名郎中分部行走，不過因伯青等人多在京中，大家可以常聚在一處，却沒有想到放在本省來了。你却錯在簡放之時，若申明原籍常州，另請改掣，卽沒有事了。你果真有房遠支是大興縣籍，尙可設法補救。我卽寫信至家岳處，將你實在原由不妨明白直說，你再具稟詳訴上去。家岳亦是個愛才的人，又曉得你與我們至好，不能不曲爲成全。到了南京，再求江相去關說一聲，你是江老門生，他也不好拒絕不問。就是家岳亦不便過拂江老情面，況又有小儒在暗中撕擄，可保無大關礙。若說一點處分不得，是沒有的事。」

二郎道：「我也自知難免過失，只求不丟臉，不落魯家父子算計，卽萬幸事了。我並非那般得隴望蜀的人。你既肯給我的信，就煩你寫下罷，我好早去早回。爽性丟了這顆勞什子的印，倒也罷了。若叫我多在省中就擱幾日，却不放心，不知魯鵬一經離了我，惟恐又妄作妄爲的。倘再鬧出些事故來，我真就當不住了。雖自鬧漕以後，他斂跡了多少，怕的本性終未能改，饒不著我還時常防察著他呢！細想起我真正那裏來的晦氣？此番到省去這一輪，要用四五百金，縱然令岳允了情，部裏亦要去料理一打聽兒的，算起來至少也得二千金。你知道的我平日費用又大，那沒名望的錢，我又不肯濫取，這淮安府亦是個中缺，出息微末，僅夠我衙門內用度。去年我還賠貼了少許，如今

平空生出這支節來，那裏措辦得及一宗巨款去庫項？我不敢動取分文，平時猶可，現在既鬧出這件事情，倘不知能否回任，若再被後任查出虧空來，可不是罪上增罪麼？」從龍點首道：「你所慮却也在理，若專爲用費籌劃，我倒代想下個救急的法子，你至南京伯青那裏，大可通挪，不過叫他先替你代墊著，回來我再爲你設法歸結。」二郎聽了，驚高不盡。從龍又問及魯鵬密信進京的事，你如何曉得這般清切？二郎道：「說也相巧，我有名舊僕現在山陽縣裏，魯鵬一舉一動，他盡知其細，特地來告訴我，叫我防備著。彼時我也不甚介意，誰知竟被他父子鬧通了。」從龍聞說，方明白其中原故。又留二郎吃飯，卽帶著信去。稟啓中細微曲折，寫明情由，與二郎看了，封好函口。二郎在身畔收好，作辭回去。次日清早，收拾起身，不數日到了省城，先尋著伯青告訴，伯青替二郎大爲不平。又滿口應允，如有短缺，只管到我這裏來取，你我既是至好，切勿稍存意見。二郎別過伯青，卽去謁見江相，將細情面稟一番。江公自然也答應了。方去稟見程公，把從龍稟啓呈上。適值江公亦打發人過來關說，程公也知道二郎居官清廉，辦事很有才幹，又有女婿的書信，江相的人情，落得順水推舟，做個好人。若覆奏進去，仇家一定不依，挑剔部裏駁了下來，與我無涉。卽當面問明情節，叫二郎回任聽候覆奏。若何發落，再行來省。伯青又留下二郎，住了幾日，臨行囑托伯青打聽程制台如何覆奏，并常時提著令母舅聲，倘然批摺回來，與我大有關礙，你須先給我個信兒，好早爲打點。若有該使用的處，在仍請你墊著統容，一併償謝。伯青笑道：「你只管放心回去，幹你的事。料想這件事，既有在田的信，又有家母舅說項，程制台不得不護著。況內裏又有陳小儒關切，天大的事，也就沒有了。至於應該何處使用，我既允下了你，斷不能半途而廢。批摺回來，萬一於你不便，我自然先給你的信。你的心境，我也明白，以爲官倒丟了，不若爽性打撈他一場，扳本兒，可不是呢？」二郎笑道：「你太估量的，我不堪了，我若早以財帛爲重，也不致終年到頭仍然空著兩手，不過落得用的爽利些。」又去稟辭了江程二公，方回淮城。這裏程制台既允了替二郎剖白，卽照訴稟上的情由，代表奏說他祖籍常州，其本支已入大興縣版籍，確有可考。原任宛平縣知

縣馮炳實係該員一姓，並非父子，因該員之父名元鈞，以致疑混等云。此摺到了京中，小儒久經接到二郎私書，好在二郎三代清供履歷，均在本部衙門，即暗將二郎履歷改正，又代他囑託了各處。魯道同亦明知二郎做了手脚，因此時吏部權柄，不操之於己。原來首相胡文淵病故，推升李文俊大拜，熊桂森又放了直隸總督，即恩命魯道同協辦關務，適值陳小儒調取內用，抵了魯道同吏部尙書一缺。魯道同猶想追究此事，務要水落石出，一則把柄未曾拿住，只據魯鵬來信，二則他們既安排定了，必無破綻。况李文俊、陳小儒等人，皆與馮寶有舊，豈無關切，倘或追究不出，反繞到自己身上，大為不便。今番便宜了那小畜生，再尋他的過失罷。只得丟開了手，不問。隔了數日，旨下淮安知府馮寶既係原籍常州，當部放之日，應該赴部，申明原委，呈請另改他省，何得延至參發始行詳訴。顯見有意掩飾。姑念在任操守尚潔，曾經本省前各該督，歷荐卓異，著加恩以佐貳降用來京，歸部另選。所有該員之父馮元鈞，誤爲原任宛平知縣，馮炳一節，著無庸議。陳小儒得了信，即連夜發信專差出京，叫二郎趕緊告病。既然魯道同與你做對，縱赴部選，得別的省分，魯老也不肯善自放你過去。若再被他尋出過失，即難撕攔了。又信知從龍伯青等人，叫他們就近勸說，恐二郎宦心未灰，執迷不悟。且說程公見了批摺，先去回覆了江相，即委員前往淮安府接署。又將二郎降改另選的情節，告訴他女婿知道。伯青早接到小儒來書，忙著差人去請二郎，可先至省中來一行，再預備起身入京赴選。二郎奉到撤札，即料理交代新任，又見了小儒的信，勸他告病，恰好伯青的差人已至，從龍那邊又打發人來請他。二郎大笑道：「他們也過於小心了，而今做官亦沒有甚麼好處，況且又降改的了，更覺無趣，我豈猶戀此升斗，赴部去另選麼？」當發了回信，交給從龍伯青的兩處差人回去，即忙著收拾，帶了家眷人等，來至南京，在祝府內暫爲借住。先去稟見程公，叩謝代爲覆奏，隨後方說到告病一節，程公應允了。二郎又至江公處稟明原故，江公亦深以爲是，拈鬚長嘆道：「非是我說背晦的話，今日出仕的人，端門一味逢迎，求取功名，那裏還記得忠君愛民四字，居高位者，以要結黨羽爲耳目；在下位者，以阿諛承順爲才能；或中有一二稍具天良者，

卽自爲不合時宜，必多方排擠，使之自退。再不然獲罪殺身，皆由於此。故當今之世，君子日少，小人日來，朝廷之上，半屬衣冠之賊，土地之守，都爲貪酷之夫。所以我去歲立志乞退，羞與若輩爲伍。你們一班如在田者，香等人爲官，尙不失分寸；無奈自負其才，目無餘子，卽與小人不足，難保無暗中傾軋等事。日前漢槎赴任的時候，我沒有別的囑付他，只叫他居官第一個法子，凡作事但說我心上過得去的，都可以行得，不要丟了祖父聲名，忘了平日聖賢的訓誨，受萬人唾罵，卽算好官了。切戒不可好功居奇，好功未免殃民，居奇難保債事。古人云：立心要清超，作事要平正。你們做官，皆於平正上欠缺，故而多遭猜忌。惟小儒比你們長幾歲，見識亦比你們強些，却合了和而不同一句。你此番能知機急退，不戀一官，正是你的好處。」二郎連聲應是，坐了一會退出。又在祝府附近尋下一所房子居住，從此無拘無束，自在蕭閒。有時去尋伯青閒話，有時約了伯青到各處游玩，連年雖無宦囊積蓄，倒也過得下去。在南京附郭置了數十畝田產，作過活之計，分外無憂無慮，益發放浪形骸，不拘蹤跡。林小黛終日有他母親穆氏作伴，或爲江素馨小姐接過去盤桓幾日，又到慧珠家去了兩踰。因他冷冷的不似往日親熱，小黛也懶於去了。這日正坐在房內與穆氏說話，見丫頭來回道：「適纔老爺叫人請太太到祝府裏去，聞得那邊祝大少奶奶生了位小公子，各府裏太太們都道喜去了。」小黛聽說，忙著妝扮，乘轎向祝府裏來。原來素馨小姐，自伯青往山東去，已有身孕，到了十月，竟產下一位公子。說起生產時，却也奇異，是日早間素馨覺得身上不爽，肚腹膨脹，祝老太太聞說，趕著來看視，曉得要分娩了，卽傳話叫穩婆來伺候。又在家堂竈神前各處點香，命伯青去行禮。祝公獨坐在廳上，靜聽內裏消息，侍至午錯，不覺困倦，伏几假寐，恍惚間見外面走入一人，頭戴烏紗，身穿紅袍，腰圍玉帶，脚著朝靴，是古時的裝束，年紀只好三十上下，生得面如滿月，唇若塗硃，一表不俗，大模大樣的進來。祝公忙著立起迎接，正欲通問姓氏，那人早上來深深一躬道：「晚生忝在同官，又同鄉里，今奉上帝之命，著長庚星送晚生至尊府棲身了。結夙緣，想老大人自然不棄收留。」說罷，便昂然直向後堂走去。祝公見了大爲詫異道：「這個人何其冒

昧，我與他向未謀面，連姓名都不曾問及，怎麼就這麼託熟，跑到人家內室裏去？現在內裏正忙亂著媳婦生產，忽然跑進一個生人去，豈不嚇壞了媳婦等人？而且他是個男子，裏面無非內眷，即是通家，此時也不便入內，難不成這人是不解禮體的？看他外貌甚好，那知內裏結實胡塗。」趕忙搶步來攔擋，并欲狠狠責備他幾句。不料只顧來阻那人，忘却脚下門限，一交絆到在地，不禁失聲哎喲！驚出一身大汗，急睜眼看時，仍坐在前窗椅上，方知是夢。正怔怔的細想夢中景況，主何吉凶，忽見內裏丫頭僕婦等出外報喜說：「少奶奶午時生下一位公子。」祝公聽說，暗暗稱奇道：「此兒大有來歷，適纔我得的一夢，明明是這人來託生我家。既口稱奉上帝之命，來了夙緣，將來定非尋常之器，眼見我祝氏繼起有人，不患無後了。想畢，不由喜形於色，忙起身來至後堂。祝老太太趕著出房給祝公道喜，祝公笑道：「我的孫子即是你的孫子，你我同喜。產婦可健旺？」祝老太太念佛道：「真正活菩薩，一個緊陣子，細人兒即落地了，現在媳婦倒大談大說的。」接著江老夫人得信也過來了，祝公即忙避出。又叫人分頭送信與各家親族，少停多至祝府道賀。林小黛見江祝二位老夫人行了禮，即至素馨房中，口內只說了聲恭喜，素馨欠身讓小黛在床邊坐下。穩婆早將小公子香湯沐浴，用新布裹好，小黛伸手接過，細看此兒骨相清奇，聲音洪曉。一面用手摩撫著，笑向素馨道：「姐姐福氣，此子日後定非凡品，今於初生時，已見其骨格。」素馨笑道：「罷喲！一點點這的東西，那分得出好歹來？在我看不過徒添一累人物耳！」小黛道：「別這樣說，不知想兒子的人，想得什麼是的呢！即如小妹血分中有病，是不能生育的了。罷罷馮家娶我過門，做一代的正經人，沒有替他家生下一男半女，豈非馮門中的罪人麼？就是日後有庶出的兒子，比親生的都要隔著一層。」說著不禁眼圈兒紅了。素馨忙用別的話解釋過去，又說到慧珠身上。小黛道：「我前日去看他，很為消瘦，據說連日飲食大減，常思睡覺，請了醫家來診脈，又說不出什麼病原來。他既矢志修行，自然萬念皆灰，毫無妄想，怎生有這悠悠的病？沒是外面別氣，心裏仍放不下那些牽腸挂肚的事。」素馨搖頭道：「那倒不要冤屈他，又沒人逼他修行，定要裝出這些故事來，合

誰別氣呢！我家這一個自從聽見他修行了急的晝夜不安也病著好些時常說人生最難得者是個知己，若晚秀有了參差，我拚死不孝的罪名，與他一道兒同去。現今隔的日久，方纔冷淡了，饒不著提起來，還是唉聲嘆氣的。這麼看起來，晚秀竟沒有別氣的處在，可知其中另有曲折，不能告訴旁人，只得自己納悶，恨氣修行是有的。連他說的什麼夢見有人指示前因，不可味棄，怕的多是他託言，不然好端端的鬧著修行，恐人議論，他不是。小黛聽了，連聲稱是，又坐談了半晌，因素馨產後不能過於勞動，遂作辭出來。祝老太太即留住衆家女眷，用了晚酒方散。接著三朝，祝府又大開湯餅宴會。祝公代孫子取名夢庚，因夢中人說是長庚星送他來的意思。是晚伯青也進房來看兒子，奶娘忙將小公子抱送過來，伯青雙手托定在燭光之下，細看此兒品格清秀，一對烏溜溜的眼睛，望看燭光轉來轉去，似乎解得頑耍。伯青自是歡喜，仍交奶娘抱了，迴身坐在床沿上，細問素馨身體可否硬朗。素馨偶道：「前日林小黛在此曾提及晚秀有病，醫家又不識病原，我倒好笑，隨便甚麼病，多要有個起病的原由，可見那些醫生是都沒有本領的。」伯青聽了，忙問道：「晚秀有病是真的麼？」素馨笑道：「誰和你說假話呢？我又與他無仇，難不成枉口白舌，說他有病麼？你這話倒問得我奇。」伯青頓時忙手忙腳的起來道：「我怎麼半點影兒都不曉得？而且前兒馮夫人說有了幾日的病，不是倒有半月多了。明日我定去看看他去，纔是情理，他心裏正怪著我呢！如今有病，我再不去，他更要怪我了。其實不是你今晚說起，我仍是不知道。」說著又蹀足自恨，自怨。素馨見了，又是好氣，又是好笑道：「你而今真正格外瘋瘋顛顛了的，就是明兒看他的病去，也不算遲。俗說有心拜歲，寒食不遲。好在你真是不曉得的，也不爲對他不住，何必急的這般形像，自己怨恨著自己？若是老爺聽見了，又要責備你。還有一說，橫豎你與他交好中斷了，就待他情分上欠缺點兒，也不算什麼。」伯青被素馨說得低下頭去，默默無語。素馨亦不便再說，半晌道：「你也該歇著去了，今晚早睡，明日早起，好看病人去。」伯青聽說，亦不答言，逕出房去了。回至書房內，倒在榻上，翻來覆去，都睡不穩，只覺萬斛愁腸，一時頓至。不知慧珠連日病勢若何，又想到怕的

我去看他的病，他仍然冷面冷心，不理會我。復又想道：「隨他怎樣待我，我只照平日情分一樣的待他，我的心惟有天知道罷了。」想到這裏，方沉沉睡去。一覺醒時，日色滿窗，忙翻身下床，連聲說：「遲了！遲了！」忙叫人備馬伺候出門，一面取水淨面漱口，又吃了點飲食，帶連兒忽忽上騎，直向桃葉渡來。未知慧珠的病近來怎樣，伯青去看他有何話說，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 遺囑言晚秀了塵緣 聞凶信洛珠悲老母

話說慧珠自修行以來，斷除妄想，趨向真如；初時猶覺花朝月夕，偶觸情懷，尙自感自嘆，雖說見著伯青狠心不理，未免心內還有些拋捨不下；到了兩三月後，內念日堅，外緣日屏，把塵世上一切兒女私情，人生貪慾，皆撇入東洋大海，連自家的身子，多覺非己所有。不過隔兩日到王氏處詢問一聲，以盡母女之情而已；其餘一概人等，都不見面，省得見著徒惹煩惱。王氏二娘在背後計議待他性子過去，尙望他回頭，不知慧珠的心一日堅固是一日，世情一日冷淡是一日。這晚間吃了飯，叫使婢們退出，親自點了一支香，盤腿坐在蒲團上，閉目誦經，待至三更時分，恍惚間似睡非睡，身子虛飄飄的起來，心內猶自明白，暗急道：「修行最忌走禪，我從不會這樣，今夜何故如此？」即狠命的把心朝下沉，忽覺離了坐位，又到前番夢中那荒野地方，正渺渺茫茫，不知所向，猛然背後似乎來了一人，方欲轉身，耳畔只聽來人說道：「你的俗孽已滿，道心已堅，還不早早返本還原，等待何時？」又似一件重重的東西，在腦後擊了一下，不禁失聲呼痛，啓眼看時，仍坐在蒲團上，頓覺頭暈眼花，鼻塞聲重，不能再坐，忙起身至榻前睡下。細想適纔夢中情景，說我俗孽已滿，亟宜返本歸原，早明白不能久於人世，未免一喜一悲；喜的從今割斷塵緣，可登仙界；悲的母親生我一場，雖然借腹而生，究竟十月懷胎，三年乳哺的大恩未報；况母親平日又鍾愛獨甚，我若一旦先別了他，豈不把母親哭壞？想到此處，又掉下幾點淚來。此時身子愈覺不爽，忙叫起外間伺候的

使婢給他搥著過了時許，方昏昏睡去。次日即懶得起來，連飲食都減了。慌得王氏請了醫生來診視，多不識病原。六脈又好好的無病，若據外面形容看來，又似有病，便不敢造次開方，互相推卸。急得王氏沒主意，四處遍求名醫，皆是一口同聲的說：「王氏又去求籤問卜，說的都不甚好。可憐王氏忙一陣哭一陣，二娘看不過去，再三的勸慰，又悄悄分付人去料理後事。背地對人道：『我看這病來得蹊蹺，怕的不好，若託庇好了，用不著更妙，不要臨時忙亂的來不及，又辦不出好貨來，只要不給你們太太知道，就是了。』說罷正欲入內去看慧珠，見人來回道：『祝少老爺到了！』說話間伯青早已進來，二娘忙迎上去問好，伯青也無暇敘說閒文，即問道：『大姑娘的病怎麼了？』二娘啞嘴道：『沒有什麼好壞，連日多是這般樣兒。在我看都難以收功，只不過纏綿日期罷！』伯青聞說，猶如萬箭攢心，止不住紛紛淚下，即大踏步走向慧珠後進來。二娘趕著跟入室內招呼王氏道：『祝少老爺過來看姑娘病的。』王氏正向慧珠問長問短，忽聽祝伯青來了，即出房迎接。見伯青一面走著，一面拭淚。王氏不由也傷心起來，想到慧珠那般冷淡待他，令人寒心，若是別人久該惱了他，今日聽見慧珠有病，即來看視，又如此悲切，祝少爺要算天下第一等情種。偏生我家這丫頭沒福，平空的要惱他，你雖惱他，他却不肯惱你，真叫人看著分外感敬。便搶一步迎著道：『又勞動祝老爺大駕。』伯青搖手道：『不是只樣說，此刻你姑娘覺得怎麼？可礙事不礙事？』王氏見伯青問得急迫，反不好說出慧珠病危，恐嚇了他，因說道：『少爺放心，不妨的，不過來勢甚狠，醫家又說得沉重，叫人害怕，其實也不至就怎麼樣呢！』說著即邀請伯青進房，伯青到了房內，見慧珠面向外睡著，瘦得多脫了形，較之前年揚州有病的時節，大不相同，恨不能即上去詢問。只因慧珠自修行以後，不大理他，又不敢冒失，反忍著淚從容走至床前，低聲問道：『晚秀，你覺得怎麼？我昨日纔知道你身體欠安，你要恕我來遲。』王氏忙掇張凳子過來請伯青坐下，使婢又送上茶來。慧珠本沒睡著，因見伯青進房，故作朦朧之態，聽得伯青虛心下氣的問他，不免又感動前情，著實不忍，徐徐睜開兩眼，啾啾的道：『倒很費你的心，我並不覺怎樣，只是不想飲食，四肢懶動，醫家又說

不出真實的病原，鬧得我藥也不敢吃。好在人之生死，總有天命，若是年災月晦，過些時自然病退身安；若命裏逢絕，別說沒吃藥，就是吃仙丹下去也沒有用。我亦沒甚放心不下，只有我母親白白養我一世，平日又極疼愛，一旦我有個好歹，只愁苦壞他老人家。所喜妹子有了著實去處，者香待他是沒得說的，將來母親還可以靠得他住；即是母親不願到浙江去住，在南京不用我囑託，你自然亦是照應的。雖說日前無辜的給你氣受，想你我知己，非止一日，你也不能惱我。總之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你聽我這一句話罷！」說著，自己亦流下淚來，却不肯說出他夢中的事。伯青未曾聽完，早已哭得淚人一般。王氏更外撫膺，頓足大哭起來。二娘使婢等人無不傷心落淚，只得上來解勸。伯青哽咽半會道：「碗秀，你快別要這麼想，現在有病，再胡思亂想的，越發難好了；況且你一點年紀，譬如一枝花纔有蓓兒，還沒開呢，那裏就能死千萬不要這麼瞎說。瞎想！你看你母親哭得這般悲切，多是聽了你傷心的話。若說慮及你母親，無人照看者，香固不能置之不問，就著路遠，你母親難去，我在南京可能不問麼？可是你多想了，你只管放心養你的病爲是。你疑惑我惱你這句話，更不像你說出來的，我也知道你是氣頭上，那裏當真就不理我了，我要惱你，我即不來了。」一番話說得慧珠惟有點頭含淚，答應而已。伯青又恐他病中不耐聒噪，起身退了出來，囑付王氏上緊的請好手醫家診視，不可怠緩。大姑娘的病是很有幾分呢！王氏歎氣道：「祝少老爺還等到你今日分付嗎？我在神道前是什麼愿心都許下了，看他今日待你老人家甚好，非比往日，想是悔過來了。好少老爺，還求你時常來走走，與他說話兒，勸解勸解他，或者好得快，亦未可定。」伯青連聲應允，因天色不早，即作別回府。祝公正拿著一封信，念給祝老夫人聽，見伯青進來，即問道：「你到那裏去了這半日？者香有信在此，你去看著，就知道了。」伯青忙接過來信，果是王蘭親筆，前面無非說些久別的話，後面即說到刻下署理杭撫，按察日多，兼之今夏浙江海塘漲裂，沿海一帶居民被水淹沒，到處成災，而且彼處百姓向來強悍，多半借此作亂，入海劫殺往來商賈，業已奏請奉旨帶兵往剿。又值秋間出境閱兵之期，欲屈老弟與楚卿來杭襄助數月，忝在至好，想

不我却。信後又問及從龍在南河光景。伯青看罷，沉吟不語。祝公道：「既然者香特來請你二人，是不能辭的，明兒將信與楚卿看去，你們商量何日起程。」伯青勉強應著，回到自己房內，怔怔的坐著出神。素馨只當他仍為慧珠的病，笑問道：「你去看過晚秀了麼？」他近日可好些？」伯青嘆了聲道：「晚秀的病只怕不能好了，大約本月內還可捱得過去。今日者香那裏又有信來，請我同楚卿到杭州去幫他數月，他要帶兵搜剿海寇，并出境校閱行伍，怕的一人照察不到。你想著我與楚卿是不能不去的，偏偏晚秀又病在垂危，我怎麼放心動身呢？」將纔這封信老爺又看過了，催著我日內即要起程，真正叫我行止兩難。」素馨忙問道：「你的意思究竟去不去呢？」伯青道：「者香既有信來，老爺又這般分付，何能不去？意在請楚卿先行，我候晚秀的病定一定頭，是好是歹，免得兩邊記挂。」素馨微笑道：「論理你去不去也不用我問，但是者香與你有這一分交情，他既寫信來相請，又細說他的苦衷，你好意思推却麼？」若叫楚卿先去，分明姓馮的與他交情契厚，姓祝的與他生疎了；再則晚秀的病未免來勢甚重，那裏一時就能死的道理，多因醫家沒有本領，不曾說出病原，他家的人心裏怕著是有的，在我看你若不去，一來得罪了朋友，二來老爺也不喜歡你別認錯了我定要催著你去，姓王的並非我娘家人，不過我替你想著不去種種不妥當，恐就了重色輕友的名聲，倘或你動了身，晚秀竟有個長短，帶累你終身之恨，我可就不起，那不是呢？你自己斟酌罷！」伯青聽素馨句句是諷刺的話，也不答言，起身出來到了書房，命人請二郎過來，先將王蘭的信與他看了，即商議請二郎先行，自己隨後定至。二郎滿口應諾，因在南京逛煩了，久想到西湖上去遊玩，難得者香有信來請他，故欣然願往。即說定來日清早起程，好在家內有穆氏作伴，又離祝府相近，是放得心的。只囑付伯青若晚秀能即好些，你宜早來為是你來的時候，可託小癩照應著我家的事罷！伯青亦答應了。次早二郎自去收拾起身不提。伯青俟二郎走了，即託言有病，將二郎先行的話，稟明祝公。祝公聽了亦無甚言語。伯青既推病在家，日間不敢出門，每晚等祝公安寢了，忙忙的偷著去看晚秀，見了面，慧珠無非請照看他的母親，其外也沒有別的囑付。

不過彼此對著淌一回眼淚，或有時慧珠睡著，伯青不便驚動，只在王氏前詢問聲，即回府去。無奈慧珠的病勢日重，甚至昏迷不省人事，王氏惟有守著啼哭而已。一日人來回說，後事已齊，二娘也顧不得王氏悲苦，便悄悄去告訴了，可憐伯青日間裝病在家，足不出戶，一心記念著慧珠，不知若何情形，只有晚間偷空去走一踏，又不能過於耽擱，連日亦愁煩的消瘦不堪。祝公夫婦只當伯青真有了病，忙著請醫調治，素馨見了，也覺可憐，反用言語寬慰。這日下晝時分，伯青正坐在書房內納悶，恨不能頓時晚了，好去看晚秀，昨晚他那個樣兒，竟有朝不保暮的神情，自己又悔不該推病，倒是說明到杭州去，仍叫楚卿先往，我即住在聶家，反可自由自便。一時愁緒紛生，又飲泣了一會，不覺神思困倦，伏几而臥。見慧珠穿得整整齊齊，從外面走入，伯青又驚又喜，正欲問他病著如何能來，想必是全愈了。慧珠已至面前，盈盈萬福道：「生前蒙君錯愛，至死不忘，無如塵緣已盡，不能久留，特來拜別。又蒙允許，照應老母，千祈勿忘我言，君家亦宜自愛，休要昧却前因，他日還能重見。」說罷，翻身即行。伯青聽了，不解何謂，忙趕上來扯著，意欲再問，被慧珠用力一推，跌倒在地，哎喲一聲，醒來乃是一夢。便掩面大哭道：「晚秀不好了！倒把素馨嚇了一跳，急問道：『你怎麼了？』敢是斃住了麼？」伯青即將夢中所見細說。素馨道：「這是你想念甚切，故有此心夢。」方欲用言譬解，忽見連兒來回道：「將纔聶家著人來報信，說聶大姑娘不好得很，請爺快點去呢！」伯青知道驗了夢中之境，忙叫備兩匹牲口，在後門外伺候，即是隨身便服，由耳門穿入火巷，來至後門，早見連兒拉著牲口在那裏等著，伯青跨上牲口，也叫連兒騎馬相隨，加上一鞭，如飛的直奔聶家來。到了籬前下騎，纔跨進門，即聽得裏面哭聲，搖山震岳，伯青的魂魄早已不在身上，急急的奔進後面，見慧珠已停了床，伯青走上來抱尸痛哭，直哭得氣短聲嘶，喉中哽噎，一時虛火上攻，眼前漆黑，暈倒在地。嚇的王氏等人手忙腳亂的呼喚，又取開水灌下，好半會伯青方悠悠甦醒，復又放聲大哭。王氏起先原哭的死去活來，今見伯青如此傷悲，反忍著淚，同二娘再三勸止，扯著伯青到外間來坐。伯青細問臨終的光景，王氏道：「昨晚你少老爺去後，將近三更，忽然叫扶他坐起。」

來，又要紙筆，喘吁吁的寫了張長篇大套的不知什麼東西，說留著給你少爺看，隨後叫人取水與他洗淨手臉，穿齊衣裙，直鬧到雞鳴，即對我說要回去了，若再耽延，恐獲罪戾，并說身後不可奢華，叫幾個和尚來家念幾卷金剛經就是了，百日後可在城外高阜地方安葬，墳前不用別的樹木，只要多栽翠竹梅花。又勸我休得悲苦，在南京已託了你少爺照看，若怕孤悽，亦可到妹子那邊去，妹子自然要孝敬你，就和我一樣，只當當日置生了妹子一人，又怎麼呢？你或悲痛出別的故事來，反使我陰魂不安，只恨見不著你少爺了，叫我轉說亦不必想念他，左右都要再會的，不過隔些日子，又拜託宋二奶奶，恐我想他，請二奶奶隨時解勸著，說罷，即跌坐床中，猶咕唧咕噥的念他平日的經咒。後來天不大亮，那誦經的聲音漸漸低微下去，沒頓飯時，即斷氣了，猶似活人一般，坐著四肢仍然溫軟，少爺來的前一步，我們纔將他放平在挺床上的。一說著，王氏又掌不住哭了。二娘早在房內將慧珠寫下的拿出，遞與伯青，伯青接過，見是一幅花箋，上面寫了有數百言，便展開含淚念道：

妾雖薄命，系出世家，惟我生不辰，嚴親早背，嶺南萬里，癸子無依，孀母弱妹，共扶父老，以歸故土。嗣因庚癸將呼，舉室遠來金陵，依棲舅氏，孰知舅氏亦亡，進退不可，不得已勉從宋姬之說，忍辱蒙垢，借妹作賣笑倚門之計。只許清談文字，爲當年蘇小生涯。忽來近避因緣，荷此日蕭郎垂盼，知己舍君，更無人矣。妾已辱在泥塗，尙有嫉風妬雨，君其心如雲日，每多從井救人。從此或離或合，一任萍飄，只愿有始有終，三生絮果。方欣君賦歸兮，妾顏未老，吟花弄月，常來聯韻徵歌，握手論心，何異盟山誓海，不意去秋，妾忽有夢，喚醒癡人，旋登彼岸，色相空空，妾慚冷面，情懷脈脈，君猶熱腸，妾知負君，君不負妾也。詎料夙緣已滿，塵世難居，頓來二豎之欺，致染兼旬之疾，情緣斬斷，不歸叨利之天，面目猶存，再認蓬萊之島。妾今歸去，敢比雙成返劫之年，君可重逢，且止潘岳悼亡之慟。書成恨恨，早爲春盡蠶絲，意尙殷殷，空有夜深蠟淚，不既下懷，諸祈珍重，餘意纏綿，復成二絕。

小謫輪迴二十年，自知非釋亦非仙，只因妄解相思字，來結人間不了緣。

時事人情盡子虛，依然面目見真如；與君本是善相識，他日重歸認舊廬。

念畢，伯青重新痛哭不已道：「晚秀真乃天仙化人，來歷劫的當此垂危之際，猶能自敘生平，偏又單單給我，是尙許我爲知己，叫我見了怎不傷心！」二娘又勸慰了半會方止。少頃陰陽生與僧道人衆，皆齊忙送入殮，卽停供在後進正間。伯青復至靈前哭奠了一番，連兒進來再三催請，方乘騎回府。素馨小姐亦著實的勸說，暗想親物傷情，在所不免，便趁勢勸他往杭州去。伯青因允了王蘭，隨後卽來，而且二郎去的日久，不能再緩，便去與王氏商議，不必待到百日七終，卽可出殯，我要往杭州去，莫若乘我在家安葬，我也放心。王氏亦因喪中各事均係伯青一手經理，好在遲早都要安葬，不如依了他，我也少操些心，落得交代他辦去，遂應允了七終出殯。林小黛得信，也親身備了祭禮，前往哭弔，以盡姊妹一場的情分。臨期伯青親來送殯，一路上人夫轎馬，旗旛幢蓋，亦甚熱鬧。伯青直送到墳前，看著安葬下去，遵慧珠遺言，墓道左右，盡栽了一片梅竹，又很很哭拜了一回，被衆人力勸回城。過了一日，素馨亦早滿了月，伯青卽收拾赴杭。臨行囑付梅仙五官兩人，照應著二郎家事，聶奶奶那邊，你們常常去走走，若十分想他女兒，你們須設法寬解，別要儘著他性子鬧。又去叩辭了江公夫婦，卽向杭州而去。且說二郎到了杭州，王蘭接著，甚爲欣喜，問及伯青何以不至，二郎卽說到慧珠病勢沉重，伯青不便卽來。王蘭聽了，很吃了一驚，又囑託二郎不可聲張，使柔雲知道。他前夜得了一夢，說是夢見他姐姐前來作辭，又吩咐他好生孝敬母親，連日正愁著他姐姐呢！又叫我寫信至南京問去。這麼想起來，晚秀的病却有些不妙，此時若告訴了他，不知鬧到甚麼田地呢！左右等伯青來了，問明好歹，再作計議。晚間入內，卽說起二郎從南京來，你母親同晚秀皆平安無事，據說秋間還要到杭州來瞧你，只有晚秀而今矢志修行，不與伯青往來，終日坐在靜室內念佛看經，甚至你母親和宋二娘整日的不見面，任憑旁人怎樣勸說，他都不聽。洛珠聞得母姊無恙，心內稍安，因說道：「姐姐也太胡鬧了，平空的要修行，可不是笑話麼？況他素昔最厭僧尼，說人生在世，又不殺人放火，那裏來的罪孽，要他懺悔不遲，參著法兒

弄人的錢罷。咧！如漢武帝夢見丈六金身，自稱是佛，其言甚誕，試問誰見他夢中的事呢？焉知不是武帝借詞，偏生世間的愚夫愚婦，惑於釋氏者，多以有用之金銀，作無用之施捨。你聽著他既如此關說，無故的怎麼信起佛來？我恐另有別情，借此爲辭。他們果真秋天來了，我倒要細問問他什麼心境。」王蘭亦只得含糊答應。次日備酒代二。郎洗塵。席間說到日內，卽要統領撫標兵弁，住寧紹一路海濱地方，剿滅盜匪。前日已檄知該處道府等，預備兵糧。夫馬接濟。而且賊衆猖獗，每每上岸窺探，附近城郭，其勢不能刻緩。我已擇定五日，後起營巡撫任上。一應公事，雖然委了藩司代折代行，仍要奉煩老弟從中照察。我卽可安心前往，無後顧之憂。所以專函請你同伯青至此。伯青想必還有幾日耽擱，我是不能等他。來時請你致意，卽託他與你互相關切，分外妥善。再則倘或晚秀有了長短，伯青來此，柔雲必要追問根底，須當設法說得緩轉些，不要冒冒失失的明告訴他。能於隱瞞著更好。柔雲的性格，你與伯青是深知的，竟可急痛出意外事來。」二。郎笑道：「我曉得了，不用你累贅了。你只管帶你的兵，立功去罷。別要在軍中運籌退敵之時，又惦記著家內娘子軍，那可不是頑兒的。」王蘭亦笑道：「人家好意拜託你的正經，你又說笑話了。」二。郎道：「你說正經，我却招起一樁正經來。想你此去剿滅海賊，必要多帶熟諳海面的將官調用。現在你屬下黃巖總鎮，此人由偏裨擢用起來的，據聞慣習水戰，亦復老於行伍，以前頗著戰績。他這黃巖鎮總兵，也因巡緝洋面有功，保陞來的。」王蘭道：「你不說我幾忘了，黃巖鎮總兵不是姚守成麼？我亦常聞該鎮久歷戎行，弓馬嫻熟，去冬合省文武大計，我尙與浙閩總督聯銜彙奏，該鎮武功第一，准以提督補用的。你怎麼知道此人來歷？」二。郎遂將柳五官如何提拔他女婿鄭林，又怎樣單身退盜，救了五官，現在鄭林爲漕河兩營中軍，在田頗爲得用。鄭林的武藝卽是他丈人姚守成傳授。有婿如此，其翁可知。在田等人常與我說及，所以我曉得這般清晰，不然也不敢切實舉薦。」王蘭聽了，欣喜異常，頓時卽發了飛檄，調黃巖鎮總兵姚守成，火速赴營聽用。少頃席散，各自安寢。到了第五日，王蘭穿了朝服，祭旗開兵，滿城文武齊來候送。二。郎亦送到城外，再三珍重而別。由是每日

按著應行的公事辦理，暇時即往西湖上各處游覽勝蹟。一日伯青到了，見著二郎，彼此少敘寒暄，二郎即說者香已行，致意拜託的話，又問晚秀近日怎麼了？伯青見二郎問到慧珠，不覺淚下道：「晚秀歿了，我待他安葬下去，方起身的，不然何以直至今日纔來。」二郎聽說慧珠已死，亦心酸淚落，連呼可惜道：「不意晚秀如此短命，從茲非獨伯青少了一個知己，世間亦少一個才貌兼全的女兒了。」著實嘆息了一回，即說到者香恐柔雲悲傷成疾，晚秀的凶信，不可使他知道，候者香事竣回來，再爲計議。伯青道：「這却難了，我來時，他母親尙再三諄囑，告訴了柔雲，叫探問者香口氣，好接他到杭州來，免得在南京孤棲的，他還守我回信呢！況且柔雲曉得我來，必然要問，我怎生對答他？若說晚秀仍是好好的，何以連一封平安信都沒有，也不像句說話。又不知者香何時可回，出兵的事，不是十天半月，可以料得定的，倘或連兒們不謹慎，漏出一兩句來，又怎麼了？再則這件事也非能瞞的事。」二郎聽了，低首想了半會道：「我倒有個主意在此，說出來大家商量。」柔雲果真問你，你只含糊應著，却暗中回明者香的夫人，叫他設法去，他若告訴了，自然要解勸柔雲，就是鬧出別的變故來，者香過來也抱怨不著我們。」伯青連聲稱善道：「你想起的倒十分周到，莫如就回大太太去，少刻柔雲必然叫人來問，我即推說你們大太太曉得，問他去了就是了；他說與不說，與我們無涉。你不知我提起晚秀的話，即要傷心，被他們看出破綻來，倒不好。」二郎即喚伺候書房的家人進來，將南京的話說了一遍，叫他去悄悄回明大太太，千萬別要使姨奶奶的人聽了去。家人應著，轉身入內，那知洛珠從自夢見慧珠之後，常常想念，雖說二郎從南京來的，說他母親姐姐無恙，終怕是寬慰他的，恨不得伯青立時來此，討問個實信。今日忽聞伯青來了，即叫小丫頭出來聽信，所以二郎與伯青商酌的話，盡被小丫頭竊聽了去；小丫頭不知高低，忙忙的當件新聞回至房內，一五一十的說了。洛珠聽了，好似身子吊入大海裏一般，急的眼睛直豎，一口氣轉不過來，平空往後栽倒，昏暈過去，嚇得衆使婢狂呼亂喊，慌作一團，又忙著報信與大太太。恰好那家人已回明靜儀小姐，靜儀正要起身過來，相機而動，告訴洛珠知曉。忽見小丫頭慌慌張張

的來說，「姨奶奶死過去了！請太太快點去看看。」靜儀嚇了一跳，不知何事，一面扶住使婢走著，一面問那小丫頭究竟姨奶奶甚麼事？小丫頭道：「姨奶奶聽得南京來了什麼祝大老爺，說是大人請來的，即叫我聽他與前日來的馮老爺說些甚麼；我只聽他們說，姨奶奶家的大姑娘沒了，又叫瞞著姨奶奶，先來回太太聲。我想既然姨奶奶家的人不在了，瞞著做什麼呢？不想告訴了姨奶奶，也沒說什麼，又沒有哭，就跌暈過去。」靜儀聽說，方明白小丫頭走露風聲的原故。說著到了洛珠房中，見衆婢已將他扶到床上，正圍著手慌腳亂的揉胸抹肚。靜儀喝住衆人不許亂動，看了看洛珠面如白蠟，牙關緊閉，知是急痛痰迷，別住氣了；回頭叫人取開水來，又親自揸袖坐在洛珠身畔，用手在他胸口輕輕推抹，使他活動著這別住的一口氣；使婢們取了開水來，又和下一匙白蜜，用牙簪撬開洛珠牙關，緩緩灌入，約一頓飯時，肚內或上或下的響，漸漸響至喉間，聽他哎喲一聲，哇的一口吐出多少痰來，即放聲大哭道：「我的苦命姐姐呀！你什麼就忍心拋下母親和你妹子去了？」說著跌足搥牀，哭鬧不止。靜儀因他適纔別住氣的，反要讓他哭著喊著，方可無礙。停了片刻，始慢慢的解勸道：「你是個聰明人，須知人死不可復生，哭也無益；然而姊妹之情，何能不傷心？還要自家保重。再者你家太太現在只望你一人，你若身體急壞了，反叫他聽著不安。好在南京一水之隔，歇兩日打發人去接了你家太太來同住，你可早晚侍奉他，既不致傷心，你又何以克盡孝道。你想我這話可錯是不错？大抵人生壽夭有數，是強求不來的，何況你姐姐聞說他已修行了，安知不是到了好處。你這半日也鬧乏了，我那裏有現熬下滾熟新蓮米香杭粥，我吃著很可口的，叫人拿了來，你可吃一點子，培培元氣。你亦該知道你的身子不好，不要踐踏出病來，那可犯不著。」洛珠哭著道：「雖蒙你們勸我是好意，無奈我的心裏，只覺酸病的不耐煩，想我母親只生了我姊妹二人，自幼嚙在口裏長大的。我上年到這裏來，他老人家尚哭了幾夜，我還是活著呢，不過隔的路遠些；今日我姐姐死了，遙想母親不知悲苦到甚麼樣子，多分他老人家也活不成了！」說罷，又嚎啕痛哭。靜儀好容易再三溫言軟語的寬解方止。洛珠又要當面去問伯青究竟

姐姐是何病症歿的；靜儀即吩咐房門外掛起湘簾，叫人請祝老爺進來，我們姨奶奶有話說呢！設或祝老爺問你，即說南京的事，姨奶奶曉得了。那使婢去了半晌，請著伯青入內，在正間坐下，使婢又送上茶來。洛珠勉強起身走到房門口，隔著簾子問了伯青的好。伯青也回問了好。洛珠道：「適纔祝老爺與馮老爺所言，我已盡知，不必隱瞞，但是我姐姐是何病證沒了？又如何結果？我母親近來可好？請細細說明。」伯青含悲忍淚的答道：「令姐并無重病，頭一夜還念了兩個更次的佛，覺得有些不爽，睡下了，次早即頭眩目昏，懶進飲食，沉沉的想睡。請了醫家來，又說不出什麼病原，只說身體素虧，想是近來勞碌過度，當先開脾胃，能多吃些，再調養起精神，就無礙了；一起幾個醫生，皆是如此說法。令堂是什麼精緻得味的飲食，多辦到了，問著他倒也想著吃，及至到了面前，仍不能入口；便一日一日的消瘦微弱下去，後來爽性連湯水多不要吃，竟於七月念二日亡故。」說到這言，不由那眼淚似斷線珍珠撲撲簌簌的下來，忙用手絹拭了。又說慧珠臨終言語及寫下的遺筆：「現在已出了殯，所有身後一切，均遵他所囑，不奢不儉，墳前栽的盡是梅竹，不用雜木，我直待安葬下去，纔動身來的。令堂縱然想念，有宋二奶奶等人不時相勸，倒也罷了，叫我到杭州與你們商量，接他來走走，他也惦記你們的很。目下我雖來此，却囑託了小耀照應，亦可放得心的。」伯青只把慧珠夢中所見，與臨終來託夢一節，全行隱過不提。因在內室又有靜儀在旁，這些近於荒誕的話，不便說出。洛珠聽完，幾致柔腸寸斷，哽噎著道：「家母亡姊，極承關顧，惟有容再圖報罷。」伯青連稱豈敢，即起身作辭出外。既到了杭州，只得將思念慧珠的心，暫且撇過；又有二郎常常勸慰，除了辦公之外，二郎即約他到西湖上散悶。且說洛珠聽得伯青說他母親要來，正合己意，即與靜儀計議，打發人往南京去。靜儀道：「我原說接了你家太太來住著，可見他也要想來呢！從今後起，你可別傷心了。」當叫使婢傳話外面，請馮祝二位老爺著幾名妥當家人，到南京接翁奶奶去。洛珠又將差去的家人叫進來，當面吩咐，沿途趲赴，不可緩遲，早早的回來，皆有重賞；我家還有同住的宋二奶奶，你們代我請聲，如願意同來，一路上我家太太也免得寂寞，況且他們老

姊妹亦捨不得分開的。從此洛珠也減了些悲苦，專望他母親來杭，說說多年不見娘兒們的衷腸。或有時想起他姐姐來，靜儀小姐必多般揀他平日歡喜的事，逗他頑笑。這日早間，靜儀起身梳洗已畢，使婢來回道：「姨奶奶又獨自在那裏淌眼抹淚的呢！」靜儀聽了，即忙著過來，忽見僕婦們領著兩個女人進內，見靜儀請了安，說是杭州府太太著他們來，請這邊太太姨奶奶過去賞桂花，我們今年衙門後園內桂花開得甚好，已備下酒席了，請太太姨奶奶不要推託，賞個臉兒。靜儀因連日想盡方法，解洛珠的心事，難得杭州府太太來請，正好借此和他去散悶兒。遂笑說道：「倒多謝你們太太記挂，少停我同姨奶奶就來，你們先回去給我請安。千萬別要費事，姨奶奶那邊你們不用去請了，我代說聲罷！」兩個女人應著去了。靜儀來至洛珠房內，便說杭州府太太請我們去看桂花，我已答應下了，你快點收拾同行，別要等人家三請四邀的。洛珠本不願往，因靜儀再三勸去，却不過他的美意。靜儀又幫著梳頭更衣，穿戴齊全，即吩咐外面備轎，傳齊伺候人等。靜儀洛珠在二堂口上轎，直向杭州府衙而來。未知府裏請賞桂花更有何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五回

慕淑媛一語結朱陳

答知己雙徵聯棣萼

話說前回書中，說到杭州府太太請洪氏夫人，與洛珠去賞桂花，可知這位杭府夫人是誰？即是冷桓的夫人。原來冷桓自前次受了劉蘊的誑騙，又不敢對夫人訴說，心內著實煩悶，因為要好反鬧出故事來，銀錢丟了倒是小事，豈不惹同寅們笑話？即別氣又措了一宗銀子，入京鑽謀門路，得了知府，引見後仍歸浙江補用，恰值王蘭來做藩司，見冷桓爲人心地樸實，不作奸巧，很爲器重他，在藩司任上，即委署了一任海寧知州。而今署了巡撫，遂題奏上去，以冷桓實授杭州知府。冷桓感王蘭知遇之恩，所以兩府女眷，皆往來通家。今日因後園桂花大開，冷桓與夫人相議，要請王巡撫太太與姨奶奶過來逛一天。即命廚房備上等酒席伺候，又打發兩個女人去請。少頃去的女

人們回來說：「王大人太太與姨奶奶停刻即來了。」冷夫人忙著預備迎接，不一會來報巡撫太太已至；外面早放礮奏樂，開了中門，冷夫人直接到二堂口，請靜儀與洛珠下了轎；兩府丫環僕婦衆人，簇擁到了內堂，彼此見禮歸坐。茶罷靜儀先說道：「疊蒙夫人見召，感愧交集，又不敢過於推却，有負盛情，是以攜了侍妾輩，趨府請安。」冷夫人欠身笑道：「大太太說那裏的話，蒙大太太和姨奶奶不棄，賞臉光降，即是三生幸事；大太太反謬謙起來，益發叫我不安。」說罷起身，請靜儀洛珠房內更衣，一面吩咐酒席，原擺在後園停秋閣裏。冷夫人俟衆人更了衣，又淨了手臉，即邀著靜儀等人，到後園來。果然秋色滿園，香飄桂子，園亭雖不甚寬敞，却結構的十分精巧。大衆遊賞了一回，來至停秋閣，見一順明三暗四的房，外屋面三間裏面用落地罩隔著，一間爲退步；屋內陳設極其華美，四面皆是窗櫺，用一色綠紗糊上。周圍抄手迴廊，裝著天然飛來椅座；屋後堆著假山，山上栽的盡是桂樹，接連疎疎落落的三株五株，將停秋閣合抱過來，只留當中白石砌的一條甬道出入。那空疎處，又補著菊花鴈來紅，各色鳳仙之類，真乃滿目秋光，一望無際，使人日坐其中，神致頓爽。使婢等早將酒席擺齊，冷夫人推靜儀上坐，洛珠對面，又請了一位張氏夫人作陪，自己却坐在主位。張氏夫人亦是山西人氏，與冷夫人遠房姑嫂，冷夫人本是朱氏這位朱老爺名彭庚，表字蓬耕，由舉人大挑得杭州餘杭知縣，在任數年，甚爲清正；上司舉了卓異，准以知府升用。朱彭庚因年來多病，即呈請開缺；又愛杭州湖山，甲於天下，便不願回歸故里，在西湖上結了幾椽茅屋，買了幾畝湖田，作耕隱之計。結髮即娶的是張氏夫人，也是山西書香舊族之女。夫婦年已半百有餘，膝前只生了一位千金，今年十六歲，乳名姑蘭，生得貌比嫦娥，媚羞西子，花較之而減色，月對之而無輝。朱彭庚夫婦愛若掌珠，如兒子一般撫養。三四歲時，彭庚即口授毛詩諸書，又親教他寫畫吟詠，故姑蘭腹中淵博過人。彭庚見女兒具此才貌，必欲覓一佳婿，所以至今尙未適人。今日冷夫人請了他母女過來陪客，席間衆夫人與姑蘭盤桓，見他舉止端方，談吐雅雋，又生此絕世姿容，莫不讚慕。靜儀笑問張夫人道：「令媛姑娘可有了人家了麼？」張夫人道：「不瞞太太說，他

父親因只生了他一個鍾愛非常，比人家兒子還寶貝似的呢！常說要揀選個好好女婿，不問門戶高低家計貧富，只要孩子能讀書上進，方不誤了女兒。先前還有人來說親，多被他父親回却。後來人也曉得不來求說了。」姑蘭聽他母親說到自己身上，不好意思，告辭出席，同一班丫頭們到園子裏逛去了。靜儀聞說點頭道：「這話倒不錯，而今孩子們不見有什麼好出息的，若論外貌看起來，都還去得，問及胸中實學，那就不能了。我意中却有一家，何妨多事代令媛姑娘作伐，門楣又合，孩子又好，將來不患沒出息的。說起來你太太也該知道，即是前任兩江總督現內用吏部尚書陳大人家，他家兩位公子，大公子名叫寶徵，今年也好有十六七歲了。因我們是通家世好，我們老爺又與陳大人同年，內眷們皆有來往，這位大公子我眼見過幾次，可以配得上令媛姑娘，倒是天生成的一對好兒女。據聞今冬即要回來應考，都要到我們衙門裏來的，那時借個名兒，請太太過來相看，即知道我的話不假了。我們老爺再寫信問陳大人去，若兩家皆願情做這門親，我做媒賓，有屈你們姑太太做保山罷！」張氏夫人未及回答，冷夫人笑著接口道：「就怎麼著，非是我代舅太太說話，陳府門第自然沒得說的，只恐嫌我們這邊門戶不甚相當。若說陳大公子既然大太太見過，更可放心，我做主代舅太太應允了。我們舅太太若怕舅老爺抱怨，待我明日親自告訴我哥哥去，這樣門戶，這樣孩子，打著燈籠還沒處尋去呢！大人回來，即請寫信通知陳大人處。只要男家允許，不嫌官卑識小，家產無多，況且我哥哥又是退仕的官，非比陳府上現在烈烈轟轟的好在我們內姪女才是我自誇的話，還可將就看得過去，女家這邊我拿得十分穩硬做保山了。」說畢，又自家笑個不止道：「天下也沒見我這麼做媒的，不問男女兩家行否，我在中間硬自作主，說著用得，別要以後結了親，兩府親家太太稍不遂意，沒的拿著我撒氣，那就不值了。果真保山做得好，今日先說定了，要重重謝我一分媒禮纔罷。」靜儀笑道：「我原要你太太這麼行呢！你是保山，我是媒賓，要重謝大家得重謝，要受氣也好大家同受氣。」說得在座皆大笑不止。大眾又說笑了一回，姑蘭也入了座，少停席散，使婢們送上茶水來，淨面漱口，冷夫人又陪著衆人抹牌頑。

要晚間即在內堂擺酒，直至二更終了席，各位夫人皆作辭回去。臨行冷夫人又囑託朱家親事，靜儀滿口應允。回至署內，與洛珠計議，若待老爺回來，怕的耽擱日久，陳府又遠在京都，倘定下別家女兒，一則朱小姐才貌雙全，未免可惜；再則朱夫人背地要怨我哄他，不如就請馮祝二位，寫信去問，也是一樣。即叫小丫頭出外照著適纔的話，告訴馮祝二位老爺，請他明兒就發信罷。伯青二郎聽說，亦深以為是，即仿來意寫下信，遣人送至驛內去了。隔了幾日，王氏已至，二娘也被王氏邀約同來。洛珠見著，說起他姐姐慧珠來，大家又不免傷心。母女們整整將別後情景，敘說了一夜。次日打掃出一進屋宇，在洛珠寢室後面，讓王氏二娘與帶來的僕婦丫頭居住。從此洛珠母女重逢，又得早晚親侍，自是歡喜。靜儀見洛珠解去愁煩，不比往日常時悲苦，又因王氏二娘兩人，很知禮數，靜儀也親親熱熱的，如待自家人相似。是以王氏等人，分外相安。不提王氏們在王蘭衙門內住下，且說杭州的信，一日已到京中，陳小儒接著，見是代寶徵說媒的，亦耳聞朱彭庚是個好官，又知朱家上代都是書香，又與自己鄉榜同年，况伯青楚卿信中說，朱小姐有才有貌，者香夫人又親眼見過的，諒非訛傳。便欣然拿著書信，來至上房，告訴方夫人。方夫人正在窗前教養珍小姐刺綉，養珍却低著頭，手內拈針綉著，口內與他母親講論。忽抬頭見父親進來，忙丟了針站起。小儒笑向方夫人道：「伯青他們有信來與徵兒為媒，這人家我看很可結親，不知你意思若何？特來與你商量，好回覆他們行止，你且看著信就知道了。」一面坐下，將來信遞過。方夫人笑嘻嘻接過信來，且大展看，先說道：「徵兒年紀還小呢，那裏即說到親事？而且冬間他兄弟們要回去赴考，如果徵兒能進了學，再議論這事不遲。既不分了孩子們的心，再則得個小科名與人家結親，也好看些。」小儒道：「我也這麼想著，無如這個門戶，這樣女兒，是不可多得的，不要錯過了後悔起來。橫豎聘下了等他們進了學再娶，也可以的。」方夫人點頭應著，即從頭至尾看了書中的話，不覺喜動顏色道：「原來王夫人同柔雲看見過的，又極力撮合，這門親事遙想他們是不撒謊的，明兒你可覆信與他們，允下了罷！好在徵兒冬間到杭州去，即煩他王叔父就近聘定，免得往返。倘或孩

子們進了學，也叫朱家聽著喜歡。沒說他家姑娘才貌過人，我家孩子亦不是白衣人，可對得過他家了。」此時寶徵寶焜兩人已下學回來，見父母請了安，一旁垂手侍立。寶珍趕著走過，笑對寶徵道：「大哥大喜。」寶徵不知何謂，怔了半會，也只得笑了笑道：「妹妹說的話，叫我不懂，好端端的我有甚麼喜事？」小儒與方夫人也笑了起來，方夫人笑罵道：「這鬼丫頭偏會暗空兒打趣人，你大哥倒不打緊，明兒人代你說給婆婆家，你大哥也這麼取笑你，却怎麼了。」寶珍聽了，滿面緋紅，扭轉身即走，口內說道：「母親也犯不著幫著大哥說話，又說出這些話來，叫人沒意思。」寶徵亦明白有人代他說親，不由臉也一紅，扯著寶焜出房，頑耍去了。小儒見兒女閨房，喁喁切切，樂得哈哈大笑。起身回至書房，寫了覆信，無非說的是蒙爲小兒作伐，極承關愛，就請先代允定，容俟徵兒冬初來杭赴考，再行下聘。封好仍交驛內遞去。過了幾日，恰好陳仁壽因朝考甚優，授了侍讀學士，御筆又欽點了江蘇學政，下月即要出京。小儒正慮寶徵兄弟初次同門，旱道上很爲惦記，難得仁壽放了江蘇學差，大可跟他叔父同行，到了江蘇省了，赴杭即是水路，較之旱道平安，又派了老僕與雙福隨行，可以放心。忙回後告訴方夫人，叫他料理他兄弟出門行裝一切，又寄信與伯青二郎，朱家下聘一事，即請二位賢弟主裁，總宜冠冕，不可代愚兄省儉，落朱親家笑話。轉眼陳仁壽請訓召見各事已畢，擇定次日五更起身出京。是晚小儒備了酒席，親代仁壽餞行。又囑寶徵寶焜兄弟二人，沿途仍要用功，不可倚故偷安，拋荒學業，待至臨考的時候，筆底生疎，作不出好文字來，即辜負了平日父母師傅教育之恩，自己遭宗工斥棄不取，亦復惹同學恥笑。兄弟二人唯唯聽訓。席終寶徵兄弟入內，方夫人再三諄囑，沿途舟車小心，各事都要聽老蒼頭雙福兩人的話，商酌而行，不可妄自尊大，以爲是小主人不受他們鈴束；你們是初次遠行，當知父母倚閭而望，頗不放懷，你們曉得這個就好了。又叫了雙福入內，當面吩咐道：「少爺們一路多要你照應，飢寒冷煖，他們小孩子家不知甚麼，你要常時提著，你是自幼跟老爺多年了，看見少爺們養的，少爺們性格脾氣，你也深知，故而老爺派你隨去，你切不可偷懶藏奸，由著他兄弟們性子鬧去。若路上有

一半點疎失，回來我是不依你的。」雙福應著打了個千兒道：「太太放心，少爺們一路上交給小的就是了；蒙老爺恩典，看得起小的，纔派小的跟二位少爺出京的，但願平平安安，少爺們一齊進了學，回來小的還要討太太的賞呢！」回身又對寶徵寶焜道：「二位少爺聽見太太吩咐的，沿途多要體諒小的，不要帶累小的，回來受太太責罰，而且出門非比在家，各事由得自己。少爺們今年走一遭，下次出門，老爺太太即放得心了。」一時散去，各自安寢。次日黎明，仁壽叔姪起來，至家神祖先前叩了頭，又拜別了小儒夫婦與姨娘沈蘭姑等動身。有一班與仁壽同年交好的，皆來走送。大眾出了外城，仁壽再三止住家人回去，叔姪們方開車，曉行夜宿，向南而來。晚間下了坊子，仁壽與寶徵兄弟講論一回文理，纔睡了半月有餘，這日已抵江蘇地界，早有各處地方官前來迎接。仁壽即不便與兩個姪兒同行，將他們主僕另分了幾輛車子，又囑付路上小心。寶徵寶焜別了仁壽，帶著老僕雙福分路去了。這裏陳仁壽既到了該管地方，即專摺謝恩，奏明接任日期，便按著各府考試，一路考到揚州府屬。未到之先，即備了幾色重禮，交代雙福，叫他順路揚州尋到甘誓家送去；又寫了一封問候起居稟啓與甘誓。原來甘誓自小儒內用，要攜著家眷進京，他因年近八旬的人，不慣陸路風霜，遂辭了小儒館第。小儒亦因他年邁，不便屈往，即厚贈了若干，以爲娛老。今番仁壽放了江蘇學政，在京時小儒即囑付過了，聞得甘又盤有兩個孫子，皆入了學，此次你到了揚州，必須暗中照看他子孫，以報昔日師弟情分。我並非叫你賣法舞弊，玷污官箴，遙想又盤先生家學淵源，他的孫輩必非庸碌者可比，就是略狗情面，看顧他們，亦不爲過。所以仁壽先著雙福去送信件，又囑寶徵兄弟親自去謁見太老師，問他兩個孫子是什麼學名，你們可悄悄寫字來回覆我。那甘誓長子已故，並無所出，次子是前一科的副貢，因屢躓文場，年將強仕，今幸得微名，他亦知止，便無意再圖仕進，惟上奉衰親，下課二子，以盡天倫之樂。因而甘誓的兩孫，皆係次房所出，長孫名霖，十三歲上即入了泮；次孫名露，比甘霖小一歲，上年亦名列膠庠。甘霖又於是年補了增生，恰好仁壽來試揚州，又值歲試之期，今年甘霖十九歲，甘露十八歲，他兄弟二人，同來歲試。

仁壽既訪問了他們的名字，牢牢記在心裏；及至見著他兄弟的文卷，果然名下無虛，不愧家學，真乃言言金玉，字字珠璣，便是別的學差來此考試，也要首選的。遂將甘霖拔了貢生，甘露考置一等，補了廩膳生員。仁壽暗暗歡喜，有此一節，可以稍盡又盤先生當年一番教訓之情，何況甘霖甘露兄弟二人，委係真才實學，並非假藉，亦非我有意徇私。再說甘霖兄弟二人，自雙雙拔補，又同在少年，好生揚揚得意；等送過了學政起馬，回家拜了祖先，又來叩見祖父，倒被甘誓很很訓飭了一頓說：「小人兒多不知分量的，你以為此次拔補了廩貢，是你們的本事取來的？可知是你師兄感我誨育，提拔你們小兄弟兩人，答報我的意思；你們若存了自己有了真實學問的念頭，那就不學無術了；由此須奮益加奮勉，益加刻苦用工夫；待到明秋鄉闈之日，倘能好好中兩名舉人，回來既慰了你等祖父切望之心，又可負你師兄一場作成之意。你們如今是成了名的人，年紀也不小了，我做祖父的，亦不便時時訓迪；總之，你們自家去裁奪，細味我的言語，還是背晦了的話，還是不錯；聽與不聽，皆由你們，好在你們又有你父親管教，我也是瞎操了心的。」甘霖甘露諾諾連聲，不敢即走，又站了一回，見祖父無話，方退下來，見了他父親，也是這番說話。他兄弟二人等拜了客，請了酒，仍然足不出戶，互相磋磨，靜靜的用起功來，以待明歲秋闈，好去一戰成功。且說寶徵寶焜別了他叔父，即由水路直向杭州。這日抵著碼頭，備了名帖，帶著雙福來見馮祝二位叔父。雙福先去投進名帖，少頃請他兄弟入內，行禮已畢，寶徵便將書信呈上。怕青授過信與二郎觀看畢，笑道：「你王叔叔尚未回來，昨日接著信，說是海寇首逆已擒，現在進攻餘黨，大約出月即可班師。朱府的事，俟你們考過再議，那時王叔叔也可回來，大家商量著辦罷！你兄弟們不用住在別處去，可將行李搬到衙門裏來，雖然王叔叔不在家，我們在這裏也是一樣的。」說著，即叫人往碼頭上搬取陳府二位公子行裝上來，一面叫備酒代他兄弟洗塵。雙福早有連兒三桂兒邀了出去敘說，他們亦是多年不會的舊友。寶徵兄弟又進去叩見靜儀洛珠說：「母親請孀娘安，問姨娘好，兩三年不見了，記念得很。」靜儀笑道：「承你母親挂念，你母親可好？你妹妹近年想也長大了，

更外繚繚了。刺綉不用說，自然精工的。你們沈姨娘可恭喜沒有？」寶焜又近前一步，笑著對靜儀道：「上日朱府與大哥結親的事，母親說很好，難爲孀娘費心，適纔姪兒們將父親的信交與馮祝二位叔父，所有那應該如何下聘納采等事，都請孀娘與馮祝二位叔父作主就是了。」靜儀笑道：「好孩子，倒是你說的乖巧，別是你母親在背後抱怨著我罷！說孀娘不解事，這樣人家也替你大哥做媒，若不答應，又恐掃了他的臉，只好委屈些答應下來。」寶焜陪笑道：「孀娘又說笑話兒了，這是孀娘說的，姪兒却不敢這麼說。我母親自從前日接到這裏的信，歡喜的了不得，說并沒託著孀娘，蒙孀娘如此關切，找著這門子好親，又聞朱小姐有才貌，分外感激。可見孀娘是待我母親好，纔留心代揀得這好媳婦兒，姪兒句句實情，斷不敢欺的。」洛珠在旁亦笑著接口道：「我不怕三少爺惱，前幾年我們在南京住著，常蒙你家太太招呼過去，那時大少爺纔十一二歲，你還小呢！不意數年不見，人也大了，模樣兒也更外體面，嘴又會說了。」靜儀道：「果真你母親說我這門親做得好，今兒代你大哥多事，明兒還要代你訪一個好丈人家呢！你們兄弟既住在我這裏，就同家內一般，千萬別要客氣，好在馮叔叔祝叔叔多是自家人，你們缺甚麼，添補甚麼，只管和兩位叔叔要去，不然你叔叔回來要抱怨我了，亦要怪你們見外。」寶徵寶焜連聲答應，告退出來。伯青早叫人在書房東首空屋子收拾出四五間，裏面兩間使他兄弟居住，外面叫老蒼頭和雙福住了，又另撥了兩名小廝伺候。寶徵們來時已過了縣試，伯青即叫他兄弟去赴府試，帶補縣試。試畢，發出案來，寶徵取在第五名，寶焜取在第十二名。他兄弟兩人，府試有了名字，便安心專待學政按臨杭州，同去赴考。暇時仍依課作文，送與伯青刪改。靜儀於次日打發人請了冷夫人過來商議：一則復前日的東道，二則告訴他寶徵已至，因說一俟考後，即要下聘。男媒便請馮祝二位，女媒便是你太太與我二人了。冷夫人聽說，亦點頭應允。晚間回衙來，日一早，親自過去對哥嫂說明此事，彭庚夫婦稱謝不盡。即預備陳家下聘，又專候女婿的佳音。上年彭庚在餘杭縣上任，適值陳小儒攜眷回鄉祭祖，他無意中曾見過寶徵一面，深知寶徵人品學問，是個發器，不意冷夫人代他

說合，聯結兒女姻親，彭庚早已十分愿意。他竟料定寶徵進學，今番是穩穩的過了。一日，學政已至杭州府城，各屬生童齊集聽候考試。學院懸了牌，定於何日開考。寶徵寶焜兄弟二人，平時學業純粹，毫不驚惶，進了場也不患風簷寸晷。爲時無多，接下題紙，略一思索，揮毫而成。繳過卷子，回來專守學台發落。又將場內文章抄謄出來，與伯青評閱。伯青大爲讚賞，許其必售。朱彭庚遣人過來要了寶徵文章去看，亦甚爲喜悅。果然三日後，學院挂出榜來，寶徵高高進在第一名，寶焜第五。報子報到巡撫衙門，衆人無不歡喜，忙著開發了送報的人，又開了單子，單報到朱家去。彭庚夫婦聞報，欣喜異常，深感冷夫人覓得這個女婿，是少年英俊，將來何患不飛黃騰達。我女兒終身有靠，又不枉素昔挑選的一番苦意。即趕著做了兩套藍衫朝冠朝靴送來，給他兄弟去送學。那邊巡撫衙門內，靜儀小姐傳了班子來擺酒唱戲作賀。寶徵寶焜等送了學台起馬，便寫了稟啓進京，稟知他父母。雙福見兩個小主人同時進學，皆快樂異常。伯青二郎亦各有所贈，不須細說。冷夫人早遣人送了賀禮過來，并請靜儀示下何日納聘。靜儀想了想，叫冷府的人回去，先代我請太太安罷。容我們斟酌定了日子，再來送信。一時冷家的人去了，便欲請伯青二郎商議，擇選吉日，下聘過禮。忽見使婢來回道：「大人回來了，合城文武各官早接了出去，大約少停即回衙門。」靜儀聽說，亦忙叫家丁坐了快馬趕上去迎接。未知王蘭如何平定海寇，這般班師的迅速。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六回

特薦賢解官因薦友

樂同志退隱約同儕

話說王蘭自帶了撫標軍將，來至寧紹一帶沿海地方，相了地勢，紮立營寨。恰好黃巖鎮總兵姚守成，奉到撫台檄文，率領所部各軍，及一起水師戰船，趨趕前來。王蘭知他老練行伍，又有二郎前次極力保荐，遂與他商議，如何進剿。姚守成即將各水師在沿海汶港埋伏，又將陸路諸軍安插在各要隘路口，佈置已定，便親身帶了幾十號戰

船，盡挑選精壯熟諳水性的兵丁，在海面往來巡哨賊勢情形。不數日已偵知賊巢所在，即命各水師兜剿撲滅。那些海賊原是一班不安分的百姓，借着荒年，四處劫掠商賈，尚無大志。後來糾合得慣在海面上一夥海盜，入了夥，便覺聲勢較大。又擄得百餘隻海船，便立了首從名目。由此即有覬覦沿海城郭之心。他們也知海內藏身不久，而且客商受了劫奪之害，相約裹足不前，越道而行。賊衆已沒了擄掠，這一千人食用，甚難籌措。欲思襲取兩處城池，以作安身。究竟是烏合之衆，不諳紀律，平時搶劫客商們，却不費事，不過混打混殺，如何擋得住姚守成部下一班能征慣戰，生龍活虎的兵丁？雖有幾個多年海盜，亦無十分本領。開了一仗，早已殺得心驚膽裂。又被官軍探知巢穴，更難存留。大衆計議捨舟登岸，遙想官軍注意海內，陸路必無防備。我們正好趁此機會，上岸沖殺一陣，得他些輜重，各自另尋生路。况官軍不能久駐此地，他們去了，我們再來重整基業。誰知姚守成早經料到這裏，各要隘海口，皆有營盤把守。賊衆人等上了岸，分外不濟，爲首海賊一鼓就擒。俗話蛇無頭而不行，鳥無翼而不飛。其餘賊徒，見沒了首領，又見官軍圍攏上來，人人是天神惡曜一般，那裏還敢動手，便俯首乞降。姚守成復在海面細細搜尋餘黨，剿滅殆盡，不留遺患。王蘭見凶寇削除，海疆綏靖，好生喜悅。當時恭請王命將首逆梟示，餘者該戮該釋，發放已畢，即備了六百里加緊紅旗，報捷的奏摺進京，又犒賞各營軍將。論功行賞，一俟回了杭州，查明實在勞績，申奏請獎。又傳了姚守成入營，大爲慰勞一番，叫他先行回任，候單摺保薦。姚守成拜辭了王蘭，自領部下水陸諸軍，回黃巖去了。王蘭擇定吉日，班師回杭，復吩咐該處地方官，確查近海居民，被賊焚掠情形，好奏明豁免賦稅。一路上人人踴躍，個個歡騰，到處迎送，不須細說。不一日已抵杭州，合城文武，遠來迎接。即命衆軍將責任者回衙，在標者歸隊，然後率領衆官入城。到了衙門，三聲大礮進衙，衆官重新上來道喜，方各自辭退。伯青二郎也過來稱賀，王蘭亦致謝敘別。早有家丁們伺候，更換便服，回至後堂。靜儀洛珠接著道賀，各說了些別後情形，即在上房擺酒家宴。靜儀方說到寶徵兄弟的話，王蘭聽了亦欣然稱是，便叫人去請二位少爺。後堂見罷，寶徵寶焜聞請，入內見王蘭。

請安。王蘭亦轉問了小儒的好。知道他兄弟皆進了學，更外歡喜。又問及京中光景，賀徵一一回答，坐了半晌。兄弟起身辭出。王蘭直送至階下方回。靜儀又說及朱家的事，我們本意擇個吉日下聘，如今你回來了，該如何辦法？我可是不管了。王蘭笑道：「你不管我也不管，本是你多事的，還是你一手經理；我方纔回來，猶有多少事件料理不開，那有那麼大閒工夫去問這事呢？說不得你是推不去的，你只好抱怨著自己不該多事。」洛珠笑道：「這件事其實也沒有甚麼難處，老爺說起來好像是一件極難的事，說得如此鄭重，不過是太太請問聲老爺，是太太的道理。」王蘭拍手笑道：「好的很，我倒忘了，就是太太沒有心腸去辦，還有你呀！也可代勞的，可是更不用問著我了。」洛珠道：「既這麼說，事是不用老爺問的，所有一切費用，陳府又沒有寄來，信內說是請我們這邊墊著，淨該若干寫封信去，他隨後繳上，因他家二位少爺初次出門，路上多帶銀兩不便，這項款目却要老爺措辦，橫豎明兒陳府上也要還過來的。」靜儀亦笑道：「真正不錯，虧你提著我，朱陳兩府的事，我與姨奶奶承辦了，銀錢却要你用，我是沒有這分開錢來墊著的。」王蘭道：「你們也太小器了，那件事兒豈要你們動用自己的麼？明中你們用了，暗中仍是我補上，偏生這一會兒提名提姓，分得丁是丁卯是卯的，別要引我笑話。待我明日上街拜客，我到蓬耕那裏說明，沒有閒空，你們也想想看幾個月堆積下來的公事，雖說已經行發了，仍要我過一過目纔好。再則一班隨征的軍將，要逐細查明保奏，還有被災的地方，要交查勘振撫，這些善後事件，至速也得兩三個月方可清結，不如就請伯青楚卿代我之勞，況且媒資不能成單的，即如我有空兒，也要請上一個，這話對蓬耕說了，他也不好怪我，這可就沒事了。」夫妻三人談談說說，直至更鼓方散席，回房安寢。次日王蘭各處拜客，末後到了朱彭庚家，將昨日的話與他說了，回衙即命擺酒酬謝伯青二郎，又代賀兄弟道賀。席間盡說的是如何與海寇交仗，如何計擒首逆，姚總兵又如何奮勇，身先士卒。二郎聽了，笑道：「可見我荐的人是不錯的，他既在洋面巡緝多年，又屢立奇績，所以我料得定他此次必可成功。誰知竟能助著你削平海盜，也算虧我荐引之力，你却如何謝我呢？」王蘭

笑道：「你別要性急，我自有答報之處。」又回頭吩咐取大杯來，賓主歡呼暢飲，吃得沉醉方散。隔了一日，各處被災的地方查勘清冊，已申報上來。所有隨征軍將的戰功，亦分別等第查清。王蘭即奏摺保舉衆軍將，或升或賞，皆照着衆人所立的功勞大小，一絲不濫。那些被賊擄劫的近海居民，也奏請豁免二年稅賦。又另片單奏，黃巖鎮總兵姚守成曉暢軍機，打仗勇敢，請以提督推升福建水師提督，并賞予封典。又將伯青二郎也婉轉敘上，說他們因故來杭，即留於軍營參贊有功。四品銜內閣侍讀祝登雲，請俟終養期滿，赴京當差，以太常寺卿升用。在籍先賞換給頂戴。前任淮安府知府降改選用佐貳馮寶，請仍開復知府原官，并賞加三品銜等因。王蘭修成了本章，即時差費入京。內裏靜儀和各珠只管料理陳家下聘各物。到了臨時，伯青二郎皆穿換吉服，坐著大轎，帶著四五十名家，人盡披紅插花，新衣大帽，挑抬著聘禮等件，向朱府而來。這邊朱彭庚亦請了幾位官府，與他妹丈冷桓來陪媒賓。少頃伯青等人到了，彭庚接進，大衆挨次行禮獻茶，又款待衆執事家人，一應儀節俗套，毋須交代。至晚席散，朱家早預備下回禮等物，亦遣人隨著送了過來。靜儀一一過了目，交與寶徵收起。雙福見各事辦畢，即與老蒼頭商議，催寶徵兄弟回京，怕的老爺太太記念寶徵兄弟，亦欲回去，遂來辭別王蘭。王蘭又備了各色禮物，託送在京諸人。動身前一日，即治酒代寶徵兄弟餞行。次日一早，他兄弟作別登舟，仍要便道江蘇，去見他叔父，尙有就擱。王蘭送了寶徵兄弟起程後，看看秋去冬來，一切善後事宜，都料理將盡。這日奉到上諭，奏保出力各員，并均照該撫所請，又加恩署杭州巡撫王蘭，督剿海寇有功，著實補杭撫，并賞加太子少保。一時各官皆來謝保道賀，繹絡不絕。伯青二郎亦再三稱謝荐剡之情。見王蘭各務已清，即作辭回轉南京。王蘭堅留不住，只得應允，未免又有一番餞送之儀。伯青二郎帶了僕從，買舟回南京去了。暫且按下，且說魯鵬在山陽縣任上，雖然密信進京，攻發二郎陰私，將二郎降改離任，魯鵬自爲得計。誰知雲從龍心內很爲不快，却暗中訪實了魯鵬一二端劣跡，即通知了丈人程尙，參了魯鵬幾款，到底將魯鵬革職。魯鵬在外，怕人說笑，便悄悄仍自回京，見他老子，訴說冤苦。魯道同見兒子被參回

來心內著實怨恨，明知是從龍替二郎抱了不平，暗唆他丈人程尙奏參的，無如從龍聖眷優隆，奈何他不待始終結怨在二郎身上，他若上次不詳參我兒子，也鬧不出這些事來。又因二郎告病不來赴部改選，正恨尋事不著，忽然王蘭此番剿滅海寇，將二郎保奏開復原官，魯道同又將仇怨移結在王蘭身上，彼時即欲揭參王蘭，冒功濫賞，荐人不實，因海疆肅清的捷報上來，天顏甚喜，又恩賞王蘭的宮保銜，魯道同恐指奏不准，反討沒趣，便權爲忍耐下去。過了兩月，即賄囑了一個掌印給事中，參了一本，說馮寶并未隨營效力，係王蘭狗願私情等語。及至陳小儒得信，已彌縫不及了，只得差人星夜出京，送信與王蘭，叫他自行檢舉。逾日旨下，著交福建總督查明覆奏。再說王蘭自得了恩旨，實授杭撫，又加了太子少保，深感天恩浩蕩，難答涓埃，意欲趁此請旨入京陛見，好順路回籍祭祖。適值小儒的房師何炳由常州知府轉陞到杭州臬司，王蘭接署撫印時，便奏請何炳升署藩司。何炳爲人素來謹愨，况係當時名宿，學問淵深，王蘭頗爲器重。又因小儒與他師生，亦算與自己有了世誼，當實授杭撫時，何炳便補授了藩司實任。現在因欲入京陛見，意在奏請撫篆，即著藩司何炳署理。正籌畫未定，忽接得小儒專函，知道魯道同作對，賄囑出御史來揭參保舉二郎一事，不禁哈哈大笑道：「自古急流勇退，方是明哲保身之道。我每慮位高必險，屢欲乞歸，誠恐不准，而且天恩高厚，不容偷安，難得他參奏了我，大可借此引退，豈非魯老反成全我了？別疑我貪戀祿位，不捨退讓，我王者香當日未第之時，早存下這個意見了。不如待上諭未到，我即拜本入都，特薦何炳。我先時猶欲請旨陛見，而今也不必了，莫如逕奏告退，免得不知者說我畏魯家聲勢而去，再則倘或天威赫怒之下，竟遂了魯老私懷，我豈不一生落下疤痕？最妙去託小儒暗中爲力，更無阻滯，愈想愈宜。早退爲上，便起身來至書房，也不和人較計，反欣然自得，修了奏摺，敘說何炳如何剛正，有古名大臣之風，而且積學純優，臨事從容，不迫寄以專闢，可幸國家得人之慶。又說到自己如何多病，刻因剿平海寇回來，染受海瘴，兩足腫發，寸步艱難，恐負聖恩寄託之重，乞放臣歸里調養，就痊再行赴京求恩賞給差使，繕成連夜專發入京去了。方回後堂告訴靜儀、洛珠。」

知道。靜儀聞說，頗爲不悅。王蘭又笑說道：「我自做官以來，久違了故鄉山水，從此可以隨我放浪形骸，與伯青等人追陪遨遊，日尋樂趣。况我輩少年，埋頭窗下，不過欲博一第，官爲顯親揚名之計。如我年甫三十，由科甲出身，擢至督撫，也就罷了。較之皓首窮經，以諸生終老者，何啻天壤？若再貪心不足，固踞高位，將來倘稍有瑕疵，反不能完名全節了。」自此便安心專候辭官的摺子回來，好收拾交代回籍。再說陳小儒發信與王蘭去後，卽竭力代王蘭四處張羅。恰好福建總督與小儒舊交，又託他看顧情面。過了一日，王蘭的辭本進來，由吏部掛號。小儒見特奏薦何炳署理撫篆，正合己意。又接著王蘭私函，便上下鑽通關節。又值福建總督覆奏入京，說馮寶係隨祝登雲一同入營，該撫保薦祝侍讀摺內，或顧念私情，未免稍濫等語。原來這福建總督曾與祝頌三同過僚屬的，此摺一上，倒將伯青的戰功奏實了，旨下前御史所奏，著毋庸議。既該撫因病乞恩回籍調養，著准所請。杭撫卽著何炳署理。該部知道。陳小儒見了，方放下心來，自己又想到在京供職，實無意趣。况有魯道同等一千權勢小人當道，竊弄園柄，亦復羞與爲伍。而今兩個兒子，又進了學，也算交代後人一半首尾。莫若趁此也乞恩歸里，仍然寄居南京，與伯青者香楚卿等人，同領林泉風景，不要被他們獨稱雅士，鄙我是個俗物。想定主見，遂來與方夫人商議。方夫人向來秉性恬淡，深以爲是。沈蘭姑聽說，暗暗歡喜，因離隔父母路遠，常時記念。既小儒辭官回南，又說仍居南京，正好接了父母到南京同住，可以朝夕相聚。况父母并無多女兒，只生了我一人，可知我這裏想著，父母亦遠在揚州，惦记著我呢！小儒次日上了請假回籍修葺祖墓的奏摺，誰知皇恩優渥，數上不允。後見小儒再四苦求，方准了所請，給假一年，再行來京供職。小儒見准了他回籍，甚爲歡喜，遂收拾行囊，帶著家眷人等，預備動身。同寅諸官紛紛餞送，小儒一概辭謝。到了臨行這日，悄悄的出京而去。又吩咐取道兗州，去看漢槎。相巧漢槎接得家書，說江公近來舊疾舉發，不時作喘。漢槎聞得，很爲懸念，想到父母七旬以上之人，如風燭草霜一般，倘有不測，人子未能親侍湯藥，聊盡子職，豈非永抱終天之恨？不如也效伯青，呈請養親。遂稟了山東巡撫，請代奏下情。小儒起程之日，山東巡

撫的奏本正至，亦蒙恩允。所以小儒不知就裏，巡撫一面行文，一面即另委他員去接道篆。漢槎奉到文札，便整頓歸裝，并交代後任等事，已擇定日內登程。忽見小儒到了，大家說起來，不料竟有同志。漢槎使留下小儒結伴同行。一路上兩府眷屬僕從人等，有數十輛車子，倒也熱鬧。行了半月有餘，這日已抵南京。王蘭早由杭州回來幾日了，大家見著，另有一番欣慰之情。江公見兒子辭官回來，倒也歡喜，說他能知足不辱。雖見帶了小憐來家，因事已做過，料難挽回。況且媳婦賢良可容，又是媳婦的意思，閨門私情，父母本不應十分過問。江老夫人見了小憐模樣，行爲色色週到，喜悅非常。江公因小儒也攜眷回省，自然要贖還住宅的，遂先搬過來和祝府合住，俟慢慢的再尋賃房屋。小儒王蘭兩家，仍各回舊宅。衆家女眷，又忙忙碌碌的彼此互相請宴，直鬧了半月方止。小儒等見佈置已定，暇時無非你往我來，吟詩飲酒，或約了同往游玩山水。王氏和二娘商議，住在王府終屬不便，好在同在一城，不難見面，莫如仍搬回桃葉渡居住，由得自己。又糾合小黛之母穆氏同居。偏偏沈蘭姑接了他父母到南京來，正慮沒處安身，若愚夫婦亦不願住在陳府，便也與王氏等人同住。這幾家老年奶奶們，却也脾氣合式，關起門來，說說笑笑，甚是投機。沈若愚依然在南京開個鋪面，他也不肯時去叨擾小儒。蘭姑深知他父親性情孤介，不苟取與，只得由他自便。一日伯青約了小儒者香等人，去上慧珠的墳，見墳前梅花業已成林，現值開放之時，不亞孤山深處。那一圍竹子，亦長得茂密；風過處細細龍吟，月上時依依鶴守。王蘭見了，點首嘆道：「碗秀生前與人不侔，另具一付冰雪心腸，身後遺囑，又如此調排得別開生面，真乃除了他，別人也配不上這樣清雅的坵壠。我愛此中大有仙境，碗秀定然仙去，斷不致入於鬼趣一道。」伯青即將他臨死夢中的所見說知大眾。小儒道：「宜乎如是，怪道他要墓上多栽梅竹呢！者香的揆度竟一絲不錯。」說話間連兒已將祭品擺齊，鋪下拜墊，衆人一一行禮。伯青又不免對墓傷悲，衆人力勸止住，收了各物，又往各處遊玩了一回，方回城去。伯青偶說到小園梅花，新補了數本，亦開得甚好，明兒你們可同到我那裏，聚一天罷！衆人皆稱使得。次日伯青命備了一席，待至午錯，者香等人方至，即在梅

花外一個亭子，上吃酒賞梅。飲至半酣，王蘭道：「我們來來往往，雖是終日都要見面，究竟不甚便當，或有風雨事故，卽難踐約，須得好大家住在一處。」二郎不待說完，卽拍手道：「我久有此意，并且想了個萬全法子在此，說出來你們商量，著可使得？現在我們這幾家雖非多金，却也多是溫飽人家，何妨大家籌出一宗公款，或在城內或在城外，買下一塊地來，砌造幾間房屋，一個園子，多栽花木，以爲隱居之地。我們卽將家小搬至裏面，他們姊妹們也可時常相見，我等終日吟嘯其間，強如今日你家的又費錢，又不得如此便利。就是伯青子騫，他們有父母的，好在亦可以朝夕定省。」小儒道：「楚卿這想頭却好，也合我心意，就這麼著去辦。我與香伯青出三股大分子，楚卿與子騫合出一分，非是小看你兩人，我們到底比你們做得主些。子騫是有父母，不比伯青隨得自家；楚卿又沒甚寬餘，這事原是尋樂的，若一齊都把體己積蓄放下了，也覺無謂。再則伯青子騫他們家眷是不能搬來的，堂上既有父母，娶妻原爲敬奉翁姑，讓自己放心在外作事，又比自己服侍得體貼些。若只顧安閒尋樂，反疎了天倫，那却不可；他們大可同居，難不成定要接了家眷來麼？我們三人是隨便那裏能住的，也樂得如此。子騫倒可以將愛卿挪出來住著，且自內子以及各府太太奶奶們，多巴不得住在一處，他們也有個夥伴。」伯青漢槎聽了，亦欣然允諾。小儒又道：「當日我們原在一起的，後來因各自出任一方，卽覺疎失了好些，而今又聚攏來了，也算人生難得之事。只可惜我輩中少了在田一人，他們女眷中亦少了程小姐與芳君二人，不然竟可齊全了。」二郎笑道：「這也何難之有，我們寫信去告訴在田，他若羨慕我們樂處，他自然也辭了官來的。他如不來，仍戀著仕途富貴，不肯撒手，那是他自居俗物，不以我等隱居風雅爲然。是他自暴自棄，與我等無干。」王蘭笑道：「在田得著信，定然是願意的，我們一千人倒沒有那麼鄙俗不堪的人。只是怕的在田不得從心所欲，他現在聖眷甚隆，你沒聽見小儒說：一年有好幾次恩諭，不比我們去止自便。你們若不信，日後驗著我這句話罷。」二郎道：「在田來不來，尙在未定，我們且別管他，這件事亦不可遲，竟交給我辦罷。你們只湊錢就是了。我前日無意到桃葉渡去，見聶家

舊居旁邊一所破落房子，倒有十數進呢。餘外還有空地，據聞房主急欲出售，而且價目也不大，只要一千多兩銀子，就賣斷了。我明日託聶奶奶便中去問一聲。我看那裏又僻靜，又離我們近，聶奶奶們又住在間壁，柔雲等人倒也合宜。第一是難得這麼大的空地，不知你們意見如何？」伯青道：「這樣更好了，這是大家的事，你做主就是了。」衆人又飲了一回酒，各散。次日二郎親至王氏家，問賣戶消息。王氏道：「他家倒賣了幾年，也沒人過問，不是嫌地方空落，即是說房屋破敗，難得你們買下，改造花園，不過買他這塊地罷。這個價目，他還有什麼不願意？」叫人去請了那賣戶來，賣戶亦是舊家子弟，與二郎當面議定，即寫了契，二郎兌清銀子，收過空屋。便央王氏暫爲照管兩日，俟我們擇日開工，就有人來監工，上宿了。二郎回來尋著伯青、小儒等人，說他已買定，大家商議何時開工。王蘭道：「轉瞬殘年，各家未免都有俗事，不如燈節後開工，我們都清閒了，也可替換照料著。當真擇與楚卿一個人嗎？」衆人稱是。小儒、王蘭、伯青三人，共出了五萬銀子，二郎漢槎合出了一萬，二郎又一時措不出來，好的已有了若下，先行用著，不足的二郎陸續添上。衆人又公議了一張花園圖樣，某處宜屋，某處宜亭，宜山宜水，以及花草樹木，皆評置停妥。又在園左蓋造四五進羣房上房，以便各家內眷居住。又叫了匠人來看過，囑付燈節後即開工砌造。伯青便中寄信於從龍，告訴他起造園亭一節。從龍回信果然欣慕非常，只恨自己不得脫身，逼人入俗，好歹我要尋個機會告病辭官，千祈你們公分中派我一股，不要過後我回來了，你們又噴著我來居現成，不收我是不依的。即不容分說，送了一萬銀子來。二郎正慮自己一項難以措備，又不便和衆人挪借，分明是我要取巧，拿住他們出錢，我做乖人，恰好在田來這一項，正好暗中抵著，也可夠使了。所欠的我再設法補上罷。不覺過了年，所有年內及正月花燈宴會，種種俗情，毋須贅敘。過了燈節，年事已畢，二郎即與衆人擇定開工吉日，叫了匠頭來領了銀子去砌造，要趕在五月內完竣。又請了梅仙五官先搬了過去，監督工匠，幫著二郎料理。金柳二人因新屋內修蓋拆造，住著不便，即借了王氏家屋子前進住下。好在相離咫尺，每日清早起來監督，至日暮收工方回王氏家歇宿。二

郎自有了梅仙五官分勞，可以間日一來，不過支付銀錢，指點著各處如何增減，因預先擬出一張圖樣來，斟酌得十全十美。此時衆匠役只照圖樣上地步方位砌築，不過小爲更換而已，所以不大費事。看看到了四月將盡，房屋園亭，十欠一二，只忙著開池種樹，疊石引泉，又打造各處陳設傢伙，小儒等人亦有時來看視一回。這日忽看到邸抄上廣東洋稅滋事，因程尙由廣東軍務保舉出身，且在彼地日久，熟悉各要害情形，遂調了程公兩廣總督，并整頓洋關稅務諸事，兩江即調雲從龍來補授。從龍自見了小儒等人的信，聞他們起造別墅，同作退隱之地，甚爲欣羨，雖寄了一萬銀子去入他們的雅會，每恨不如他們閒雲野鶴，飄然世外，也曾告退過數次，爭奈聖恩不准，反說他有意規避，不以國事爲念。今因調了兩江，正好和他們親近，喜悅非凡。况程公起程日急，從龍趕著交卸了漕河兩印，即來南京接他丈人的後任。程晚容與小鳳也欣喜不盡，心內亦記憶衆家姊妹。轉眼端陽節過，新屋子的工程已完，梅仙五官照著圖樣收了房屋，又兌清衆匠工價去後，便搬進新屋子來，忙著叫人各處紛飾油漆，擺設桌椅器皿，張挂簾幔等事。又請了小儒等人過來看工，并商議題這些亭臺軒館的匾額對聯，好做成了懸挂上去。還要大家公議某人愛住某處。小儒即於是日請從龍在新園子裏吃酒，以便一同擬題。衆人一早即到園內等候。從龍少停見家人上來回道：「雲大人到了！」衆人忙著出外迎接。未知小儒等請了從龍來，如何題詠園中景致，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七回

題紅刻翠萬卉爭妍

醉月飛觴羣芳雅會

話說雲從龍聞得陳小儒等人請他吃酒，并品題新園各處軒館，也不用執事，只坐轎帶著幾名從人，到了園門，衆人迎接入內。原來這新園子一順兩座大門，東首朝南五間大廳，後面接著幾進住宅，外有羣房數十間，是預備廳上款待賓客，并住各家內眷的。西首即是花園，裏頭也有門戶通著，好分內外。小儒便先請從龍在東邊廳上坐

著茶罷，從龍道：「諸位兄台風雅過人，承蒙不棄，攜帶小弟，已欣感不盡。况有諸位大才題詠，何必又呼喚小弟過來？」王蘭笑道：「既是公同雅好，無須謙遜，誰擬題得貼切，即用誰的。」衆人齊聲稱善，遂邀著從龍出了東首大門，來至西邊花園的門，衆人看是一座水磨雕空山水人物方磚砌就六角大門，上面一方白石橫碣，係留題之處。小儒道：「我們即由此處題起，一路順著進去，方有次第。」便回身請從龍先題，從龍謙遜了一回，衆人執意不行，到底讓從龍題了。從龍一面同衆人走入園門，因說道：「此園雖是我等作退隱之所，若定要說出隱逸字樣，反覺煞然無味；在我意見，花柳當春而發，此中羣芝畢集，莫如題之曰繪芳園，以寓繪寫羣芳之意，諸位再細加斟酌，可不用得？」二郎先拍手叫妙道：「以繪芳二字，總括斯園，頓使花柳增色，連我輩居於其中，都高了位置，未免就是自矜了些；好在他們女眷們，有柔雲愛卿等人，也可當得起這一個芳字了。」說畢，衆人皆大笑稱是。再看時園門內，即是三間過街小屋，旁邊接著十數間小屋，雖然卑狹，倒也起得十分精緻，是看守園子家人們住的。當中一條鵝卵石鋪的馬脊甬道，約有丈許長，兩邊盡栽的鳳尾竹，真乃萬個玲瓏，涼浸衣袂，綠映襟裾，使人夏日坐此，煩溽頓忘；而又識不盡竹外有多少景致，非比別的園子。開門見山，易於覽盡。穿甬道，見一所大大明三暗五的起居花廳，四面軒窗迴廊，衆人入內少坐，門上也有題匾。王蘭道：「此地爲園中第一景，而且迴顧園內，高下盡在望中，可名之曰覽餘閣，取其一覽無餘之意。當中匾額，可直書座有佳十四字，既明我輩往來其間，絕無俗子，且又暗合到這排竹子上去。」衆人皆點頭贊好，道：「此地還要一付楹聯挂上。」王蘭聽說，低頭略一沉吟道：

留客夜談明月上，

拋書人倦午晴初。

小儒讚不絕口，忙叫人取過紙筆來寫上。又起身同著大衆，出了迴廊，見一灣流水，紆迴盤曲，向東而去；下首盡是高低怪石，堆了一座矮山，上面用土掩平，栽了百十本梅花，頂上也有一所亭子，山那邊景致，却全被此山遮隔。小儒道：「我們先向東邊走去，隨後再繞到西邊來。」遂順著水邊走了數十步，見一座白石小橋，橋下左右，栽的紅

白蓮花，過了橋一座石亭，純用石梁石柱石欄石牖，裏面的桌几皆是大理石鑲嵌的；這座亭子，却隨著山子石高低凸凹砌就，亭前種著幾株金絲垂柳，旁邊一個假山，石洞那邊，另有所在，亭子上與山洞口，皆有題處。衆人進了亭子，即請伯青留題，伯青也不謙讓，想了想道：「此間全用石工，亭外池沿又有荷花，本爲避暑之計，我意即用延義二字，以名此亭，未知你們之意若何？」衆人未及答言，二郎道：「此處雖在東首，却迎著西北，這曦字似覺不合。」伯青微笑道：「古人云北窗一枕，羲皇以上之人所居，故名曰延義亭，取其此亭涼爽忘暑，可以延接羲皇以上之人。我用的羲皇之義，楚卿誤爲朝曦之曦，所以覺得不妥當了。」二郎聽了，方知自己誤解，把臉臊得飛紅，笑道：「不用說罷，好得很就是了，你爽性把聯句題了，這山洞口也要費心的。」伯青笑著道：「這亭子上對句我已有了。」

無端邱壑隨心造，別有天地非人間。

那山洞口即用另有洞天四字。衆人都讚好，出了亭子，即由山洞穿過，忽然開朗，迎面一塊空地，約有半畝田許，全是紅短欄干圍著，透過紅欄，是五間正屋，屋旁兩邊五間，共計十五間，砌成抄手形式，欄內皆是芍藥，雖已開過，尙有敗葉離披；當芍藥盛開之時，在這三處吃酒賞花，皆係正面對著，怕的人多坐在中間的，看得真切，旁邊的豈不將花放在背後，這一來縱有十桌八桌的人，無不對花而坐。衆人都道：「這所屋子造的倒有點意思。」衆人走入當中，五間屋內坐了，早有家人們送上茶來，大家潤口。王蘭道：「此屋砌得有趣，必須題的也要峭勁才好，仍請在田題罷。」從龍道：「若要峭勁，却非你不可，者香不用謙遜了。」王蘭笑著點點頭兒道：「可取名留春館，言其芍藥開時，春光將暮，人必三面對花而坐，共留此春色，不忍遽去之意。」對聯是：

花畦低護闌干曲，鳥語催殘芍藥春。

題罷大衆起身，由留春館迴廊上一個角門走出，見四面短垣，一方院落，院中兩株梧桐。衆人進來，見屋宇寬大，全用十錦窗牖，隔的曲曲折折，如萬卷書菱角扇面等式；上下各色彩錦裱糊，那窗牖上是五色玻璃，使人目眩神

迷那邊又有院落，盡栽芭蕉，兩處看來，皆是屋子，正面如兩所屋宇，後身倚著後身一般。二郎道：「這是我意思。連名子我都想下了，不如就叫做兩翻軒，言其這邊那邊皆是正屋，如一個屋子翻作兩個屋子似的，你們不見那牆角下有灣流水，直通到園外，秦淮河裏引進來的活水，就是前面那些池沼，水道皆由此間通過去的。」從龍連連稱讚道：「楚卿用兩翻二字，以題此處，倒也新樣，可謂俗不傷雅，就用此名，不必改了！你想的好題的也好，爽性連對句都題了罷！」二郎道：「果然使得，我也謫一副聯對試試！」思索了半會，笑道：「有是有了，只恐用不得，說出來你們改正罷！」伯青笑道：「你說罷，不用累贅了，只別將義字認錯，都是好的。」說得衆人大笑起來。二郎笑瞧了伯青一眼道：「你別要這麼使促狹，說這些尖刻話，從今你就保得住一輩子不說錯話，我纔服你呢。」遂念他做的對句道：

兩面屋隨流水轉，
一叢人似隔花行。

又說：「纔進來的那角門上，亦可用曲徑二字，我多謫成了，用得用不得，我却不問了。」衆人多說好極，小儒也叫寫上了，又見這屋子，無門可通別處，正在尋覓，五官起身道：「你們隨我向這裏來。」便從屋裏曲曲灣灣的走至盡頭，見一帶板壁，五官用手摸著消息，使力一推，只聽喀喳一聲，板壁分開，現出一座門來，那邊盡是架花棚子，兩旁搭著，當中是一條羊腸小道，迎面一條寬河，河上搭著竹橋，河內並有船隻。五官領著衆人過了橋，是六七間曲尺式的屋子，却蓋在河中，四面皆水，河邊栽的榆柳桑槐等木，大有鄉村風味。衆人入內，見其中陳設器皿，盡係樸實物件，便齊聲稱贊有趣。從龍道：「前面兩翻軒，備極華美，如入琉璃世界，此地忽作古樸，使人頓起林泉之想，真各盡其妙，應該子騫留題了。」漢槎道：「我於題景詠事上，不大講究，還是你們代題爲是。」王蘭道：「你無須推委，楚卿尙能題詠，不成你還不如他麼？」漢槎無奈，也俯首沉吟了半晌，方道：「我想此地既造作鄉村，河亭風景，又在這繁華錦繡之中，可名曰半村亭，取其半村半郭之意，這屬裏對句，我也擬了一副，還得你們斟酌。」因念道：

溪水當門，問此處源通何地？

桑榆遶屋，愛其間人正歸田。

衆人聽了，痛讚不止。王蘭笑道：「你的題句直要壓倒我們，你反謙遜不能，莫非懷才自負麼？」漢槎笑道：「不過偶爾得此，到底不算什麼。」衆人又見對岸盡是崎嶇石路，或高或低，或寬或窄，不甚好行，不如坐了船去，順著這河邊觀看岸上景致，倒省力些。於是喚了水手們來，伏伺衆人上船，順水撐去。未及數十步，見山石背後露出一座樓臺來，衆人分付泊船上岸。原來這樓傍著山石起造的那山石盤迴紆曲，堆接到樓口，從底下至上面，皆栽的牡丹，竟有千餘株，又夾著一層一層的繡球花樹。人在樓上，凭闌一望，是一座花城相似。衆人齊說說好。從龍道：「小癩和五官今日也不可退後，你們可合題此處。」五官見衆人題詠，自己早已技癢，又不好越衆逞能。既然從龍叫他題，也不推辭，便欣然應諾，想了想道：「此處牡丹既多，逢春開放，真乃紅紫奪豔，占盡人間富麗，可取名奪豔樓。對句小癩題上罷！」梅仙亦笑了笑道：「我也未免東施效顰。」遂說道：

倚石花繁真富貴，

登樓人至亦神仙。

這樓下的一方橫匾，可用香城綺園四字。衆人亦稱賞不已。下了樓，復又上船，隨著那流水，轉了兩個灣，那岸上無非垂柳馬纓，丹楓碧棟等樹，難以備說。船至盡頭，衆人登岸，見一帶粉牆，兩扇朱扉，裏面隱隱無數房屋。大衆進了院門，是十數間小屋，或斷或連，或有門相通，或迴廊相接，院內白石砌就花台，依著屋子大小妝點，花台上傍牆或栽桃李，或種西府梨杏等花；下面配著蘭蕙諸品花草，屋內粉壁上砌成各樣方圓長短格式，以備安置盆景瓶几諸物。王蘭道：「此間春夏秋三令皆宜，可名紅香院何如呢？」從龍道：「以紅香二字，包羅甚廣，妙絕妙絕！再看這紅香院，處處倚梁榜柱，接著砌造的，可以不用懸掛對聯。」衆人也就不題了。出了院門，是一條曲徑，迎面一座圓門，形如滿月，門內大大院落，攢三聚五，栽著桂樹，那空罅處，補著人許高的玲瓏透漏風石。衆人進了圓門，見這一所房屋，也砌就圓式，屋內凡有門戶，皆是圓門圓戶，時已近午，家人們早擺上飯來，大衆亦覺得乏了，便挨次入座。

伯青道：「此處全用圓式，栽的一色桂樹，分明是造作月宮之形。況這屋後又靠著奪豔樓的山石，可名曰叢桂山莊。」衆人都道甚好。少停飯畢，大家淨面漱口，仍由紅門出來，見兩條石路，一條路向叢桂山莊屋後繞過，那邊也有一羣房屋，小儒問是何處？梅仙道：「那裏是後園門，出去即秦淮河邊，這幾十間屋子，派看守園子的人住的，倒也砌得寬大曲折，我們可到那邊暗暗去。」小儒道：「既是下屋，可不用暗了，也代他們起個名字，好叫喚，因傍著後河，即叫枕河居罷！明日亦做方匾挂上。」梅仙答應了，大衆便由著這邊一條石路走來，見有山阻路，上面盡是梅花，山上有亭，山下亦有重簷深戶的十餘間房子，方知即是頭裏進園見的那西首梅嶺了。衆人到了屋內坐下，從龍道：「此間可該小儒兄題了。」小儒猶自謙遜，王蘭道：「一個園子，多走遍了，你尙未曾題詠一處，不是我們欺了你，即是你太偷懶了。」說得大衆笑了起來。小儒微想了想道：「此地可取名紺雪齋，暗用嶺紅雪之意，不知可使得？」從龍等皆同聲稱好，用意既新，兼又貼切嶺上梅花，不比泛用平地上的話。小儒又念著聯句道：

月明影比騷人瘦，
風過庭空鶴夢醒。

說著，忽見山那邊飛起兩隻白鶴來。小儒笑道：「這山上的亭子，就叫來鶴亭罷！這山即叫棲鶴嶺。」衆人讚好，便一齊爬過嶺來，找尋舊路，仍至覽餘閣內少歇片刻。小儒邀著從龍等人，出了園門，復回廳上。小儒道：「這廳上的堂名，也請在匾題上罷！」從龍道：「可名綠野堂，使得麼？」小儒點了點頭，即將園內各處題的軒館名字，另行謄清，又命人量了各處匾對尺寸，請王蘭便中寫好，讓人拿出去做字，叫匠人趕著辦，進宅就全要懸挂的。家人們答應，自行料理去了。早已掌燈時候，廳上擺齊酒席。衆人推從龍首坐，其餘分次序相陪，吃了一巡酒。大衆擇定六月初一日入宅。又問漢槎可能將愛卿搬來同住？漢槎不答，衆人知道是小憐不能過來，也就不問了。又議定伯青住紅香院，漢槎住兩翻軒，梅仙住半村亭，五官住叢桂山莊，他們除了在自己府第內到園裏來，即住此數處。小儒派了雙福連兒三桂兒等，管理園子，督率著衆家人收拾打掃，所有各處四季用的簾幔幃幙，皆交與雙福等隨時

更換；各處的器皿陳設，亦派定某人管理某處，以防遺失，好好有著落。又雇下一家扎花兒匠，搬至園中羣屋裏住着，預備修扎各處花草盆景。一一分派已定，衆人又傳觥飛盞的痛飲一番。時已二更，席終散坐，從龍也擇定了一處住宅，若婉容小鳳高興，到園內來住幾時，也有個居止。伯青道：「六月初一，我們須要大樂一天，一則進宅，二則賀園子落成，就是內子舍妹兩人，雖不能來住，那日亦要來的。」衆人點首稱是。從龍便起辭回衙，小儒等人，也要各歸私第，仍留梅仙五官在園居住。前頭兩個家人，拿一對羊角手燈，照著衆人出來，外面各府的轎馬，業已伺候，梅仙五官俟衆人上了轎，方回身進來。分付關好兩邊門戶，吹滅廳上燈火，因勞碌了一日，也早去歇息。次日梅仙叫了匠人來，打造園內匾對，五官又去催著王蘭寫了堂名對句。隔了數日，匾對已齊，簾幔等物，亦添補全了。梅仙押著人各處懸挂。時已五月將盡，紅香院與半村亭兩處，萱草榴花，俱開得十分茂盛。延義亭前池內荷花也開了好些。先兩日各家的粗細物件，陸續搬至，伯青漢槎也發了一副陳設床帳過來。梅仙五官幫著各府來的家人們，四處安放停妥。到了六月初一日黎明，梅仙五官穿了衣冠，衆家人亦是新衣花帽，結束起來。新宅正門大開，一路至廳上，皆張燈結綵；後進裏與西邊園內，亦復如是。王蘭又定了二班名戲來伺候。少頃日色初上，各府內眷盡至，女席在留春館款待，即在芍藥欄外搭了戲臺。五官又安排下數萬鞭砲，在兩邊門外，搭起竹架等，大衆一至，即命人點着那爆竹，劈拍之聲，遠近數里皆聞。小儒等人亦公服乘輿而至，梅仙五官忙出迎接，到了廳上，彼此見禮道喜，衆家人上前叩賀。茶罷早聞喝道之聲，知從龍已至，小儒等人皆起身出接。從龍下轎，同到廳上，禮畢入座。這新宅門首，烏壓壓的車轎人馬，擠滿街道，連行人都透越他處往來。家人們伺候早點吃畢，衆人即寬去外褂。早見領班的拿著戲目，領著一個十四五歲穿紅衫的小旦上廳請安，呈上戲目。原來這戲臺就搭在綠野堂前，對應設了戲房，院內用木板鋪平，上設猩紅氈毯，簷口盡用五色錦棚遮滿。從龍等人，又謙遜了一回，到底讓從龍先點了一齣，卸甲封王；然後小儒伯青二郎漢槎各點了一齣，無非滿床笏雙官誥等，吉利戲文。少停擺上席面，衆人入座，即開

鑼唱戲。且說園子裏方夫人爲首，與衆位夫人見了禮，恰好婉容小鳳亦坐轎來了，大衆接進園內，把一座留春館都站滿了，真乃珠圍翠繞，綠舞紅飛。衆丫頭僕婦也忙著上來送茶設座，方夫人讓過茶，又邀著衆人，由留春館後面一條夾道內耳門走過，卽是東邊住宅，各處看了一回，仍到園中見席已擺齊，衆夫人序齒歸座。家人們拿上戲目來，在簾子外遞於使婢，然後方呈送衆位夫人前，衆人亦遜讓了一會，點下戲來，仍由使婢傳給簾外家人，那家人拿著戲目，送到班房內，頃刻開鑼出臺。這兩邊的鼓樂喧天，笙簧盈耳，引得左右隣舍及過往行人，無不探頭探腦，在園外窺望，齊聲讚好。男廳上從龍等人拉了梅仙五官與沈若愚等同坐，女廳上方夫人也去接了梅仙家巴氏母女與伍氏、穆氏、王氏、宋二娘等過來，另備一席在下首五間屋內款待。唱了兩齣戲，暫停歇午。外面從龍等散坐盤桓，這邊園內衆位夫人也到各處遊玩，好在今日一個男客都不過園子裏來。不說各府男女宴會熱鬧，誰知這風聲傳揚出去，早哄動合城文武鄉宦，多因雲從龍、陳小儒是先後新舊任的本省制台，又因江祝王三府亦是城中赫赫有名的當道紳士，誰人不想來拉扯親近，忙著人去訪信，不一會多回來道：「雲大人們新造了一所園子，今兒遷移過去，小的們看他那邊請酒唱戲，不比往日尋常宴會，想必還有別的事呢。」於是大衆商議，也有送戲的，也有送酒席的，也有合送禮物的，多算件喜慶大事，吵起嚷來。從龍等人正在廳上閒話，見家人們重又擺換席面，預備接唱戲文。小儒道：「今兒都是者香鬧著要唱戲的，鑼鼓喧闐吵的人心多慌了，今日又不便唱清雅戲文，是以尤甚，反不如我們平時吃酒行令的舒適。」正說話間，忽見家人忽忽上廳回道：「外面各位大人老爺家俱送禮來，說我們今日有喜慶事，據聞停刻還要過來道喜呢！小的們再三剖說，來的人多不相信。」說著將各禮單呈上。從龍小儒皆拍掌大笑道：「這是那裏說起，我們不過鬧頑意兒，他們怎麼當作喜慶事送起禮來，可不是笑話麼？者香來聽聽，多因你要唱戲，唱出故事來了，這却怎麼著？」王蘭大笑道：「好好！這些人很爲知趣，也曉得來湊個熱鬧來，他們既送了來，我們就老實收下，拿他們送的戲酒，改日請他們來此吃酒看戲，爽性鬧他個江翻。」

海沸，不枉我們砌造這園子一場。再則，也叫他們瞻仰瞻仰我們園內的景致。」從龍、小儒等人，亦只得依著王蘭的說話，將禮單細看，分別交情厚薄，該收該退的，一一發付已畢。果然本城由藩司以次及大小鄉宦，俱陸續親來道喜，衆人又穿了公服迎送，直鬧到下晝時分方止。接著擺上晚酒，點齊燈燭，場上又開鑼演戲，衆人皆倦乏了，勉強完了戲，放了賞，從龍、伯青、漢槎三人，卽作辭回去，小儒等送過他們，也各自去歇息。倒是園內女眷們甚樂，又沒有外客，用過午宴，盡把外罩大妝卸去，全數家常打扮，隨意散坐聽戲。旁晚卽完了戲，命各家僕婦放了賞，方擺上晚酒來，衆夫人挨次入座。酒過數巡，方夫人道：「我們今日也要行個令纔好，不然此時戲又完了，這啞酒也覺得無趣。」衆人未及答言，洛珠先迎聲說好。衆夫人見他們兩人高興，都笑說遵令。方夫人回頭叫使婢取了一付行令酒籌過來，是兩個方圓竹筒。方夫人道：「這圓筒內是花名，方筒內古人名，此令須先拇戰，誰輸了誰吃一盃，卽先掣花名，後掣古人名，用一句古詩縮合酒底，隨意席上生風，或是五言七言古詩詞賦，及俗語等，俱不拘，亦要與上句聯絡有情，說過了再擲骰子，照點由上下家順逆數去，卽以此兩家對戰，我做令官，誰說不來，罰酒三盃，另找同席代說，代者不佳，仍罰找者，與代者無干。」衆人聽了，都說：「有理，這個令倒是雅俗共賞，就從你先起罷。」方夫人又道：「我們十人可行此令，那邊聶奶奶他們單擲拳就是了，不然說不上來，只管找人代，也無意思。」於是方夫人、程婉容、洪靜儀、江素馨、祝瓊珍、林小黛、沈蘭姑、聶洛珠、蔣小鳳、趙小憐十位，拊攤了一席，挨次坐下。那邊巴氏母女等六人一席，一聞此言，早呼五喝六的擲起拳來。方夫人先喝了一盃令官酒，在骰盆內擲了個五點，數去應與瓊珍作一對子拇戰了。一會瓊珍輸了，卽飲了一盃酒，伸手在筒內掣出海棠的花名，紅線的古人名，便笑道：「偏生我與詩詞上不大熟習，怕的說不上。」方夫人道：「不用謙讓了，你若說不上，我們更要說不上呢！」瓊珍俯首略想了想道：

高燒銀燭照紅妝。

說畢道：「不知暗用關合，可使得麼？」衆夫人齊讚道：「好得很，原要暗用關合，若明點出來，那裏找去呢？快說酒底罷！」瓊珍卽在席上拈起一片梨來道：

何以要高燒銀燭照紅妝，只爲梨花淡若溶溶月。

衆夫人道：「這一句聯合得毫無痕跡。」瓊珍便將骰盆拉到自己面前，擲了個四點，順逆數去，上家是婉容，下家是洛珠，兩人遂對擲起拳來，却是婉容輸了，吃過酒，掣出花名是米囊，古人名是杜牧之，便道：

煙花三月下揚州。

說畢在席上取了一個橘子道：

何事煙花三月下揚州，爲愛雙柑斗酒去聽黃鸝。

衆人齊稱妙。婉容擲了個三點，上家小憐，下家素馨，兩人對戰，是素馨輸了拳，吃過門面盃，伸手掣出兩支籌來，一支杜鵑花，一支孟宗的古人名。素馨笑了笑，道：「這掣的倒有趣，我却想了一句天然巧合的詩句來。」說道：

子規半夜猶啼血。

衆夫人齊拍桌叫好道：「果然這一句天然巧合，前兩句皆不及梨雲這句自然。」素馨又拈了一個梅子道：

不見子規半夜猶啼血，正是熟梅天氣半晴陰。

說罷，擲得四點，數去上家方夫人，下家沈蘭姑，却是方夫人輸了拳，飲過酒，花名掣的是鼓子花，古人名掣的是孫行者。衆人見了，大笑道：「怎麼這古人名內闢出個孫猴子來了？」洛珠笑道：「他們一家人也怕起勝負來，偏是沈姐姐又勝了，弄得大太太又要罰酒，又要行令，又怕人笑他，可不是急得猴頭猴腦的麼？」說得衆人狂笑不止。方夫人也笑道：「好好，你這小猴頭都打趣起我來了，待終了席，我再和你算帳。」瓊珍笑道：「不要你也說猴頭，我也說猴頭，把自己的猴子令都鬧糊了。」方夫人笑著說道：

衆仙同日詠霓裳。

又在席間拈起一片蜜桃道：

何以他與衆仙同日詠霓裳，那小猴頭却爲的綏山一桃。

衆夫人笑讚道：「實在虧他謔斷了腸子。」方夫人也擲下了三點，上家是小鳳，下家是靜儀；兩人隔座擲拳，那手膀上錫子搖得叮叮噹噹響個不止；戰了半日，始分勝負；是小鳳輸了，舉起杯來一口吸盡，伸手掣出花名牡丹，古人名米芾想了想道：

天子呼來不上船。

說畢，在席上四處望了半晌，卽一手抓住小憐的袖子，笑著高聲說道：「酒底就用他罷！」道：

何事天子呼來不上船，多因欲向君王覓愛卿。

引得衆夫人鬨然大笑，齊說雖然促狹，却說得有趣，而且卽景生情。小憐紅了臉，打了小鳳一下，摔脫袖子道：「你也學那些輕嘴薄舌的人，取笑於我，原叫你席上生風，那裏叫你取笑人的。」說著滿斟了一杯，要小鳳吃，還要重說。小鳳笑道：「你坐席上，就是席上的風景，我又沒有說到席外去，誰叫你名字叫愛卿的。而且這句詩也是古人造下的，並非我杜撰來嘲笑你；我的名字若合得上，你只管說，我絕不怪你。這杯酒我吃倒不妨，若說是罰我，却有些不服，你請同席的人評一評看。」方夫人接口道：「我有個調停在此，你們且不必爭論，在我看這杯酒該瑤君妹妹吃，也不是罰他，因他家獨覓得愛卿，算一杯賀酒罷！」瓊珍笑道：「有理有理，我就吃一杯替你們解和。」說著舉杯一飲而盡，小鳳小憐皆笑說多謝。小鳳又擲了四點，上家數去是小黛，下家數去是婉容；兩人對擲了一回，小黛負了，吃過酒，用兩手在兩個筒內一齊掣出，看時花名夾竹桃，古人名文與可。小黛笑道：「若掣出別的花名來，却難與文與可聯，這夾竹桃三字，倒是天造地設。」卽說道：

不可一日無此君。

衆夫人道：「真正是現成的聯絡，便宜他的多了。」小黛又在席上夾起一方紅燒肉來道：

既然不可一日無此君，何又云寧可居無竹，不可食無肉？

說畢，也擲了個四點，上家是靜儀，下家是小鳳，兩人復又隔座拇戰了一陣，此回却是小鳳勝了。靜儀飲了酒，伸手掣出芍藥花名，漢武帝古人名，低頭思索了半刻道：

錦帳佳人夢裏知。

又於盤內夾起一塊雞肉來道：

正欣錦帳佳人夢裏知，恨喚醒那雞聲茅店月。

說完擲下個六點，上下家數去，多該洛珠；衆夫人笑道：「這却怎麼呢？難道叫柔雲左手與右手對角勝負麼？」洛珠也笑道：「罷罷！我也不喜搵拳，大呼小叫的沒意思，不如算我輸了拳，吃酒掣籌何如？」衆人都點首應允，洛珠笑吟吟的在筒內掣出杏花的花名，司馬相如的古人名，卽說道：

數枝豔拂文君酒。

又用牙筯指著盤中的鱸魚道：

因愛數枝豔拂文君酒，不獨琴許魚龍月下聽。

說畢，端過骰盆，擲了個兩點，上家該蘭姑，下家又該小鳳。誰知小鳳又勝了蘭姑的拳，蘭姑飲了一杯酒，掣出曼陀花的花名，大舜的古人名，想了想道：

煮葵燒筍餉春耕。

又於碗內夾起一片筍來道：

因欲煮葵燒筍餉春耕，故而一心呪筍莫成竹。

卽伸手擲了個四點，上家是素馨，下家是小憐。小憐輸了拳，吃過酒，伸手在兩筒內各抽出一支，一是楊花的花名，一是綠珠的古人名。小憐蹙眉道：「偏我掣出這衰敗的花名，與古人名來，我還要死呢！」洛珠道：「罷啣！你那裏有這些話說，這不過是個頑意兒，那能應驗到人身上去，可不是傻話麼？快說罷，你若說不出，我代了你。」小憐笑了笑道：

落花猶似墜樓人。

卽在果碟內拈起一個蜜漬杏子道：

這邊恨落花猶似墜樓人，那邊喜紅杏枝頭春意鬧。

衆夫人聽了，稱讚道：「末了這一句，結得興會，卽不覺衰敗了。」時已三更半天，各處燈燭已換了幾遍，方夫人道：「我們也好散了，勞碌了一天，身子想多覺得乏了，明日再聚罷！」瓊珍小憐素馨婉容小鳳等五人，亦要回去，便大家進了點飲食，漱盥已畢，瓊珍等卽起身作辭，方夫人領著衆夫人，直送出園中，覽餘閣前，看著瓊珍等在甬道上上了轎，又珍重數聲，方回身入內，復由耳門來至正宅，各回住屋歇息。巴氏母女等人，也各回家去。園中有人們收拾燈火，關鎖門戶，各處上宿等事。過了一日，小儒請了從龍過來，復衆人的席，自然仍是戲酒。從此伯青漢樣或在園中小住幾時，或回家去，行止聽其自便。惟有從龍公餘之暇，卽來園中尋衆人宴會取樂，皆是早至暮回。裏面衆夫人，亦有時接了瓊珍洛珠素馨婉容小鳳等五人，來耽擱幾日，真乃無趣不搜，無樂不備。凡到園中，四時花放之際，皆擺酒聚宴。甘誓聞得他們如此尋樂，小儒又將繪芳園的圖樣寄得他看，甘誓見了，著實羨慕，亦攜裝到南京來。小儒卽將紺雪齋打掃出來，讓甘老居住。梅仙也與他丈母巴太太商議，將巴氏接進園內，在東宅裏綠野堂後收拾了一處三間偏宅住下。這巴氏也粗知文墨，日隨著方夫人等學習吟詠，不上一月，倒也能做兩句詩。

了；巴氏的母親，亦不時過來陪伴女兒；梅仙即搬到半村亭去。一日小儒等人正在留春館大家品茗清談，又請甘誓暇時作一篇繪芳園記述，好勒石以誌我輩一時聚會之盛，甘誓答應了。說話間忽見雙福進來回小儒的話道：「二太太來了。」小儒知弟婦已至，忙叫雙福去稟報太太，出外迎接。未知玉梅來此何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八回

爲月老伶鬢相匹配

述風流鶯燕互喧囂

話說韓玉梅自于歸陳仁壽，夫婦大爲敬愛；後因仁壽入京供職，將他寄居雲從龍處。玉梅倒也喜歡，可常與小鳳相聚。如今小鳳見他出嫁陳氏，自然不比以前看待。又時同婉容閒話，說及玉梅幼年賣到我家，纔八九歲，行止舉動，即與衆不同；不怕太太笑，那時我尙未脫籍，往來人客，多愛他嫵媚，與他說笑，或有笑謔太過，他即拒絕不理，可見他日後有這一段好處。若以今時而論，他雖自幼伏侍我數年，我反不如他的福分，真乃人生不可逆料。自是小鳳改口稱呼他妹妹，那玉梅却不改初心，雖說小鳳待他如此，他仍謹慎侍奉，似當日一般，從未稱過小鳳一聲姐姐，還以奶奶稱之。甚至小鳳著急，立盟發誓的叫他改口，玉梅笑而不答。背後每說爲人不可忘本，若富貴時忘了貧賤的情境，還算個人嗎？况當日奶奶待我恩同父母，雖蒙雲大人認作義女，又蒙陳大人不以卑賤見棄，倘彼時奶奶不放我出去，我又怎麼呢？我今日的好處，皆係奶奶所賜，我豈敢放肆，以姊妹相稱，是斷斷不能行的。小鳳聞說，也只得隨他去了，惟有各盡其道而已。過了些時，仁壽恩放江蘇學政，便道袁浦來看玉梅，因學政係欽差之官，不便攜帶家眷，仍寄居於在田衙內。仁壽即按臨各府考試去了。一日考至常州府屬，有昭陽新進文生名韓光奎者，偶詢其家世，及先代名氏，却是玉梅共高祖的同堂兄弟。仁壽大喜，即將韓光奎召入私衙，敘說親誼。韓光奎亦知有個族中妹子，自幼賣與人家作婢，後來絕無音耗，未卜存歿。今日聽得仁壽說出原由，又見本省學台是他妹丈，好生喜悅，忙回家稟知父母，要去見見妹子。况韓光奎本是素豐之家，即雇了一號大船，帶了許多禮物，同了

父母來至清江，先去謁見從龍，細說來意，然後見了玉梅抱頭大哭，即來商之從龍，欲接他回去居住，俟妹丈學差任滿，再作計較。恰好從龍正奉到恩命，調補兩江，況且又是玉梅的本家叔姪兄弟，仁壽又認過了親，到他娘家住著，倒也合宜。只有小鳳與他不忍分離，亦因玉梅既認出了娘家，理當回去一行，硬著心腸，讓他去了。玉梅回到昭陽，韓氏親族多知道了，又見他是本省學政的夫人，都爭來趨奉。這家請酒，那家請宴，忙個不了。過了半載，韓光奎忽想起前任制台是妹子的大伯，現致任住在南京，何不去認認親戚，來往也增光鄉里。便來與玉梅商議，玉梅亦想去見大伯大姆，與小鳳等人正合心意。遂與光奎來至南京，泊了船，先著人上岸打聽，知小儒現在移居桃葉渡口新宅子內，即坐轎進城，到綠野堂前下了轎。方夫人早同衆位夫人接了出來，進內見禮入座。適值祝江雲三府的夫人們也在此地，各道別後情形。方夫人便問還是住幾時，仍回昭陽？還是就住在這裏？玉梅笑道：「你們這裏熱鬧得很，我原是來趕熱鬧的，我的箱籠物件都帶來了，還回去做甚麼呢？」小鳳拍手道：「你就是要回去，我也要留下你來住著。」方夫人即命人去打掃房屋。原來這宅子共有七進房子，第一進方夫人住了，二進是靜儀，三進是小黛，每進皆有羣屋套房，讓丫頭婦女們居住。其餘四進，以備瓊珍等人來住；即將第四進收拾了，安置玉梅帶來的物件。外面小儒早請了韓光奎過來相見，又擺酒唱戲，在園子裏款待了幾日。光奎見玉梅不愿回去，只得告辭，小儒亦轉贈了許多厚禮。這日伯青與小儒閒話，說到五官年紀大了，也該定門親事，方是正理。梅仙在旁，插嘴道：「老五的親事倒不容易說呢！我背後也曾問過，他說男女配合，原係天定，然亦不可胡亂了事，必當擇一可以配得自己的，且要性格溫和，舉止大雅，有這兩件，就是模樣兒欠缺些，也不妨的。如果人存了這個念頭，縱然命中註定妻子是東施，嫫母，也可以人力挽回天意。若草草作成，不問妍媸，我情愿一世無妻，倒落得散誕逍遙，無牽無挂。你們聽聽看，代他說親事，定然是磨牙的。」小儒點首道：「却也難怪他，五官並非尋常流品，自然不肯草率。這一來，倒要我們見過的女兒，方可與他說親。」沉吟了半會，忽笑向伯青道：「有了，你家錦箏那丫頭，我看相貌既

好，性情諒也沒有批評的，何妨說給五官，倒是一件美事。」伯青笑道：「果然錦箏可以配得他，這却不難，但是須要問明白了他方好。」小耀明兒問一問他，看他意思如何。」梅仙答應了，一時吃過晚飯，各自回房。梅仙來至叢桂山莊，五官正在燈下看書，見梅仙進來，忙起身讓坐，叫小童送上茶來。梅仙道：「天氣漸漸涼了，你也該叫人將外間這一帶窗戶糊上布去，不然晚間多坐一會，怕的風吹了身子。」五官道：「我昨日已吩咐過他們了。」兩人談說了半晌，梅仙即引到日間小儒伯青說的親事來，五官臉一紅道：「這件事待過幾年再議不遲。」梅仙笑道：「無論遲早，究竟伯青家的錦箏說了給你，你可愿意不愿意？」五官道：「你又馱氣了，就是願意，我此時不辦這件事，說也無益。」梅仙聽他口氣是願意的，即不朝下問，又說了幾句別的話，便道：「我也去了，你早點睡罷！」說著，起身走出，五官送到院外，方回。次早梅仙將五官的話告訴了小儒，小儒即約了伯青，當面去問五官行止。五官起先仍是推托，後來被小儒伯青逼著問他個實在，五官亦見過錦箏數面，雖說是個丫頭，倒頗有兩分姿色，強如娶那些小戶人家女兒，見人羞手縮脚的，反不大雅，便應允了。伯青見五官已允，午後即回至府第，與素馨商量，素馨亦以爲然。小儒便將第七進收拾做了新房，又將梅仙夫婦，挪到後面與他對房居住，所有置辦各物，均是梅仙代五官經理。素馨因錦箏向來服事勤謹，他今日出嫁，把體己賠了數百金，轉眼到了吉日，錦箏即由祝府這邊嫁了過去，用一頂四人綵輿，兩對宮燈，一班鼓樂，到了新宅內，便在綠野堂上參拜天地，又請衆位夫人出來受拜。五官早定下一班小戲，備了幾席酒，請小儒等人。雲從龍聞得五官娶親，是日也送了一分禮，并親自過來作賀。廳上各處，多張掛燈彩，外面雙福等衆家人，亦有酒席，內外猜拳行令，飲至更深，席終戲止，將五官送入洞房，成就百年好事。伯青漢槎因天色不早，即住在園內，惟有從龍一人回衙。婉容、小鳳等人，也被方夫人留下。次日清早，五官夫婦起身，素馨又派了兩名小丫頭過來伏伺，錦箏開臉上頭，重新出堂叩拜小儒等人，與衆位夫人，衆人亦各有所贈。由是上下人等，皆以柳奶奶呼之。五官與錦箏倒也是一對郎才女貌，恩愛非常。此時已是七月中旬，天氣園內早

桂正開，方夫人請了婉容、小鳳來賞桂，因五官不住叢桂山莊，那裏空著，正好擺酒，便命貼身的大丫頭紅雯帶著一班粗使僕婦們去打掃。紅雯即約了靜儀房裏的春梅、洛珠房裏的玉鸞、小黛家的素月，與伏伺蘭姑的媚奴及秋霞四兒一千人同去頑耍。這班丫頭們，無人不喜到園子裏逛去，便借著去收拾，成羣結隊，嘻嘻笑笑，到園裏來。紅雯叫僕婦們抬桌抹椅，安設几座，指點了一陣，由他們慢慢去打掃，即走了出來。見秋霞與四兒站在那邊畸角上，噉噉喳喳的不知說些甚麼，其餘衆丫頭，或指桂花穿作花箍的，或三兩個在草地上掬蟋蟀的。紅雯也走近來同他們頑笑，對著四兒道：「話該也談夠了，顯見你同秋姐姐是舊相識，攔在面子上比別人親密些，也來理理我們。」四兒道：「你不懂我們說的是我們心事，你是不曉得的。」紅雯笑道：「罷喏！俗語說得好，好話不瞞人，瞞人不好話。你們的心事我也猜著兩分了，多分四兒妹妹見錦姐姐現在有了好處，自己也想打點主意，請教秋姐姐代你酌量，是不是呢？」四兒聽得紅雯嘲笑他，不禁紅了臉，正欲回答，秋霞冷笑了聲，接口道：「紅雯妹妹說的話實在奇得很，何以見得我們議論這些混話？又怎麼見四兒妹妹就是請教我這件事呢？哦！我知道了，大凡人自己心裏想到那裏，即猜疑人家也想到那裏，這是一定的道理。你若來問我，我倒有個方法教給你；四兒問我，却沒的教給他。」春梅、玉鸞他兩人正蹲在右背後捉蟋蟀，聽見秋霞的話，一齊站起來，拍手笑道：「秋姐姐的話真正說到人家心窩裏去了，紅雯姐姐今兒可輸了，沒有答的話了。」媚奴立在一旁，啞嘴道：「秋姐姐不開口便罷，開口的話多是應板應腔的，怎生連人家的心病，都能識得？若做了醫生，可是好手呢！」四兒念著佛道：「阿彌陀佛！嘲笑我的一般，也被人嘲笑回去了！俗說鳥兒糞污佛頭上，我不打你，有人打你。」原來紅雯比這一班丫頭多幾分姿色，又極喜打扮得出衆，愛穿幾件姣豔衣服，平日口角伶俐，行事周到，性格又是個眼高心大的人，仗著方夫人寵愛，把秋霞等一千人，不放在眼裏；他們有一點過失，紅雯即信口數說，無形的事要被他說得千真萬確的影響來。衆丫頭明知不及他，言語又敵他不過，只得忍耐在心。今兒因秋霞取笑他，落得因風縱火，大家奚落他一陣，以

洩往日之忿。紅雲見衆人一口同聲的取笑，又見秋霞的話尖刻，難以扳駁；先前原是說笑，此時不覺惱羞成怒，急的滿臉緋紅，罵道：「你們這一班不逢好死的促狹鬼，壞爛了的小蹄子，明兒多要下拔舌地獄去！我不過說著頑罷咧，是與不是與我什麼相干？我與四兒說話，秋霞幫著他還罷了，你們這些小蹄子也犯不著捧人家屁股，伏人家上水。你們怎麼知道我心病的？硬栽我這些混話，別要叫我說出好話來！大約你們心裏多有了別的想頭，把錦箏看的眼紅了，此時見我說四兒，戳著你們心了，也跟著秋霞混噴白嚼的，真正別扯你們娘的臊了！」衆丫頭聽他口內亂罵起來，亦轉笑爲怒，玉鸞先撻下臉來道：「紅雲你要分清說了，還是同我們說頑話呢？還是有意要罵我們？是你先取笑四兒的，秋霞纔回答你的，我們不過也是大家鬧個趣話，那裏說你有了心病，卽心裏有病麼？如果果你心裏有病，我們也不肯說了，你怎麼認起真來，叫旁人看著好似你心裏真有病的樣子！你說四兒，四兒也沒有著急，可見四兒妹妹心裏是沒病的。再則算我們不好，不該同你說笑，多嘴打嘴，然而亦是大家頑鬧慣了的，你也不犯著破口罵人；若是要罵，大家多不好聽。」媚奴道：「可不是呢？要罵我們都會罵呀！我們也知道相貌不如人生得好，做事不如人想得到，是有的；若說罵人，也可以罵得兩句，不似平時說那些尖巧話，挑三撥四的，那方不及人呢？」秋霞道：「諸位妹妹不要說了，原是我不好，不該幫著四兒妹妹說話，諸位妹妹偏生又多嘴，附和我們兩句，可巧說到人家心病上去了，這一來豈不帶累我與四兒加罪麼？又惹諸位妹妹們作氣，更叫我們不安，如今大家多討了沒趣，一打聽兒被罵了下來，其實在我看我們姊妹們都是一般樣的，誰又多個眉毛多隻眼睛呢？我們是什麼，可知他也是什麼這麼，一想就沒有事了，連這辯白皆可以不辯白的。諸位好妹妹聽我這一句話罷，包管你們不錯的，你們細想這滋味去。」春梅拍手笑道：「秋霞姐姐真說的好話，不在多，只要說的在骨節上，強似那罵人的人，真個扯淡，徒然枉口白舌的造罪；你又不罵人，比罵人的話還要利害，可見誰不如誰，誰又比誰多一半點呢？」秋霞聽說，不禁嗤的一聲笑了，啐道：「春梅丫頭又說瘋話了，我看你倒比人家多一點子呢！你又不害

臊，一個女兒家怎麼滿口裏胡鬧起來？說得玉鸞等人人都笑了。紅雯聽說，越發著急，又見他們人多口衆，語語刺心，羞得腮耳皆紅，暗了他們半晌，說道：「你們不要高興，混說亂噴蛆似的，我去告訴你們家主人評一評理去，看誰的不是！原來你們暗地約齊了來欺負我的。」說著哭了，一轉身即走。此時衆僕婦們打掃已畢，聽他們越鬧越大，又見紅雯要去告訴衆位夫人，怕怪到他們不從中勸解，坐觀成敗，有兩個僕婦忙忙的走出攔住紅雯，笑道：「紅姑娘又來了，你們好姊妹說笑慣了的，怎麼今兒認起真來還要惹旁人笑話呢！姑娘若再要告訴太太們去，更外錯了，你們姊妹說笑急了，反招惹太太們生氣，連我們都有了不是。姊妹們終日在一處，和誰好多說兩句，和誰不好少說兩句，即沒有事了；沒見你們成日家雞生鴨鬪的好姑娘！我們已收拾調停了，請你去悄悄，有那處安排不妥的，好早爲指點，別叫我們碰太太的釘子去。」說著即將紅雯拉進屋內。秋霞等見衆僕婦攔住紅雯，不放手去告訴，諒想是無礙了，也不便再說，恐其認真鬧開去，自己亦有不是，衆人便各自散了。紅雯本要大鬧一場，被衆人死拖硬拽的拉至屋內，衆人趕著昏了水來與他洗面，又勸他道：「姑娘不用生氣，除了秋霞姑娘，別人多比你小，說話是沒遮攔的，姑娘皆可就待得過。即如秋霞姑娘，平時你們一處說笑慣了的，也沒有鬧過，偏偏今兒鬧了起來。姑娘你一沖頭只圖告訴太太們去，祝太太江太太這自然要說秋霞姑娘，你家的太太未免也要說姑娘兩句，不然面子上就過不去，亦對不住衆位太太，顯見是偏向自家人。彼此說了下來倒沒意思，所以我們纔奉勸姑娘不要去告訴。因你姊妹們早不見，晚要見的，終久仍要和好的，何苦此時鬧開出去，反各自存了芥蒂？再則你姑娘說他們不是，他們也要想幾句話辯白出個理來，你搬我挖攪在一堆，就是太太們也難分是否，只有各說各的，房裏姑娘不好，姑娘你是個極明白人，想想我們的話是爲著姑娘還是爲著他們呢？」紅雯聽說得有理，又被衆人勸慰了一番，方漸漸氣平，只說道：「今兒過去了，停兩日我都要尋件事擺佈那一班騷貨一場，纔出我胸中悶氣，沒的叫他們笑我無能，受了他們的氣不敢發洩，到那時兒，他們纔知道我的利害，後悔不來呢！」內中有

一個老年僕婦，拍手道：「好呀！姑娘說了半日，這句話卻合上道理。俗語有仇不報非君子，又云：有志能報隔宿仇。日後他們碰到姑娘手裏，還不知因什麼病死的！不是我奉承你，姑娘們一個人關口，是關不過他們，若是用個心眼兒，待他們就再加上幾個，也不是姑娘的對手。別說他們是有粗無細的，不過只圖一時嘴裏說得快活，不信明兒問著他們，倒好忘却了；可見多是小孩子家心性，姑娘亦要看破。」紅雲聽了，無話可答，只得同衆僕婦在屋內各處收拾了一回，來回覆方夫人說：「叢桂山莊業已安排停當，太太示下何日請客，好吩咐廚房伺候。」方夫人便擇了來日中晚兩餐，並不要往常許多食物，只用十二個碟子，六樣肴饌，無非山珍海錯，一切魚肉概行蠲免，又預備下一罈上陳紹興老酒。恰好次日是五官的小生日，小儒等人因他到此地是頭一個生日，要當做整壽，須得代他熱鬧一番；又聞方夫人請酒邀婉容等賞桂，亦叫廚房內另備幾桌酒，請從龍等人過來看桂花，又爲五官做生日，豈非一舉兩便？即將酒席設在紅香院內。一宵無話，來早小儒打發人請從龍，方夫人也叫紅雲親去請婉容、小鳳。少時內外男女客至，邀請入內，讓坐獻茶。先是外面小儒等人陪著雲從龍來至紅香院，早見五官穿了衣冠，在那裏等候，挨次與衆人行禮。衆人亦與他道賀，各人皆有餽送，或一字一畫，巾扇佩帶等物而已。從龍又催著五官換了便服，衆人也換了衣履，隨便入座。這紅香院中，亦有十數株丹桂，此時早開了一半，陣陣香風撲入屋內，甚爲可愛。衆人閒話了半會，家丁等即擺上酒席，大衆歸座，傳杯飛盞，暢飲歡呼。裏面衆女客同到了叢桂山莊，各各入座，使婢等送過茶，方夫人起身邀著衆位夫人來至裏間退步，更換大衣，重又出至外間。見席已擺齊，推婉容首座，方夫人主位，其餘序齒坐了，席間談談說說，暫且不提。單說紅香院內小儒等人酒至數巡，小儒道：「我們今日也得行個令，熱鬧些兒。但酒令雖多，好的甚少，即如拇戰太粗，猜枚太俗，其他若拈字流觴，傳花飲酒等令，又失之太泛，再則鉤心鬪角，苛想苦搜，未免過於冷淡。前日我與伯青者香暇時，編出幾套新令，又爽快，又文雅，我已謄清了一本，意在去刊刻出來，公諸同好，今兒何妨試行其令？」說著回頭叫雙福取來。衆人見是一個定白脫胎的骰

盆裏面六顆骰子，外有一個象牙鑄空的小筒，插著六根牙籌，皆刻著字，另外一本寸許厚的紙本。小儒道：「你們先將這抄本看了方能明白。」從龍聽說，先伸手取過紙本，展開與各人同看。上面寫著：

其令用牙骰六粒，每粒上鑄六字：一鑄公子章台走馬，一鑄老僧方丈參禪，一鑄少婦閨閣刺綉，一鑄屠沽市井揮拳，一鑄妓女倚門賣俏，一鑄乞兒古廟酣眠。外用牙籌六支，寫著公子、老僧、少婦、屠沽、妓女、乞兒等名目。其法如座中幾人，先用博骰一粒擲彩，么爲公子，二爲老僧，三爲少婦，四爲屠沽，五爲妓女，六爲乞兒。擲畢各以所得之骰認定名目，執於手內，卽由令官起，挨次以擲，擲成點面，著照所擲之名目，看下註明何語而行。如一擲不成，許其再擲，三擲不成，罰酒三杯，下家接行。

如擲得「公子章台走馬」者：

長條日煖揚鑣，憶昔日張郎；飛絮煙迷攬轡，感當年庾信。一鞭隋氏之隄，千縷漢家之苑。擲此者，同席賀飲三杯。如得之年少，或得之張姓，恰合故事，同席添賀一杯。在座之少婦妓女觀此翩翩美少，未有不動心者，較同席多飲一杯。

或擲得「公子章台參禪」者：

容悼顧生最老，棄繁華而參最上之乘；臺思漢武通天，運神氣而作通靈之想。詎料誰家之子，乃生佞佛之心？擲此者，少年斬伐情根，固屬不易；然參禪非地，罰二杯。再好道豈可無師？當敬老僧一杯，作拜於座下；如稍有不恭，罰一杯。擲得時，與在座之少婦妓女言者，彼此罰一杯，不言者不罰。

或擲得「公子章台刺綉」者：

爭巧思於靈芸，柳線穿成鸚鵡；奪匠心於蘇蕙，花絲織就鴛鴦。翻厭才人雅調，效他閨闈風流。擲此者，本當重罰，因昔董文敏公會言畫不如字，字不如繡，尙有希前哲之可原，減罰一杯。與在座之少婦，隨意比較手

技，負者罰一杯。

或擲得「公子章台揮拳」者：

欲效桓溫之感，拔劍而四顧蒼茫；將興祖逖之思，聞雞而三更起舞。何乃斯文之輩，竟逞市井之雄？擲此者，少年不安本分，罰三杯；卽與屠沽拇戰一場，負者罰三杯。在座之少婦妓女，當斂容迴避，莫撻其鋒；犯者罰一杯。

如擲得「公子章台賣俏」者：

誇京兆走馬之榮，出自翩翩年少；羨柳汁染衣之貴，偏多弈弈王孫。爭來士女之觀，益助傲睨之態。擲此者，同席飲一杯。如妓女少婦與擲者有瓜葛，若素相契合者，多飲一杯。擲者當隨意唱小曲一支。

如擲得「公子章台酣眠」者：
學他三眠三起，入趙邑之邯鄲；感伊春去春來，尋莊周之蝴蝶。借垂楊以作帳，拂嫩草而爲茵。擲此者，終日昏昏，性耽花柳，罰二杯。以與乞兒有同志，彼此共飲一杯。如有姓柳在座，擲者當與同飲一和合杯。

如擲得「公子方丈參禪」者：
關心歲月如流，來香國豎看一指；回首煙雲轉瞬，向蒲團徹悟三生。惟藜藿之是甘，覺浮華之若夢。擲此者，少年揮手塵世，洵非易易；當與在座老僧猜花以證拈花之意；負者罰一杯。再擲者，宜自陳平時宿過飲二杯。

從龍還要再看，王蘭奪過道：「不要看了，不過顛來倒去，多在此中翻騰，待我們行到那裏，再看不遲，休要耽擱了人，況且一時也看不完。」從龍笑了笑也就不看了，卽推小儒爲令官。又取過一粒博骰，由小儒擲起。小儒拈起骰子，擲了個二，該是老僧，便將牙筒內老僧籌子抽出，放於面前。其次卽該從龍擲，得了個四，却是屠沽。王蘭笑道：

「好個沒意思的東西，不過屠沽之輩，酗酒行凶，行同潑賴耳。」說著，自己拉過骰盆，擲了個五，該是妓女。從龍拍掌大笑道：「報應報應！我這市井揮拳，較之你那倚門賣俏，似覺稍勝一籌；少停我們倒要瞻仰你那倚門賣俏的手段呢！」引得衆人大笑起來，齊道：「這一來者香是沒有說的了，你只怪那骰子不爭氣，偏生滾出個五來，給你打嘴。」衆人笑了一回，該是二郎擲了，得了個六，梅仙笑道：「別人擲此皆不貼切，惟有楚卿是最相宜的，可回想當年，只恐不勝今昔之感。」二郎聽說，不禁滿面緋紅，欲待認真，又知梅仙是句無心話，斷非有意奚落。小儒忙暗了梅仙一眼，用別話岔開去了。梅仙也自知失言，低頭不語。王蘭等人卽一陣說笑，混了過去。隨後伯青擲了個么，是公子，五官擲了個三，是少婦。漢槎與伯青同點，遂起身換坐到伯青肩下。梅仙與王蘭同點，也坐到王蘭肩下。席間衆人各認執名目坐定，雙福取過博骰，將那六粒令骰放於盆內，推在小儒面前，又取了三個高脚酒鍾來。小儒道：「我們在席八人，只得六根籌子，子騫小壠是附在伯青者香名下的，我想每人須得擲一把，頭次該伯青擲子騫照行，一轉過來，二次卽該子騫擲，伯青照行，如此方無欺弊者香與小壠亦是如此行法。」衆人皆點頭稱是小儒先飲了一杯令官酒，便伸手抓起骰子來擲，未知擲出怎麼名目，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九回

執觴政令主首當權

嚴酒律王郎偏受罰

話說陳小儒既做令官，該由自己行起，取過骰盆，頭一擲，卽成了點面，看去却是老僧倚門揮拳。二郎笑道：「擲得好，旣曰老僧又揮拳，而又倚門揮拳，倒要看這條令如何註解。」便將令本取過翻開看道：

如擲得「老僧倚門揮拳」者：

怕聞鐘得得而來，先裝此金剛努目；竟傍戶淘淘以待，休說那菩薩慈心。犯此嗔念之愆，愧彼闍黎之號。擲此者，有犯清規，又生氣惱，非空門所宜出，此當重罰；姑念勢利乃僧家之本等，依棲羞士子之煩，多減罰兩

大杯須出席斟一大杯恭敬於公子之前。說「僧人有眼無珠，不識泰山，知罪了，望相公恕我。」再唱勢利僧曲詞一支，敬酒不恭者，不唱者罰三倍。

二郎看畢大笑道：「這令未免罰的太苛，小儒可謂作法自斃，請敬酒唱曲子罷！」小儒無奈，只得斟了一杯酒，送至伯青面前，照令而說，說罷引得滿座大笑。王蘭道：「這故事是我姓王家的，若我抽著公子的籌子，纔切當呢！怎麼倒便宜了伯青？」小儒道：「者香且慢高興，這令中惟妓女罰款最刻，自然會臨到你頭上去。我曲子是不會唱的，情愿罰三杯。」便先將正數兩大杯罰酒吃了，正要再斟，五官止住道：「九杯酒你也難吃，我替你唱了罷！」王蘭道：「別人代唱不算，還得小儒自家唱纔好。他是令官，先就找人代唱，少停我們罰了令也落得效尤找人了。」五官道：「不是小儒找我的，是我愿意代他的，況且小儒真實不能唱，一定苦人所難，亦覺無趣，就是我不代唱，他橫豎罰九杯酒，也沒有事了。」王蘭笑道：「我也不同你辯，只要我罰了令，央你替代，你別回我就罷了。」五官也不答言，遂從從容容唱了一支勢利僧。下家該從龍行了，從龍擲了個屠沽閨閣賣俏，笑道：「屠沽兒在閨閣中本不可了，何況還要賣俏？料想註解是定然發笑的！」即尋出這條令看道：

如擲得「屠沽閨閣賣俏」者：

殺牛好酒雖英雄，底事慣憎脂粉。賣笑爭妍偏顧盼，何妨暫媚釵裙。不意幃幔之間，有此鬚眉之輩。擲此者，矯揉造作，殊失本來面目，罰三杯。然既思效學巾幗，恐未悉其致，令在座之妓女，媚增姣，唱豔曲一支。擲者當誠心敬意，危坐以觀罰酒，并令少婦俛眉承睫，與擲者把盞。

從龍笑道：「這條令便宜了我，却很難爲了者香小癩兩個了。怪道小儒說妓女的罰款最刻，大約此令少婦與妓女兩條，不罰則已，罰則多是有趣的。」五官笑著起身道：「讓我來敬酒，要請教者香小癩了。」王蘭道：「你這促狹鬼，不肯代我唱，還要取笑我，好在令條上說少婦須俛眉承睫與擲者把盞，你若錯一半點，我也不依的。」五

官道：「不用你擔心，我的門面我自會做的。」說著滿斟三杯，放出本來做戲的身段，曲意柔情，一杯一杯送到從龍面前，真乃眼橫碧水，眉鎖春山，腰肢若楊柳，臨風行動，似芙蓉帶露，合席同聲贊妙。連王蘭亦不禁叫好。既見五官送過酒，自己也難推託，便自低眸細細的唱了一支佳期，梅仙也照樣接著唱了一支，從龍果然正襟危坐以聽，唱罷合席又贊好不絕。從龍將三杯酒吃過，該王蘭接行，王蘭正要伸手去擲，梅仙道：「者香太爺！你可要擲好了，此次是你擲，我附著你行，再不要帶累了。我適纔我已經唱了一支枉冤曲子，總怪我怎麼偏偏附著你這條令。」王蘭笑道：「你不要說餒氣話，我若自家擲出受罰的令來，不要你罰，我代你就是了。」說著擲了兩次，方成點面，是妓女閨閣酣眠，遂展開令本看上面寫道：

如擲得「妓女閨閣酣眠」者：

君向巫山，妾可爲雲爲雨，神來洛水，人訝胡帝胡天！翩翩疑漢室宮中，嫋嫋記柳生夢裏。擲此者，既已酣眠，不便再飲，當央在座之公子代飲一大杯，如有附令者，亦飲一大杯。擲者隨意唱小曲一支，須詞意貼切本旨，四座宜寂然以聽，不可擾其香夢。

王蘭看了，只得先央伯青吃了一杯，梅仙也吃了一杯，五官命人取過琵琶，撥著絃索，催王蘭唱曲。王蘭道：「我今日犯了唱的罪了，大曲小曲，鬧個不清，行終了令，到底派我唱多少。」遂頓開歌喉，唱道：

昨宵夢入陽台裏，攜手羅幃，同效于飛。弱蜻蜓，低迴款點，秋江水俏，鴛鴦酣眠。軟借春花蕊，醒來猶記，重訂佳期。問今宵可能再領風流味？

唱畢，衆人齊聲贊好。下家該二郎行了，二郎擲了個乞兒章台走馬，梅仙一眼看見，忍不住又笑了。小儒恐梅仙再說，更使二郎難處，忙取過令本代二郎展開念道：

如擲得「乞兒章台走馬」者：

鄭元和風流不減揚鞭重唱蓮花唐六如放浪堪思擊筑豪傾竹葉依稀柳色猶存落拓花容未改。此者身雖淪落心尙雄豪當滿飲一杯以自幸。然與公子把臂章台竊恐不可須臾公子與在座妓女輪流拇戰誰勝妓女則令妓女與誰送酒三杯以訂永好。

二郎遂讓伯青與王蘭擲拳，伯青輸了，隨後二郎勝了王蘭，王蘭只得送了三杯酒與二郎，二郎站起一吸而盡。下家該伯青行令，伯青擲了個公子市井賣俏，漢槎忙取過令本看道：

如擲得「公子市井賣俏」者：

效當年擲果潘安，觀來士女；輸昔日遊街京兆，容欠端莊。爭強於什百之中，誇美於閭閻之地。擲此者，雖然風流自賞，本屬少年，未免矜張太甚，有失端嚴，是與屠沽乞兒同志矣。可與在座屠沽乞兒拇戰，以分勝負，負者罰一大杯，再與在座少婦妓女猜枚，擲者負則分送少婦妓女每人一杯，少婦妓女負則合唱小曲一支，須暗含勸其歸去韜藏之意。

王蘭笑道：「有趣！獨這條令滿座皆不寂寞，惟苦了老僧，沒人理他。」伯青道：「好在擲拳是兩個人，猜枚也是兩個人，我與子騫同你們恰好配作兩對兒。」遂議定伯青與從龍擲拳，與五官猜枚，漢槎與二郎擲拳，與梅仙猜枚。因王蘭罰得太多，讓他躲過一次。伯青道：「未免便宜者香了，我是不依的，既你們說下，饒了他罷！」王蘭笑道：「伯青不要太滿，你保得住不受罰麼？你若罰了，我也會釘釘認木的。」說著衆人早隔座呷五喝六，擲起拳來。少停伯青勝了從龍的拳，二郎勝了漢槎的拳，猜枚却是五官梅仙負了，各人吃了酒，五官抱過琵琶與梅仙合唱道：冤家猶是少年心，終日把閒花野草尋；可知你閨中妻子望殷殷，你只顧鬪雞走馬，似落葉飄萍，一味那東西不定，決不想旁人的議論批評，他只說你戀著了奴家，改了情性。唱畢，衆人稱贊不絕。下家該五官行了，五官丟下琵琶，抓起骰子擲了個少婦方丈參禪。王蘭忙取過令本笑道：

「倒要看這少婦怎樣在方丈參禪呢！」便展開念道：如擲得「少婦方丈參禪」者：

小鸞徹悟三生，自陳誑戒。琴操頓空萬念，獨矢皈依。羞他巾幗稱姣，向我蒲團兀坐。擲此者，深閨弱質，遁跡空門，其志可嘉，其情可憫。當恭敬在座，老僧一杯，拜爲師父，須再別其格，以法葉小鸞貪嗔淫殺四問。五官聽說，卽起身恭恭敬敬送了小儒一杯酒，小儒接過，飲畢笑道：「五官應該跪下候我訊問，纔是。」五官笑道：「小儒將就些罷，你此時不是在任上，還要行出那做官的排場來，別要討我笑話了。你快點問罷，若再延挨，我可不說了。」小儒笑了笑問道：「你可犯過酒戒麼？」五官答道：「犯過。」

洞房喜飲合歡酒，畫閣祥開慶壽筵。」
小儒又問道：「可犯過色戒麼？」五官答道：

眉黛時教夫婿畫，衾裯慣與小星爭。
小儒問道：「可犯過財戒麼？」五官答道：

姑嫜每賜添妝錦，兒女同分壓歲錢。
小儒又問道：「可犯過氣戒麼？」五官答道：

嗔婢搭來花帶葉，怪郎笑對謔兼嘲。

衆人聽了，點首痛贊。小儒回身看了看架鐘，已交申正，向衆人說道：「我們吃飯罷，停會晚間再行，好在已行過一遭了。」卽吩咐擺飯，大衆吃畢，散坐盤桓。裏面叢桂山莊衆位夫人也散了席，各自品茶閒話。巴月娥邀著他母親與王氏等人，至各處遊賞，衆丫頭僕婦，帶著各府公子小姐們，也在滿園裏頑耍。方夫人偶與洪靜儀說到朱家親事，方夫人道：「今年鄉試之期，兩個孩兒是要去觀光的，倘能徼倖，轉眼又要進京，這件事，非明秋不可，我意在

請王大人先寫封信通知朱府，如寶徵託庇中得一名舉人，娶朱小姐過門，自然是明秋了，否則今冬即看年庚，好讓朱府早爲預備。雖說兩家不爭競財禮，一切零碎等物，也非一朝一夕可以辦成的。靜儀道：「我也怎麼想，女孩子皆大了，早早完全，你夫人也少却一件心事。若大公子中了舉，那是正經事，耽遲到明秋，亦非好意的。明日即催我家老爺寄信去，看朱府回信來是何說法，恐他家尙有扭難，再通知冷府一聲，請他從中成全。」方夫人點頭稱善。少頃已掌燈時分，內外燈燭點的明如白晝，又映著一天月色，上下交輝，早又擺上席來，衆夫人仍是原坐。巴氏母女等人，即在裏間退步內，也設了一席，又扯了錦筭同坐。因今日是五官的生日，衆人推錦筭首座，錦筭再三不肯，還是素馨在外間，聽見吩咐他坐了。月娥等人又輪流與錦筭送酒，內外兩席，淺斟低語，到也熱鬧。外面紅香院內，小儒等人亦入了座，王蘭道：「我將纔也算罰夠了，此番仍是小儒的令官，我也要罰人，怎麼幾回方罷！」小儒笑道：「只怪你擲的名目不好，要想罰人是難的，只求不受人罰就好了。」仍叫人將盃盆令本取過，自己又吃了一杯門杯，伸手擲了個老僧古廟參禪，取過令本看道：

如擲得「老僧古廟參禪」者：

青燈向壁，於此中見佛見心；紅葉滿山，竟若個無人無我。三椽破屋樓身，幾片秋雲補衲。擲此者，空谷修行，影形相弔，於世無知，真如已得，當自飲一大杯，下家接行。

小儒笑道：「妙妙！這條令我也不去擾人，人也不來擾我。」便斟了一杯酒，一口吸盡，將盃盆推到從龍面前。從龍擲了個屠沽方丈酣眠，笑道：「有趣！上回鬧到閨閣中，此番又鬧到佛門中去了。」遂展開令本看道：

如擲得「屠沽方丈酣眠」者：

濟佛本是知音，一覺外只謀酒肉；如來未必惱我，邇時間放下屠刀。堪憐醉夢之儔，忽證阿那之列。擲此者，雖眠非其地，幸情有可原，當與在座老僧，各飲三杯。老僧隨意席上生風，作禪語問之，擲者如不能答，罰三

大杯。

從龍看畢，卽先斟了三杯酒吃過，復將空杯斟滿，送至小儒面前。小儒擎杯在手，想了想問道：「在田你叫我這杯酒飲是不飲？」從龍道：「你當飲者則飲，不當飲者則不飲。」小儒又在碟內拈起一片橘子問道：「這橘子我還是敬你還是留著我自家下酒？」從龍道：「敬人者情，自食者理。」問答罷，衆人拍手贊好。王蘭道：「小儒問得妙，在田答得亦妙，老僧自然精通禪理，不料屠沽輩亦能解此，真不愧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一語；你們吃過酒，該我們行令了。」便將骰盆拉過，送到梅仙面前道：「這一回派你擲，你前番抱怨我擲的不好，連累了你，你可要擲好了。」梅仙笑嘻嘻的抓起骰子來一擲，卽成了點面，是妓女市井走馬。王蘭笑道：「你擲的好，變出個跑解馬兒的來了。」梅仙道：「管他什麼解馬不解馬，只要不罰就是了。你暗這條令都不得過於受罰。」王蘭展開令本高聲念道：

如擲得一妓女市井走馬者：

看如此窈窕身材，馬背偏能穩坐；輸爾輩鞭韁控馭，蛾眉何肯讓人？彼美策騎而來，合市環堵以望。擲此者，孰料走馬稱雄，出自女子？其技可奇，其事可鄙。罰酒不拘盃盞，隨量而飲。當與在座公子，隨意角技；負者罰三大盃。如有附令者擲者負，附令者飲。

王蘭笑道：「真不該應，偏生派你當權，我爲附令，你若負了，又是我吃酒，豈非我罰出神來了麼？」說得衆人大笑不止。梅仙卽與伯青言定，擲拳三拳兩勝。誰知伯青勝了梅仙兩拳，王蘭只得將罰酒吃了。下家該二郎接行，二郎竟三擲未成點面，便吃了三盃酒，將骰盆推到伯青面前。伯青讓漢槎擲了個公子章台走馬，照令本上所說，同席賀飲三盃，恰恰漢槎年紀最小，衆人又加添一盃，每人共吃四盃賀酒。惟王蘭梅仙五官三人吃了五盃。王蘭道：「子騫附伯青的令，偏生擲得好，比伯青上回擲的公子市井賣俏還勝一等，不似小癩附我的令，他輸了拳，派我

吃酒可不是我今日運氣不佳麼！衆人吃過酒，漢槎將盤盆送至五官面前，五官擲了個少婦，閨閣揮拳，從龍道：「這少婦在閨閣中揮起拳來，倒也好。」遂代五官展開令本念道：

如擲得「少婦閨閣揮拳」者：

螻首蛾眉，何故獅馴吼夜鸞，綉鴛帳，怕聞雞牝司晨。人畏柳氏之威，誰受季常之辱？擲此者，閨幃少艾，忽逞雄風，雖然夫也不良，未免彼婦太悍，當罰酒三大盃。如得之柳姓，正合河東故事，在座之公子，與有陳姓者，均宜出席，避其聲勢。俟下家接行後，方准入席。在座之妓女，亦當出避，勿累公子。如私與公子交言，罰酒一盃，并令跪於椅上，唱小曲一支。

五官聽從龍念畢，便斟了三盃酒，次第飲盡。當五官飲酒時，伯青漢槎小儒王蘭梅仙五人，皆出席遠避。五官吃到第二杯酒，一眼看見王蘭立在伯青身後，微微的笑，五官放下酒杯，取過燭台，用手去彈燭煤，剛剛彈到伯青靴底旁邊。伯青正與小儒說話，不曾留意。王蘭恐燭煤燒損伯青靴底，忙推伯青道：「你低下頭，悄悄不要只顧談心，靴底多分燒通了。」伯青聞說，慌忙走開，正欲開口，五官道：「者香與伯青交言了，犯了令了，快吃罰酒，唱支小曲，大家聽罷！」衆人一時皆會過意來，齊聲贊好。二郎笑道：「未免過於苦了，者香好意，怕伯青燒了靴子，反落在五官圈套中去，真所謂出了好心，沒好報呢！」王蘭方明白五官彈燭煤到伯青脚下，是有意捉弄他的，恨的咬牙笑罵道：「你這小鬼頭也來算計我，停會再同你算帳。」只得入席吃了一杯酒，梅仙抱過琵琶，屈著半膝跪於椅上，彈著說：「我唱了罷！」便唱了支銀絞絲道：

風清月白好良宵，八月秋深丹桂香飄，鴈聲兒高。人生及時須要行樂好，樽中酒不空，座上客常到。鬧嘈嘈，猜拳行令同歡笑，看看月影已是滿天了！那露濕無聲，冷透花梢，賓主兒呀，好歸去，歸去明日再請早！

五官俟梅仙唱畢，忙斟了一大杯酒出席，向王蘭梅仙深深一躬道：「有累有累，我罰一杯請罪。」說著，舉杯仰

起頭，一口吸盡，衆人拍掌稱快。小儒道：「小癩唱的歸去，明日再請早，我們也好散了；明日請早罷！好在令已行交頭，天也將近三更，我們亦該進點飲食，在田還要回衙門呢！」此時衆人酒已有了幾分，不過吃些麵食點心之類，便起身散坐，漱口淨面，家丁們送上一巡茶，從龍卽起身作辭，小儒等人直送出園門，從龍上了轎，鳴鑼喝道回衙而去，衆人亦各轉寢所歇息。單說叢桂山莊衆夫人也散了席，方夫人留住婉容、小鳳，耽擱幾日。玉梅邀了小鳳到他房裏去住，兩人命使婢烹茶，挑燈閒話。正說得高興，見方夫人程婉容、江素馨一同進來，小鳳玉梅忙起身讓坐。方夫人笑道：「顯見你們是舊相識，比旁人親密，早早的約齊回房，唧唧喳喳的說些什麼？我們偏要鬧了來聽。」小鳳笑道：「有什麼說呢，不過是陳篇舊套的話，還瞞人嗎？你們來聽也不妨。」一語未了，又見秋霞執著手燈，照著祝瓊珍、趙小憐同進房來，後面奶娘抱了夢庚公子相隨。素笑馨道：「你也來了麼？怎麼將夢庚帶了來？」便伸手接過夢庚，坐在膝上，逗著他望燈光撲笑。瓊珍道：「我同愛妹妹到嫂子那邊去說話，見丫頭們都歪著打盹，問起來纔知道你到這裏來，恰好夢庚睡醒，哭著找你奶媽，正要抱他來，又說陳雲二位姐姐亦在這裏，想必你們又議論什麼，我們也趕了來，落得大家熱鬧熱鬧！況且明日再過一天，我與嫂子等人要回去了，這一次出月，過了秋節，纔能來呢。」說著，見小丫頭們早設了座頭，瓊珍、小憐坐下。秋霞等婢有伏侍玉梅的丫頭蕙香，小鳳的丫頭文琴，邀至對過房內吃茶。衆夫人談談笑笑，又與夢庚頑了一回。方夫人道：「我想起一件事，正欲去與瑤君妹妹商量，却好你們總在這裏，評論我這句話可使得？秋霞那丫頭我愛他很伶俐，又不多言多語的，不比我家紅雯那蹄子，雖然做事乖覺，這一張嘴比刀子還快，半點兒不肯饒人，到處惹事生非，我就是厭他。」小黛笑道：「你不要錯認了人，秋霞外面似忠厚老實，肚裏比什麼更清楚呢！說出話來，一句是一句，也夠你受的，他不多話，正是他取巧的處在；倒是紅雯有口無心，討人嫌厭，其實肚子裏直通通的一點貨也沒有。我看這些丫頭們中，不是我說護短的話，還是我家素月是個獸子，心裏沒得什麼，嘴裏也沒得與人好是這樣，與人惱亦是這樣。」洛珠笑道：「罷罷罷！」

人家的丫頭都不好，惟有你家的素月好，是個獸子，多因主人好，丫頭也是好的。正經本題上的話，還沒有說出原故，被你在旁枝上鬧了半日，那個好這個歹的，讓人家將話說明白了，再領教你的議論不遲。」說的衆夫人都大笑起來。小黛笑道：「我不過因陳太太說他家紅髮不好，我分割了幾句，偏生不中你的意思，反引出你嘮嘮叨叨一大串的話來，我也不同你說了，讓你聽正經話罷！」方夫人笑著道：「我並非一定誇獎秋霞，因為有門親事代秋霞做媒，倒也合宜，所以要與瑤君妹妹商量。以前我家老爺在江都縣任上，有名得用家丁，名叫王喜，辦事頗有機變。」說著回頭對小黛笑道：「說起來這王喜，你該曉得的。」小黛聽了，頓時滿臉緋紅，向地下啐了一口道：「你們怎麼好咧！幾十年的舊話，還記得這般清白，你也學他們尖嘴薄舌的尅薄人，別要討我罵你。」衆夫人回思一想，又都笑了。笑得小黛坐不安身，站起來同夢庚去頑耍。洛珠道：「不要說罷！翠鬢要著急了。」方夫人又道：「我家老爺很爲寵信他，凡有大事，多叫王喜去幹，連雙福那孩子，雖然自幼跟隨老爺長大的，都不及他知道主人情性。後來江寧府藩司等任上，皆用他專辦外差，事無巨細，從未舛錯。前年又帶他到京中去，回來時將他轉荐到東府王爺的府裏，王喜本不愿意，我家老爺再三開導了他，說此次辭官回南，用不著幹外事的人，况你年紀不大，正好在王府裏巴結一番，將來還可碰些造化，若是別人，想王府裏這條門路還不能呢！再則我也不肯實力的去荐你，如跟我回南，未免可惜。你不比雙福，自幼隨我的，我也離不了他，他亦不能到別人家去的。你自己斟酌，別要誤了好機遇。誰知荐了過去，王爺大爲得用，也虧他會鑽謀，一半年工夫，把王爺騙的歡喜他非常，代他謀了個漕營千總，又代他在部裏料理，指歸漕標，以千總補用。果然應了老爺的話，碰出造化來了。王喜連年腰內也積蓄的不少，復在部裏大大花了一宗，現在以衛千總，儘先拔補，即辭了王爺差使，來歸漕標候補。昨日到了南京，已見過我家老爺，據說人又發胖了，多少很有個官兒氣度。我意在將秋霞說給他做妻子，也不誤了秋霞。若說他而今得了官，嫌秋霞是個丫頭不肯要，有我家老爺說了，他不敢不依。而且他也不過是個小子出身，不是甚麼名門大族的

後裔，秋霞配他亦不爲辱沒。俗說夫榮妻貴，秋霞在這裏是個丫頭，他娶了過去，卽是一位千總太太了。」瓊珍道：「這頭親事好是好極的了，在秋霞是求之不得，我只怕王喜不行，你雖說他是小子出身，彼一時此一時，而今到了富貴場中，忘却本來面目的人也多得很。在我們看起來，一個衛千總，亦算不了什麼，在他由小子營謀到六品前程，甚不容易，難免無自尊自貴的念頭。我想明日先叫人去背地討他口氣，他若肯要秋霞，再請陳大人當面吩咐他，不然碰回頭倒彼此沒意思。卽如他不敢不要，委曲應許了，將來秋霞要跟他過一世日子的，與其日後帶累他夫妻們口口舌舌的，莫如此時問明了兩無抱怨。」素馨道：「姑娘却慮的是，況且終身大事，斷不可草率勉強。」方夫人亦稱在理，道：「明日卽叫雙福去問他，王喜本與雙福契厚，他們是無話不說，倒可以得他個實在口氣。」衆夫人又談笑了一回，時已四更，素馨因夢庚又在奶娘懷中睡熟了，怕的受涼，卽起身道：「夜深了，我們去罷。」衆夫人也一齊起身出外，秋霞紅雲等忙點了手燈過來，在前引路，小鳳玉梅直送到院外方回。又喝了一鍾茶，文琴蕙香上來伏侍他兩人睡下，將過夜的罩燈點了，隨手掩上房門，同到套間裏去睡了。方夫人回至房中，小儒早寢，蘭姑與賽珍小姐，尙坐在房內等候。見方夫人走進，迎上來說了兩句話，又道過安置，蘭姑回自己房去，賽珍退入裏間套房時，小儒已醒，問道：「你怎麼這時候纔回來？」又談到什麼好處了，連覺都忘却睡。」方夫人遂將秋霞說給王喜的話，說了一遍，小儒答應了。紅雲伺候方夫人卸了妝，寬了裙襖睡下，方回至套房，陪伴小姐安寢。一宵無話，次早小儒方夫人起身梳洗畢，小儒出外叫進雙福，將方夫人昨晚的話，吩咐他如何去探王喜口氣，再來回我。說罷，卽向園內尋伯青等人閒話，剛走過留春館花畦，只見雙福忙忙的走來，回道：「王喜在外稟見。」一面將手本呈上，小儒就在雙福手內見上面寫著門下沐恩王起榮。小儒笑了笑，道：「如今改了官名了，可叫他到紅香院來見。」雙福答應退出，去領王喜，未知王喜來見有何話說，又未知秋霞親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回

補衛官家丁欣出仕

訪名妓措大鬧爭風

話說王喜自入王府後，盡心巴結，各事辦得詳細周到，王爺大加賞識，每說王喜這孩子很有出息，怪不得陳大人極力保薦，說他結實可靠，果非謬贊。又見他有志向上，便存心想提拔他。王府中上下有百十餘人，王喜相處往來，皆無偏向，是以上下人等，沒一個不同他好，真乃上和下睦。一日，有個吏部司員來見王爺，面稟公事，說及海隄工竣，普慶安瀾，該處督撫奏保出力員弁，有數十人之多，要算一個大保案了。此摺昨日奉旨已交部議奏。王爺聞說，便想到王喜身上，也不與王喜知道，即將他姓名開送到部裏去，夾在海工案內，代他改名起榮，又指名要保漕營千總一項。試問部曹堂屬各官，誰人敢不趨奉王爺？見了來條，也不問此人是何出跡，料想是王爺的心腹，遂將王起榮名下，加了在工尤爲出力等字樣，議覆上去。不數日奉到上諭，悉如該督撫所請。王喜竟一毫氣力未費，連海隄都不知是個什麼樣子，得了個衛千總名目。部裏即打發人送信與王爺，王爺方將王喜叫過，告訴他保舉一事。王喜聽了，喜出望外，心內著實感激王爺，忙爬到地下叩了幾個頭。王爺笑道：「你如今是朝廷命官了，我也不敢用你，你好料理歸標去罷，也不負陳大人薦你到我這裏一場。但是官職雖小，責任甚重，倘一二年中得了實缺，須要實心實力的做官爲是。」王喜連連應了幾個是，退出。早有府中人等得了此信，多來爲他道賀。王喜備了幾席酒，請衆同伴暢飲了一日。又去置了數套公服冠帶，穿戴起來，先叩謝王爺，即赴部挂名，遞呈履歷，預備引見。過了一日，引見下來，便辭別王爺收拾動身。王爺又當面囑付了一番，次早雇了騾車開行。此時王喜身邊，也用了兩名家人，沿途趨趕，不日已抵南京，覓定寓所，備了手本，來謁見小儒。因小儒他出未曾見得，次日一早又來伺候。恰好雙福正要去找尋他說話，忙將手本先拿上去，回了小儒。下來帶著王喜由園門進去，轉灣抹角，來至紅香院。雙福搶步進內，回明時，小儒正與伯青對坐，王喜走入，朝上磕了三個頭，起來請了安，回身又叩見伯青。小儒見王喜穿著千總服式，儀容比先又魁梧了些，頗合武職小官的氣派，遂欠欠身命雙福挽住，又叫在下面設付座頭，叫他坐下。王喜再三不肯。伯青笑道：「論理原沒有你的座位，而今你大小是員官了，况武職至千總，例見督撫也有座位，

你老實坐了罷！好講話。」王喜又請了安，方側身坐下。小儒細問他京中光景，王喜一一稟明，小儒點點頭，命他至外面歇息，少停我還有話問你。王喜立起，應了聲退出，央雙福帶他入內叩見方夫人與衆位夫人，又至王蘭漢槎等處去了一趟。出來雙福即邀他到覽餘閣，叫人送了茶，雙福道：「王大哥恭喜你得了功名，轉眼到任，即是一位大老爺了，我們真望塵不及，慚愧萬一罷罷！當日忝在一處數年，又蒙你大哥相待小弟極好，不同旁人目下大哥入了仕官場中，切勿忘却我們，能於提攜一二，縱執鞭隨蹬，我總愿意。」王喜笑道：「你老弟又來取笑人了，愚兄不過沐主人恩典，薦入王府，又蒙王爺天高地厚之恩，提拔得了這點小功名，外人看著以為榮耀，不知愚兄時時懼怕，生恐才力不及，有負主人王爺一番恩典。至於你老弟，是不屑出去，若肯出去，還怕主人不成全麼？當日的一班舊朋友，我是刻刻不忘，老弟尤甚，倘或托老弟福庇，能補了這千總一缺，亦是主人的光彩，我想將一班舊朋友請了去住個一年半載，大家好親熱親熱。若將纔你說的話，未免使我置身無地，尤其你老弟說了，更外該罰。你既說我平日待你不同外人，難道你還不知我的心麼？愚兄並非那種忘舊的人。」雙福笑道：「多謝多謝！足見大哥猶惦記小弟，但愿大哥早早補缺，就是不來邀我們，我們約齊了定然鬧到你衙門去，難不成怕你翻過臉皮，攆逐我們走麼？」二人正說著，小儒又賞出一桌酒飯，王喜站起身請衆來人先代他上去謝賞。雙福叫擺開桌椅讓王喜上坐，雙福對坐，跟雙福的兩名小僮，在席前伺候，送酒上看。雙福親自執壺，與王喜斟了一杯酒，道：「大哥請乾一杯，此去走馬上任，疊擢飛陞。」王喜欠身接過，一口飲下，道：「多謝老弟金言。」雙福又斟了一杯酒，放下壺道：「再請乾一杯，小弟尚有言奉申：今早本欲到貴寓裏去一遭，因老爺分付有話與你商量，偏生你大哥來了，省却小弟往返。現在你大哥得了官，也該定門親事下來，不能老爺赴任，沒有太太，可不是笑話麼？祝小姐貼身賠到江府裏去的一名丫頭，名叫秋霞，很有幾分姿色，你大哥先前也曾見過的，現在更出落得美人兒似的，前日太太想起你，還沒有親事，與祝小姐商議要將秋霞給你，祝小姐倒也愿意，只怕你而今做了官的人，不肯要江府裏的丫

頭，等得了缺，自然有高門旺族來與你對親，要當面與你說，恐你不好推却。祝小姐又說：這件事不是可以勉強得的，都要彼此兩相情愿，倒是問明白了好。所以太太叫我背地裏問你一聲，行與不行，沒有旁人知道。若說開了不成功，你還罷了，怕秋霞面子上過不去，你將這句話肚裏揣摹揣摹，可行可止，倒不要關礙著老爺太太的面子，實告訴我好去銷太太的差。」王喜道：「呀！老弟你說的是什麼話？怎麼說我做了官，妄自尊大起來？沒說我這小功名是主人恩賞的，連我這身子都是主人的，況且主人還有個丫頭賞我，就是不准我終身娶親，我也不敢抱怨，主人的恩比生身父母猶重。再則主人賞我個丫頭，是何等體面，我敢說一個不字麼？除非我油蒙了心竅，不明好歹。好老弟！煩你回明老爺太太，說王喜愿意的很，只恐玷辱了秋霞姑娘。再請太太分付如何聘定，用什麼禮節，王喜好遵示辦理。好老弟千萬代愚兄說懇切些！」雙福聽了拍手道：「大哥你真爽快，不似而今的人，暴得了好處，就裝出那些虛情假態的模樣，故意有多少扭難。你今未改舊日的脾氣，即此一端，可信你斷不會忘却我們。」王喜笑道：「適纔老弟尙疑我是浮言，這一來可以相信了。」雙福又道：「你既肯要秋霞，我倒代你想了個萬全的法則在此，不怕你大哥怪的話，究竟秋霞是丫頭出身，若到標後，再來迎娶，或是送親過去，恐人看破底止，反爲不便。莫如就在南京賃下一所房屋娶親，然後攜眷到清江歸標，豈非兩全其美？就是大哥由京裏出來，不即歸標，先來南京稟見主人，大哥亦是預立腳步，一則怕老爺見怪，二則安排停當，免得旁人走露消息，也是你想得周到的處。在我的愚見，人家由下至上，好容易巴結出頭，是人家有志氣，俗說『英雄那怕出身低』，不知現在世上的人，一味刻薄，眼珠子又小，開口都要訪問人家的出跡，若是好的，即說得錦上添花，十全十美；若有少許欠缺，大家念起歪嘴經來，下死勁的加十倍躡躡，其實與他毫無干涉。」王喜點首道：「老弟所見甚明，真乃洞切時事，并承代愚兄籌畫盡善，心感之至，惟有老爺太太面前，千萬不可如此說法，要惹老爺太太生氣的好，說他以爲有了功名，怕娶江府丫頭，跌了他架子，生出這許多支節來。老弟但請太太示下，過後再作計較。」雙福道：「我理會得，我有我

的說法，你放心，絕不叫太太怪你就是了。」兩人又吃了幾杯酒，方叫擺飯，吃畢散坐。王喜同了雙福進內，謝了賞，告辭下來，在門房內各處招呼了一回，帶著他跟來的人回寓而去。這裏雙福送過王喜，上來見小儒與方夫人，將王喜應許的話回明。方夫人聽說王喜一口應答，毫無推辭，甚爲歡喜，道：「本是江太太過慮，我說那小子斷不能違拗。」雙福復趁勢請方夫人如何辦理，又回明王喜要在此地迎娶，怕的到了清江徒多往返。小儒向方夫人道：「這也罷了，倒是在這裏娶過去的好，省却被外人曉得，是娶的江府丫頭，叫漕標同營的官笑話他。你可與子騫夫人商議，爽性成全了他罷！早娶遲娶，總是一般的，還可彼此省些費用。」方夫人答應了，即叫紅菱去請江太太過來。小儒起身，帶著雙福出外去了。少停瓊珍已至，衆人忙立起讓坐，即叫紅菱同秋霞到那邊坐去，我與江太太說要緊的話呢！招呼你們再來。兩人答應退出。方夫人便將王喜已允的話，告訴瓊珍一遍，又說王喜意欲即在南京娶過去，帶往清江，所以請你過來商酌，要求你體貼。瓊珍道：「這有什麼商酌？秋霞既是他家的人，隨他到那裏迎娶，我又何苦從中扯難？秋霞亦非我親生的女兒，你姐姐尙可成全王喜，我亦樂得成全秋霞，一定叫人曉得他夫妻一個是小子，一個是丫頭，與我們何益？況且王喜初到漕標聽差，若專爲娶親告假，也不像句說話；若這裏送親過去，派甚麼人送秋霞去呢？單派幾名丫頭小使送他過去，分明是要人曉得他夫妻底止，不如在這裏娶去的好。」方夫人道：「妹妹你既然可以體貼，明日即叫人去知會王喜，叫他擇日前來迎娶。我又想若在外面賃屋居住，至速要滿了月動身，又添出一番使用。我意在即將園子裏借一處房屋與他娶親，秋霞可由這邊扶到園子裏去；及期王喜以作來此招贅，可以三朝五日，他們夫妻即可登程。倒是我們這邊恐預備不及，好日子須要揀定出月方可；因爲秋霞漫說伏伺你一場，算自幼在你跟前長大的，你也得替他置備置備。」瓊珍道：「亦沒有甚麼置備，我穿不著的衣服也多，每季勻出兩套，即很夠他穿了。不過一切首飾動用等物，要添補少許。好在秋霞的身邊簪環釵珥，連年我給他的不少，添補倒有限了，大約三五個日子，即可補置齊全。但是秋霞這蹄子嫁與王喜，是離了

我這裏的丫頭名目，去做千總太太，可謂平登青雲，他得好處，我反要賠貼嫁費，想起來真怪，不值得的。」方夫人笑道：「你何能這麼說呢？好容易人家也是父母養的，來伺候你，憑你打罵呼來喝去，不過圖的個末了一著落主人的少許賠送，沒說秋霞要算是明媒正娶，嫁與王喜的，即如給個小子，你也不好光光的就怎麼推他出去。此時你說苦給誰聽呢？不該你出，難不成該我出麼？你不見錦箏前日出嫁柳五官，梨雲妹妹也賠了若干，他也未曾說苦。將來紅雯有了人家，我就是要賠貼的。可見家家都是有的事，並非你獨自個兒吃苦。不過秋霞那丫頭命還算好，雖說王喜官卑職小，大小總是個命婦，有這一節，你却要比錦箏賠得豐富些兒纔是。在丫頭班中，要推秋霞是個出色的了。」瓊珍道：「秋霞縱然命好，那能趕得上你家二奶奶呢？」方夫人道：「這却差得多呢，秋霞的先代家世，焉能趕得上我家二奶奶？不然雲大人也不肯收爲義女，我家老爺亦不肯代二爺結這門親。」瓊珍聽了，點頭稱是。方夫人即命紅雯喚了雙福進來，叫他去說知王喜，趕緊擇吉下聘入贅，你再派人將叢桂山莊退間收拾出來，做秋霞的新房。瓊珍也叫雙福買辦新房內一切物件，買齊了，到我這裏來領價。雙福答應下來，一面派人到叢桂山莊打掃裱糊，所有日前五官在內住著的動用物件，未曾收去的，搬至錦箏屋裏交代；一面去通知王喜。王喜即邀了雙福到命館內查選通書，揀定本月二十八日下聘，八月初三日吉期。至於下聘各物，王喜自然叫人分頭去辦，毋庸細說。雙福轉來，回明方夫人下聘入贅的吉期，又去買定了新房應用各物，開了清單，送與瓊珍領取銀兩。當時叫人一件一件的發至園內，又親自去看著安排停當，各事皆備，專待吉期。且說瓊珍素馨等人過了一日，要打點回去；程婉容前一日同小鳳早回去了。瓊珍即將秋霞留於方夫人處，待到初三吉日再來。回至府內，將秋霞的話又稟明了江老太太。到了自己房內，開箱倒篋，尋出十數套四季衣裙，多是簇新的，甚至只穿過一兩次的，叫打了一個大大包裹，送至方夫人處。又在衆丫頭中挑出一名年紀大些的丫頭，叫秋鴻的，貼身伏伺補了秋霞的空子。此時秋霞已知道自己許了王喜，他本見過王喜的，又聽得王喜如今做了官，心內十分喜悅，深感瓊珍

待他恩重；外面却不好意思，生恐紅雯等人來取笑他，終日躲在方夫人房內。偏偏紅雯等人聞得，心裏又羨慕他，又妬忌他，約齊了俟方夫人不在房內，即來與秋霞道喜，你言我語，半諷半嘲，弄得秋霞躲又不是，答又不是，只好低著頭轉身向壁，隨他們去說笑。紅雯見了，冷笑道：「哦！先就裝出這千金小姐的樣子，不幾日好過去做千總太太，真正在我們這班野雞隊裏跑出一隻鳳凰來了，將來我們說起來，也是體面事。」秋霞聽了，徹耳皆紅，恨不能就回他們幾句，無如又礙口識羞的，心內惟有暗罵而已。內中有幾個丫頭，向來與秋霞好的，見他這般光景，不忍再說，反來阻擋紅雯道：「紅姐姐，不用說了，何苦說得人難受。」正沒開交處，却好方夫人回房，大眾方走了開去。由此秋霞不敢一人躲在房內，怕紅雯等仍來取笑，只得緊緊跟著賽珍小姐，寸步不離，免得紅雯等人聒噪。到了二十八日，王喜那邊也叫了數名行人，送聘禮過來，均是方夫人做主收下，又備了回盤賞封，開發來人。初一日，即將瓊珍小憐接至，素馨婉容也邀約了來看熱鬧。午後雙福來回新房內，已鋪設停妥。方夫人邀了衆夫人同去觀看，果然新房收拾得十分齊整，退間一帶短窗，皆用紅紗糊了窗心，其中床幔箱廚，色色精美，雖不比富貴人家，較之那中等人家，綽然有餘。衆夫人坐了坐，復回東宅裏來。瓊珍又撥了兩名小丫頭伏侍秋霞，王喜也買了一個大丫頭，下聘的這一日，即送了過來。初三日清晨，衆夫人便起身梳洗畢，同到方夫人房內，看著秋霞開臉，上頭換了六品服式，鳳冠霞帔，玉帶蟒裙，儼然是一位安人了。待至吉時，即由東首耳門扶到園內，一路上紅毡鋪地，新人頭上用一柄紅傘遮著，衆夫人隨著，一齊到了新房，專守新郎入贅。園內覽餘閣等處，皆張挂了燈綵，小儒早央了梅仙五官接待王喜，金柳二人，也是衣冠齊楚，在覽餘閣等候。忽聽外面一片鼓樂聲音，見家丁上來回道：「新郎到門了。」梅仙五官忙起身降階迎接，王喜在園門內下了轎，四名家人提著紅燈，在前導引，兩行粗細鼓樂，在後相隨。王喜今日是朝衣朝冠，身上披著丈二紅綠綵綢，頭上插著兩朵銷金宮花，緩步而來，頗有氣度。梅仙五官即迎上去，彼此打了躬，邀請上閣，分賓歸坐，家人獻了茶，鼓樂暫停。小儒等人全行避過，恐王喜拘於禮節，不便起坐。金柳

二人，陪著王喜行過一切大禮，僮相上來請新郎交拜天地，金柳二人，盡皆起立，階下又奏起樂來，裏面扶出新人，當中設了天地紙馬，鋪下紅毡，叩拜神祇宗祖，夫妻又對面交拜了四拜，方請小儒等與衆位夫人受拜，衆人再三辭止，即向上行了禮，然後同入洞房，坐床合卺。此時衆夫人亦一齊避出。一時禮畢，王喜復又出外，覓餘閣中早設了酒筵，仍是金柳二人相陪。王喜前兩日托雙福代辦下十數桌酒席，是日送了四席至東邊宅內，其餘男女家丁，皆有喜酒。小儒等人早預備下了各色靴帽袍褂等件，送與王喜、方夫人等亦送了秋霞許多妝奩應用之物，從龍未便親來，亦遣人送了禮物，不須細表。時已二更將盡，外面散了席，梅仙五官命四名家丁，執著五彩琉璃手燈，在前照著新郎，他兩人後面邀請著，送入洞房，又坐了半晌，方起身告退。衆婢媪上來伏侍兩位新人安寢，王喜與秋霞皆彼此見過的，倒還你貪我戀，一宵恩愛，早定下海誓山盟。次早夫妻起身梳洗，穿帶已畢，王喜出外叩謝了小儒等人，秋霞亦叩見方夫人等，與自家主母衆人備了酒席，款待他夫妻。過了三朝，王喜即來稟明小儒，要赴清江歸標。小儒道：「你理應早去，現在是王大人的岳父洪老大人做漕運總督，我昨日已與王大人說過，求他賞封薦書，與你帶去投效，洪老大人必然提拔。」便在書架上取過一封書，遞與王喜，王喜忙接過請了安，叩謝了一番。王喜退下來，回到自己房內，與秋霞言定，初九日上好良晨起程，自然又有一番料理。初八日晚間，小儒衆人擺了酒與王喜餞行，仍挽梅仙五官作陪，內裏瓊珍亦與秋霞送行。秋霞回憶十餘年主僕情深，一旦分離，雖說自家到了好處，究竟難忘舊主之恩，不禁潸然淚下。倒是瓊珍多方開導，說：「你在我身邊十數年，是自幼長大的，我待你固屬不錯，你事我亦復盡心盡力，我只不放心你的終身，難得陳太太爲媒，說給王喜爲妻，他大小是個官兒，你也有了出頭，我亦甚爲歡喜。只要你夫妻和睦，生下男女，王喜再得了實缺，你可謂心滿意足，也不必時常記挂著我。你並無父母，我這裏即是你娘家了。你夫妻到了清江，隔一半年，我再打發人去接你。」衆夫人亦從旁勸說，秋霞始收淚，唯唯受命。少時內外酒散，各回寢所，他夫妻是不能睡了一夜，檢點零碎等件，直至日出，外面備齊轎馬。王

喜與秋霞穿了大衣叩辭小儒等，及衆位夫人，又各各叮囑了一番。王喜告退下來，至門房內與雙福人衆讓了一回，方上了騎園內秋霞也上了轎，衆婦婢坐車的坐轎的，一齊押著行李等物出城而去。到了碼頭下船，挂起風帆，直向清江。這裏瓊珍見秋霞已去，亦覺悽然。因秋節在近，次日即與素馨婉容等人各回府去。單說王喜夫妻在路，非止一日，行抵清江，先著人上岸尋定了公館，將秋霞接進新宅，忙忙碌碌安置帶來物件，一連數日，方算清閒。便打點去歸標，外面料理定局，即去稟見漕帥，見面庭忝禮畢，略回了幾句話，便將王蘭的薦書呈上，洪鼎材見是女壻的親筆，忙展開看上面寫著無非懇情提拔王起榮的話。王蘭亦未欺瞞丈人，將王喜的出身從頭敘出。洪鼎材看罷，點了點頭道：「我知道了，碰你造化罷。」王喜答應退下，從此即在漕標候補聽差，又備了幾席酒，遍請同寅各官。漕標中軍仍是鄭林，他曉得王喜是陳小儒的心腹，更外比別人照看得周到。王喜又善於逢迎，各事極力拉攏，不上兩月，同寅等人莫不與他契合。洪鼎材亦愛他幹辦，又有女壻的囑托，遂有心想提拔他。該應王喜的時運到了，揚州衛守備在任病故出缺，申詳上來，洪鼎材一面出摺具奏，一面即委下總王起榮暫行護理。王喜奉到委札，不勝喜悅，忙去叩見漕帥稟辭下來，即收拾行裝，帶了家眷，至揚州赴任。此番與來的情形大不相同，在碼頭上封了數號官船，船頭上排列揚州衛神輦執事，桅杆上丈許長官銜黃旗，大書揚州衛正堂。臨行前兩日，同寅諸官紛紛餞送。是日黎明，王喜夫婦坐著四轎，前呼後擁，來至河邊下船，當即鳴鑼開行，一路上甚爲威武。行了四日，已至揚州，早有衛官衙門各色吏役人等，前來迎接。前任衛官家眷，於新任未到之先，即扶柩回里，衙門是空的。王喜不便另封公館，擇了吉日接印。是日秋霞亦進了衙署。所有接印繁文，不過行香忝府，拜見同城文武諸官，又出示曉諭旗丁軍戶人等。衛官雖小，衙署却也款式，况係武員文做，並無操演等事，除了運漕以外，十分蕭閒自在。每年的額規出息，頗有生色。王喜真乃夢想不到，有此一日，歡喜異常。當修了稟啓，寄呈小儒。又想到護理不能常久，雖有洪大人主持，究屬於例不合，遂措了一宗款項，寄往部中，揭升守備，可以改爲署事。此乃後話，暫且勿提。單言前

任聘請了一位幕友，司理衙中公務，賓主極爲相契，幕友亦很有機變，是前任的一條膀臂。此人姓賈，名實，字子誠，是甘泉縣學文生，年紀約在三十歲外，生得鷹腮鼠目，膽大心深。外人送他個綽號，改賈子誠爲假至誠，因他外面遇事，似覺誠篤，一毫不苟，其實內裏憐婪濫要，又慣走衙門，包攬詞訟，合城的人，無不懼他，同學中盡鄙而不與往來。前任衛官聞他的聲名，怕他尋事生非，不如將他羅致幕中，方可安穩，遂登門聘請爲座上之賓。賈子誠正慮近來無人搭他，沒有撈摸，却好借著衛官聲勢，出去招搖撞騙，便就了前任的聘請，明說代東家張羅，暗中乾沒肥己的，却雙倍不止，數年來雖非大富，亦是小康。生平無他所好，單有一個色字，酷喜如命，那些花柳場中，無人不知假至誠這三個字。他有一二好朋友，姓朱，名丕，字席珍，原籍浙江人氏，寄居揚州多年，便捐納了一員兩淮鹽運司運判。其人居心險詐，奸刁百出，與賈子誠對了心路，且又性喜眠花宿柳，所以賈朱二人，分外如膠似漆，終日不離。王喜初任衛官，摸不著頭緒，難得前任有個幕友在此，又是熟手，正可與他談談，便宜行事。賈子誠爲人向來口齒伶俐，滿面春風，說得天花亂墜，頑石點頭。王喜見了面，卽當爲知己。又想怪不得前任用了多年，原來此人有一番本領。賈子誠見新官已入他術中，爲他所惑，更外膽大了十倍，任意所爲。一日早起，正坐在房裏納悶，近日又是閒漕的時候，毫無公事，正想出門一行，見貼身的小童來回道：「朱大老爺過來了。」賈子誠忙起身叫請，早見朱丕搖擺擺的走進，笑道：「子誠兄久違了，連日甚麼事忙得緊，連我舍下却足跡不到。」一面說話，一面賓主歸坐。朱丕又道：「我久欲來看你，約你出去走走，又因你新居停初到，不識是何性格，未敢造次奉訪。」賈子誠卽搖手低聲道：「不要提起，真是我的運氣，你我至好，可以直言來的，這新官是個初任，一毫不懂得。」說著笑嘻嘻的用二拇指在桌上畫了個圈兒道：「又早在我圈中了，我連日非好意不出去，不能不在新東家面前殷勤一二，今日實在悶的，不耐煩，意在吃過午飯，到你公館內去走一踰，不意你席翁竟先期光降，妙極妙極，在我這裏便飯，吃了好一同上街散散悶。」朱丕聽了，拱手道：「恭喜恭喜，這麼看起來，你的大運還有幾年呢！不是我說句奉承你的話，隨他

來的三頭六臂官兒，你總可降伏得住，不怕賓東不成水乳，何況是個初任？一說罷，兩人鼓掌大笑，談談說說，早擺上飯來，對面吃畢。賈子誠喚過一個家丁來道：「老爺若問我，你就說師爺同朱大老爺出去訪個朋友，少停即回來了。」便起身邀著朱丕一同出了衙門。朱丕道：「我們到那家去逛逛？」賈子誠道：「別人家總覺沒趣，還是到章家罷！如金姊妹去。」朱丕答道：「好雖好，我實在怕看他家那種架子，看不起人的樣子似的。你既要去，我只好奉陪一行。」賈子誠笑道：「你別要瞞神見鬼的，你既然怕到他家，爲什麼又想又同如玉交好？未免口是心非，我就不相信你這句話。」說得朱丕笑了起來道：「走罷，走罷，別要嘮叨了。」兩人穿街過巷，走未多時，已至章家門首。原來揚州近日新到了一家流妓，住在天寧門內柳巷，叫章三保家，南京人有姊妹兩個，大的名如金，小的名如玉，頗有聲名。如金的容貌比如玉尤好，賈子誠久已有心如金，無奈如金雖畏子誠勢焰，却不肯與他結交，惟有外面假作親密。賈子誠明知故昧，發恨偏要謀他上手。朱丕因如金已爲子誠賞識，只得再思其次，欲與如玉結交，亦未說明，閒言少敘。章家的人見賈朱二人走進，忙向裏面報信，一面請他二人到裏間去坐，如金如玉早迎了出來。如金笑道：「好呀！這些時向那裏去的？我只當你同我惱了一般，你今日還來？」賈子誠見了如金，滿臉堆歡道：「我的寶貝！我怎捨得惱你？除非你要惱我，你就是惱我，我也要來的。」說著，衆人跨步至如金房內坐下，媽兒送上茶來，賈子誠即將新官到任，不能出來的話告訴了如金。如玉道：「賈老爺是因新官府到了任，忙的不得分身，朱老爺怎麼也不來的呢？亦因甚麼事兒絆住了，趁早說呀！」朱丕笑道：「你們聽聽這張嘴，可利害，人家多遠路，巴巴的來，請你們姊妹，進了門也不問好歹，即一大躉兒的挖苦話，叫我又恨又愛，不用說罷！總之我們今兒已來，縱有不是，也算親自登門謝過罪了，誰人再提此話，即罰他肚痛，快分付你家廚房內擺酒席來，是我的東道，請賈老爺。」賈子誠道：「什麼話呢？怎麼我擾起你來也罷，今日擾你，明日我再備東道奉請。」如金聞說，即叫人去分付廚子辦一席上等酒飯，登朱老爺的帳。又叫人在床上設了燈具，賈朱二人對面躺下，如金如玉坐在床邊相陪。朱

不一眼看見盤內放了兩個粉白碟子，一碟內裝著滴綠的蘇州檀香子，一碟內裝著通紅的福州大橘子，一紅一綠，映著這雪白的碟子，更覺可愛。盤外又有個大肌紅把碟，裏面盛著無非榛松榧栗梨棗之類。朱丕伸手拈起一顆檀香子，送入口中道：「我雖不似鄉下人吃橄欖，也要吃他一吃，回回味纔好。」說著却拿眼睛，睜著如玉迷迷的笑。如玉臉一紅，順手在朱丕腿上扭了一把，笑罵道：「你少要噴蛆，我管你回味不回味，別叫我罵出你不好聽的話來。」即在肌紅碟內揀起一粒榧子，向朱丕臉上打過道：「你倒不要吃橄欖回味，我給你顆榧子吃吃罷！」賈子誠正吸著一口烟，聽如玉與朱丕說笑，不禁撲哧的一笑，幾乎把眼淚噙了出來。放下烟槍道：「席翁也不必吃橄欖回味，如玉亦不用給他榧子吃，我到想個沒核棗兒吃呢！」說著拈起一個棗子在口內吃了。引得朱丕與如金姊妹多大笑不止。如金笑道：「沒核棗兒儘管你吃，但要子細些，不要囫圇吞下去，棗核兒夾了喉嚨。」說得衆人又笑了。賈子誠又讓朱丕吸了幾口烟，時酒席已齊，即擺在房內，外面日色已沒，各處點了燈燭，如金讓子誠首坐，朱丕對坐，他與妹子如玉分東西兩旁坐了。酒過數巡，子誠又央著如金唱支小曲，如金不能推却，便抱過琵琶，叫如玉彈著月琴，姊妹兩人合唱了一支對口小調。賈朱二人拍桌叫好，子誠滿斟了兩杯熱酒，代他姊妹賀曲。正說笑熱鬧之際，見門窗外有人探頭一望，如金眼快，早經見著，忙出席迎到門首問道：「有甚麼事？」那人道：「府裏許春舫老爺來了，還邀了幾位朋友同來，說在這裏請客，請姑娘過去說話。」如金道：「我曉得了。」仍回席前坐下。適纔的話，那人雖說得低，却被朱丕聽得，笑對如金道：「你心上人來了，叫你過去呢！我代你向賈老爺討個情，讓你去走走，不然得罪了來人，不是耍的。再則你雖坐這裏，心已去了，也覺無趣，我們何苦惹你恨，不識時務。」誰知這許春舫江西人，現爲揚州府幕友，其人家貲甚富，年紀又輕，如金久經有心從他，許春舫亦有心如金，兩邊只是未曾出口。如金聽得他來，恨不即刻過去，因陪著賈朱二人吃酒，不便走開。正欲想句話搪塞他們過去，不意被朱丕說破，又說到他心坎兒上，不覺紅了臉，借著朱丕的這句話，跼起身來道：「我要走，就走誰能阻我？難不成

還受你排揆麼？我本是不去的，既然你說來人是我相好，我就去，再來和你算帳。」說罷，道了聲失陪，轉身即走出房，復回頭對如玉道：「你不要私做人情，放朱家走了，我少停尙要打著問他呢！什麼叫做相好不相好？」又向賈子誠道：「賈老爺你耐心坐坐，我還有話和你說。」即頭也不回竟自去了。朱不冷笑道：「如金這蹄子實在可惡，慣會借別人的床，伸腿兒，他其實要去的很，落得我說他一句，借個味兒好走。」如玉忙接嘴道：「姐姐就要來的，他縱然丟得下你，也丟不下賈老爺，許家來了，又不好不過去，好在我們的酒席還未散呢！天色又早，多坐一會兒何妨。」說著，便執壺代賈朱二人斟酒道：「我們賭喝幾鍾，做個籬笆會。」賈子誠見如金不顧而去，索然意盡，却有些醋意發作，只是一時摻不下臉來，分明是拈許家的酸了，又被如玉周旋他吃酒，只得勉強笑道：「席翁何須介意，席間沒有如金就不能吃酒了麼？況有如玉在此也是一樣，只要你席翁不寂寞，就是了少刻如金再來，我們不許他入席，罰他喝三大杯何如？」如玉道：「賈老爺真正說的不錯，我先吃一大杯，你們要跟著我來的，不准有偏向。」朱不見賈子誠無言，他也不好再開口了，便道：「我們自然要喝，難道還欺你麼？」子誠兄請！」大家又吃了幾巡酒，如玉極力的搜出多少話來逗他們說笑，那知如金竟絕跡不來。賈子誠正不耐煩，忽聽前進吆五喝六，揹起拳來，又聽得絃索聲，正是如金在那裏唱曲，不由心頭火冒，按捺不住，冷笑了一聲，放下酒杯不飲。朱不也聽見了，又見子誠如此情形，想道：「將纔還做好人，假作落落大方，此時他一般也耐不住了，爽性待我挑撥兩句，看他怎生對我。」遂微笑道：「子誠兄可聽得那相好妙音呀！貴相知此刻唱的曲子，似覺比在我們席上唱的入殼些兒，也不知是我下解音律，疑神見怪的，亦未可知？」如玉聽說，忙想用別的話岔開，見賈子誠勃然作色，推開面前酒杯，站起身來，似笑非笑的道：「席翁你真是傻子。」未知賈子誠說出什麼話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一回

彼嗔此怪雨晴風盲

忍泣吞聲珠沉玉碎

話說賈子誠聽了朱丕的一番話，不禁氣上心來，冷笑道：「席翁你傻了，世上嫖客不止結識一個娘子，娘子身上也不止一個嫖客；前脚趙錢孫李出了門，後脚周吳鄭王又進來了；誰人有錢，即是他家父母，誰人有勢，即是他家祖宗；那沒鈔的嫖客，對面趨承，背後咒罵，這些伎倆，原是你們家的故態，也不足為怪。無奈一定當面分出彼此，顯而易見，涇渭各判，亦未免令人難受。你不過是個窮候補官兒，我不過是個窮秀才幕友，原不及那什麼府幕，什麼財主的身分，連我們今晚在這裏吃酒，都自形齷齪，覺得配不上去。俗說：此地不留人，自有留人處。各顯各的神通，各出各的手段。」說著，推開坐位，拉了朱丕就走。如玉忙出席上前攔住，笑道：「怎麼賈老爺動起氣來，我似覺你也不好意思，不看我的面子，還要看看我姐姐面子，況且姐姐纔去，你們即生氣走了，姐姐固然怪我，媽媽亦要說我得罪了人，我纔是真冤枉呢！好歹等姐姐來了，你們再走。」又回頭對朱丕道：「你也好意思走麼？還不代我坐下，你要真個走了，你從今就不要到我這裏來。」朱丕笑道：「我並不會要走呀！你可錯怪了人，賈老爺拉著我走，我又不能不走，你將賈老爺留住就是了。」如玉啐道：「呸！你別叫我罵你了，適纔不是你挑撥，賈老爺也不生氣，也不想走，做好也是你，做歹也是你，可欺別人，却不能欺我。賈老爺你這麼一個明白人，怎生借了把朱家用起來，俗說：好人不信鬼挑唆。」誰知他們在房裏推推扯扯，不免聲音高些，早驚動了房外伺候的人，忙去告訴前進。如金急急的跑至後面，果見賈子誠要走，如玉拖著他不放，朱丕坐在一旁淡笑。如金走過，拉住子誠衣袖，勉強陪笑道：「怎麼好好的吃酒，吃出不高興來，要走了，是什麼意見？」如玉見如金已至，便鬆開手，走了過去道：「好了，姐姐來了，不知賈老爺什麼原故，生氣要走，我再三的留不下，朱老爺旁邊又明一句，暗一句的撩撥，叫我一隻手遮不住兩邊太陽，難得你來了，他們走與不走，不干我事。」說罷，一溜烟跑出房，到前進陪許春舫去了。賈子誠見了如金，氣上加氣，又見如玉走去，分明是往前進，怕的許家見如金到我這裏來，他又要走，可見他家還是奉承姓許的。遂呼呼的冷笑了聲道：「你不必留我，我們原不配坐在這裏，倒疎失了你心上人，反叫他坐在如玉房內，我

們走開去，好讓他們來是正理。」卽一手掙脫了衣袖，回頭對朱丕道：「席翁在此坐坐罷，我是要回衙門有事去。」便大踏步一徑出房而去。來至前進，見如玉房裏燈燭輝煌，笑語喧嘩，卽立定脚步，故意咳嗽了一聲，發話道：「明日來再和如金那騷貨算帳，問他眼眶內可瞪得起人了，不怕他什麼天王菩薩，有回天的手段，沈萬山的家私，也護庇不住，哼！哼！大夥兒都要仔細些頑罷了。」說罷，轉身出外，仍由舊路回衙。朱丕見賈子誠決意去了，自己何能再坐？也起身道了聲打擾，所有酒席的錢，明日我著人送來，亦走了出來，趕上賈子誠叫道：「子誠兄慢走，等等我。」賈子誠回頭見朱丕，便停住了脚，朱丕走上笑道：「真正今日吃的這席酒，是殺風景，回想起來毫無意味，子誠兄先前尙叫我何必見惱，何以你竟動起真氣來，爲甚麼呢？」賈子誠道：「你還要說，再不要嘔人了。我有生以來，不曾受過這般惡氣，我們原不及許家，可惡他擱在臉上，令人難處，好歹叫他家試試我的手段再說。」朱丕又笑道：「罷罷！惟有這句話我不信你，明兒你見了如金的面，那股氣消到爪窪國去了。此時這些很話，只好說給我聽。」賈子誠聽了，著急道：「你真要嘔死了人，難道還叫我發誓你聽不成？真假我此刻也不同你辯，你甯著罷！」朱丕本是怕賈子誠不肯惡識他家，有意再嘔他一嘔，逼他去難爲章家，好穩坐高山，看著虎鬥。如今見賈子誠認真發急，便笑著拉了子誠的手，走道：「真的假的，真我何干？我既不挑你，又不便攔你的，便罷了。且到你衙門內，擾你的晚飯，我還沒有吃得飽呢！有事少停另議。」遂不由子誠分說，挽著手飛也似的行去。暫且撇下賈朱二人，勿提單說如金見他們生氣而去，大爲追悔，情知不日卽有禍事臨門，這姓賈的是惹不得的，平時沒事，尙要尋弄風波，何況使他有因；可恨又加以朱丕在內挑剔，更易生事。然而旣已去了，也莫可挽回，只好聽之而已。站在房門首想了半會，仍向前進來，將至如玉房前，聽內裏吱吱喳喳的似有人拌嘴，忙搶行一步，掀起門帘，見許春舫站起身也要走，同來的衆人有勸他的，有說理當走的，紛紛不一。如玉立在一旁，似木偶一般，半言不發。如金見了，又急又笑道：「甚麼事？許老爺又要走？真正我今日是那裏來的晦氣，多碰到你們氣頭上。」原來許春舫爲人，仗著自己年輕

有貌又有如此大的家財，未免心高性傲，是個一家言的脾氣。起先約了朋友來吃酒，進門即知道如金陪著賈朱二人。平日又聽得人說賈子誠是如金的相好，彼時即有些不快，打點轉去，被章三保夫婦再四挽住，隨即叫了如金出來，又一面分付擺酒。許春舫見他家殷殷款待，也就去開了。忽見後進的人來說賈子誠生氣要走，如金便到後進去了。正在躊躇，又聞賈子誠在外面發話，心中不由生氣，竟遷怒到如金身上，暗忖道：「賈子誠這人你素來常對我說，他不是個好人，既知他不是好人，即不該親他近他，若說你家怕他尋鬧，不敢疎忽，亦該敬他遠他，纔是孰知不獨不敬他遠他，反與他結了交好？你與他結交，我也不來管你，怎麼又誑騙我與你結識？那賈子誠曉得你與我交好，必不相容，明明是叫他與我做對頭，我雖不懼他，究竟賈子誠是個向不安分的人，慣會掀風作浪，使我刻刻提防著他，不是到你家來尋樂，分明是來受罪的了。倘或我稍有不備，被他糟蹋了去，叫我怎麼見人？即如將纔他在外面揚言，句句是羞辱的我，想我生平從未挨過人家言三語四，只有數說人的處在，絕沒有人數說我的時候。其時我若不耐著這一口氣，答他幾句，必致兩下爭鬧起來，釀成大事。而今耐了下去，心內實在作嘔，明兒賈家定然逢人說頑笑我無能，縮了頭不敢對付他。再則我來時知道賈家在此，我即要走，也算自己情甘退讓；老龜夫婦再三挽留，說什麼前進後進各不相擾，又說賈家不多一會就走了，我家本不愿意他在這裏擺酒，惹人厭的，他使勁的賴了下來，因為朱丕的面子，不好推却，早說定了初更即散。我見他家說得如此懇切方行，不然隨便到那一家，皆可請客，不希罕走在他家；不過因如金待我尚好，較旁人熟識些。這麼看起來，是他家硬留下我受賈子誠的辱沒，好似預先安排定了，串出姓賈的來掃我面皮。況且又當著這些朋友，益發難處，明日我還是來不來呢？來則恐賈子誠尋鬧是非，不來則使人笑我胆怯。」許春舫想到此處，愈想愈怕，愈怕愈氣，忽見如金走來攔他，適值有氣，也不問如金素昔與他交好，即衝口說道：「你問我什麼事生氣，你問你自己即明白了；別要假作沒事，人衆大堆兒似的，在我看你可不必留我，快去將賈家趕回來是正經。」說著，怒冲冲的，喝令家丁掌燈出外，也不

顧同來的衆人。衆人見許春舫忿然而去，一齊掃興，且又沒了東道，不如也走的爲上，便一闕而散。起先賈子誠在後進爭鬧，章三保夫婦已得了信，趕著出來，賈朱已去，此時見許春舫亦因此動氣，欲待上前分割，也來不及了。回頭見如金似淚人一般，如玉在一旁發怔。正要去詢如玉，見許家家丁又忽忽的轉來，將十餅番銀擲於桌上道：「這是我家老爺給你家的酒價。叫我送了來，將纔是忘却開發了，不然還要認著我家老爺想賴這酒價，故意生氣的。」說罷，掉轉身即走。章三保在後高聲喊叫道：「二爺請站一站，我有句話問你。」任憑喊破喉嚨，那家丁頭也不回竟自去了。此刻章三保更外不知何故，反沒了主意，惟有連呼奇怪而已。回至屋內時，如金早被他媽媽勸入房中，如玉尙未走開，章三保細問如玉前後情形，方恍然大悟，頓足道：「怎麼講爲了賈家這砍頭的一來，把我家財星老爺氣走了，却怎麼好呢？我想不怪別人，還怪如金這小臭貨不善調排，弄的兩邊不得討好，許家惱了是從此少了一款進項，賈家惱了是從此要生禍端，怎生做慣了和尚，倒不會撞鐘了麼？我也不管了，明日我夫妻兩口各自走開，避避風頭，讓你們鬧去，也好歹也好，管他娘。」又在桌上使勁的拍了兩下，恨恨的道：「這些臭貨，朝魚暮肉，把腸子多吃膩了，油都蒙了心了，不知我們這種人家，開著門做什麼兒的呢？今日得罪了張，明日得罪了李，不上十朝半月，將幾個有錢的孤老得罪完了，大家喝西風，你們好在不問的，有飯即吃，有衣即穿，說到歸根還是苦的我老兩口子，今兒不說了，明兒我倒要問問你們，安的是什麼心？還是有意打撒手兒不成？本來多時不刷鏢你們了，多分骨頭又在那裏作癢。」說罷，也賭氣回房去睡，一面走，一面嘴裏夾七夾八的連說帶罵。如玉見章三保走遠，向地下啐了一口道：「遇見鬼了，我也不會得罪那個，不清不楚一箇搥統兒，罵在其內，可不是奇事。老不死，老砍頭的，難道閻羅王忘却你了麼？早死一日早好，也氣恨恨的回至自己房內，倒身和衣睡下，在被窩內拭淚。單說如金先前見賈子誠走了，不過怕他來尋事，且到臨時再議，尙不關痛癢。隨後又見許春舫也賭氣走了，竟不解因何得罪了他，聽他的口氣，分明是怪我親近了賈子誠。殊不知我們這等門戶，是最軟弱的，人人皆可欺。」

他何須貴子誠係著名的光棍，又有朱丕相繼爲惡，我等人家盡懼他如虎，我若不假意的敷衍他們，豈非欲速其禍，自投羅網？我如真心待賈子誠好，也不來結識你了，又不致將他的惡跡澈底澄清多告訴你，我即恐你多心，這些情節我數月前也曾說過，何以你偏偏忘却？縱然我不說，難不成你連這麼一點原由，猜度不出？我真真正正認得你了。即如我一時不好拂了你的意思，也該念平日我待你的情意，那件那般不是以血性待你？一則你是我的知己，尙冀日後託付終身。二則你雖家財富足，不惜揮霍，我每事都揀你應用的方叫你用，可省的處在千方百計替你儉省；爲這件事我受老夫妻多少言語，說我變了心，不顧家裏，一味的巴結嫖客。我因你省了下來，將來跟了你，即是我的，不然我們這門內，只怕人不用，還怕人浪用麼？三則你有了心事愁煩，就同我的心事一般，必從旁婉言解說，都俟你喜歡了，我纔放心。還有多少事，猶在你心裏籌畫，未曾出口，我即揣度出來，先意承志的迎合，使你知道你我兩心相印，不同泛泛。那料我是你的知音，你非我的知己，也不體貼我們的苦處，不能得罪人的。而且並未待你比賈子誠薄，是你錯會了念頭，竟不念前情，一概抹煞，又當著人給我沒趣，我即真待你錯，你尙要原情，今日歹仍有明日好呢。你只顧氣頭上說我一番，決然而去，老夫妻必定抱怨我，不知怎生觸忤了你，你一日不來，我耳畔一日不得清淨。細想我數月中，待你許多好處，你一旦付之東洋大海，叫我怎不傷心？如金思前想後，淚出痛腸，不禁倚壁掩面，放聲大哭。他媽媽忙上來勸道：「我兒不必傷悲，許老爺雖然生氣而去，那裏就撇得下你？停半日，自然會走來的，否則我明日親去請他，可好意思不來麼？少年人有錢的，都有些鬼婆子氣，他若不來，包在爲娘身上，還你個許老爺兒。由午後至今，沒有吸著一口烟，難道氣很了，烟癮多忘了麼？好兒子快些吸烟去罷，自己身子要緊，平時保重尙來不及，還當得起說踐踏麼？」說著拉了如金回房，如金聽他媽媽勸甚爲近理，便止住哭聲，回轉自己房內。他媽媽見烟具仍設在床上，即將燈火剪得透亮，又將各件收拾了一回，拉如金躺下吸烟，自己睡在對面，代他燒著，又七搭八搭的同他說話。如金雖身在行戶，因自幼多病，烟早吸成了癮，此時吸了幾口，覺得神

氣漸旺，通體暢泰，又被他媽媽說了一陣鬼話，氣已全消。慕聞章三保在前進叫喊起來，喉音甚高，字字聽得明白。如金放下烟鎗，側耳細聽，原來是罵的他姊妹兩個，又是臭貨長，臭貨短的，在那裏亂罵，甚不入耳，不由一口氣阻止胸前，比先那氣惱尤甚，嚎啕大哭。倒把他媽媽很嚇了一跳，連問怎麼？又聽得章三保在前肆口謾罵，方明白如金哭的原信，連忙坐起身推如金道：「好兒子！你不要作氣，纔聽了爲娘兩句話，怎又惹起煩惱來？我曉得你是聽得老東西罵人，他向來吃醉了酒多是這般，也計較他不得許多。好兒子，你息息氣，待我去罵他。」說罷，卽忽忽出房向前進來。時章三保已回房去，他媽媽趕至房內，指著章三保道：「這老囚籠的，灌足了臊尿，還不去安穩穩挺你的尸，還要尋事罵人，你說只苦了你我兩人，你苦了些什麼？前數年苦的是我，這幾年女兒們大了，又苦的是女兒，你倒吃了大半世的閒飯，也沒見你賺過一文半鈔來家養活我們，母女還聲聲叫苦，你羞是不羞，你好的不管有無，只要你有了酒喝，萬事皆休。單顧喝酒也罷了，吃下去又喜尋事，數黃道黑的亂罵人，你想一家四口子，誰派你尋事？誰該你罵？你還不與我趁早夾著你那尾巴，到旁邊睡去，好得多呢。若把老娘鬧煩了，爽性不給你酒吃，看你怎樣。」章三保被他妻子一頓罵，罵得啞口無言，反笑嘻嘻的道：「咦！我並沒有說甚麼，好端端罵起我來，奶奶，又是受了誰的氣，拿我出注兒。」說着，掀開被身子一倒，滾進床裏去睡。媽媽見了，又是好氣，又是好笑，啐了一聲道：「醉不死的臭烏龜，這般形相，叫我拿那一隻眼睛來看你，明兒等你酒醒了，再和你講。現在我也沒有那麼大力氣同你說話。」便回身出外。章三保倒在枕上，咕咕噥噥的道：「臭烏龜罷，香烏龜罷，我這烏龜也是你們作成我當的，還要罵我？」媽媽也不去理他，竟回後進而來。不意如金自他媽媽出房，心中越想越氣，那眼淚不住的直淌下來，將一個綉花耳枕，全行濕透。想到自己八歲時卽沒了父母，被狠心的哥哥賣我到章家，吃盡了多少苦處，學彈唱用盡心機，稍有不是，非打卽罵，好容易挨到今日，身上引了幾個客來走動，老夫妻纔待我好些。我久想跳出這火坑，又恐遇人不淑，難得來了這姓許的，想將來託身於他，可望出頭。不料今日因賈子誠得罪走了許春

舫媽媽雖說他仍然要來，未知他心意如何？倘從此斬斷情緣，另有了結識，豈不空指望了一番？况且男子的心腸，最易改變，我這裏癡癡的望他回頭，那知他早將我拋諸腦後，所謂我本有心託明月，誰知明月照溝渠。再者他有的是錢，到處皆有人趨奉，不是舍了我如金，天下即沒有絕色女子。適纔又受章三保這一場羞恥，皆爲的是許春舫那個冤家。我而今也不怪許家了，一恨我命薄，該受折磨，二恨賈子誠，朱丕平空的撞到我家，惹出這無辜的口子，即是許家明日來了，我也無顏面見他。想我這個人，還生在世上，有何貪戀？受不滿的苦惱，吃不盡的酸辛，也不知前生作了多少罪孽，罰到今生身爲娼妓，已屬下流，又跌跌坎坎的氣嘔何日方了？不如一死，倒也干淨。那知人存了死的念頭，邪魔即至，如金此番覺得耳畔似有人教他懸梁刎頸，服毒投河，種種死法。死後又有若干好處，較之生前高萬萬倍。自己的身子，又覺有人扯他坐起，恍恍惚惚，如在雲端裏一般，不禁倒抽了一口氣，爬起身來，東西亂望，要覓個死所。猛低頭見盤中放了一盒烟在內，點點頭道：「懸梁刎頸，皆一時措手不及，被人解救下來，傳揚出去，徒添話柄。常聞人說鴉片烟是最毒的，人生吞下去，無藥可救，若和酒吃，更容易絕命，又是現成的，又便於吃。」想定主見，便拿了烟盒下床，找到桌上有將纔未收去的酒壺，搖了搖，尚有餘剩，忙倒了下來，約有半鍾之數，將盒內的生烟，全行傾在酒內，攪得勻勻的，望著酒鍾嘆了聲，落下幾點淚來，自語道：「烟呀！烟呀！想不到我如金今日應該死在你們手內。」又望著房外低低說道：「我那不記得音容的亡過爹娘！你該早知道你苦命女兒，今夜已到絕期，恐陰司路徑生疎，不識行走，又怕有惡鬼欺凌，爹娘可來帶你女兒一帶罷！」又叫了聲許春舫，狠心冤家，你今日生氣走了，縱然懊悔過來，明日再至，已見不著我了。只能恨你無情孟浪，不能怨我薄情，半路拋撇下你來。又罵一聲賈子誠，朱丕，你這兩個該死的壞東西，我與你們無仇無隙，平白地鬧起干戈，坑了我的性命。雖說是我自愧輕生，總因你們兩人起見。我在陽間不能奈何你們，到陰司做了鬼，即不肯饒你們了。常聞說道：「人善鬼不善，人怕鬼不怕。」何況冤有頭，債有主，好歹多要追了你們的命去，纔得甘心！又叫了聲媽媽，我雖不是你親

生，也蒙你自幼撫養成，這數年中，你却待我不錯，今日別過你了，好在你尚有如玉妹子可靠。如金說到此處，不由肝腸寸裂，萬箭攢心，那眼淚滾滾的滴入鍾內。復想到自己，具此一付容顏，雖非國色，也算二三等的女子。每對鏡自幸，將來倘得出頭，戴鳳冠穿霞佩，也可以相稱。誰意我空生此姿容，如此小小年紀，正當花開月滿之時，竟做了屈死冤魂，豈不可嗟可惜！一時間百脈沸騰，腹如刀絞，幾乎哭出聲來。猛又自己發急道：「匪！章如金，你好生胡塗，你是想尋死的人，並非在這裏訴苦，人到死後，萬事皆空，還憶這些做什麼呢？若被人來看見，不獨不容我死，知我的說我情急捨命，委係可憐；不知我的反說我輕狂，故意的詐稱尋死嚇人，落得他們背後去議論。便咬咬牙狠命的舉起酒鍾，伸著脖子一口吞下，把鍾子擲於一旁，仍至床上倒身睡下，拉過一條被蓋好。此時心內倒無所牽挂，惟有閉目守死而已。約隔一鍾熱茶時分，心裏覺得怔忡不寧，腹下隱隱作痛。原來鴉片烟和酒吃下去，更外發作得快，頓時五臟如焚，宛同刀割，氣往下墜。試問如金似一朵姣花，盈盈弱質，怎禁得這虎狼般的烟酒，在內翻江攪海，不由哎喏一聲，一脚將被踢過，雙眼一翻，兩足一蹬，早已嗚呼哀哉！那一縷芳魂，被無常勾入其中去了。正是：

香魂渺渺歸泉下，弱魄悽悽入地中。

再說他媽媽罵了章三保一頓，仍恐如金心內不安，重到後進來安慰他。將至門首，聽他房裏豁喇一響，似件東西掉下地來，忙掀帘入內，忽覺一陣冷風，劈面吹過，嚇的毛髮直豎。再定睛看如金仰睡在床上，一條被掀在地下。遂道：「怎麼倒睡著了？被落下來也不知道，現在身子不好，又作了一場悶氣，若受了涼，不是頑意兒的。」便欲上來代他拾被，忽脚下有件東西絆了一下，嚙的一聲，滾去多遠，知道是個鍾子。即罵道：「這些瘟根，怎麼茶鍾子亂丟在地下，也不檢起來，是我脚步子輕，不然還要踢碎了呢，你們是不肉疼的，不知老娘一草一木，都非容易置辦。」即彎腰拾起，見鍾子內烏煤似的一大團，不知何物，低頭嗅了嗅，似有烟氣，又有酒氣，不由得心頭跳了幾跳，忙丟下鍾子來看如金。不看猶可，看了只嚇得大海崩舟，高山失足，見如金直挺挺的睡著，兩拳緊握，兩眼大睜，上齒

咬住下唇，口角邊涔涔流血，猶帶著餘烟。無疑是適纔趁我不在房內，將鴉片烟和酒偷吞下肚去，尋了短見。再摸他的嘴及鼻尖兩處，一絲出氣皆無，媽媽這一急非同小可，走上來，一把抱住如金，放聲大哭，兩隻腳在地板上似擂鼓一般，口口聲聲只叫沒有命了。早將房外的一班媽兒們，多驚的走了攏來，先前媽媽將如金拉回房內吸烟，媽兒們送過茶卽各自走開，曉得他們有家常話說，不便竊聽，又樂得偷半刻空閒，到各人房內歇息。他們起早眠遲，不免辛苦，原說歪一會兒，那知都睡了？忽聞房內驚天動地，鬧將起來，大家嚇醒，一骨碌爬起，怔怔的走過齊問奶奶怎麼了？媽媽見了衆人，大罵道：「你們這班死娼婦來的正好，快償還我女兒性命好呀！多被你們坑死了。你們死到那裏去的？我走開了，你們也不來伺候，他如今把烟和酒吃下肚去，你們纔來，完了！完了！家也沖了，還顧他做甚麼呢？」說罷，又號天叫地，一聲兒一聲肉的大哭不止。衆媽兒們聞說，方知如金服毒自盡，皆嚇得面如土色。有兩個還立在房內，有幾個飛跑出房至前進送信。章三保酒都嚇醒了，急忙披衣起身，一面走著，一面連說怎好怎好？如玉也得了信，一同來至如金房內。媽媽一眼看見章三保走進，招了如金，便一頭撞到章三保懷裏，三保未曾提防，幾乎跌倒，多虧板壁擋住。媽媽哭罵道：「你這老不死的烏龜，你要吃酒罵人呢！罵得好，把我女兒逼死了，我也不要命了！與你老烏龜拚去了罷！」說著，亂撕亂咬，揪住章三保打了起來。如玉走進房，見如金死的甚慘，想到姊妹多年情分，淚如雨下，又想到自己身上，姐姐如此容貌，如此聲名，來人皆仰望他的顏色，尙不免賈朱之歎，我比姐姐又遜一籌，身上毫無知己，更難保沒人凌辱，一時又跳不出這火坑，不禁上前撫尸痛哭，忽見媽媽和章三保打鬧，忙走過拉住他媽媽道：「媽媽與三爺也非鬧的事，縱然鬧到天明，死者不能復生，亦無濟於事。我們先趕緊灌救，倘能救得轉來，萬事皆休，否則大家須要商量個定見。我想不怪別人，多怪賈朱二人，橫豎人都死了，還怕他們麼？不能善善的就這麼放他們過去，我的心也不甘；媽媽聽我一句話，且丟開手，況且也非三爺弄死他的。」如玉一席話，提醒章三保，連說有理，還是如玉心內清白，我被你媽媽一陣揪打鬧得昏天黑地，

尙不知如金怎生死的呢！媽媽聽如玉所說，始放了三保，趕著叫人取開水煮炙甘草等湯來灌，又將如金吞食生烟和酒的話細說，章三保也洒了幾點眼淚，衆人忙亂了一回，毫無動靜。再看如金面色轉青，手足全冷，是灌救不活了。章三保道：「人是死定了，不要忙了，待我明早即往縣裏去告賈子誠、朱丕二人，說他們威逼我女兒身死，請官下來相驗，看他們怎麼擔當得起。就是許家我也不能饒他過去，如金已死，還巴結他什麼呢？也拖他上來湊個數。不怕他們一千人，有錢有勢，女兒人死是真，他們威逼是實，縣裏斷無不准的。」衆人齊稱使得，媽媽即催章三保連夜去找主文相公，敘明情由，好明日清晨往縣裏喊稟，不要耽擱遲了。他們一千人又要去打點門路。章三保答應了聲，轉身提了盞燈籠出門，尋代書去了。這裏如玉又叫他媽媽將房內物件，全行搬過，將如金的尸骸扛了正睡過來，和烟的鍾子擺在床上，各事都安排停當，專候明早喊過稟，預備縣官下來相驗尸傷。媽媽一則因如金服毒慘死，二則因損去了一株搖錢樹子，便哭一聲苦命姣兒，恨一聲天，罵一聲賈子誠等人狼心狗肺，怨一聲自己，直哭得喉嚨音啞，氣短聲嘶。在房衆人見了這般情形，無不落淚酸心。如玉在房極力勸說，他媽媽方略略止住。時天色已明，如玉又勸他媽媽吃了點飲食，扶他對過房內稍睡片刻，大約官府下來，都要午飯後呢。單說章三保出了門，一口氣跑到縣前東首，有一代書家，姓畢名世豐，祖孫數代，皆爲甘泉縣代書，到了畢世豐手內，其技愈精，而其家道愈窮，因他心太狠過了頭，人多不敢請教他，怕的遺下後災來。他倒有一件好處，終日保得住沒有一人來叩門，所以畢世豐夫婦，未晚即吃了飯，省點燈油，早早睡了。現交半夜，畢世豐已睡過一覺醒來，在床上翻來覆去，想著明日柴米全無，生意又少，猶記得還是春間代人寫了一張狀詞，得了他大錢六百文，及今半載有餘，失錯都沒有人來問我一問。所有各家親友，多借貸徧了，甚至一而再，再而三的，此時萬難開口；縱然老蒼面孔去央說，也靠不穩。就有得借了與我，家內的衣服物件，除却身上穿的這幾件破衣，床上蓋的這一條薄被，其餘都典費殆盡，無處拮据。正然愁煩，忽然聽有人叩門，倒把畢世豐嚇了一跳，忙問是誰？看官可知章三保何以尋到畢家。

來因一路走著，暗忖道：「這件事雖說告賈子誠等威逼，奈無實據可指，他們又不曾打死我家如金，要尋個出名的老手訟師，敍紙懇切的稟詞，說得委婉入情，外面看是威逼，內裏情同謀殺，如此一辦，方可扳倒他們。」章三保亦久聞世豐的聲名，未經謀面，想他雖是個辣手，要的不過是錢，我多把潤筆送他，自然有絕妙的主意，敍出也不怕他日後找我，且顧目前之急。遂尋到他家門首，用手敲門，驚動裏面，畢世豐詢問來由。章三保道：「畢先生睡了麼？請你開了門，有要事相商，是一宗大大的財爻，送與先生的。」畢世豐聞說，曉得生意上門，非常歡喜，忙答道：「請站一站，我即起來開門。」便一面披衣坐起，取了火，點上燈，一面用腳踏他妻子。高氏醒來，何以畢先生說了半晌的話，高氏尙未醒呢？因高氏爲人甚賢，日間尋些針黹做活，及收些衣裳求漿洗縫補，賺幾個錢，貼助丈夫，每日食用。一日到晚，忙的辛苦異常，頭剛落枕，即睡熟了，非到天明不醒。本是臉向床裏睡，被畢世豐蹬了一腳，相巧蹬在高氏的私處，由睡夢中驚醒，翻轉身罵道：「餓不死的窮賊胚，好容易睡到半夜，纔有些煖氣，你又想起窮心思來，蹬呀，踢的，你就不想想明日米也沒得，柴也沒得，怎麼過得去？還這麼窮開心，挺尸罷，再鬧我可依不依了。」畢世豐被高氏罵的，忍不住好笑道：「你說的什麼混帳話，我因門外有人打門，要起去看看，來人說是送財爻上門的。既然三更半夜來，敲門打戶的找我，料想不是尋常小事，叫起你來預備燴點湯水，接待來人，難道我同門外人，很說了幾句話，你都沒有聽見麼？我倒不抱怨你睡死了，你反要冤栽人許多混話。」高氏聞說，纔明白了，尙未答言，門外又高聲說道：「畢先生，你可開門不開門，不開門我就去了，明日再會罷。」高氏聽了，方知來人是真，亦滿心喜悅，即擗口道：「來了來了。」急急坐起，手忙腳亂的在被內穿上底衣，便探身下床，趿上鞋，往外就走。畢世豐也穿齊衣褲下床，忙一把拉住高氏道：「你就這麼去了麼？該死該死，真正你睡糊了，夢猶未醒，你望望你的小衫還未穿呢，怎生好去開門？難不成這般天氣，身上冰涼的也不覺得麼？」一語提醒了高氏，果然小衫未穿，見自己仍是精赤著上身，滴光著兩乳，臉一紅，重跑到床前，來穿小衫，竟遍尋不得，急得高氏滿床一陣混翻，那知起身的急促，

小衫團到被窩內去了，一把抓出來，卽向身上披好。畢世豐點首嘆道：「蠢才蠢才，緩緩點子罷，愈忙愈出笑話了，再則我家雖窮，也不致一方舊布多尋不出，現在交冬的天氣，連個兜肚都沒有帶上，還是你帶不惜，還是你懶沒有做得呢？你年紀又輕，胸膛又高，衣衫又單薄，自己低下頭悄悄，也覺難看。」此刻高氏一心記掛門外的人，生恐等不耐煩，把買賣走脫了，那裏有心回答畢世豐的話？雙手鈕著衣扣，卽跨步出房，來至門前，拔去木門，開了門，閃在一旁，見來人手內提著一盞燈籠，便道：「請裏間坐罷，我家大爺起來了。」章三保舉起手燈，見是個堂客，知是畢世豐的妻子，卽低頭走入，高氏關好門，也隨後進來。畢世豐早將房內燈台擺到明間，等候來人，章三保吹滅手燈，挂在一旁，上前與畢世豐見禮道：「驚擾畢先生好睡了，有罪有罪。」畢世豐卽讓章三保上坐，問了姓名，彼此敘了幾句套言，章三保口內說著話，舉眼見畢家是三間一廂房子，東倒西歪，朽爛已極，房子裏窗牖門扇，一概全無，皆用木板蘆蓆，橫豎隔著，桌椅等件，多是繩捆索綁。兩人正對坐閒談，高氏早在廂房一間屋內尋出些破板片，燒滾了水，送上茶來。章三保忙出位接取，連稱不敢。見高氏年紀在三十以內，面龐倒還生得乾淨俊俏，惟欠修整，頭上一方青布齊鬢包紮，身上穿了一件半青不藍的薄絮短襖，一根舊黑綢縲束在腰間，上身不過兩件衣服，又薄又舊，腰裏又束得老緊的，越顯得胸前兩乳，高出寸許有餘，下身在燈影之下，不甚看得明白。見他走的嫵娜，想是一對小腳兒。高氏放下茶，轉身就走，章三保復又坐下。再看畢世豐年紀，也只好三十以外，高高的顴骨，濃濃的眉毛，言未發而聲先笑，眸一轉而頭數搖，周身衣履破舊不堪，愈覺肩聳背駝，髮黃面黑，他偏談笑自若，得意揚揚。笑對章三保道：「足下深夜過訪，必有見教，小弟這裏洗耳愿聞。」章三保便離坐深深一揖道：「俗說禮下於人，必有所求，將纔先生之言，如見我的肺腑，但是這件事有些難辦，務望先生不可推却。」畢世豐道：「足下儘管放心，小弟一生最喜從井救人，卽蹈湯赴火，亦所不辭，只要足下識得小弟用力之處，雖死無憾。」又鼓掌哈哈大笑，章三保卽細細將自己女兒如何尋死，因賈朱等人如何威逼，從頭至尾，說了一遍。要求先生設法，必須指實他們，無

可抵賴，又要官府見了動情，不然被他們反過巴掌，說我有意連累他們，豈非成了訛詐麼？那麼一來，我倒害了自己；久聞先生大名，百發百中，所以纔連夜過來，求先生高才斟酌的。至於先生用力的處，在我理當從重報答，斷不食言。說畢又是一揖到地，畢世豐一面聽著，一面點頭微笑，也立起回了一個揖道：「足下且自請坐。」便輕輕悄悄說出一番話來，把章三保喜的眉開眼笑，連聲稱是。未知畢世豐所說何話，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二回 畢世豐敘詞奪情理 賈子誠納賄了官司

話說章三保說明女兒如金被賈子誠朱丕等人威逼自盡，請畢世豐代他寫紙稟帖，去告他們。畢世豐聽罷，微微一笑道：「原來足下因這一點小事，非是我敢誇大口，一舉手之勞，即穩操必勝之權。然而足下來意，我已盡知。雖是他們威逼令媛自盡，究竟毫無實據把握，他們也可抵賴得過，須要明說威逼，暗中使官府見了，如同他們謀害一般，他們著了急，自然來撕擄這件事。足下之意，亦不過叫他們破費若干，知道利害，代令媛報仇。總之沒有威逼人命，該抵償的事理。幸而足下今夜問及於我，若問到別人，不得如此爽快答應你。再者不是小覷旁人的話，也一時想不出個盡善盡美的良策來。足下且請稍坐片時，容我鈹紙稟稿起來，與足下商議。」章三保聽了，喜的作揖不迭道：「先生真乃高明，不用我細說，佩服之至。先生請自便，我在此靜候。」畢世豐即起身至房內，取出一付筆硯，又取過一張粗紙，將燈剪明，坐下細心思索，如何著筆。章三保立起身，在堂前踱來踱去的閒步，走至階下，見房廂內是砌的兩口鍋，高氏坐在灶下，背倚著灶門烤火。章三保道：「大嫂請睡了罷！我擾的尊府，半夜裏都走了起來，外面天氣又冷，實在不安。」高氏忙站起來笑道：「好說，你大爺大小是件生意，不棄嫌來尋找我們家裏，深更半夜的又沒有什麼管待，不怕你笑話，今年我家大爺整整開了半年，竟累的很沒說穿的，連吃的都難，平時我們家裏極喜拉攏的，現在是力不從心，只好疎忽親友點了，諒你大爺也看得出的，是不見怪的。」說著又抿著嘴

嗤的笑了一聲。章三保在燈光之下，復細又看高氏長眉俊目，小巧身材，如今是累得這般的憔悴，若修飾起來，也很有幾分姿色；又聽他語言宛轉，似個善說的婦人，不禁愛慕之餘，又動了一點憐恤之心。想到身邊帶了幾兩散碎銀子，何不就送與他夫婦，定然是得濟的；又使畢世豐感激，更外出力了。若到事後酬謝，那是我應分送他的，即不見得人情了。我又在高氏身上，盡了情分，自然在他丈夫的面前，竭力說項，有此機會，不可錯過。便走近一步，在身邊掏出一個銀包，放在灶上道：「我有件事奉託大嫂，適纔大嫂不言，我已略知尊府一二的情形，我又有事相煩你家先生，理應爲先生分憂設法，無奈此時身邊不便，儘帶了少許，若面交先生，恐先生怪我藐視了他，望大嫂笑納。明日先行添補緊要物件，以作我的另外敬意。千祈在先生前說好聽些；再者此項與日後事成的酬謝無干。」高氏聽了，喜出望外，又睨了那銀包一眼，約有七八兩之數，笑道：「怎麼事還沒有成效，好先領惠呢？若執意不收，恐過拂了盛情，若公然收了，又覺慚愧，好在日後的交情，共得長久呢！我竟擅自做主，代我們家裏收下，再容道謝罷。」說著，伸手拿過銀包，笑嘻嘻的回房去了。章三保仍回至桌前，見畢世豐擱下筆來，大笑道：「費了我多少心血，始算勉強告成，只怕另請位神手通天的人來，也不過這般敍法。不是我說句放肆的話，却便宜了足下，苦了買朱等人了，縱然他們飛上天去，也難逃這羅網，足下請坐下來，細看一遍，可否使得？」章三保道：「先生過謙了，我是不懂得的，請先生講說講說。」畢世豐笑著高聲念道：

具稟民人章三保，

稟爲謀逼女命，迫叩雪冤事。竊身南京人，因貿易來揚，僑居憲治南柳巷地方。嗣因資本虧折，閑居，偶與身妻議及長女如金，已十有八歲，針黹女紅，在在咸精，欲托媒牙賣人作妾，冀得身價，可復舊業，身妻亦允。今歲九月間，有府署幕友許春舫，江西人，來相看身女，愿出身價銀四百金，約定十月初旬兌銀接女，當又交下定準銀五十金，以作憑信。數日後復有甘泉縣文生賈實，現爲衛幕，與兩淮候補運判朱丕偕至身家，議買身女。

身當以許買爲辭，賈出五百金，誘身背許，并言許向拐賣人口，身以既經議定，萬難挽回，只有聽之而已。賈即不悅，揚言恐嚇，如身將女與許，定行送究，兼云女非身育，係誑誘人女而賣者，身正與賈爭辯，朱又從旁圈說，以次女如玉賣賈爲妾，即可了事。身因素知賈爲本地棍杆，欺壓良儒，往往買過路婦女至家，先姦後售，無惡不作。身雖賣女，情不容已，烏能以女推致火坑，任其荼毒，竊恐有心者皆不忍爲，是以一併却絕。賈朱啣恨同去，次日身邀許至，囑其早接長女，免賈等覬覦，另生他變。詎許方來，賈朱亦至，即與許言身女在家爲娼，又恃女有顏色，始則廉其身價，騙人爭售，繼至其家，必尋鬧以出，聽其退價若干，爲異日再賣之計。若此伎倆，奚止一端；復言身女爲伊買走，在許之前，不容另有他議。賈既言之鑿鑿，朱又附和其辭，許安得不信爲實？向身索退定銀，身百口解說，無奈許深惑於賈朱之言，疑身飾詞文過，力索原銀，決然而去。身女素明廉恥，因父命難違，始肯鬻身爲妾。今聞賈朱憑空誹謗，羞忿交集，是晚伺身與妻往睡，吞食洋烟自絕，比身等聞知，解救無及。伏思賈朱不捏詞毀女，則許不思退，許不思退，則女可不死。身女雖非賈朱謀殺，例無抵償，然彼等以無作有，肆口敗女名節，女子以名節爲大，名節既喪，胡可爲人？分明使女至死，揆度其情，又何異於手刃，雖非謀殺，實同謀殺，爲此迫叩。

大老爺矜鑒賞驗，并提賈子誠、朱丕許、春舫等人，到案訊問，立分真偽，庶免賈等視人命爲兒戲，倚官衿爲護符，女既雪冤於泉壤，彼等亦難逃於律條。法有專歸，責無旁貸，公私兩便，哀哀上稟。

年 月 日具呈

章三保聽完，連連叫好道：「這麼一敍，情真理實，且又將我家行戶二字撇開，免得到官先耽不是，真不愧先生外號叫做筆似鋒。就請先生騰清，好待我明早即去攔輿請驗，我已買了一個白稟在此，即在袖內取出稟貼遞過。舉世豐道：「非是好意做成圈套，將足下行戶二字撇去，既是行戶，則女非貞潔，或買或退，不致於死，而且說到行

戶人家，官府必將這件事看輕，再則既非行戶，何以賈朱等人，無親無故，到你家去？所以由賣女起見，方許來人相看，賈朱乃造言毀節，以致服毒自盡，雖非威逼，隱然有逼節在內，逼節即與謀殺無異。」章三保點首稱是，即在手燈內將蠟燭取出，點上照著，畢世豐寫稟，高氏又去燒了兩盞茶送出。不多片刻，稟已寫成，畢世豐重又細看一遍，點了句讀，註了人名地名，填了年月，方交與三保。章三保接過謝了，又謝道：「夜深了，先生請安歇罷！待明早喊下稟來，如何辦理，再來請教！」隨手將餘下的蠟燭，仍插在手燈內，起身告辭。高氏也趕出來道聲好走，畢世豐直送出大門外。回來關上門，走入道：「不料今日半夜裏來一宗生意，真乃意想不到，這件事辦妥了，謝儀是不得少的，被告許家是有錢的人，賈子誠連年也積蓄不少，這紙稟詞進去，他們必然著慌，要去安擺。章家至少也得一千八百銀子，章家得了彩頭，定忘不了我的好了，我們也窮出頭了。」高氏聽說喜之不盡，又將章三保去下的銀子，告訴世豐，畢世豐點頭道：「章三保倒是個朋友，能知人甘苦，不愧我爲他用這一番力氣，你可收好，明日待我去變換，先買些柴米來家，再買兩疋布，做幾件棉衣，你我禦寒。」他夫婦歡歡喜喜，回房去睡。單說章三保回轉家內，將畢先生做的稟詞，念給媽媽與衆人聽，衆人聽了，都說好極。媽媽道：「你也去躺躺罷，明日天明我喊你起身。」章三保道：「我並不想睡，不一時天也好明了，不要睡遲了，就誤正事。」即叫人煮出飯來，吃飽了好去等候喊稟。吃畢天已大亮，忙著換了一套半舊的衣服，又分付衆人小心伺候，官來相驗。便出門而去。穿街過巷，來至縣前，問明縣官上府去了，少停即回。即在縣衙左右尋了一家茶鋪子坐下，等了半晌，聽遠遠鳴鑼，喝道而來，知縣官已返，忙起身給了茶錢，整一整衣履，在街旁站定。恰好頭踏執事，紛紛過去，縣官的轎子將至面前，章三保似虎也一般撲出，當街跪下，高聲喊道：「血海冤枉呀！求大老爺伸冤。」說著，雙手將稟帖高高捧過頭頂。兩旁的吏役，忙過來吆喝，縣官在轎內早已看見，即行止住，叫取上他原稟來。吏役將原稟取過呈上，縣官接了，從頭細看，一行看著一行，搖著頭。看官們可知這縣官是誰？原來就是魯鵬，自魯鵬被劾去後，魯鵬知道本省督撫上司，皆是清廉公正的大員，不

可以資緣迎合的，恐蹈了兄弟魯鵬的後轍。好在他們這夥惡人，性情是隨人改變的，能屈能伸，他便將那勢燄熏人的氣派，全行收斂，反做出那公正不阿的面目來，在上司面前，說的是愛國愛民；在同僚前，說的是潔人潔己；又尋那地方上有益於民的事，做了幾件，魯鵬聲名早傳聞開去了，上司同僚，無不稱羨。連雲從龍都暗暗的納罕道：「怪不得人說龍生九子，種種不同，誰知魯鵬竟大異其弟行爲，是一員好官，倒要存心提拔他纔是，何可因其弟而廢其兄。」魯鵬上省也面謁過從龍幾次，從龍痛加讚賞。魯鵬知得了上司的歡心，更一味要好，相巧甘泉縣任滿出缺，雲從龍想到魯鵬揚州三府是也，賠累清苦的缺分，不如著他兼署甘泉縣事，一面出摺具奏，聲明原委，并請另他立心要做好官，又可使他分外巴給，便一面相飭藩司，委他去代理甘泉縣事，一面出摺具奏，聲明原委，并請另放實任人員。魯鵬奉到札文，好生歡喜，忙去預備接手。適值是八月時候，接印未久，即當開徵之期，魯鵬本是個能手，外面圖名，暗中圖利，這一次漕即得了若干肥己。今日清早，去伺候府裏行香，排班事畢，回衙，恰值章三保攔輿叫冤，魯鵬看過稟詞道：「帶下去！」再分付隸役人等，不可散步，伺候本縣前去相驗。兩旁答應，將章三保帶過一邊，魯鵬下轎進署，拿了原稟，去與刑名師爺商議。許春舫是上司本府的幕友，朱不是運司的僚屬，賈子誠是本學生員，兼在衙裏作幕，平日又有往來，這一干被告，怎生發落？若照原稟所控，他們無故誣良作賤，威逼人命，皆有應得之咎，不能不提案訊問。刑名師爺笑道：「東翁這件事易辦的，原告章三保稟內，都有架詞，縱然是實，也不過欲賈朱許等人買他個不追，可以顛預了事。東翁先請去相驗，可否服毒是實，一面批示簽差，立刻提被告人證赴案。去的差役，待我授意於他，叫他傳話被告等人，不須費事，他們自然即去料理。連東翁這邊，他們都要盡情的，怕的原告不追，問官不結，也是沒用的。」魯鵬連聲道是，即傳話外面伺候，仍然坐轎開道，向章家而來，又分付將原告章三保一併帶往。到了章家門首，早有本坊地保，上來跪接，裏面已搭了官座，魯鵬下轎入內坐定，先將章三保妻子帶上問了一遍，即叫仵作人等，在座前相驗。仵作等進去，將如金尸身扛出，放在階下，細細驗畢，報道：「周身無傷，

只有兩手指皆青，面皮似鐵，牙齒全黑，腹脹如鼓，委係吞食生煙自盡。又將和煙的酒鍾呈上。魯鵠點一點頭，命書吏填明尸格，即將章三保帶上道：「你女兒服毒身死，本縣已經驗明，你可先行買棺盛殮，本縣回衙代你提傳被告審訊。」章三保連叩頭道：「求大老爺極品高陞，朱衣萬世，女兒的尸身是不能收的，恐被告等猶有抵賴。」魯鵠笑道：「你這人可癡了，難道本縣相驗過了，填下尸格，不足爲憑的麼？被告自然要全行提到，審問真僞。真的他們皆有應得之咎，假的你即是借尸訛詐，還要根究你女兒因何服毒。」章三保又叩頭道：「若是虛稟，小的情甘認罪反坐。」魯鵠道：「那就是了。」遂分付本坊地保，看同他家收尸，不許猶有扭難。章三保暫行取保回家，俟被告人證提齊，再傳案對質。即起身坐了轎回衙，章三保送了縣官起身，回來與媽媽相商，買棺收殮如金，好在縣主太爺驗過，不怕他們抵賴。媽媽道：「孩子死的甚苦，須要豐富裝裹，方對得過他，就是歷年來，他也掙的不少。」章三保道：「不用你說，我也不忍心草草完結，只得這一遭兒了，好在用下去的，有人來認我們的。」遂帶了銀兩，上街買定一口上等杉木棺材，又叫了裁縫至家，連夜趕做衣服，盡用頂上的綾緞，請了陰陽生來擇定次日卯時入殮。此時十月節令，天氣甚冷，雖遲殮一日無妨。章三保又使人分頭送信於各家親友，早驚動在城一班紳衿人等，向與如金交契，又慕如金的顏色，一聞此言，莫不詫異，趕著過來慰唁，并詢問至死緣由。媽媽一一告訴衆人，聽了，皆咬牙痛恨，慙慙章三保去告狀。若魯甘泉稍有袒向，我們即不依他，雖不該論抵，也要他們大大花去一宗，纔得干休。媽媽稱謝了衆人，又留衆人吃了茶果方去。次日黎明，各物齊備，章三保早叫了幾名僧道，鼓手來伺候，衆親友幫助媽媽，代如金穿了衣服，可憐如金，一晝夜過來，那裏還是生前的花容月貌，百媚千嬌，只落得面色由青轉黑，唇鼻等處色如紫絳，肚腹高挺過頭尺許，按上硬同鐵石，宛似夜叉魔鬼一般。媽媽見了，分外傷心，復呼兒叫肉，大哭不止。章三保與如玉等人，亦哭了下來，好半晌方止。陰陽生報時辰已到，階下僧道鼓手，齊齊吹打，衆人將如金尸骸，抬出入殮，媽媽又撫棺碰頭大哭，衆人多方勸住，棺柩即停供後進，一切禮儀皆按幼喪制度。章三保開

發了僧道等衆去後，衆親友亦分分辭去。章家專待縣裏提齊被告，好去對訊。再說賈子誠，朱不二二人，回到衙署，賈子誠即叫廚房添上兩樣菜蔬，留朱不吃飯，又將自己煙具開設，與朱不對臉，在榻上吸煙。賈子誠猶自恨聲不絕，說：「如金趨奉許家，瞧不起旁人，實係可惡，須要給他個利害，纔知道我們不是好惹的。不然還要被他家效尤呢！」朱不笑道：「你因這些小事，也犯不上這麼嘔氣，一個娼家，怕沒有法子擺佈他麼？好在你與魯雲程相好，章家又在他管轄之地，明日我同你親去拜他，請他差提章三保，說他縱女爲娼，裏脅良家子弟，并提如金本身，到案訊問，不怕他倚仗許春舫的聲勢，難道地方官不該驅逐娼妓麼？」賈子誠連聲稱善道：「不如此不足洩我氣忿，明日午後，你在家等我同你一道兒去。」兩人談了半會，家人們早擺上飯來，對面吃畢，淨面漱口，又吸了幾口煙，朱不方起身辭去。適值漕帥行下催糧的文書來，王喜請賈子誠申覆回文，并札催各軍戶旗丁趕緊完納，整整忙了一日。至次日下晝時分，公件仍未清結，賈子誠急得心如火焚，恨不得一筆寫完好去約朱不，同往縣署。正在心焦，忽見朱不跑了進來，形色倉惶，滿頭是汗。賈子誠忙立起讓坐，笑道：「你兩日等得不耐煩了，我也急的很，無奈這些遭瘟公事，羈絆的不得了，我們只好明日去罷。」朱不雙手齊搖，坐下道：「還說什麼送章家的官呢？而今弄出大事來了，我特來與你商量，趕著去彌縫爲是，若鬧開來，你我都有未便。」賈子誠聽說，也吃了一驚，忙道：「什麼事這般大驚小怪的？天大的事，不過殺人抵命，也沒有事了，何況我們並未殺人。」朱不蹙足道：「雖不是殺人，也是一場人命官司。」遂將如金服毒身死的話，并說章三保如何往縣裏去告，如何捏詞，現在魯雲程去相驗過了，已出了差來提你我，與許家三人。幸而魯雲程顧念交情，明說差提原被，兩造對質，暗中分付來差，知會我們趕快去料理，只要章家不追，即可含糊過去。我想章三保告的是威逼他女兒自盡，原無實據，但是既經控告，他定請教了訟師，自有一番強詞奪理，一時難分真偽。況且你我等人，若到堂與他對質，也不像句說話，來差先到我那裏走了一趟，此番到許家去了，少停定然要到你這裏來，我所以搶一步來與你斟酌，如何辦理？雖然不怕他，究竟我

們居官的人於聲名大有關礙。」賈子誠聽說，亦呆了半晌道：「不意章三保有如此胆量，居然敢捏詞控告我們，其中必有唆訟主使。如金那蹄子倒捨得尋死，也算件怪事。既承雲程關切，爽性請他耽擱幾日，我們好設法完結，且待來差至許家那邊，若何辦理，我們再作計較。」朱丕點首稱是。又說道：「風聞如金吞煙自盡，死的甚慘，今早收殮，有人看了來說，那裏還成人形，面目黧黑，兩手鐵青，肚腹高硬，宛同醜鬼相似。想起來如金尋死，也是我們的罪過，若非你前日發話羞辱他，他這般自由自在的日子，怎生捨得短見？遙想我們走了，許家亦動了氣也未可知。」賈子誠笑著啐朱丕道：「呸！你倒先不打自招，他死的有什麼可憐？纔死的好，我纔快活，還死遲了呢！我看這件事，也沒有什麼，拚著花幾串錢，海也乾了，他到底把條命糟掉了，究竟是那個便宜？」正說着，只見家人上來道：「甘泉裏有兩名差人在外，說有要話面稟。」賈子誠道：「叫他們進來。」朱丕連忙躲開，家人領了差人入內，見子誠請了安，站立一邊。賈子誠故作不知道：「你們有什麼事，成雙作對的來此？」原差道：「一則叩見老爺請安，二則敝上有件公事，請老爺過目。」便將硃簽呈上。賈子誠接過看畢，仍將硃簽交與來差道：「豈有此理，章家分明借尸訛詐，難道你們貴上就這麼准了麼？」原差道：「一起先原是不准的，敝上親往驗過，果係服毒，章三保又說得確確可據，說老爺們威逼他女兒身死，所以敝上請老爺們對質，即分虛實。」說著，走近一步，低低道：「敝上也明知章家是借故訛詐，無如他女兒自盡是實，又一口咬定老爺們威逼。但是對質下來，自辨真偽，惟有一件難處，老爺們何能與他上堂對訊，若遣名家屬去，怕的章三保刁頑，說王子犯法，庶民同罪，不肯同家屬質訊；二來老爺們有體面的人傳聞出去，風聲不雅，況且敝上又與老爺們交好，更不能不為關切，奈因公事公辦，私情只好攔過一邊，惟有暗中為力。至於章三保控告的意思，無非想訛詐若干，千人一見，敝上叫差人們轉請老爺示下，可能看破些，給他幾文，叫他當堂具張息訟切結了案，隨後老爺們再尋件事由，狠狠的辦他一下，也甚容易。此是敝上的私意，仍請老爺們自裁。」許老爺那邊，我們去過了，已照敝上的意思而行，說明日挽出人去同章家說項，許他個若干，叫他

結案。」賈子誠聞說，沉吟了一會，笑道：「承你們貴上一番美意，焉得不遵？若論章三保膽敢架詞誣告，再去買囑他結案，還當我們懼怕他呢！任憑他告到部裏去，我也不去理他。說到歸原自有水落石出，孰是孰非，何能憑一面之詞，硬栽人威逼他女兒自盡麼？好在不是我們殺他的，那麼一來，豈非辜負了你們貴上的盛意，說不得我們自認晦氣，即照許老爺的辦法，先煩你們回去致意貴上，憑公訊斷。」又回頭叫家人提出兩串錢來，賞給來差兩名，原差請安謝了賞，道：「老爺們是何等樣人，難不成怕他控告麼？不過因他家女兒死的可憐，姑從所請，給他幾文。若說他執意不行，章三保能有幾個腦袋，雞卵好同石頭碰麼？他已得之望外，斷無違拗。差人們且回去稟明敝上，就擱兩日，候老爺們話說明了，再提章三保當堂具結銷案，他既答應，自然要遞情甘息訟的稟詞，那時差人們授意於他就是了。」賈子誠點頭道：「很是，你夥計兩人頗會幹事，我再酬勞你們罷！至於貴上關切之處，我也理會得，自有道理；你們回去，先代我請安說聲就是。」許老爺也該有話在你們面前。」原差笑道：「老爺真乃明見萬里，許老爺也是這般說法，其實敝上是顧念交情，並無別意。」遂告辭退了出外，朱丕拍着手笑出來道：「沒事了，自古錢能通神，一毫不錯，這件官司却便宜了我，章家也曉得我窮，不過借我搭個腳兒，你們所費若干，只好容我再報罷！許春舫他即用去十倍，我也不見情的。」賈子誠笑道：「沒臉的東西，虧你好意思說得出口，明日我們完結了。單叫魯雲程來提你，與章三保對質，看你怎樣，那時不怕你窮，木頭槓子也要榨出點油來。」朱丕笑道：「子誠不要誇嘴，如魯雲程單提我去，我即直說你們買囑他了案。試問他們果真沒有威逼章家女兒，焉肯納賄？只怕你們還要用二發買囑呢！」賈子誠笑著打了朱丕一下道：「好好從此我也知道你的心了，不要說笑了，倒是叫誰人到章家去說呢？」朱丕道：「跟我的家人蔣禮頗會說話，我大小事件，都叫他辦，從未支離。明日即叫他去，包管得表得裏。」賈子誠又道：「章家是這麼安排了，雲程那邊也得送他幾文，他雖口口聲聲說認交情，自古衙門向南開，有理無錢休進來；不管至親密友用得著，他多不能白過的，你看送他若干方可出手。」朱丕想了想道：「至少

也要二三百金，輕人即是輕己。」賈子誠點頭道：「就送三百金去罷，這件小事也很過得去了；我想今日就送過去，讓他且安了心，好代我實力辦事。」便取過一個紅封套來，上寫「菲敬」二字，又寫了一張會票，會到平日共來往的銀鋪內，實兌紋銀三百兩，即叫進一名家丁，拿了名帖送到魯太爺衙門裏去說：「家主人具了點菲禮奉送，容改日親自詣署相謝，此時因事在案，不便走謁，各事都望魯太爺格外關照。」家丁應著退下，自去送禮。賈子誠又留了朱丕吃了晚飯方去。朱丕回至家內，將蔣禮叫上，分付了一遍：「明早即去與章三保說，不是我們怕他告狀，纔來買囑他的，叫他不要錯會了念頭，因他女兒死的甚苦，許老爺既肯成全他，不與他爲難，我們也樂得做個人情，高高手放他過去，究竟不因蘿蔔不挑菜，我們算貼補他女兒喪中一點子用費罷；他女兒捨命一場，若論他架詞誣告，定見不依，他們不要仗著有人主使，審出虛實來，是他自家吃苦，別人替不來的，叫他別要糊塗，你的話要說緊些，不要被他們得了口氣去。」蔣禮笑道：「老爺請放心，我知道老爺的意思，怕章家慾念過重，不肯就和官司得步進步的，小的先去詐他一詐，說明利害，然後再許他好處，斷無不從之理；若是說了下來，也是小的一番功勞，這是不能便宜賈老爺，要朱老爺栽培。」朱丕笑罵道：「該行瘟的奴才，還沒有做事，就先想於中取利，事成了賈老爺自然要賞你的，你忙甚麼？」蔣禮應了聲退出，一面走著，咕噥道：「賞是賞，撈摸是撈摸，也要有這本領纔撈摸得下，橫豎賈老爺是省不來的。」朱丕只當沒有聽見，起身回後，蔣禮回至自己房內，叫收拾睡下，在枕頭上尋思，前去作何說辭，開口須要章三保無話可回，又要使他不敢多索，其中我方有餘落。想定主見，始沉沉睡熟，未知蔣禮前往說和章三保可肯應允，要知若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二回

章三保得財甘息訟

畢訟師受謝樂調妻

話說蔣禮睡到次早方醒，起身淨洗手臉，吃了點飲食，忙忙向章家來。見章家大門開著，即誇步走入，見後喪棚

高搭當中停著柩靈前，旛幛幃幔燈彩香花甚爲齊整。章三保夫婦同在桌畔點燭供肴，媽媽又涕淚交流的數說著哭，回頭見蔣禮走了進來，章三保也認得他，雖然是朱不的家人，因此事與他們無涉，正待詢問，蔣禮忙上來道：「昨日大姑娘入殮，我實在不知道，未得候拜，失禮之至，要恕我呢！」說著，便走上拜單，恭恭敬敬行了四禮，慌得章三保夫婦挽之不及，口內連說不敢。三保一旁回禮不迭。蔣禮拜罷起身，媽媽也止住啼痕，上來叩謝，便邀蔣禮至棚下坐了，媽兒們送過茶，蔣禮道：「昨日下午，方聞得大姑娘的凶信，甚是詫異，我還當是訛言，再細細打聽，連死的情由我已盡知，把我很罵了一夜。」將大指一豎道：「他若不是我的主人，我要罵出他好話來，又恨不得過來與賢夫婦商量，定要報仇雪恨，纔出我胸中這一般不平之氣，無如名分攸關，只得忍了下去。後來聽得章大爺在縣裏喊了稟，請官去驗，業已准了，出差提訊，我喜歡的過不得，我甚稱贊章大爺有胆量，管他什麼官幕，有錢有勢，只要我有理，多可告得他們，外孫有理，還要告太公呢！總之一句話，他們惡事也忒做得多了，不怕人命關天，都視平常，還了得麼？世界上倒沒有王法了一般，也有今日跌到你家，章大爺手內，那怕勢燄如山，偏要同他們這麼碰一碰，我佩服你章大爺，實在是有膽兒的，非比那畏刀避箭的人。這叫做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他們惡貫滿盈，自作自受。」媽媽聽了，忙接口道：「阿彌陀佛，你蔣二爺真是明白人，你家那主人遠不及你，他們只說我們這裏人家，是最容易欺的，殊不知人死了，還怕什麼呢？拚死無大災，說到盡頭都要憑個理字，難道人家非容易養到十七八歲的女兒，又是一把賺錢的手，被他們逼死就罷了不成，弄一場人命官司，他們吃吃，試試大家的手段，適纔猶有一件可笑的事，你二爺未來之先，許家打發個人來同我說和，叫我家不要追案，他情願貼我女兒身後喪中一切費用，是我當面大罵了一頓，說你家主人夢還未醒，沒說貼我的用費，就照我女兒樣子澆個金人還我，還嫌他不会說話呢！你回去告訴他聲，叫他拚著打官司罷，留下錢走官的門路，是正經，只要官判斷我女兒是該死的，與你們無干，我家就不追了，今日你來是頭一次，若下次再來，我即打你孤拐。許家的人見我勢頭不好，一溜烟逃去，你

聽聽可笑不可笑，到了此時，他還拿錢來墜煞我，我可依麼？」蔣禮聽了，拍手笑道：「罵得在理，不打出門，還是便宜了他。然而我却有句不中聽的話，要勸你媽媽，不要罵我，我纔敢說。若論你家姑娘，爲他們逼死，萬難罷和，連旁人也沒有勸你家和的理，但是一件常聞錢可買罪，他們見你不肯私和，到了官又要耽取處分，一不做，二不休，拚著蕩產傾家，到衙門裏去花費，現在的官，那個不貪財的，古語云：有錢則生，無錢則死。你們見縣裏不問，不過到府裏去告，府裏若再買通呢？況且許家又現爲府幕，更易說項，你家不過到上司裏去告，京城裏去告，滾釘板喊御狀，你家多拚得去幹，他們也拚得去用，可知有錢到處皆通，你告一處，他買通一處，九九歸原，仍是個罷和。他們也用窮了，你家也累措完了，兩敗俱傷，毫無益處，沒說是威逼的官司，卽是真打死了人，有錢都可以豁免。我想你媽媽不若看破些，樂得他們來與你家說和，情願用錢，何妨重重的要他們一宗。而且大姑娘雖然慘死，也是大限該絕，天下沒有錯死的人，閻王也沒有誤勾的鬼。二則不怕你媽媽見惱，你家這門戶全賴大姑娘撐持，而今大姑娘歿了，卽折了氣勢，你家二姑娘年紀尙幼，又沒有大姑娘的名聲，恐一時接續不上，再要打官司告狀的破費，只怕他們還未用窮，你家就先累倒了。媽媽你將我的話與章大爺斟酌斟酌，看我蔣禮還是爲的他們，是爲的你家呢？」一席話說得章三保坐在一旁，迷迷笑而不答。媽媽也無語了半晌，方道：「你二爺的話原是不錯，無奈我女兒死的太苦，若與他們私和，恐對不過我那死鬼女兒。」蔣禮見媽媽話已鬆了下來，卽趁勢說道：「媽媽你這話錯了，你姑娘死後魂靈是明白的，也曉得父母的苦處，而且追到末了，他們不過丟官的丟官，傾家的傾家，也沒得什麼死罪，爽性辦到他們論抵，也還值得。」章三保聽說，連連點頭道：「蔣二爺說的甚是有理，你到揣度揣度，不要倚著自己一沖頭性子，日後抱怨。又起身拉他媽媽道：『你到這裏來，我和你說話。』」蔣禮拍桌道：「還是章大爺爽利，你們都要商議定了，纔好說呢！」他夫婦走進靈幃，噉噉的好半會，復又出來。媽媽向蔣禮道：「蒙你二爺指點我們明路，但是私和了這官司，便宜他們多了。我家既耽了賣死女兒的名，須要落這麼一宗，不然也犯不著耽。」

名不孰利的，至少要他們十萬八萬，衙門裏一切我家不管，依我就和，不依我仍是追案；還有一件難事，方纔許家的人被我罵走，料想不敢再來，就是賈家那邊也要人去說，我家斷不能先央人同他們說和去。」蔣禮忙道：「不難不難，你媽媽果然允准，不得改口，我情願效勞，也不說你家煩我出來，即著我的意思，許賈等處皆是我去，我家主人也無須交代的。」章三保道：「怎好煩你二爺代我家說話，他們家的人，仍是要來的，來時再作商議，你二爺去說，究竟不便。」媽媽道：「這也無妨，說成了重重謝二爺，只要你話說好了，不可被他們怙了斤兩去。」蔣禮聽說，雙手齊拍胸膛道：「有我有我，包管你賢夫婦得理得體，成時只要一頓好好酒飯，請我一吃，就完事了；只怕我說的十事九成，你家又有變動，那就不好了，你們怕我說不成功，反惹人笑話，我也要預先說明。」說罷，哈哈的笑了起來，媽媽也笑道：「你二爺放心，果能依我數目，斷無不成，倘有返悔，任憑你二爺罰我。」蔣禮道：「罰你減去九成，只要一成一說罷，又格格的笑，即起身作辭，章三保同媽媽直送至前進方回。蔣禮出了門，自喜道：「不意他家被我一番鬼話，說了下來，真正是我財星透露。」一口氣跑回家內，將前後情節回明了朱丕。朱丕亦大為稱讚，便親自來會賈子誠，著蔣禮去說知許家，看他願出若干，到賈老爺衙門裏來回我。蔣禮出來，自去見許春舫商量。那朱丕即至衙署，見了賈子誠，將蔣禮如何去說章家，如何答應，現在叫他問許春舫去，知道他出的數目，我們再爲計較，這件事算可了結了。賈子誠道：「用去若干，倒是小事，却要老烏龜夫婦笑我們害怕，將錢去買囑他，我真不服這口嘔氣。」朱丕笑道：「你可太沒涵養了，此番是他得了情理，權讓他逞盡威風，事後過個三月五月，尋件事去擺佈他家，却也容易，那時不發手則已，發手即要他冲家敗產，今日所得的原數兒倒出來，還不行呢！」賈子誠道：「怎麼呢？只好怎麼想了。」賈朱正在計議，見蔣禮已去了回來，道：「許老爺正因打發去的人被章家罵了回來，在那裏納悶，見小的去了，說明章三保應允的話，歡喜異常，一口即出了三千兩，再外送魯太爺小的因想許老爺出得多，也是替老爺們分肩，遂又陳說利害，若不滿章家所欲，恐此時息了案，日後仍要發作，不如一了百清，

免貽後患。許老爺聽了小的之話，又添上二千銀子，共計五千。小的先回來說聲，待我再往章家問個明白，講定多少，可以了案，五千外的，老爺們再設法補足，可買點便宜，倘五千肯行了，豈不更好麼？朱丕道：「甚好，你就去罷。」

蔣禮退出，仍至章家來。章三保忙讓到後進內坐，媽媽也出來相陪。蔣禮道：「委辦的事，說過了，但不能盡如你賢夫婦的意思，費了若干唇舌，他們咬定了要同你們打官司。許春舫隨他去，我們拚向衙門裏去用，不便宜他家，果應了我前次的話，後又被我再三說項，他們纔依了出的數目，却離得遠呢！我也說不出口，說出來要被你們啐呢！」

章三保道：「既然有了數目，何妨說與我們聽聽，好在行止也還未定。」蔣禮又道：「媽媽不要罵我呀！」

媽媽道：「怎麼話倒累你二爺往返，也不是你二爺的事，只管請說。」蔣禮聽了，方故作噉嘴咋舌道：「他們三處，除了代你家衙門使用外，送你二千兩銀子，再多是不能了，你媽媽想想，可是遠得多呢？叫我回覆你家的人，都難出口。」

媽媽聞說，頓時擱下臉來，冷笑了聲道：「我家寶貝似的一個女兒，被他們逼死了，又經官動府，大鬧了一場，息案的時候，自然我家還要認個情願了結的名目，這些關頭，只值了二千銀子麼？他們也不怕笑掉了人家下巴殼子，倒難爲你二爺，空說了一番，改日叫我們家裏登門奉謝，我定見是不和了，隨他們那個衙門買路去，總而言之，女兒爲人逼死了，不能再問個罪回來。」

章三保也接口道：「本來太少了，我家活女兒亦不止賣二千銀子，何況是他們逼死的，我們又要就賣死女兒的名，二千銀子纔買了個零頭。」

蔣禮道：「我原曉得懸殊太遠，是說不上，又不能不來回你們聲，我倒驚動了，待他們肯添多少，我再來說罷！」

便起身欲行，如玉在靈幃內句句聽得明白，忍不住走了出來道：「蔣二爺請站一站。」

蔣禮見是如玉叫他，即停住脚步道：「二姑娘有何話說？」

如玉含笑道：「承你二爺來代我家說事，本當依從，無奈數目太遠，不是我家有意扭捏，然而你二爺的來意，我也猜透一二，怕的是說多了，我家三爺和媽媽又爭多厭少，不如藏點頭說好留退步，究竟他們願出實數若干，說明了要大家商議，能行則行，不能行則止，倒爽快些。」

二爺何必又要去走這麼一躡，做什麼呢？現在費你二爺心，甚不過意，再累

你往返，更外不安了。」蔣禮聽了，暗罵道：「這促俠小蹄子很會詐人，看來比老的還凶呢！待我也詐他一詐。」便笑道：「二姑娘說話真伶俐，看出我的心境來，既然你姑娘問我，我也要轉問一聲，想必三爺和媽媽的心境，姑娘是知道的，到底要多少，纔肯罷休？且丟了我的，說你的，早間你媽媽說要十萬八萬，那句話諒也是戲言，應該有一定不移的章程，橫在心裏，何妨請教呢？」如玉笑道：「既是你二爺諄諄問我，我斗膽代三爺和媽媽做主，十萬八萬雖是戲言，大約一萬八千是不可少的，你二爺心裏估量估量，他們能出，再去說一遭兒，他們不能出，就犯不著空費脣舌了。」媽媽在旁忙攔如玉道：「你不要亂說，小孩子家曉得甚麼？蔣二爺不要保他，我是不依的。」蔣禮見如玉已說出實數，又見媽媽攔他，恐如玉走了，不好收場，便道：「你姑娘這麼爽利，我也爽利些，我們以作六千的數目，等我說去，說得成，晚間回信，說不成，我即不來了。明日你追你家的案，他打他們的官司，與我毫無關涉，不過白說了一場話。」媽媽仍要再說，被如玉搶著說道：「就這麼著，候你二爺信罷，行止多要回覆我們一聲。」蔣禮口內答應着，即作別出外，也不回去，走到那僻靜茶鋪內坐下，直等至黃昏時分，又向章家來，進了門，即拍手笑道：「成功了，沒事了，哎唷！哎唷！好容易被我說得海枯石爛，方有了頭緒，非是我來妄說，唾沫都說乾了一碗。」又回身對章三保作了一揖道：「恭喜恭喜，大事告成，悉如二令愛分付的六千數目，賢夫婦可沒有的說了，再說我可要議罰了。」說罷，又笑個不止，章三保一面應答，一面讓蔣禮坐下道：「適纔媽媽狠罵了如玉一頓，說他不知好歹，亂出來插嘴，既已說出了口，又累你二爺跑來跑去，我們甚過意不去，只好遵命，這場情分却要賣在你二爺身上。」蔣禮笑道：「承情雖蒙你們賢夫婦慨允，還有一句不情的話要交代明白，衙門的使費，說過不要你家問問，那情願息訟的稟帖，是要你家遞的。」媽媽道：「既然講和了，自然要遞和息，請你二爺去與他們說明了一邊交銀，一邊去投息詞，兩不相欺。」蔣禮道：「那也不用你多慮，我去把銀兩措齊，你家去請人寫了息詞，我同你家章大爺手攙手兒往縣裏去遞，就在那裏交清銀數何如？我也要去了，明日見罷。」蔣禮回至衙署，已初更時分，朱

不道：「怎麼到這時候纔來，他家可行了麼？」蔣禮道：「行是行了，不是小的誇口，換一個主兒去，竟難成功呢。章家兩口子，抱定十萬八萬的說，被小的左磨右刷，始壓下頭來，現已說定了七千數目，衙門還要我們去用，除去許老爺出的五千，賈老爺與老爺是要湊二千的，縣裏沒有什麼大開發，不過書差們的賞號，幾十千文也就好過去了，好在賈老爺前日已送過魯太爺三百，許老爺還允下另送，遙想魯太爺是沒有扭難不行的事。」賈子誠道：「倒難爲你了，改日還要酬勞你，明日去告訴聲許家，叫他將銀兩備齊，我的少停交與你主人帶回，就是明日做結了罷，遲則恐另生他變。」蔣禮應著退出，賈子誠即起身在床上取出一個螺甸小匣，開了鎖鑰，檢出二千兩銀票，交與朱丕道：「這件官司真便宜了你，難道你就這麼算了麼？」朱丕笑道：「我不與你敘理，你倒說起我來，這件官司本是你鬧出來的，可知許春舫是飛災呢！他還出了五千兩，若不是我家蔣禮去說，你可能二千銀子了事的麼？論理你還要謝我纔是。」賈子誠笑道：「啐！下流東西，不要面孔的，滾罷！天也不早了，別要碰著奪路的強盜，搶了銀票去，那我可是不管，只好你自家賠補了。」朱丕也笑著起身辭出，早有來接的家人，提著手燈照回私宅，朱丕將蔣禮叫入，交清了銀票，分付他明早即去，不可遲誤。蔣禮接過銀票下來，欣喜非常，穩穩的賺了一千銀子，我在這門裏當了七八年的差，還沒有得過這麼一宗財爻，惟願他們這樣人命官司，再遇幾回，我可就要發財了。歡喜將一千兩銀票另自收過，吹燈安睡，次日清早，先到許春舫那裏說明，却報了一萬之數，與賈子誠各出一半，朱丕本來無錢，人是曉得的，許春舫兌了銀兩，打發一名貼身家丁，同著蔣禮前來。蔣禮一路暗忖道：「這個囚囊的跟着我來，怎生支開了他，方好交代章家銀兩，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對那人道：『我的哥，罷罷，你我辛苦一場，必須要拈個厘頭，貼補腳步錢，不知你大哥意下如何？』」那人道：『蔣二哥你說的什麼傻話，誰不想好處呢？只是沒有法兒。』蔣禮道：『不難，你把銀子先拿到衙門前等我，自有調處，少停我同章三保來叫你交銀，你再交代他，包管章家都要送我們一分酬勞。』那人聽了，連連應答，遂依著蔣禮的話，先至縣前等候。這裏蔣禮見那人去了，便急急

來至章家，章三保接著入內，蔣禮道：「你家稟帖可寫下麼？我們銀子已齊了。」章三保道：「寫下了，我們就去罷。」蔣禮道：「且緩，許家的家人路上向著我說，要你酬謝他一分，不然他不肯交銀子，我代你家做主，允下他了一分，該七十兩銀子，你肯給就給，否則我代墊了，難道爲這點小費就誤大事麼？最好你與我交給他，免得爭多嫌寡的。」章三保道：「你二爺既經說下，我也不好駁回，好在七十兩銀子也是有限的，明日送給他罷。」蔣禮笑道：「他要現給呢！說現銀子交代，你不能落你家的欠帳，這也是人之恆情，不能怪他。你帶了去罷，那整數上也不好挖下來的。」章三保聽說，便取出一包銀子，戲了七十兩，交與蔣禮，又將息訟的稟帖帶在身畔，邀蔣禮同往投遞。媽媽又趕上來囑付道：「銀子過手，再遞稟帖，不要放了鴿子去要緊。」蔣禮回頭笑道：「媽媽你太小心，把我姓蔣的忒看輕了。」媽媽道：「不是怕你呀！怕的是許家的人。」蔣禮也不答言，拉著章三保就走，不一會來至縣前，果見許家的人站在街旁，呆呆的等候。蔣禮搶行一步，將七十兩銀子遞與那人道：「你且收下，千萬不要開口，跟著我行事，費了無窮的氣力，纔弄下這一分來，我假說是我要的，他方不駁回，停刻事完了，我們再分罷。」那人接了，千稱萬謝，恰好章三保也走了上來，彼此只招呼了一聲，蔣禮即拉了他們一同來至門房，蔣禮是常來的，門上多認得他，讓他們坐下。蔣禮便將原被兩造願情息訟的話說明，又在身邊便袋內掏出幾兩銀子，送與門上道：「一些許菲敬不成意思，請收了，容待事結之後，再行補報。」原來蔣禮早預備下各行使費，以便一場清結，門上接過笑道：「這點小事，還領惠麼？你二哥太見外了，請將稟帖存下，待我覷個空兒遞進去，不知官那裏可說明了沒有？」又回身罵用的三兒，怎麼客來了許久，也不送茶，你們幹什麼的？」蔣禮忙道：「我們不吃茶，貴上那裏久經說明，斷不叫二哥上去碰釘子。」章三保亦取出稟帖來送過門上，望了望擱在一邊，蔣禮等人辭了出來，扯了章三保到後街地方，先將許家的家人帶來銀兩拿過，併在一處，交給章三保，又叫他照一照票去，若有訛錯，快來尋我退換。章三保笑道：「票假你二爺人是不假的。」見對了數目，方道了聲有累，分路而去。蔣禮又邀了許家的人，去會書差，共

用使費若干，叫那人回去告訴許春舫，這一款也要對派的。各事理結，蔣禮方別了那人回來。魯鵬先得了賈家三百，今日許家又送了五百，甚為歡喜。此時見章家息詞遞進，即批了，准其具結銷案。再說章三保得了六千銀子，心滿意足，回至家中說知，媽媽也快樂不盡。章三保道：「這件事却多虧了畢先生，若非他將稟詞敘得入情入殼，賈朱等人不肯善善的出這些，買囑我家息訟，縣裏也不能如此易准，及下來相驗出差提訊等事，快而且速，統共三四天，即沒有事了，又得了這麼一宗巨款，足夠我們夫妻一世受用，不是我說句喪心的話，一個活女兒恐賣不上這麼許多銀兩，仔細想起來，皆是畢先生之力，須要重重酬謝他數百銀子纔對得過。」他媽媽道：「你不說我正想同你商酌，你說謝他數百銀子，未免過輕了，輕人即是輕己，況且這個人是輕待不得的，只當他們少出一千八百，我們也是要行的，我見有一張單頭一千兩銀票，不如拿去謝他，寧可多送些，叫他歡喜，不要叫他爭多厭少的，起來倒難說話。」章三保笑道：「我也這麼想，怕的多送了，你捨不得，你既肯了，我有什麼不行呢？」便將那一千兩的銀票檢出，向畢家來，到了門首，用手敲門，裏面高氏答應出來，開門見是章三保，遂道：「恭喜你章大爺官司和下來了。」章三保陪笑道：「多蒙大嫂關切，官司和了，先生在家麼？」高氏道：「在家寫東西呢，章大爺請裏面坐。」便隨手關上門，讓章三保進來，說也奇怪，畢世豐真轉了財運，自從代章家寫過稟詞，即接二連三的人來尋他寫狀，連日很得了若干筆費。今日又有一家的狀詞，正坐在明間拈筆沉吟，忽見章三保走入，忙起身迎接，章三保先道了謝，方分賓入座。畢世豐道：「息訟的稟帖遞過了，我纔從衙門出來，聞得已銷了案，恭喜你彩頭，想必得不少。」章三保道：「皆託先生福庇，又承大力兩次扶助，今日特來叩謝，另備了點小意思過來孝敬，要望先生包涵笑納。」說罷，取出那張銀票，站起身，雙手遞過，畢世豐也起身接了，聽章三保說的是小意思，料想不過一二百銀子，口內說著「足下何必如此多情？」便展開看了，一見是一千兩，不由心頭跳了幾跳，猶恐眼岔，再子細覷在上面一看，果是一千兩，忙叫高氏收了過去，復又坐下道：「這件官司究竟足下得了多少，倒見惠小弟這許多，却要

請教請教。」章三保也斜著眼笑道：「不瞞先生說，除去各項用費，淨落了這些，便將一隻手一豎，畢世豐拍案叫奇道：「真乃足下洪福，我再料不到有如許之多，倒是小弟沾了足下的財光。」章大哥你是個好朋友，也不愧我的盡心嘔血助一場。」章三保見桌上放著筆硯，知道尙要代人寫狀，不便久坐，就誤他正事，即立起作辭。畢世豐道：「今日也不屈留，改日却要請足下暢敘一天。」章三保答應了，行出大門，一拱而別。畢世豐回身跳至堂前，對高氏道：「真正夢想不到得此一項酬謝，有趣有趣，這場買賣做得快活。」高氏忙問道：「到底多少呢？我只認得那票上有個千字，難不成是一千麼？」畢世豐喜的將兩個指頭彈了一下道：「給個櫃子你吃吃，不是一千我也

不高興到如此，告訴你罷，足兌紋銀一千兩，你說快活不快活？」高氏聽了，也喜得心癢難撓，合掌當空道：「阿彌陀佛，我夫妻們也過出日子來了，怪道這兩天喜鵲不住在屋頂上吱喳吱喳的叫呢，原來是報喜來的。」畢世豐忙至桌前，將那未完的呈詞一揮而就，推過一旁道：「從此我也不做這牢買賣了，有此一千銀子，大可安安穩穩過一世快活日月，補補我歷年嘔出的心血罷！」即與高氏計議，將住的房屋重新修葺整齊，又叫了裁縫來家趕著做他夫妻的衣服裙襖，及添置各色應用物件。其餘的銀兩，又託親友在城內鄉間買下些市房田地，以作恆產。不上一月工夫，畢家住的穿的，煥然一新，居然是一個小富人家了。畢世豐又買了一名丫頭，伏伺高氏，雇了兩名男女僕人，在家伺候。今日是黃道良辰，早備下猪羊供禮，叩謝天地祖先，邀請各家親友，鬧至更鼓，人衆皆散，他夫妻方對坐暢飲。現在畢世豐周身新衣燦履，氣概軒昂，人也胖了多少，高氏簪珥盈頭，綾絹遍體，更外添了幾分姿色。畢世豐吃到半醉，看著高氏，又想著如今家成業就，不禁說一回笑一回，直至三更纔止。收過殘肴，淨了手臉，夫妻歸房安寢。畢世豐又取了燭台，各處照看燈火門戶，回到房中，見高氏早卸了妝，脫去外面大衣，坐在床邊上解開貼身小衫，將兩隻手從胸前伸出，在那裏更換睡鞋，露出鮮紅兜肚，淡綠色的底衣，襯著兩彎雪白膀臂，在燈光之下，分外動人。畢世豐正值酒酣耳熱之際，不由興致勃然，叫丫頭回至裏間套房去睡，自己掩上房門，笑嘻嘻的

推至高氏身旁坐下道：「好簇新的兜肚呀！還虧我那日說了你幾句，你纔肯帶上的，怎麼你平日光著胸口，也不覺難過麼？」說著伸手來摸高氏胸膛，如新剝雞頭，堅滑膩手，半籠於內，半露在外。高氏天性觸癢，急推開畢世豐的手，笑着側身閃躲道：「你可放穩重些，別要摸手摸腳，叫人怪癢癢的。你說我不喜帶兜肚，我那裏好意思，也知胸膛高的難看，無奈這幾年這遭瘟的奶子忽然挺硬得似石頭一般，不能拘束，饒不著衣服，擦了還是痛的，起先我怕是要害奶了，誰知就是這個病，實在也蹊蹺得很，我亦不解是什麼緣故。」畢世豐笑道：「這不早病，男子無妻，謂之孤陽獨亢，女子無夫，謂之純陰不化。你却是純陰之氣鬱遏，以致凝結胸前兩乳堅硬，我們夫妻雖常在一處，因數年中衣食不周，那裏還想到歡情上去？這麼一說，我又憾起日前的事來，章三保半夜裏來央我寫狀，我蹬你醒了，好預備茶水，你即硬栽我那些混話。連你幾年不帶兜肚，不是前日夜間看見，我仍是不曉得，可見一毫別的念頭都沒得，你還罵我，又說我要窮開心，可是有的？今日我們不爲窮了，可以富開心了；二則你那純陰不化之氣，也可舒散舒散。」高氏聽了，不覺紅生兩頰，啐的一口道：「少嚼舌頭罷，被丫頭們聽得，是什麼意思？」便轉身上床，掀開了被脫去底衣，又褪下了上身衣服，一探身睡入被裏去了。畢世豐也忙忙脫去衣服，同入衾中，他夫妻多時不行，猶勝新婚。原來高氏自十八歲嫁到畢家，一年內即除了公姑，家道日漸陵替，雖然今年二十六歲，在畢家有八年之久，朝朝思食，夜夜愁衣，在新嫁來的那一年內，尙盡了些夫婦燕好之樂，後來這幾年愁窮，還愁不過來，甚至日愁到晚，夜煩到明，日間又要做針黹苦活，添補食用，何暇再生他念？此時平白地頓成小富，公然富衣足食之家，況且畢世豐與高氏俱在三十上下的人，還是一對少年夫妻，素昔又甚睦好，這一宵恩愛倍於往日，始算曲盡綢繆，情濃意快，彼此貪戀得孜孜不休，擁抱酣眠，至次早日上三竿方醒。他夫妻二人，起身梳洗，接著衆親友輪流來請他夫妻，彼此款接不暇，大抵人情半多勢利，當畢家窮困之時，絕無人來過問，生恐纏擾。今見畢家重盤家園，又來走動，連那疎遠不通慶弔親友，多相往來。畢世豐又將祖遺的代書缺分，交結學生們掌理，他却安居

樂業自在逍遙，揀那合己的一二親友，約伴去遊山玩水，賞月看花，高氏在家，或尋些針線消磨長晝，或督率女僕，丫頭們做些女紅，他夫妻倒無拘無束的過去。一日，畢世豐早起無事，背著手在庭階上看僮僕們澆灌盆中花草，見男僕上來回道：「聞得明日章三爺家大姑娘出殯，據說會城的官紳與他家往來過的，多去走送，又置備了幡幢儀仗，沿途甚爲熱鬧，大爺明日可去不去？」畢世豐道：「怎麼好不去呢？你去備一分上等祭禮，明早隨我去拜弔。」男僕答應下來，畢世豐即至房內告訴高氏，專待明日清晨前去。未知章三保家出殯怎生熱鬧，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四回

送殯官士宦破官箴

澈義忿老儒寄柬帖

話說章三保自得了賈朱等人若干銀兩，即七七建齋，禮懺追薦如金亡靈，轉瞬將屆隆冬，因爲停供在家，諸多不便，與媽媽商議，在城外買下一穴地安葬，擇定出殯日期，去通知各家親友，誰知如金死的那一日，來慰唁的一班官紳，也得了信，齊至章家與三保媽媽說道：「你家姑娘在世，我們也算是知己，死後我們又未盡寸情，至今抱歉不安，昨已聞得有了出殯日期，我們却要來熱鬧一場，想他生前合郡知名，若這麼湮沒無聞，冷清清的抬出城去，非獨你們父母不安，我們也覺不忍，你家若怕過費，那日的用度，一切俱是我們措備，不要你夫婦破費分文。」媽媽忙道：「承蒙諸位老爺抬愛我女兒，又不要我家破費，已感激不盡，只怕我們這等人家招搖過度，有人議論，又怕帶累老爺們的聲名，如果老爺們看看不礙，我家是情愿得很。」衆官紳笑道：「這也何妨，自古風流名士，本屬不羈，我們正可借你家姑娘出殯，作爲他一場，好播傳風流佳話，及期我們還要來親送出城的。」章三保道：「連這麼我們已覺不安之至，若要勞動老爺們來送，豈不折得我女兒鬼魂難受。」衆官紳齊說無妨，又議論了一回，如何措置，如何裝潢至暮方去。先一日辭奠，衆官紳早遣了各家家丁，過來幫同料理，晚間衆官紳皆至，即分派

各行執事人等，某人管理旛幢，某人管理陳設，以及沿途照應之人，俱分派得井井有條。本議定寅時發引，交到子正，章家即預備辭靈，收拾一切供獻各物。媽媽此時早又哭倒靈前，一行哭一行說道：「苦命的兒呀！非是你媽媽狠心，不留你在家過年，苦於房屋狹窄，冬令火事，又多怕的風火不虞，反爲不便，所以纔硬著心腸，送你出城。想你自己幼姣生慣養，一刻沒有離過親人，此番葬入荒邱，冷雨淒風，拋撇你一人在外，叫你媽媽怎生放心！我又不能到城外去問你兒呀！你的棺柩，雖送至城外，你的陰靈還住在家內罷！待你媽媽一日死了，同你葬在一處，好作此有個侶伴，免得孤零零的，悽惶害怕。」說罷又哭，哭罷又說，引得人衆莫不傷心。又要講說出這些瘋話，又是好笑。倒是如玉上來極力勸住。彼時晨鷄四唱，已至寅初，階下鼓樂齊鳴，僧道人衆，施放焰口早完，重到靈前，鈸鉢喧闐，抬棺的人夫上堂打去靈幃，將棺柩用繩索盤頭扎尾，一聲請起，早如飛的扛出大門。媽媽如玉等人，皆上了轎，棺前的執事擺下有半里之遙，燈燭輝煌，人聲喧沸，前面也有旗牌傘扇，却無官銜，畫的龍鳳等類，又用五色綵絹紮成花草禽獸，各燈夾著粗細音樂，棺前兩面燈牌，一柄官傘，皆是素心梅花穿就形式，過處香氣襲人。其餘魂輿衣亭棺罩盡皆極其精工，僭用五品宜人制度。又買了一個六七歲的孩子，扮作孝子，在棺前導引。棺後即是衆官紳相隨，人人峨冠博帶，在街上步行，引得經過的各街市鋪面上，男女雜坐，人山人海，觀看無不交頭接耳，嘖嘖稱羨。有的說這一番用度，至少也要二三百金，怎麼捨得用的？有的說你們還不知道呢！前日和了官司，新得了幾萬銀子，用這麼少許，算什麼咧？又有說你們雖知道，不如我清晰，那裏是他家用的，就是那棺柩後面隨行的一班老爺們用的，平時叫他們用一文正經錢，任你說破了嘴唇皮，他都是搖頭，偏心服情愿的用在婊子身上。又有說虧他們還是一班官宦紳衿，也不怕人議論，失了禮統名分，只恐他們家父母死了，尙不能如此恭敬有禮，不見他們平時多是車兒馬兒的吆五喝六，狐假虎威，今夜怎麼肯在街上行走，便衣也罷了，還是衣冠齊楚的哪！又有的說，而今世上的事，叫人不能開眼，一個婊子死了，如此風光，又有這些人揮著代他家置備，正經貞婦烈女死了，不得這

般威武你們想想，可歎不可歎！不提閒人私議紛紛，再說章家的親友，沿途也設了路祭供獻，少頃街市走完，已至城前，天色大明，棺柩出了城，各執事又送了半里許方回。衆官紳直同章三保媽媽如玉等人，送至坟前，墓旁早搭了幾座彩棚，預備送殯的人歇息。僧道人衆又吹掃起來，將棺柩入土，上面用土做了坟墓，然後衆官紳擺下祭禮，各行了半禮，章三保夫婦頂禮叩謝。早有衆家家丁，備了轎馬前來迎接，衆官紳方紛紛回城。章三保又將看坟的人喚來，分付他多種禮，坟前又留下大大一塊祭壇，長長的一條神道，土壙攔石，皆要堅固。章三保將各事交代清楚，又將帶來各物吃過，即叫媽媽如玉等回家，媽媽又在坟前很很哭了一場，被衆人勸住，方大家上轎，一路回城。猶聽得街市上講說，無非說的用度奢侈，體制僭越的話。章三保因此事已過，還怕人議論麼？又是衆位官紳老爺們的主見，也議論不著我，遂不放在心上。誰知衆口似碑，早傳說到一位至公無私，端方正直的老學究先生耳內，激惱了他的義忿，掀起一場大風浪來。看官們你道是誰？即是甘又盤那甘老頭兒。甘誓自辭了小儒的聘回來，又得了小儒一番厚賜，此時家道頗爲寬裕，甘露甘霖兩個孫子，又皆成立，甘老竟諸務遂心，優遊娛老。每邀幾個同學老友，至城外平山淪茗，名園看花，分題聯句，扶杖偕行，真乃暮年樂事。有時杜門不出，課藝諸孫，研求性道。又有一班當道名流，慕甘老的聲聞來與他接納，或求序跋，或乞誦吟。甘老已年逾七十之人，隨心所欲，無樂不臻。又如今秋大比，早早督率霖露二孫，專心刻苦，好待聘秋闈。九月初旬，榜發之期，甘露竟高中了第十名經魁，甘霖造藝雖佳，惜乎以額滿見遺。報子報到甘家，把個甘老樂得手舞足蹈，回憶自己幼年，不過得了一衿，長子少亡，幼子雖立，又無意進取，今幸次孫成名，也不負書香有後，祖父增榮，甘霖今秋雖額遺未中，前次已邀徵聘，亦算成立。甘老反安慰了甘霖一番，說：「今科文字甚佳，汝之不中，命也，非汝之咎也。」次日即命甘露去謁房師，回來又祭謝天地祖先，拜見各親友，合城文武諸官，均來道賀。甘家又忙著請酒邀宴，鬧了多日，方纔清閑。一日甘誓忽憶及小儒等人，許久未晤，還是他們園亭落成，我在那裏的，日前又極承陳君待我美意，拳拳至今，猶食其惠，即是二孫前番

蒙介臣學憲，賞鑒拔置貢廩，亦係小儒之力；今日次孫成名，他們雖早經知道，我應該寫封信去告知他們，也是我的意思。二則寶徵寶焜，今秋亦赴浙鄉試，未知如何，使我刻刻記念。便起身在書架上取過信紙，濡墨抽毫，正欲寫下，忽抬頭見甘露笑吟吟的進來，侍立一旁道：「今早孫兒去回拜一家同年，經過東門街上，見閒人擁擠不開，執事紛紛，原來是人家出殯；又見送殯的多是合城仕宦紳衿人等，孫兒疑是本地鄉宦，方有如此局面，忙將轎子停在路旁，讓他殯宮過去。因見各色儀仗，甚是不倫，又聞得街市上閒人譏誚，孫兒即細爲打聽，實在氣惱不過，那知是柳巷內章三保家女兒出殯，這章三保乃南京下來的，有名行戶，死的是他女兒如金，日前被賈子誠等人威逼服毒，章三保至甘泉縣控告，據說賈子誠等很用了若干章家方肯罷訟，連魯邑侯都得了賄賂，即將這件人命官司，胡亂了結過身。後來孫兒又遇著一個同學朋友，也在那裏觀看，細問情由，方知這一班官紳，平日多與他家往來甚密，聞得他今日出殯，不惜多金，鋪揚華麗，又僱用五品制度，居然穿著衣冠，在棺後走送。有幾個是孫兒認識的，他見了孫兒，反顧盼自雄，不以爲恥，却也算揚城內第一樁奇事奇聞。」甘露纔說完了，把甘露老氣得眼圓眉豎，站起來厲聲問道：「這事可眞麼？」倒把甘露嚇了一跳，退了幾步，諾諾連聲道：「孫兒親眼見的，怎麼不眞？」甘露將桌子一擊道：「該死該死，眞成了一羣衣冠禽獸矣！不思自己或名列儒林，或身爲民表，竟如此不顧恥辱，作娼家之走狗，難道這合城上司學官，耳目較近，也置之不問，如蟬似賸的麼？未免尸位素餐，忝居民上。若說魯甘泉是聲聞極美賢有司，怎麼納起賄賂來，而且私和人命，更屬非是，可惡可惡。」甘露忙道：「爺爺還道魯甘泉是好官麼？他是做出這假清正的名來，欺上司的。孫兒最可笑是雲在田制軍，常聞爺爺說他由諸生投効軍前，建立奇勳，恩賜甲榜出身，做卿武的時候，又幹了幾件出人頭地的事，今上都稱他爲骨鯁之臣，可知是個文武全材，有胆有識的大員，怎麼被魯甘泉欺朦過去，反委他署理有司篆務？他起先是佐武，尙不能過作威作福，而今操了刑名的權柄，正使他來害這地方百姓。爺爺不記得他的兄弟，爲山陽縣令，是前任程制台參劾去的，那也是個劣員，可

以岳翁參奏其弟，女婿反重用其兄，豈非自相矛盾麼？」甘誓道：「原來如此，我尙未知詳細，雲在田竟爲所欺，更不可容。我今日本欲寄書去候小儒等人，兼問寶徵兄弟鄉試若何，何妨將這件事寫去，使在田知道爲人所欺，看他怎生辦法；這一班無恥之徒，若不懲警，將來還要大取官箴。」甘露聞說，自悔失言，深知祖父的性格，是執一不移的，忙勸諫道：「此事雖然過身，終久多要掀翻，這些旁人的嘴，也捱不住的，上司亦有耳目，斷無不問之理，爺爺又何必寄書與在田制軍，惹他們怨恨？況且這件事與我們毫無干涉。」甘誓聞說，喝道：「胡說，孩子們曉得什麼？你今業已成名，將來亦要爲民父母的，難道地方上有這些事情，你也不問麼？可見你等立心因循，不是振作有爲之輩。加以在田和我也算相契，何忍坐視他受人欺瞞？況此事傳揚開去，亦與在田官聲有礙，既爲本省督撫，卽難逃失察之譏，我主見已定，你無須饒舌。」甘露見祖父動怒，不敢再諫，便縮身退出，到後面去了。這裏甘誓怒生生提起筆來，卽寫將甘露得中的話，與詢寶徵兄弟赴試的話，皆無暇多敘，草草寫了幾行，又取過幾張信紙，將章家的事前後原由，以及魯鷓的得財種種情節，據甘露所說，寫得極其詳細。書成同封在小儒函內，粘了函口，叫進一名家人，著他趕往南京，見小儒投遞，須要面討回書。家人退出，卽收拾起身，到了南京，問至桃葉渡口新府第內，見東首大門前，坐著無數錦衣大帽的家丁，又見門內張燈結綵，街上往來車馬，絡繹不絕。甘家的人，知道有喜慶事，不敢造次，上來見人衆拱手詢問，并自陳奉命來投書的。陳府的家人聞說，忙上來邀他到門房裏坐，告訴他原由，方知寶徵寶焜兄弟兩人，同科高中，今日報單已到，合城文武紳宦親友，皆得了信，忙來道喜。小儒卽備酒唱戲，款洽人衆，又請了雲從龍過來，座中陪客，是祝伯青、王蘭馮寶等人，梅仙五官也幫著各處照應一切。惟有江漢槎前日已同小憐回家去了，因江相月內壽誕，開筵請客，很熱鬧了兩日。江相回憶自己，早登科甲，由卿貳轉入黃扉，現在退居養老，可謂功成身退，無愧古人。又見漢槎成立，克紹箕裘，媳婦瓊珍，近日生了一子，取名奎郎，兒孫繞膝，鼓腹含飴，若論年紀，已至古稀以外，真乃富貴壽考，四字俱全。江相愈思愈樂，所以一連設了三日筵，實借著自家的

生日，廣招親友。這幾日中未免起早眠遲，又重了點飲食，覺得身體不爽，時發飽悶。漢槎趕著同了小憐回家，親侍湯藥。瓊珍尙未滿月，不能出來。漢槎即各處延請名醫，前來診視，多說老相國尊年的人，宜加保養，皆因早年國事操勞過甚，精血日虧，是以到了暮歲，不覺榮衛兩虛；還是老相國福壽雙全，不至時生疾病，想必近日眠食愈時，以致發作。先驅外感風邪，運以參苓補助之劑，十日可痊。此乃晚生等管見，尙祈多請名手，互相斟酌，爲是。漢槎聽了，甚是心焦，彙之日內，江相添了嗽喘諸症。漢槎因遣人四處求籤問卜，又親身赴各廟燒香許願，總不見效。江老夫人也著急非常，同了兒媳輩輪班侍宿。漢槎又恐母親過於勞乏，亦是暮年的人，便再三勸母親去歇息。連日江府中鬧得馬仰人翻，內外衆男女僕婦人等都日夜不安。故而小儒這邊演戲請客，也不去請他。漢槎只著人送了禮，又自己偷空忙忙的坐轎前來一賀，即去。此時小儒與方夫人見兩兒同中，快樂異常，小儒想到自己年未四十，位極人臣，兩兒又早列賢書，人生如此，也算盡臻全美。適值諸親友來賀，遂定下名班開鑼唱戲，大設筵宴，請合城官員紳衿，誰人敢不來趨承，多彼勝此強的爭送各樣奇貴禮物。方夫人在園內紉雪齋也擺了酒席，邀請在城諧命，亦請婉容靜儀等相伴，惟江素馨因老父有病，省視未來。園內也傳了一班小梨園來演唱，直至更鼓後，戲酒方終，遠路男女客衆紛紛告辭。從龍婉容亦作別回衙，伯青回江府去了。方夫人與玉梅單留下小鳳來盤桓兩日，寶徽兄弟因辛苦了一日，早去安睡。小儒王蘭等人仍在書房內品茗閒談，說到江相的病，近來不知怎樣，子騫本純孝性成，生恐老父不測，日夜愁煩，今早來此，形容消瘦了大半，彼時忽忽，又未曾問及他。小儒道：「我明日欲親去，看江相的病，你們可去不去？」王蘭道：「怎麼不去呢？我們明早大家都去。」二郎道：「老師向來素稱強健，怎麼一病即到了這般地步？」昨日我在那裏聽醫家所說，就很有不妙，倘有參差，真要苦壞了子騫。」王蘭道：「論理江相也有年紀了，無如爲子之人，恨不能父母壽逾百齡，猶以爲未足。楚卿說強健的人，不應一病至此，殊不知越硬朗的老人，越發可危；你不聞俗說：老健春寒秋後熱，是譬其不得常久之意。大凡老來硬朗，猶之花繁木古，一經謝

折，卽成摧朽；所以江相此番病勢日沉，我甚爲子騫可危。」衆人齊聲稱是。小儒又道：「我因江相想起甘又盤來，那個老頭兒將及八十的人，論起精神，比江相尤強，照者香所言，甘老也覺可危了。」王蘭道：「甘老却不同江相，江相早年出仕，爲國爲民，操勞心緒，無一刻之寧；前日醫家云精血不足，榮衛兩虛，卽此之謂也。若甘老一矜之後，無志求名，卽淡薄自居，不過著書立說，消磨歲月而已，故年愈老而筋力愈強，那個老頭兒，竟有期頤以外之壽可望。」二郎笑道：「這麼說起來，我們這一班人，旣未苦心，又未勞力，將來都可卜百歲，豈非是一羣老不死了。」說得小儒者香，拍手大笑起來。五官接口道：「我們雖不勞心力，是幼年受過磨折的，也難望永壽。」王蘭道：「你與小耀又非我們可比，我們縱然老至，却恨不得你們不老方好，你們如一朵鮮豔姣花相似，試問老來有何意趣？你們是不得老的。」五官尙未答言，梅仙的臉早一紅，立起身子拉了五官就走道：「老五何必與他們扳談，惹出這些話來，又嘲笑我們，又罵我們不得老；者香你放心，明兒我們就死了，讓你們好活到一百歲，只恐老而不死是個賊了。」說罷，又撲嗤的笑了一聲，扯著五官回後去了。衆人聽了，又大笑起來。小儒道：「秋間甘霖甘露來此鄉試出闈，會將文字送與我看，我卽許他兄弟必中，果然甘露高中經魁，甘霖若非額滿見遺，也是要中的；今科雖然抱屈，下次定可期許。遙想甘老見次孫成名，其樂可知，我們應該寄封書去稱賀纔是他。夏間尙有書來，詢問徵兒輩，今秋可回浙赴試，他書中之意，期望甚殷；徵兒輩徵倖得名，也應告訴他聲罷，蒙他自幼訓誨一場，再則我仍有件心事，欲煩者香代我作札於甘老，想小女賽珍尙未適人，我看甘露那孩子，頗有出息，意欲招甘露爲婿，諒甘老也無甚推辭，卽煩者香作一冰人，說合其事。三則焜兒長大，亦當授室，聞甘老有個姪孫女，小字潔玉，幼無父母，依棲甘老家，常聞他說，此女德容言工四字皆備，是甘又盤長房猶子所出，此女五歲背母，甘老卽領帶來家撫養。甘老前次也曾說過，欲給焜兒爲妻，彼時我尙在江寧任上，焜兒尙幼，故未允諾；今旣成立，也不致誤了他姪孫女的終身，我意欲求他爲次媳，以賽珍許他次孫甘露爲妻，作個迴環親事，卽請者香代我一作，書中須要說得委婉懇切，

使他無辭可却。」王蘭道：「甚好，你與甘家結親，分外合宜，甘老爲人古執，不合時宜，你又生性拘謹，却好是一對親家，况門楣又極相當。遙揣甘老，也是很愿意的。我可做這媒人，男女兩家，皆是我說，樂得吃你兩家謝媒的酒席。」二郎笑道：「兩家的酒席，自然自你一人喫了，倘兩家異日爭競起來，也要你一人去受嘔氣呢！這叫做樂也是你，苦也是你，別人沾不了光去的。」王蘭笑道：「自古有媒卽有保，小儒請我作媒賓，當煩你作保山，恐日後小儒與甘又盤鼓咀起來，你也同我分分苦樂，豈不均匀些兒？」又向小儒道：「你不煩他做保山，我可是不應許你做媒的。」小儒笑了笑，卽叫人取了筆硯過來，將欲煩王蘭作書，見雙福領了個家人上來，回道：「他是揚州甘老太爺打發來的，有書函面呈，午後就來了，因爲筵席未散，所以此時纔帶他來見。」小儒笑道：「真正巧的極，欲寫書寄到揚州去，他那邊倒先有人來了，叫他進來。」甘家的人聞喚，忙上來叩見小儒，呈上書函，又見衆人請了安，代主人一一問好，方垂手站立一邊。小儒接過來函，轉問了甘誓的好，便拆函從頭細看，又見有與從龍的信，並未封口，抽出內函看了一遍，笑著回身遞與王蘭道：「你們看這來書，可謂奇事奇聞。」未知小儒等人見了甘誓的信，如何說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五回 雲在田執法如山 王起榮因嫌撤任

話說陳小儒看過甘誓來書，回手遞與王蘭道：「甘又盤致在田的一封書內，可謂一樁奇事。」王蘭忙接過細看，哈哈大笑道：「不意甘老臨老入花叢，他也留心在這些世務上，然而這一班官紳，却也鬧得不成事體，怎生一個妓女出殯，他們去衣冠走送，又在通衢鬧市之地，衆目共見，何以爲情？在他們以爲風流自命，殊未知這般風流，卽近於無賴。最不解是揚州這幾位賢上司鄉先達，耳目逼近，竟置之不問，遙想平日，也是可否依違，於官方上，不甚講究，存心使僚屬懷恩，不使僚屬畏威的意思。故而他們纔敢公然放誕，毫無忌諱。怪不得甘老激起不平，大書特

書的信致在田，否則甘老年紀雖大，與人却甚圓融渾厚，從不肯輕易得罪人的，何況又是本城官紳，屬在桑梓，更當分外關切。想必實係看下去，纔引起他的老牛心古怪來，他何妨逕寄在田，豈不簡便？定要由你這邊交去，又函而不封，使你先閱，分明怕的在田拖沓過身，不上緊究辦，叫你去催著他做，又使我們見了，知道他是因公起見，並非挾嫌借公報私等事。我們既共見此書，在田即不得不問。」小儒道：「甘老無非是這個意思，然而却難著我了，若送了過去，在田亦是有肝膽血氣的人，見了此書，必然澈底根究，即苦了這一班官紳，可憐那些小官聽鼓多年，衙參終日，一旦因此獲咎罣誤，那些紳衿，也非容易博得一第，歸耀鄉黨，亦因此而身敗名裂。若不交與在田，又負了甘老一番作意，日後知道是我未曾送去，豈不怪我？」王蘭笑道：「小儒又闊迂了，信是定要送去的，人家寄了與你，不是叫你耽擱的；甘老的來意，是暗中叫你催促在田，不可遲延，你只管送了去，隨在田辦與不辦，你不去催促，即是你的情分了；這一班官紳也是自作孽，不能怨甘老多事，何能再怨你送信的呢？」二郎在旁亦說：「送去爲是，者香的話不錯，你不去催就是了。」小儒道：「送與不送，且待明日先發回書，給來足動身。」王蘭即坐近桌前，將小儒求婚的話敘明，隨後又說到賽珍的話寫畢，遞與小儒看，小儒也取了一幅花箋，寫了數行，回覆甘誓，告訴徵焜兩子，徵倅秋闈，又稱賀甘露高奪魁榜，將兩信封好，交與甘家來人，賞了往返的舟資，叫雙福明早打發他回揚。來人接過信，謝了賞，同雙福退出，小儒等也各自回房安睡。次日甘家的人回去，不須交代。小儒起身，將甘誓的信帶在身旁，先約了王蘭二郎往視江相的病，見漢槎愁眉淚眼，伯青亦怏怏不樂。衆人細詢江相病原，漢槎道：「前幾日不過勞乏起見，近來夜間覺得沉重了些，又嗽個不止，時喚胸膈悶塞，若是風痰，哇吐不出。今早醫生來診脈，說是添了病症。原說過最忌添症的，在我等愚見，不如將後事辦齊，代老相國冲冲喜，雖屬不經之談，想老相國一百年後，都是要辦的，倒是早辦爲妥。你們聽醫家這般說法，可不叫人害怕？將纜在田也在這裏，他亦勸我早辦後事，醫家的話不可不防，冲喜一說，雖近俗談，倘尊老相國不藥而自愈，豈非妙事？我所以著人料理去了，好在材是

現成的，上年有個川中官兒，進京引見，帶了兩副來，一送我們，一送東府裏王爺。據說川中老山內，只生了兩枝杉木，還是前朝遺下來的，未曾有人入山斫伐，將近三四百年之久，其木之大，有數十人合抱不過，他費了幾千金，方向山主買下，即在山內伐倒，刳了兩口材，連棺蓋都是齊縫湊筍，推合上去的。由川運至京中，較買的價日，還要多出倍許。後來我們也給人評論過，無不盛誇此木爲人世罕有之物，適纔我叫人抬出去拂拭布漆去了。就是冠帶等物，尙未預備，亦分付裁縫連夜的趕做，大約明日即可齊全。」二郎道：「老恩師年高的人，即是無恙，逢到明暗九年，及終壽之日，也可置辦。至於醫家所說，他們是防而不備，預先說了，倘有疎虞，即怪不著他們，也算不得什麼，那裏他們是活神仙麼？能料人生死？况老恩師生平正直，必臻上壽，些許災悔，吉人自有天相，子騫斷不可過於憂慮，打起精神來，請請名醫診視。這些醫生多是隔靴撓癢，看你家害怕，他即說得緊要些，若你家不甚害怕，他即說得婉轉些，全沒有一點的識見，因你問得殷殷的，他纔說出預立脚步的話來。」小儒王蘭亦同聲說是，齊寬解了漢槎一番。又將甘誓來書，給伯青看，伯青笑道：「他們縱然放誕不經，此老也未免多事。若說那章如金，我深知其人，前年在南京時，也曾見過幾面，倒不是個尋常脂粉，不意竟成短命，又遭惡死，却也可惜。」王蘭笑道：「據你所言，你若在揚州，也是要去送殯的，倘甘老在這裏聽得，定見說你狂妄，把平日賞鑒你的一番心意，要一筆勾消的了。」二郎道：「如伯青在揚州送章家的殯，那班官紳倒可無事，只怕這罪名都要推到伯青身上，豈不聞春秋責備賢者之語？」說罷，衆人都笑了。見漢槎坐在一旁，默然愁悶，不便久坐，遂大家作辭。小儒叫王蘭二郎先行回去，他即向總督衙門，雙福先去投了帖，從龍迎接入內，先道謝日前叨擾，小儒也謝了步，彼此歸坐，方將甘誓的信交過。從龍看畢，惱道：「豈有此理？既忝列官紳，難道一毫廉恥不知，居官的人挾妓，尙且不可，何況衆目昭彰之地，還著衣冠親送妓柩，目中全無法紀，視仕途如兒戲矣。揚州那班上司，也是些聾耳瞎眼麼？連甘老先生，旁觀都動了不平，他們近在肘腋之地，置而不問，尤可惡者，魯令起先作爲甚好，我纔調劑他署甘泉的，他竟敢得賊私和

人命，章如金雖不是實許等謀殺，亦當問明威逼情由，豈可草率了事，更不可恕。」小儒勸道：「誰人背後不行些錯事？好在此事已過，何苦又頓起干戈，停一日行一角文書去，將該管官申飭一番，以戒下次，又不使甘老構怨於衆，再則魯令是你保舉的人員，你若認真查出得賊一事，豈非自貽伊戚？也可訓飭他，戒其將來。」從龍聽了，斂然作色道：「小儒你說的是什麼話？你也做過一方表率的大員，何以委頓若是？今日若仍是你在此，此事即可含糊過去，將來這一班無恥官紳，益發橫行無忌了。至於甘老先生，此舉真不愧敢作敢爲，有胆識的前輩，竟不避嫌怨，致書於我，我方將感謝他不盡；否則我也被他們朦混，人卽笑我爲泥木之偶了。若說魯令係我保舉之員，他以前居官甚好，自然要保舉；現在胆敢受賊，理當究辦，自我薦之，仍自我劾之，足見我秉公去私，絕無偏袒，有何妨礙？小儒你不要問我，自有我的辦法。」小儒見從龍不獨不依，反鐵錚錚的說出一番大道理來，不由得臉上一紅，笑了聲道：「倒是我多話了。」遂起身作辭，從龍也不相留，送至二堂口，俟小儒上了轎，卽轉身回至內堂，傳話房吏文，飛飭揚州府訪查此事，并行文鹽運司，傳提運判朱不到省質訊，又札飭江寧府將章三保所控威逼伊女如金身死一案，速調原被卷宗人證來省，詳細訊問。這兩紙文書行到揚州，把個揚州府嚇壞了。原來那揚州府知府仍是毛公，他因前次是署理揚州府事，後來在部裏用去若干，謀了實授，又加了按察使銜，他爲一任揚州府，十萬雪花銀，因此上捨不得調升別處，丟下這個美缺。所以小儒等人，各省內外升轉了一番，此時又多乞退歸田，毛公猶是個知府，穩坐揚州，安然未動。今日正在署內無事，與幾名清客相公閒話，忽奉到總督來文，查問本城官紳送妓女出殯一事，及魯鷓得賊私和人命，與傳提賈許人等，可憐毛公連一絲影响都不知道，嚇得目瞪口呆，連稱怪事。座中有個清客，見毛公如此倉惶，忙出座詢問緣故。毛公卽將總督來文的事，一一說明。又道：「我近在揚州，竟毫不知曉，何以雲大人遠在南京，訪得如此的確，究竟有無其事？」清客道：「原來爲的這件事，却是有的。」毛公忙問道：「你想必曉得的，何妨請說原委？」清客遂將前後事由，細說一遍。毛公聽完，蹙足道：「這班該死糊塗東西，鬧出

事來，還要帶累我，自家衙門裏的人多，不能管束，我真在鼓裏呢！這種處分，可耽得冤不冤？我也沒有別的主見，將他們一個個姓名開送上省，聽憑制台去辦。他們自作自受，不能怨我，要知我也護庇不下。魯甘泉亦甚是胡鬧，案不審清，就含糊糊，准其息訟，這也罷了，民情以息訟爲上，怎麼受賊的事，鬧到制台耳內，反將這起案弄得不實不盡，顯有情弊在內。真正這位雲大人耳風太長，令人可怕！便分付去請魯太爺來議事，又照著清客口內所說的送殯等人，開下姓名官職，預備申稟。少停魯鵬已至，見毛公請了安，一旁待坐道：「大人呼喚卑職，有何見諭？」毛公也不答言，即將制台的訪文，與札飭江寧府轉行的移文，一併與魯鵬觀看。魯鵬看了，嚇得面如土色，忙立起回道：「卑職准章家息訟是實，並未得賊。雲大人不知信了誰的讒言，使卑職含此不白之冤，要求大人格外栽培。」說著，又請了個安。毛公冷笑道：「我也不知你可得賊，未曾得賊，在我面前辨白，毫無益處，你到雲大人那裏去辯白，有無是正經。我將許春舫交過來，讓你好送上省去。你快別要求我，我爲許春舫耽的那處分，又去求誰呢？只好大家碰造化罷！」魯鵬素知毛公是個好利沒胆的人，況且這件事他是燈草拐杖，做不得主的，求他無用，便告退出來。回轉衙門，先將原被兩造人證傳齊，親自押送上省，預備去料理。毛公也着心腹家丁，到省中打聽制台若何辦理此案，好便宜行事。魯鵬次早封了坐船，帶著人衆起程，直向南京。賈子誠、朱丕等人竟是意外之變，好似迅雷不及掩耳，一時那裏措手得及？惟有跟著魯鵬起身，且到省中再議。章三保更無庸交代，分外恐懼，只怕此去性命多沒有，媽媽不放心也隨著同來。一路上互相抱怨一番，又彼此哭泣一番，鬧的人衆皆不得安。一日已抵南京，魯鵬將在案人證，送交江寧府衙門，自己即來稟見制台。從龍看了手本，擲下道：「叫他回去靜候審明情節，聽參就是了。他這官兒，很做得好，很有聲名，此時却不便見他。」裏頭傳出話來，魯鵬無奈，只得回轉寓所。到底心內不服，留意訪問，是何人在制台面前搬的是非。訪了兩日，方知是甘誓書致陳小儒，轉交與雲大人的。魯鵬咬牙痛恨，大罵甘誓、小儒等人，我與你們往日無冤，近日無仇，章家又不是你們的至親密友，何苦替他家出頭，揭我短處，就是

他等送殯，亦與你們無涉；壞的是他們聲名敗的是他們品行？日後雲大人訪問出來究辦，他們即死而無怨，偏偏在這時候挑撥他們，固然不利，我又添上一層處分，可不是倒灶麼？姓魯的從未得罪過你們，何以硬要與我結冤作對？罷咧！人生何處不相逢，我拚著丟官回家，天大的事，也沒有了。你們就要耀武揚威一世，還要將我魯雲程制度的永不翻身，不然此怨此恨，何時方休！遂賭氣喝令從人們收拾回揚，聽其參辦。又情知此事不得討好，何必自惹沒趣。回至衙門，即通稟告病請假醫治。雲從龍自回却魯鵬不見，料定他仍要尋找門路，前來說情。即嚴飭江寧府趕緊訊明，毋得隱混；又一面將賈子誠、朱不許、春舫等人職銜暫行斥革歸案併訊。江寧府奉命，即升坐大堂，先將章三保帶上訊問。章三保明知這事胡混不去，徒然自取羞辱，便一一直供不諱。江寧府命落了供，帶過一邊，又傳喚賈朱等人上堂。賈子誠見章三保業已直供，料難狡賴，况衣頂已革，又沒了護身符，怕的被申飭下來，也只得從頭細說。朱許兩人亦各自招認，連私賄魯鵬及買囑章三保息案等事，都一齊說出，也落了供。這件公案毫不費力，盡得實情。江寧府好生歡喜，將衆人仍然管押退了堂，即申詳制台。從龍見了詳文，便擬各按罪名出奏。適值魯鵬告病請假的情由稟了上來，從龍原不容取巧規避，因幕友等再三勸說，又想到魯道同尚在閣辦事，須留一二分人情，遂先准了魯鵬告病，代他奏請卸篆回籍醫治。連揚州三府一併開缺，另行揀員補署。然後方出奏章三保等一案，又將送殯的一班官紳，悉行奏請斥革。兩淮運司揚州知府均有失察，請記大過一次，不准抵銷，暫且勿提。單說魯鵬見准了他告病，便將任內一切交代，算得清清楚楚，專待新官接手。過了一日，新任甘泉已至，魯鵬交卸事畢，即雇了幾號官船，帶著眷屬向清江去見他丈人。原來洪鼎材於前月奉到恩命調授山東巡撫，漕河總督，放了戶部侍郎，曹大生來接代。魯鵬本與劉蘊襟塔相稱，亦是曹大生的東床，此番回京，正可便道至丈人任上一行，訴說他一番冤屈。兼知衛守備王起榮，原名王喜，是陳小儒的家丁，本籍江蘇人氏，冒入宛平縣籍，報捐今職。魯鵬因痛恨小儒，難得有這般情節，被他訪聞的確，欲請他丈人參奏。王起榮以家丁改名易籍，朦朧捐職官，又可牽制到

小儒身上，可以一擊兩傷。再則他夫人也要歸寧，到了清江，即著家人們押著行裝箱籠先行，魯鵬同曹氏坐了大轎，隨後進漕台衙署。曹大生夫婦見女婿齊至，甚是歡喜，忙命人打掃出一進屋子，讓他們居住，又擺酒代他夫妻接風。席間魯鵬即將告病原由細說。又說到王起榮係陳小儒的家丁，朦朧職官，請他丈人參劾。曹大生口內雖答應魯鵬，心下暗忖道：「若論王起榮做過陳小儒家丁，今日朦朧衛官，非獨王起榮有罪，陳小儒亦難置身無過。但是陳雲等人結為一黨，現在陳小儒雖然退仕在家，聖恩時有賞賚，加以雲從龍聖眷甚隆，他又與小儒至好。我若參劾王起榮，豈不得罪雲陳二人。况前次大塔劉蘊，又蒙小儒盛情體恤，雖然女婿如此託我，不便推却，我想得一個兩全其美的法則在此，既允了女婿所請，又不惱他們。目下揚州衛屬的漕米軍租，尙未繳齊，莫若即借此因由，說他公事遲延，參劾去任，縱陳雲等人知道，我因女婿的事參他，我是借公的罪，他們也不能奈何於我。想定主見，便笑向魯鵬道：「賢婿放心，一個衛守備能有多大，况在我管下，只要一舉手他即休矣！惟有朦朧職官一節，須要拿住他的實據，方好揭參，不則他亦可狡賴，何以見得是充當過家丁的？遙想陳小儒亦要代他遮飾。我意先借款公罪，參他去任，然後再慢慢訪確他朦朧得了實據，即不難參劾。凡事都要三思而行，未曾出手，先防還手纔是。」魯鵬聞說，也只得罷了。好在先將王起榮提參去任，亦算抹了陳小儒的面孔，稍出我胸中氣悶。待訪得確據，那時再為發手。翁婿談談說說，直至三更，各回寓所，裏面曹老夫人也與女兒說不盡別後情形，便留住他夫妻過了年，俟春日融和進京，路上好行走些。魯鵬又具稟啓入京，告訴他父親魯道同，不提魯鵬夫妻暫住清江，再說雲從龍的奏摺入都，隔了一日，奉到上諭，據該督參奏各款，悉如所請，惟章三保所得銀兩，姑念其女如金死於非命，著追出一半存庫，以備公用，并著原籍地方官嚴行管押，不准在地方滋事逗遛，原審甘泉令魯鵬既告病解任在先，著加恩免議，其餘往送妓女出殯之該官紳等，殊屬藐視法紀，著照單一併懲辦。該管官等亦著加恩各降三級，記大過一次，不准抵銷。雲從龍見了上諭，即照例辦理。朱丕許春舫兩人，既去了官職，難在揚州居住，便各回本籍。

去了。賈子誠亦因革去衣頂，無顏見人，又因歷年結得仇怨太多，恐再被人告發，所幸腰纏甚飽，到處皆可爲家，遂跟了朱不至浙江暫避。所有衆官紳，只因一時高興，多獲了各戾，此時返悔不及，也是自取其辱，難以怨人，便回籍的回籍，躲避的躲避，無須贅說。惟有章三保夫婦，分外晦氣，賠掉了一個活搖錢樹的女兒，又喊稟告狀的大鬧，始得了幾千銀子，可以從此溫飽，另作生計。日後還想在如玉身上落這麼一款，是以有所恃而不恐，在如金喪中，很用去若干；出殯的這日，雖說是衆官紳代辦，他家亦貼了幾百銀子在內，又酬謝了畢世豐一千銀子，所餘的也只得一半了。此時要追出充公，真乃空喜歡了一場。媽媽只急得要尋死拚命，反是章三保勸慰道：「我們這件事還算運氣，若要全數追出來，恐怕賣人賠補都不夠呢！只當如金暴病死了，又向誰討銀子去，猶落了一場風光，凡事不能前思，都宜退想，好在我們近年餘下的私財，未曾動用分文，在南京尚可買幾畝薄田，將就度日，代如玉揀個好好人家嫁去，我們也交代過首尾了。」如玉亦從旁再三勸說，媽媽方無話說。卽收拾回揚州，將住的房屋變賣了兩百銀子，重又來至南京，不敢在城中居住，到鄉間尋下一所屋子，又買下幾畝田，自耕自種，他夫婦倒也無憂無慮的過活。隔了一年，有位過路官長，因無後嗣，看中了如玉，要買去育子。章三保又得了一宗身價添補，又承繼了一個族中姪兒爲後，接續香烟，此乃他夫婦終身交代，後文不提。單說雲從龍自發落過人衆之後，甚爲愜意，便坐轎來見小儒，細說此事。小儒笑道：「你只圖辦得風峻，須知這班人恨死我與又盤了。」從龍笑道：「小儒而今真成了婦人之仁了，若各直省督撫大員，多似你這般博寬仁慈愛之名，那一班貪婪牧令，更外要張牙舞爪，虐害百姓，豈非縱使殃民麼？你如身處其境，亦不能置身事外。現在你在局外袖手旁觀，樂得替人說句好話，豈不聞丈夫處世，一要人喜，二要人罵，自古恨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况我輩身受朝廷厚恩，又生當太平之世，無從答報，惟有嚴束羣僚，潔己愛民，庶可報涓埃於萬一。若一味唯唯否否，只顧保自己祿位，几席之外，不相過問，匪獨深負君恩，亦忝辱了平日父師的訓誨。」王蘭在旁忙掩耳搖頭道：「罷罷罷！這些迂腐的談論，我最厭聞。在田現在是任

重干城，將來定名垂竹帛，千古不朽，理當如此；不知我們目下乃世外閒人，與世無聞，在田這一番絕大議論，可惜對我們空說了。所謂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我們只曉得風花雪月，詩酒琴棋，此數事外，矢口不言。我勸你對那當時當道的人講去，方有裨益。」說罷，滿座皆笑了起來。從龍亦笑道：「謹領尊教，即如我是絕俗的俗子，此論甚污尊耳者，香既是個清尚不羣的流品，怎麼前次又出山的呢？若不經心國政，切己民情，那宮保恩銜，又從何處得來的？只怕我這一問，要問窮你那矯情巧辯了。」二郎拍手道：「在田此問真要問倒者，香試問者，香猶有何說？」王蘭仰面大笑道：「此問亦不足難！我說你們是俗子，到底其俗入骨，豈不知出為禹稷，退即巢由，方無愧頂天立地的男子行爲，彼一時此一時，六字即可包括無遺。我並非說在田所議非是，無如對我輩而言，可謂言之失當。」衆人正在談笑爭論，忽見雙福拿著手本上來，回道：「王喜在外求見說，有要話面稟。」小儒聞說，咤異道：「他好好在揚州衛任上，不應到這裏來，其中必有原故，快叫他進來罷！」雙福退下，少頃領著王喜上堂，見衆人請安，站立一旁，小儒命他坐下，問道：「你在揚州衛任上甚好，怎麼有閒暇到南京來的？」王喜即將被參情由細稟，又打聽出是魯鵬挾仇，竄掇他丈人揭參的小儒道：「魯鵬與你毫無芥蒂，怎生叫他丈人參你，我真不解。」王喜道：「因為參的勘語是繳納遲延，有意玩公。我見各省漕糧，均未繳納過半，惟揚州衛屬已繳了八九，何以反說遲延受參？故著人前往清江細細訪問，後來鄭林又有信通知我，方知是魯鵬進的讒言。他爲甘老先生有信到南京，又是主人送去的，即遷怒到我身上，據說還叫他丈人參指，以家丁朦混捐納職官，欲借此牽制主人。倒是曹大人恐得罪了這邊，與雲大人不肯照直奏參，說什麼投鼠忌器，又回不過魯鵬，纔借著這公罪名目撤任。不怕別的，只怕我到標候補，漕帥又尋別故，又有魯鵬現住在清江署內，分外不能容我，豈非白白送了去，以頸就刃，所以請一個月的假，過來求主人設法解釋。」小儒聽說，尙未答言，早惱了雲從龍，向王喜道：「曹大生因信了他女婿讒言，參你去任，可見小人的心，是不能問的；我倒推情准魯鵬先行告病，規避承審不實，及受賊的處分，他不知感恩，反歸怨於小儒等。」

人又波及於你。你只管放心去回標候補，只要你處處小心，不可大意，諒曹大生也奈何你不得。你耐心守這麼一年半載，我都仍叫你回揚州衛官的任就是了。曹大生別倚著一朝權在握，便把令來行，他若犯到我手內，尋著他的過失，我亦可參劾他！」王喜聽了，忙立起請安道：「蒙大人恩典，粉身難報，只求曹大人不尋事，只算萬幸。」小儒笑對從龍道：「在田何如！我說他們多要歸怨我與甘老的，竟不出我所料，又奈何不到我們，却遷怒至王喜身上。王喜可謂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他是半天裏塌下來的飛災。」從龍笑道：「我已允下代他謀覆揚州衛任，還對不過你麼？你猶要挖苦我，小儒真乃斗筭之器了。」小儒又問王喜家眷可同來否？王喜道：「來了，到上房叩見太太去了。」小儒點點頭，命他暫行退出，好在在尚幾日耽擱，此事可從長計較。」從龍道：「沒有什麼計較，依我這般去做，包你不得誤事。」曹大生若將你守備參掉了，我保你個提鎮。」王喜又謝了，纔告退下來。王蘭閉目搖頭道：「在田只顧說得暢快，以朝廷的名器，賭你們的勝負，與適纔一絲不苟，侃侃立論，何相背若是之遠？」從龍笑道：「你這促狹鬼，專會揣人家的空兒。我不過這麼說罷咧！我也無暇同你鬥口，避你何如！」便起身作辭。王蘭道：「古君子立身不苟，當知立言亦要不苟，你既理屈詞窮，焉得不遁？」小儒與衆人送了從龍，回來見桌上有封書信，是揚州甘誓寄來的。忙展開看畢，知所說的兩頭親事，甘誓已應允了，并寫明俟寶徵甘露春闈後，再行納聘。又約徵焜等入京，便道揚州與甘露同行。小儒遞與王蘭道：「你的媒人做妥了，預備肚皮吃謝媒酒罷！」王蘭道：「這兩門姻親，我期其必成，若逆料不成，我前日也不肯輕易作札，難得是現成的事，何妨撮合。閒話休提，我想起一件事來：昨日我走到紺雪齋裏，見梅花開得甚好，連嶺上紅梅，都放了幾處，南枝想是今冬天氣融和，炸開來的了。我們擇個日子，要去賞一賞梅花，別要辜負了冬景，冷落了癩仙。」二郎道：「我亦久有此意，因晴日賞梅，覺得無趣，待下了頭場雪，準備圍爐酌酒，見梅雪爭耀，方有趣致。」小儒道：「楚卿所議甚善，最妙待頭場雪後去賞梅。況我這連日也沒有空，要打發徵兒等進京，雖不要我代他們料理，因他們是初次春闈，不諳體制，趁此暇日，與他們

談說談說，以免臨時錯亂。二郎道：「這也是正經；然起程的日子，尙覺太早。」小儒道：「我意在叫他們趕進京度歲，遲下去恐雨雪多了，路上難走，不然何必這麼早呢？」正說著，見三桂兒忽忽進來道：「江府裏打發人來報信，說江老夫人今兒午刻沒的，現在合城的官紳多去候殮，請爺們示下，好預備轎馬伺候。」衆人聽說，吃了一嚇，忙叫快備轎馬，到江相府去。三桂兒答應了聲，急急出來，傳話人衆伺候。小儒等入內更換衣冠停當，外面轎馬已齊，衆人上轎跟從上了馬，直奔江府而來。未知江丙謙歿後有何事故，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六回 江相國返仙歸地府 雲制軍治水論河源

話說江丙謙自勞乏成疾，病勢日增，又添了咳嗽諸症，請了醫家來，皆束手無策，但囑早備後事，以防不虞。江相也知道自已難以復起，這日早間，覺得神致稍爽，命人扶著坐了起來，喝了一口水，將漢槎喚至床前，授以大義，叫他書寫遺摺。漢槎不敢違命，心內如刀割一般，忍著淚遵照父親口說的意思，寫就奏草，送與江相過目。江相點了點頭，命收過一邊，有暇即可騰清。又將漢槎叫走近兩步，勉勵他居官要清，愛民要切，由高曾祖考以至汝父，五世爲官，皆兢兢業業，幸無隕越；汝若能承先緒，方不愧江氏子孫，我卽死在九泉之下，亦可瞑目，無愧於宗祖。漢槎此時，萬箭攢心，又不敢哭，只有低低的應了一聲，那眼淚早撲簌簌亂滾下來，忙躲開用手帕偷拭。江相又請了江老夫人過來道：「你我夫妻，原冀白頭偕老，同享百齡上壽，不意我大限已終，只得拋撇下你去；然回想我們數十年夫妻，相敬如賓，你又是誥命一品夫人，膝前有子有孫，也不算苦了；我死之後，你可無庸過於悲傷，致損身體。」江老夫人聽了，哽噎著道：「你那裏尋出這些話來，不過年災月晦，少停幾日，卽可全愈，沒的這些話倒叫人難受。况現在各處聘請名醫來診視，俗說藥遇有緣人，碰著那有緣的，可以一藥而起，你別要這麼胡思亂想，耗費精神，不是醫生說，還叫你靜靜的調養呢？」江相微笑道：「那裏怕死就能不死麼？這些醫家只能治病，何能治命，吾知

吾命不可復生，縱求得海方仙方，都是沒用的。且人生百年，都有一死，只要死得其所。我輩生於承平之世，聖朝無闕，諫書日稀，不必效文臣死諫；邊疆安謐，烽火不驚，不必效武臣死戰。又荷聖恩隆渥，位冠百僚，尚幸勉供厥職，未有遺羞，此心即可質諸鬼神，雖死猶生也。一說罷，又命人叫了奎郎過來，伸出手摩撫了一回，嘆道：「此兒生有骨格，將來可大昌江門，遠勝於乃父多多，須善為撫育之。」一回頭將伯青叫過，亦規誡了數言。又向素馨道：「你是出嫁的女兒，我本可放心，因你既在我面前，不得不分付你幾句總之為婦之道，敬奉翁姑，匡助丈夫，乃婦人第一要事。舍此而外，皆為末務。况你自幼熟讀列女等傳，頗明大義，也無須多囑。惟有我死以後，你母親必然悲苦，你當善體母心，多方勸解為是。」素馨聽說，不由淚下如雨，幾乎哭出聲來，勉強在喉內應了一聲。江相又分付身後不可奢侈，只要盡禮。漢槎恐父親勞碌太甚，再三請睡下稍歇。再看江相兩頰發紅，目光已定，忙叫人捧過參湯，漢槎親送與江相口邊，江相搖搖頭推開一旁，微微一笑，口內朗吟道：

我本大羅天上客，來從人世了因緣。

吟畢，笑猶未止，即溘然而逝。享年七十八歲。江老夫人急上來摸按叫喚，已不中用了，忙命衆人穿換冠帶。此時親丁人等，各分男左女右，齊跪於床前叩送，一面著衆家丁送信親友，然後房中方舉起哀來。可憐漢槎直哭得死去活來，音微喉啞。江老夫人亦痛哭不休。瓊珍恐婆婆年老，不禁傷感，反忍淚同著素馨近前勸住，親扶江老夫人到退間裏少息。前兩日各色匠役人等，早傳齊伺候，一得了信，衆家丁分頭督率，裱糊門扇，搭蓋棚亭，頃刻內外如銀裝世界一般。後進又高搭喪棚，所有幃幔祭獻諸物，色色俱全。少時衆親友紛紛皆至，伯青即請王蘭二郎照應一切，擇定入殮時辰，叫了僧道等衆來伺候，眷屬由江老夫人起，均遵制成服。漢槎趕著申報丁憂，又託雲從龍代遞江相遺摺，衆親友俟殮畢，始作辭而去。只有小儒等人未散，又勸慰了漢槎一番，無非節哀盡禮的話。漢槎與小儒商議留下二郎，幫同伯青照察喪中各事，梅仙五官管理外面，迎賓送客，收禮登簿諸務。小儒回去，即遣人送了

他三人的鋪蓋來，以便住在江府。所有喪中繁文，自然按禮中度，毋須交代。單說雲從龍專呈江公遺摺去後，過了幾時，奉到恩旨，深念江相在世，公忠愛國，賜諡文愨公，又恩賞一品廕生，俟伊子漢槎服闋後，仍以道員送部引見，聽候選用。又賜祭一壇，即著該督前往致祭。從龍先著人去送信江府，隨後親自前來主祭。漢槎忙迎接入內，設了香案，向北謝恩，請從龍代他轉奏，感激下忱。又擺盛席款待，邀伯青二郎作陪。說到江相臨終的時候，念的兩句從龍道：「足見江老相國，生有自來，不同碌碌，此番撒手西歸，遙憶鶴駕乘雲，再登蓬島，子騫之子奎郎，日後定然光大門庭，勝於祖父，不聞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凡人到臨終之時，說人休咎，必靈驗的。」二郎道：「老師一生聰明正直，死後非仙即神，斷無疑議，况祖父之德，蔭及孫子，奎郎之將來，可操券以待。」伯青道：「據聞此子生時，舍妹夢吞珠而產，其珠如斗，五色斑斕，光華射目，古來夢珠夢月而生者，皆可期貴，未卜此子若何？」從龍笑道：「據你說，更不言可喻，令外甥定是一粒靈珠子化身，非獨富貴兼全，日後還該有異常出色驚人之處，未知伯青可能爲何無忌之舅否？」說罷，伯青二郎皆笑了起來。酒過數巡，從龍起身作辭，回至署內，寬了大衣，正欲轉後，忽見外衙傳進一角緊急文書，忙拆開看時，原來是漕河秋間水汛甚大，經漕河總督率同在工司道各員，小心防堵，直至霜降後，水力稍弱，亦漸却退，兼之各工修得堅固非常，當具摺申奏，普慶安瀾，此時已交冬令，正水涸之時，更毋庸慮。孰料月內忽然潮汛大作，各工員弁又未曾防備，從來冬令絕無水患，此番突然而來，措手不及，竟決漫了好幾處堤岸。各工人員，都疑爲妖誕。那告急的詳文，如雪片一般，把個曹大生嚇得驚疑不定，且古今未有之事，又不敢不出摺具奏，自請處分。旨下著漕河總督商同兩江總督，與山東巡撫妥爲籌辦。所以曹大生忙備了咨文，至南京山東，請雲從龍洪鼎材赴工會辦。從龍見了來文，也深爲咤異，亦不知冬令水患，是何吉凶，即收拾起程。忽想起王喜來，正好借此機遇，帶他去効力，便傳了王喜來見，說知此事。王喜甚爲欣然，退了下來，即將秋霞寄頓在方夫人處，自己單身好隨制台去治水，而且又是漕河兩營人員，分內之事。一日從龍到了清江，曹大生得信，即遣員迎接入

城口見。洪鼎材早到了數日，彼此見了面，無暇敘說寒溫，便議論此水來由，大爲怪異。曹大生道：「亙古及今未聞交冬水涸之時，復又泛漲，且來勢甚猛，竟有堤工難保之虞，豈非怪事？而何偏偏小弟來淮，值此禍亂，定然我應絕於此，多分此水，卽因小弟而至，亦未可知。」雲從龍洪鼎材聽曹大生說出這倉猝不倫之言，幾乎被他引了笑出聲來。洪鼎材道：「曹大人你也忒過慮了，但是水患每年夏秋之間，是有的，却未聞冬令猶有水患；若說因大人而生此怪異之事，斷乎不能。你大人應如何設法，堵禦此水，纔是縱自己怨恨到明歲此時，竊恐這水也退不下去。」從龍點首道：「洪老大人此言甚是，況我等奉命來商酌治水的，宜趕緊籌畫妥善章程，務要澈底清源，不能揚湯止沸；大家立定主見，好請旨辦理，在二位大人高見若何？」洪鼎材未及回言，曹大生先雙手齊搖道：「上諭雖命我同二位大人會辦，無奈小弟自知才短，兼之連日心緒不寧，分外一籌莫展，不知我這前程與性命，有是沒有呢！那裏還想得善策來？悉聽二位大人若何籌畫，自然是計出萬全，何用小弟旁參末議，徒覺贅沓？」然而小弟亦不得置身局外，惟有諸事愿附驥尾而行。」雲從龍見曹大生一味推諉，只顧身家，不顧國事的話，不禁正色道：「曹大人你太難爲情了，大人身居極品大員，受朝廷寄託之重，而且水利係大人的專責，我們不過奉命來與大人會辦，應該大人主政，纔是怎麼你大人這般畏縮不前？真成笑話，既是你大人毫無一策，却不怪我等放肆僭越大人了。」遂回身對洪鼎材道：「在老大人高明，怎生辦法？」曹大生被雲從龍一頓搶白得啞口無言，滿面羞慚，氣生生的坐在一旁，袖手觀天，若作不聞之狀。洪鼎材道：「此事亦非彼此推諉的事，雲大人有何良策，何妨請教，大家斟酌。」從龍笑了笑，道：「在小弟愚見，自古治水之法，無過清源遏流四字，雖然刻下水勢近於怪誕，我等仍當以平日治水之道治之，何能以怪誕而止？且怪誕這一句話，也不能達諸上聽。我意明日先著兩員熟習水利的官，前往漫漲倒坍的各處堤岸，要隘察看，如何情形，然後再度其來去之勢，治之庶幾可成，不然胸無成竹，恐反招僭事之愆。未卜你老大人以爲然否？」洪鼎材連連點頭道：「此論深是你大人意見，欲著何員前去？」從龍道：「小弟前在

漕河任上，有著漕標中軍都司鄭林，該員作事明幹，頗知水利；再漕標守備，前署揚州衛守備王起榮，亦精明強幹；即著此二員同去，可無貽誤。」洪鼎材道：「諒你大人賞識不謬，若論鄭都司我亦知該員勤能可靠。」即向曹大生道：「曹大人明日可連委鄭王二員前往，此番的水是突如其來，竟有朝不保暮之虞，愈速愈妙。」曹大生聞雲從龍說出王起榮來，明知是女婿的仇人，又不便駁回，便道：「既雲大人保薦該二員前去，諒必不錯，但是該員等俱係武弁，恐不甚明晰水性，我意中却有一人可以偕往，於事亦可有濟。」小婿魯鷗，前月由甘泉縣任所告病回籍，現在仍居此地就醫，於水利上甚爲熟諳，我欲著彼同往，庶收寸效，不知二位大人可否？」洪鼎材道：「既是大人令坦，又熟習水利，大人何妨即委以同去，只要察看得實，不致誤公，無論何人，皆可去得。」雲從龍聞曹大生居然保薦他女婿魯鷗同去，分明因我著王起榮察看水勢，他即著魯鷗去，暗中好掣王起榮的肘腋，不問可知。便淡笑了聲道：「論理委員前往，應該曹大人作主，我等何得擅專？」因曹大人說近日水患擾得心緒不安，囑我等裁酌，我又因曾在漕河任上，一年之久，深知鄭林可靠，王起榮亦因其辦事勤明，故著其協同鄭林前去。而該員等又係漕河兩營之員，使以察看水勢，不爲越分。若薦舉我等隨帶之員，或其中有了偏袒，至於令坦人本精明，又諳水利，同去何妨，無如令坦既非漕河之員，兼係告病回籍之人，在清江就醫，尚可，如委其察看水勢，究竟前次令坦告病是實，抑或是有意規避那起承審的案卷處分呢？你大人若以爲鄭王二員均係武弁，恐不甚明晰水性，漕河兩營文員不乏其人，你大人該有意中信實得過的明幹之員，不妨加委一人同往相輔而行，不然即不著鄭王二員去，另派委一二文員前去亦可。好在都是國家的公事，我們並無私意在內，就是你大人欲著令坦同去，不過爲令坦熟諳水利，可以察看得實，無奈令坦却有此一番原由，是別人可去而令坦獨不可去。小弟將此事申明，諒你大人也不致怪我方命。」洪鼎材聽了，忙接口道：「這麼一說，令坦却是去不得，我尚不知其中有這一段情節，雲大人還是爲的令坦呢！否則差委是曹大人的責任，他也犯不著作梗。竊恐委了令坦前去，難免沒人議論，第一漕河兩營

的人員，卽有物議他們，誰人不想出力邀功。若委了別人去，他們尙敢怒而不敢言，若委了令坦，他們知道這其中緣由，甚至卽可明目張胆，上來面回大人，那纔難處呢！曹大生聽雲從龍洪鼎材所言，句句皆是譏諷著他，更外置身無地，不禁徹耳皆紅，冷笑道：「小弟欲著小婿同去，亦是因公起見，並無他意，如果不能同去，卽作罷論，又何必另委別員？這一來倒顯見小弟是蓄私了。」便賭氣將鄭林王喜喚上，當面分付他們，趕緊去察看各工段要隘，水勢情形，須要逐細審視，來蹤去跡，限五日銷差，倘有疎虞挂漏，你們小心就是了。」又一面分付立給文札，好明早動身。鄭林王喜齊聲答應退出，收拾赴工。曹大生卽叫擺酒款待雲洪二人，席間無非談論治水的法則，更鼓方散，各回公寓。自是曹大生痛恨從龍，足見我女婿前番雖是陳甘二人作對，其中定是姓雲的主使，不然他何以硬阻我不令魯鵬前去回後，又將雲從龍與他別氣的話，告訴女婿，魯鵬亦恨不絕口。雲從龍回至寓所，叫人喚了鄭林王喜過來道：「你們是我保舉去的，曹大人甚不悅意，因爲我未容他女婿同去之故，起先當面分付你們的時候，你們也該看出神色，總之小心察看各事得實，亦不怕他尋事，他若無中生有，難爲你們，自有我主張，你們却別要辦理不善，使他有疵可求，那我也只好照公而論。」鄭林王喜忙站起身道：「卑職們沐大人破格培植，敢不竭盡心力，仰副大人之盛意！」從龍又囑付了一番，鄭林王喜方告辭下來，各帶了幾名跟從，次日清早起身去了。這裏曹大生又備帖請雲從龍洪鼎材下頓。洪鼎材道：「雖著鄭王二員去看各工，遙想不過某處漫決，某處坍塌，據實詳報上來，我等宜先行籌畫，推本追原，當用何法治之，方可速期成效。」雲從龍道：「書云：火曰炎上，水曰潤下，治水之要，都宜引之趨下。若專修堤工，縱堅如鐵石，亦不能當水力掃刷，何況各工口門，無非木石柴草而已，焉能歷久不朽？在愚見，俟鄭王二員踏看後，得知各處水勢大小，然後尋其來源，復在極下受水之處，督夫役挑挖引水，下注使水力倒回，無復上激，再將漫決坍塌各段，趕緊興修搶堵，非獨解今日之圍，連下年秋汛之時，都可免患。」洪鼎材聽說，連聲稱是，曹大生也只得附和說好。轉瞬五日工夫，鄭林王喜已回，進見衆人請安銷委，鄭林走上一

回道：「卑職等奉命，直探到山東以上臨清張秋交界地方，節節要害，均被沖刷甚險；幸而各工駐防人等，皆加意守護，目前尙可無礙。卑職等又傳了大人們口諭，囑彼等小心隄防，不日即撥款興修，所爭者不過在此旬日有餘工夫，最關緊要。」說著，又在身畔取出一圖呈上，即是他兩人所經過的地方，恐口說遺漏，故繪了一圖，可以一覽無餘。雲從龍接過繪圖看畢，痛加贊賞，可見你們辦事很好，且下去歇息，待我們議定如何堵治，再行差委。鄭王二人應聲退下。雲從龍又將繪圖細看了一遍，即指點與洪曹二人看，某處地勢高固，某處地勢低險，其低險之處，水勢一至，必先受害，即歲歲興修，徒糜國帑，不能保其永遠無患；須要疏通去路，視河身之高下，分別挑挖，縱秋漲陡至，不過在極低之處，小有危險，皆可挽回人力；若再未事先防，預期修築堤岸，堅堵口門，使河伯無從施其威，風神不能賈其勇，則東南一帶，即可普慶安瀾矣。洪鼎材聽了，稱善說道：「雲大人真乃洞澈利弊，言言中肯，我輩自慚老朽，望塵莫及。還要請問如何疏通之法，愿再聞其說。」從龍笑道：「治水乃曹大人專責，我輩不過奉命幫辦，是以斗胆妄參末議，尙宜聆曹大人雅教，若何疏治爲是。」曹大生臉紅道：「雲大人又來取笑了，我已奉申在先，昏瞶無能，你大人既有妥善章程，理當乞道其詳，好在都是爲國家的事，不容推諉，小弟實係才短，並非有意取巧。」從龍聽說，暗忖道：「我本欲取笑曹老頭兒幾句，這一句倒被他駁回了。」遂不作謙讓道：「明日我與二位大人，帶領平時在工當差，熟習水利明幹之員數人，前往親勘，相其地勢，在極低之處，先命工人築成攔壩，使活水斷流，用水車將水引置別處，即由此處節節疏通，都宜愈深愈妙，再將各要隘堤岸前做成石磯，使水不湍激，然後再興修堤岸，加高增廣。愚意水發之時，既有石磯分其水力，復有低處引水下注，縱驚湍迅漲，橫空而來，亦不致且至夕決；至於督率築挖，總司其事，仍派鄭都司王守備前去，該二員年富力強，眼明心細，可無遺誤。」洪鼎材連稱甚善，雲從龍見曹大生各事推諉不前，也不由他做主，及請問他行止，便傳了鄭王二人來，當面分付，又與洪鼎材商議，挑出幾名在工熟諳河道人員，分頭去開通水路，建築石磯等事。因雲從龍與洪鼎材皆攝過漕河兩篆，深知在工

各員賢否，都派的是多年老練之員。又叫曹大生動支庫項若干，發給他們領去，置辦應用各物，與招雇夫役飯食工價等款。一面又咨請東河總督，合辦臨清以下一帶，恐彼損此益，互相受害。曹大生見雲洪二人不同他商議，獨斷獨行，非獨不見惱，倒反歡喜。他以為若有疎虞，即非一人專責，難得他們來替我挑這重擔，所以毫無阻撓。一任他二人分派。晚間回至自己署內，暗暗遣了幾名心腹家丁，到各工稽查，倘有不測，即飛來報我。那時也顧不得他們了好先行專摺入京，自立脚步要緊。他們既說得鑿鑿，又多般嘲笑我無能，若將大事辦壞，得了處分，亦是自取咎戾，與我無干。然外面却不能不假作和氣，與雲洪二人合為一手。次早封了數隻大船，著人到雲從龍洪鼎材公館內邀請，一同赴工踏勘。雲從龍又命派去各員各陳條說，擇其善者即用他的法則，相機而行。便輕裝減從，一路察看水勢緩急，何處該挑，何處該築，何處該修，一一佈置停當。他三人仍返清江，坐待各要工完竣覆命，以後方可各回任所。先將大概辦理情形及開工日期，聯銜具奏，暫且不提。單說鄭林王喜，曉得此次是雲制台獨力保薦他二人，纔委此重任。兩人背地計議道：「我們若不將此番工程辦得至善至妥，即深負了雲大人一場盛意。况大工告竣，我們准是有大保舉的。」二人即議定分頭督率，兩下仍書函往來，各述工段形勢，互相酌理。鄭林專管築磯修堤等事，王喜專管挑挖低處河身，引水歸源，監督夫役人等，晝夜趨趕，露宿風餐，不辭勞苦。是以雲洪等人，均未能回任過年，不時又親赴各工段看視，稽察各員勤怠。東河總督也到交界地方，會晤過一次。直至次年二月初旬，工程方次第告竣。鄭王二人具稟申報，請雲從龍等人下來看工。從龍即約了洪鼎材曹大生同往，果然各工石磯修築得高大堅固，河身亦挑挖得深闊。雲從龍即在工次，痛贊鄭林王喜辦事認真，便照單收了工程。又見河內水勢緩弱，日漸下退，回至清江，即與曹大生計議將修築完竣一節，聯銜具摺，所有在工出力人員，各按官階保奏。又一面備造支用清冊報部稽核。鄭林王喜係此次尤為出力人員，另片單保。又傳了名班來唱戲酬謝金龍河濱諸神廟宇，整整忙了半月有餘，纔得清結。雲從龍即收拾回省，洪鼎材亦回山東去了。一日從龍到了南京，在城諸

官迎接入署，數月中未免堆積下許多公事，從龍自有一番料理。隔了數日，曹大生奉到恩諭，天顏甚爲欣悅，該督撫等均着交部從優議敘，至上工之出力各員，悉如該督撫等奏請，內有單保尤爲出力之河營都司，借署漕標中軍鄭林，著以河營參將升用，并賞加副將銜。前署揚州衛候備守備衛守王起榮，着免其遲繳處分，仍令回任，并俟試署一年，期滿之後果能勤慎，准其題補實授。再各工段河濱，大王諸廟，經該督撫等祈禱，應實深寅感，著翰林院恭書匾額數方，交曹大生祇領，敬謹懸掛各廟，用答神庥。曹大生見王喜依舊回任，心內甚爲不快，無如自己因交卸在即，又因奉了明文，樂得做個人情，即給札使王喜仍回揚州衛任。原來直隸蘭儀開州等處，秋汛泛濫，冲損官民等堤，現當水涸之時，亟欲興修，適值河東河道總督病故出缺，因此次曹大生南河辦的得手，即飛調曹大生速赴東河新任，接手辦理。所遺漕河總督，著杭州巡撫何炳署理。所以曹大生趕忙於未卸事之先，著王喜回任，也見得是他的情分。王喜自是歡喜非常，深感雲制台之力。鄭林亦因自己升了官職，分外喜悅。兩人即聯名具稟，叩謝從龍保薦之恩。王喜見到任日近，特遣人至南京，接取秋霞，又單稟從龍小儒兩人。這日從龍接到來稟，亦覺欣然，便袖了王喜稟啓來會小儒。再則連日辦公，羈延，尙未答拜過衆人，與他們倒疎失了數月之久。小儒等人聞得從龍來了，忙同出迎接入內，衆人先給從龍道喜。此時漢槎也在座中，因歲底已將江相的靈柩，請入祖塋安葬，現在守制在家，除了朝夕在江老夫人前定省，餘外毫無一事。又爲孝服在身，不便見客，故時常到新園子裏，與小儒等人盤桓消遣。從龍即向漢槎道：「去冬尊老相國殯宮入山，彼時我在河工，正當吃緊之時，萬不克分身，只遣一

一細說，使將王喜的稟啓取出，與小儒等人看。小儒笑道：「昨日我亦接到他的稟啓，并來接取家眷赴任，稟中深感你大力栽培，然而王喜回任，却多虧了在田成全，王喜固然心滿意足，不免使曹大生難爲情些，好在他已調赴東河新任，亦莫能爲力。目下漕台換了家業師來，王喜這揚州衛可保穩如泰山了。」從龍笑道：「曹大生多是自

取其咎，不能尤人，他調東河，還便宜了他。若仍在漕河任上，豈不更難爲情？王喜是他參劾去任，日前我們保舉王喜回任的奏摺，亦有他聯銜在內；他而今調往東河，正好順水推舟，做個人情。又將曹大生如何舉薦魯鵠，同去查勘河工，如何諸事退縮不前，我卽如何與洪老一問一答的譏諷他，不怕曹大生是有名的老牛精，他也自覺慚愧。惟有一件事，他真討了便宜，修築堤磯，開挖水道，多是我與洪老的主見，現在大工告成，他却穩穩的得了議敘，可謂坐享承平，我們代他做了粗活。其實調赴東河與修各工，皆因他南河辦得合宜，東河方着他去，只怕他自家要辦出亂子來，那時纔顯我們的好處呢！此番他一人承理，必然委他女婿去，不知魯鵠第一卽要累他受處分，此乃意中之事，你們若不相信，耳聽好消息罷！」二郎接口道：「曹大生爲人本來卑鄙齷齪，不堪言喻，國家用他爲封圻大員，也是官民的晦氣。最怪是他兩個女婿，與他一流人物，真正俗語道得好，不是一家人，不在一家門。」說罷，衆人都笑了起來。王蘭道：「你們公務也該論完了，此會又評論到人品，究竟與你們何干？我實在不耐煩聽了，我只曉得及時行樂四字，其外一概非我聞問。今年正月花燈節下，我們也很樂了幾回，多沒有在田在座，因他代國宣勞，情非得已，現在公務已竣，正好尋樂，將這些已過身沒要緊的話，復又抖擻出來，長篇大套的議論，有何趣味？况本月將盡，轉眼清和月至，我見留春館前芍藥大半吐紅，大約因今年節氣早的原故。我意明日先備東道，奉邀請諸君在奪豔樓宴賞牡丹，晚間卽在紅香院小飲，那裏的景致甚好，現在亦有幾種花，當令盛開，再遲數日，俟芍藥全開，仍要大大樂這麼一日。賞牡丹的東道，是我自備，賞芍藥的東道，却要罰在田備的；因我們幾次宴會，他多未至，雖說是因公羈絆，那辜負春光這四字難逃其責，你們看我可罰得他在理？」二郎拍手道：「罰得在理，就是這麼說法，明日你先備東道；到了芍藥開時，不怕在田不請我們。他若推故不來，我們會鬧到他衙門裏去。」從龍笑道：「叫我請你們還可，卽是明日的東道，亦算我的，都不值什麼；惟有這罰字難當，又不是我有意不赴你們的雅會，我也愿意日日同你們樂呢！苦於身不由己，也是沒法的事；非比者香如今退隱田園，逍遙散誕，可見這罰字卽

用的不當，這些話姑且勿論，者香當作罰我，我仍當作請你們，各執各語。者香先把明日的東道備了，請我們去賞牡丹，且到月下，芍藥開時，再議我的東道未晚。」小儒亦笑道：「隨便你們爭論東道，愈多愈妙，總之你們備出東道，都少不了我的，我豈不落得多吃兩次？」說得衆人皆拍手大笑。從龍又坐了半晌，即作辭回署。晚間王蘭叫了廚子上來，吩咐明日中晚，備四桌精美酒肴，算我的帳。一宵無話，次早王蘭又著人去請從龍過來，午飯即擺在奪豔樓上。衆人登樓凭欄下望，果然牡丹開得十分燦爛，如一座花山相似，最高的處在，花竟直接樓口，姚黃魏紫，各色爭妍，又夾着一叢一叢的綉球，真乃花園雪浪，分外奪目。衆人賞玩了一回，入座開懷痛飲。晚來的酒席，即設在紅香院中，亦有西府蘭蕙等花可賞。飲至三更，衆人多有了七八分醉意，方散。裏面方夫人聞知，也鼓起興來，亦備了東道，請婉容等人宴賞牡丹，不須贅說。光陰迅速，早至四月中旬，留春館外芍藥十開八九，王蘭即取了一幅花箋，寫了幾行送與從龍道：

一昨偶步園中，見婪尾盛開，忽憶君約，不禁狂喜，食指即潑潑動矣。君可將數斗佳釀，來助我豪興，我當痛飲大嚼，沉醉花前。春光有知，亦當留戀，不忍遽去。君如以我言爲謬，明日宴罷，可試觀我朵頤。

從龍看畢，笑道：「者香真狂放得有趣。」遂作了覆字，交給來人回去，一宵無話。次日清早，從龍起身洗漱畢，略用早膳，即坐轎向繪芳園來。未知從龍等人宴會時有何佳話，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七回 門尖又羣聯芍藥詩 紹箕裘再兆芙蓉鏡

話說雲從龍來至繪芳園，覽餘閣前下轎，小儒王蘭等人早迎接出外，邀請從龍到留春館內，家人們送了茶。從龍即向王蘭笑道：「昨承折簡相招，今日特來驗君食指，果動否乎？」王蘭笑道：「食指之動與不動，與你無涉，你究竟今朝的東道怎生備法？快說出來，我好吩咐廚子去。」從龍道：「悉聽尊便，仍照日前的東道何如？」二郎道：

「在田別要信者香的話，若等你這時候來方纔吩咐廚房，預備午飯，是別想吃了；昨晚我們已代你議定，你看去可使得，與前日者香的所備不過大同小異。」說著，回身在書架上取過一張食單，遞與從龍。從龍接過看了一眼，連稱妙極，該價若干，還煩楚卿知會廚房內，明日到我那裏去領。」二郎笑道：「這倒不用你交代，你備東道請人，自然到你那裏領價，難不成還派我出麼？」衆人談談說說，早近午時了，家人們上來擺開桌椅，安放盃筯，從龍亦換了便衣。今日是八付座頭，從龍小儒王蘭二郎漢槎伯青梅仙五官等八人，從龍主位，其餘挨次而坐，衆人飲酒看花，甚爲歡暢。留春館前本有畝許大的空地，盡用短紅竹籬，就著地勢，圍成長短方圓形式，每圍內分栽各色芍藥。當盛開之時，不下千餘百枝，深紅淺白，奪豔爭妍，望去若錦綉花城相似。衆人賞一回花，飲一回酒，高談雄論，一回大爲愜意。小儒又命人剪了各色芍藥數十枝，插於几上壁間，頓覺滿室中花團錦簇，分外可觀。少停席終散坐，品茗閒談。王蘭道：「既對名花，何可無詩？我欲大衆聯句，作五排一章，以誌今日之樂。」五官聽了，忙接口道：「好！原來五官近日習學作詩，甫經入彀，恨不能與人聯句，評評自己詩學如何；若果能臨大敵，從此當格外用心，益求精進，倘不能用，我也死心塌地，丟開手另習別的技藝，免空費了心思。此時聽見王蘭要聯句，正合己意，生恐小儒等不愿，故而趕著先行道好，以鼓衆人之興，也不待衆人答應，便起身取過筆硯，催著王蘭限韻。從龍笑道：「五官也不做詩，偏是他著急得很，是何意見？」二郎道：「在田不知道，他近日似著魔一般，晝夜學詩，甚至到四更還不肯睡，在那裏吟哦。清早就向小儒者香問長問短，又品論李青蓮羚羊挂角，杜工部巨翅摩天，白香山平易近人，韓昌黎大氣磅礴，以及郊寒島瘦，陶淡李濃，王摩詰詩中有畫，司空圖物外傳神，一日到晚，不是分門別類的摹效各家法則，即嘔心挖胆的面壁吟思。我常笑他這麼苦志用功，將來定成名士，所以他聞得你們要聯句，纔這般喜歡。」從龍道：「原來五官也會作詩了，真正難得！我們倒不可不聯吟，以助五官雅興；二則也評較評較，他的詩學究竟如何！我每說五官的爲人，要算十全，就是文墨上不甚了了，未免缺憾；這麼一來，竟成了彬彬儒雅，可羨可敬。」二郎

道：「他不獨學詩，而今兼又學畫，昨日我看他畫的底稿兒，就很有筆意；山水花卉，人物翎毛草蟲，色色俱全，惟有山水分外擅長；尤奇是他又學作寫真，日前代小攏畫了個小像，試筆雖不十分形肖，亦不至人見了不是小攏的面目，却也難爲他有什麼大心腸去學。大約再過一年半載，該有人求他畫了。」五官笑道：「楚卿別笑話人罷！我不過閒暇，東塗西抹的糊塗，也不算什麼，還不知學得成學不成呢？待我果真學成了，再勞你這麼謬獎不遲；我們倒是商議怎生聯句是正經，不要聽你沒要緊的閒話，擾亂衆人詩興。」從龍點頭道：「真所謂人有所念，天必從之。又云有志者事竟成。五官賦性本來聰敏過人，再加以好學之功，定可成名；從此騷壇之上，又多樹一幟，荆關之下，復繼起一人，我輩真要愧煞。」王蘭早將韻本展開，揀了一先的韻，又將一張紙裁分八處，上面註人名字，放在各人面前。推著五官道：「就從你聯起罷！」五官也不推讓，提起筆略一吟哦，便寫著念道：

月令清和廟，

寫下道：「此句起的未免粗鄙，你們品評可用得？否則待我另想起句。」從龍道：「很好，不用改的；凡五排開首，都宜平鋪直敘，方不占中後的地步；況此句雖然平易，却是這個時候，我來接你的。」便提筆寫著，念著道：

名園集衆賢，花稱金帶豔，

伯青道：「既已說到本題，不能不敘及我輩。」遂聯道：

人似玉班聯，杯泛茶藤酒，

小儒道：「正是時候了；仍要再寫幾句實事實景，始不脫略。」便寫道：

堂開玳瑁筵，低徊紅帶雨，

漢槎點點頭，也續著寫道：

綽約碧籠烟，徑築三弓拓，

王蘭卽續道：

籬圍萬朵妍；春殘歸似客，

梅仙忙接道：

夏至永如年。香不招飛蝶，

二郎續道：

聲先聽杜鵑；將離誰作賦，

王蘭又忙接寫道：

別號慣名鋌。燦燄翻階上，

五官道：「這鋌字韻押得新鮮，未免失之穿鑿。」便接著續道：

丰茸倚檻邊；閒凭橋廿四，

小儒點頭道：「妙在不黏不脫，空際傳神；五官的詩學，真有進益了。」亦接續道：

清供佛三千。蕊細同絲蹙，

從龍卽接道：

枝高若火然；

正待寫第二句，王蘭坐在對面已得了一句，便搶著續道：

欹斜因露醉，

梅仙見王蘭搶了從龍的出句，也不容王蘭再接，便提筆寫著念著道：

窈窕受風偏。

伯青笑了笑續道：

品重鵝黃貴，

二郎也搶著接了一句道：

根滋犬白延；

五官笑道：「那裏是聯句？倒是搶命了。」亦續道：

烘宜朝院日，

梅仙道：

晴好夕陽天。

王蘭笑指著金柳二人高聲念道：

諠贈詩人詠，

從龍亦笑著續道：

評芳畫譜傳；

小儒道：「不必再往下聯了，我來煞尾罷！著再聯下去，不過倒去顛來，用些芍藥典故，反嫌堆砌。」遂提筆寫道：

吾儕須暢飲，對此已如仙。

五官道：「這兩句與芍藥有何關係？」小儒道：「唐韓愈芍藥詩，覺來獨坐忽驚恐，身在仙宮第幾重。我就是用的這個意思。」五官點頭道：「原來如此，卽如這裏館名留春，我常想留春二字，未免太泛；若以爲芍藥開於首夏，春事已殘，取名留春者，言其不忍春去，欲相留之意，則荼蘼等花，何嘗不與芍藥同時開放，也可題此二字。我幾次要問者，香又恐另有出處；昨日偶見柳宗元詩，有敲紅醉濃露，窈窕留餘春之句，方知留春二字，專指芍藥而言，竟

移不到別的花木上去。古云開卷有益，真正不謬；我若冒冒失失的去問者香，又要惹他笑話了。」從龍道：「足見五官處處留心，深爲可羨。」梅仙即取過一幅淡紅花箋，將衆人的詩句挨次謄在一處，每句下註了名字，衆人彼此傳觀，贊賞了一回。從龍道：「今日是子鵲落後了，別人或三聯，或二聯不等，惟你只有一聯。」漢槎笑道：「我本不善聯句，情甘落後，先時你們慢慢按部就班的聯續，我尙可勉應一聯；誰知你們後來同搶命一般，彼爭此賽，我那裏趕得上？爽性退後，還藏拙些。改日容我補幾首絕句，或者還看得下去；若此時勉強和你們搶著聯句，必至鬧出不倫類的詩句來，又何苦惹你們取笑呢？」衆人談說了半晌，時已近暮，留春館內早點齊燈燭。小儒又命人札了多少各色紙燈，用長竿挑起，插在芍藥田內，紅花用紅燈，白花用白燈，愈顯得花光豔麗，燈彩迷離。衆人齊贊這想頭甚好。家丁們擺上酒席，衆人復挨次入座，傳盃遞盞，直至三更方止。從龍辭別回署，小儒等亦各回寢所。次早小儒起身，正欲向園裏去尋五官伯青閒話，又可使到留春館賞玩帶露芍藥，忽見雙福忙忙的進來，上前請安道：「喜道：一京裏二位少爺報單到了。」小儒未及答言，早聽得外面一片鑼聲，敲的沸翻盈天，送報的人衆好似直打了進來，齊向小儒叩頭稱賀爲首的越衆上前，單屈膝雙手將報單呈上。小儒喜出望外，即命雙福先領送報人衆下去歇息。展開報單，見寶徵中了二十三名進士，欽點庶常吉士寶焜也。中在五十六名上，以知縣簽發江西。小儒一面吩咐開發報人，又賞了酒飯，遂興忽忽的回後說與方夫人等知道。方夫人聽了，亦欣喜異常，忙盥手親自在家神祖先前點燭焚香。隨後衆家人一起一起的上來叩喜，多有賞賜。外面王蘭人等，裏面洪靜儀衆夫人等，皆過來道喜。少停雲從龍得信，也坐轎前來，接着合城文武諸官，紛紛來賀，忙的小儒迎送不迭。大門內早將一幅猩紅酒，寫著泥金報單，高高掛起；綠野堂上亦張掛燈綵。此時連雙福等衆家丁都忙得十分高興，議定來日演戲擺酒，徧請在城官員紳宦。次日請親族人等，又次日請從龍人衆，分作三日，方不擁擠。一切照料，仍託梅仙五官二人內裏方夫人也分三天邀請女客。所有來赴席的親友，自然各有厚餽，不須細述。到了第三天，酒席擺在綠野堂，從

龍首坐，其餘各分次序，晚酒仍設在留春館內。從龍道：「前日子騫說另補幾首芍藥詩，刻已數日，想必脫稿，何妨請教一觀？」漢槎笑道：「詩却湊了兩首，連自家多看不入眼，怎好獻醜？可否再假兩日工夫，容芟改可觀，再行呈政。」王蘭道：「罷喲，子騫今日忽然用起謙來，真令人難解，不要磨牙了，快些取出來，與大家看罷！知道你一定有出色詩句，故作此欲揚先抑之勢。」漢槎被大眾逼迫不過，只得取過筆硯寫下來，遞與眾人。見是兩首絕句，王蘭念道：

揚州芍藥甲天下，勾引詩人興更狂；既道此身有仙骨，緣何低首讓花王？

斜風細細雨霏霏，終日看花不忍歸；最愛虹橋二十四，一齊含笑脫宮衣。

衆人看畢，痛贊不絕。王蘭笑道：「這兩首絕句，措詞新穎，用意亦深沉，不露圭角，真合作也！我原說他揣摩了這數日工夫，定有佳句，却故意不與人看，明雖謙抑，暗實誇張，這是子騫向來的脾氣。」漢槎大笑道：「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好在我的詩已給你們看過，佳也罷，不佳也罷，悉聽者香去說，我又敵不過他的口角，惟有聽之而已。」說話間家丁們已上齊肴饌，小儒親自執壺，與衆人把盞，說道：「此次甘露未知可曾取中，想且暮間又都有信來，外面亦該有題名錄了，明日先買一本來一閱，即知有無。」從龍道：「我想禮闈取士的總裁，頗有眼力，寶徵秉性拘謹，直合個內官詞翰，寶焜生來風力，又善於言語機變，爲一方之牧令，綽然有餘，就是甘露那孩子，品學端方，大有乃祖之風，此科我可期其必中；但是他也是個州縣材料，縱然列在部曹，業經過格，恐翰苑清華，無他位置。我今日預先說下，停幾日即要發曉的，那時你們纔服我有先見之明。」衆人多點首稱是。王蘭道：「閒話少說，而今寶徵點了詞林，至遲秋間都要請假回籍的，正好順至杭州招贅，一舉兩便；小儒也該早些發信到朱家，使蓬耕好預先準備。因蓬耕家計不十分富足，免得臨時措置不及；二則亦當送個喜信去，叫他聽著喜歡。伯青楚卿既作大賓，也要聯名寄封信去，通知蓬耕。」小儒道：「者香不言，我幾忘了。明日即煩伯青楚卿作起一札，我專人到杭州去，大

約完姻吉期，都要擇在冬令，方展轉得來。」伯青二郎皆答應了。小儒又道：「就是甘家那邊，得了甘露春闈的實，在消息，我也要打點彼此下聘，擇吉同時婚嫁，早早將兒女婚姻完全，我即可交代首尾，從此了却一樁心事了。」二郎笑道：「兒大當婚，女大當嫁，自然要料理的。況且焜郎指日是一方父母了，沒的縣官到任，不帶著太太去，倒也新奇；只聽得翰林館裏，有告假完姻的故事，沒有聽得縣官有告假娶親的。」小儒若說交代首尾，只恐言之過餘。前月你家沈姨娘新添了一位阿郎，取名寶森的，難道不算你的兒子，將來你是不代他聘親的麼？」說得衆人都大笑起來。小儒笑道：「我說的是眼前，若到寶森娶婦，至早也得十數年，安知那時我輩又是何光景？」楚卿這思慮，竊恐太遠了些。」伯青插口道：「楚卿提及小儒得子，我却記起者香月內雙得子女，這麼一件大喜慶事，反瞞著我們，連杯水酒都不肯請人，者香不免太爲吝嗇。」王蘭笑道：「若這麼說起，要扳出一堆的人來呢！日前楚卿夫人生了千金，二月內在田的大夫人生了公子，都未請人，不如大家約齊了公請你們，庶幾不至偏向。」二郎道：「倒也使得，我本要請人的，因爲生了個女孩子，什麼出奇，所以沒有驚動諸位；惟有者香雙得子女，亦當出個雙分纔是，莫若者香單請我們，我與在田公請你們，這纔真不偏向呢！」衆人齊說：「楚卿言之甚是。」重又換上大杯，雄談暢飲，直至月上花梢，方才散席。又坐了一回，從龍辭去，伯青漢槎也因在園中住久，亦要回去。次日小儒即具了一信，又加上伯青二郎的兩函，遣人專往杭州，并敘明冬間著徵兒前來入贅等語。家丁領命而去。見雙福早送進一本春闈題名錄來，狀元出在蘇州，榜眼河南，探花杭州，因皆不認識，不過一看而已。沒甚關心，看到三甲中間分部的各主事，方見甘露名字，簽分禮部學習。小儒見了，亦覺喜悅道：「真個在田有知人之明，竟被他料定了。」忙回後與方夫人商議，著人往揚州甘家賀喜，并約彼此下聘日期。小儒的信纔去，恰好甘老也著人至南京來書，賀寶徵兄弟同捷之喜，亦提及行聘的事。兩邊皆約定七月中旬下聘，冬間定娶，此是後話不表。隔了一日，王蘭果然備帖來請衆人赴宴。原來洪靜儀生了一女，取名蕙貞，洛珠生了一子，取名政清，同月生，只差了兩日，女先男後。

王蘭既邀請衆人，從龍二郎也不免同請了一天客。因從龍在工未回，時婉容已生了一子，二郎家前數日，小黛亦產下一女。小儒見他們彼此邀請，都有自己的陪客，也另備了幾席酒，做了一天戲，請從龍等人重開湯餅大會，鬧熱鬧熱。早至端陽午節，繁文不須細贅，無非你來我往，餽送角黍時鮮菜品等類；衆位夫人亦因都有了兒女，大家互相送些繭虎艾人，寄名符長命縷諸物，聊應時景。光陰易過，瞥眼早交暑日，小儒接到寶徵寶焜的稟啓，知己請了假回籍祭祖，定於新秋同甘露一齊出京；又附著甘露寄呈他祖父的稟啓，與小儒昔日在京一班同年世好的通候書札。小儒一看畢，當將甘露的家書發出，差人送往揚州，便起身袖了寶徵兄弟的來稟，至後堂交給方夫人看了。方夫人道：「我正要請你來商量一件事，後日是馮太太的生日，前幾回他的生日，都因我們相離太遠，沒有送著禮物，他也不能怪我們；今番既住在一處，雖然是個小生日，正好借此替他做一做，以補從前，不知你意見若何？如果可行，你可叫人定下班子，以備本日伺候唱戲。」小儒聽說，連稱應該道：「我們自從各家合住，楚卿家大小很酬應了我們幾次，我實在過意不去，難得後日是馮太太生日，我們既曉得，定要大大熱鬧幾天，纔是道理。我就叫人傳班子去，切不可早露風聲，楚卿知道了，必然攔阻。等到當日，再告訴他，却要暗暗知照王太太們一聲，恐他們也要附分子的。」說罷，小儒出外，吩咐了雙福，又叫廚房是日預備上等酒席。果然到了十二日，小黛方纔知道，欲要推辭，已來不及了。兩邊多掛了燈彩，東宅是男客，園子裏是女客，兩處皆有戲酒，頗爲熱鬧。接著王祝江雲四處也補送戲酒，小黛又作主人，復請大衆，雖然是個小生日，整忙了半月有餘方止。此時正屆大暑，小儒等人通不出門，即在園內避暑納涼。伯青漢槎也不回去，同著梅仙五官多住在園裏。這日早間，落了一陣雨，覺得涼爽，小儒起身向園子裏來，不著衣衫，科頭跣足，上身穿件熟羅小衫，下著小白紬褲，脚下趂了雙縷底涼鞋，手執鴈翎羽扇，緩緩的由留春館繞至迎義亭去，看雨後荷花。到了亭前，早見王蘭梅仙二人，倚著闌干，指手劃腳的談論。梅仙又折了一朵白荷花，在手內擺弄。小儒進前笑道：「原來你二人先偏我在此玩賞荷花，也不約我一聲，我亦會尋

了來。」王蘭笑道：「人皆知雨後荷花分外鮮豔，不可不賞；我們縱不約你，你也該知道來的。」小儒笑道：「你此時見我來了，樂得說句人情話。」正說著，只見伯青漢槎二郎，由河那邊灣灣曲曲，分花拂柳的過橋而來，大家問了好，同倚著石欄。見池內紅白荷花相間而開，一朵朵奪豔爭妍，清芬撲鼻，如四面鏡，重臺佛座，金蝶種類不一，真乃翠扇凝烟，紅衣泛水，高高下下，如一座花城相似；甚至河岸上，都鑽出幾枝旱蓮花來，又見那荷葉上的雨珠，微風擺動，跳走不已。早有家丁們送茶來。王蘭道：「五官何以不來？難不成還睡著麼？平日在裏面貪睡，勢所必然，現在一人住在叢桂山莊，也該早起了。」梅仙道：「何曾是貪睡？我來的時候，他已起身半晌，在那裏靜靜的用功呢！我去約他同來，他口內只答應着，却不起身，我因此不耐煩，纔獨自走來，恰好路上碰見者香，我看老五終日在詩畫上講究得廢寢忘餐，還要入魔氣呢！」小儒道：「五官事事專心壹志，而且始終不怠，何患無成？他的詩不必說，已是好的了，前日聯句中，頗爲出色。字亦寫得秀勁勻潤，大有鍾王體格；惟有畫沒有見他出過手，不知如何，若論詩字有這般長進，他又精益求精，料想畫也不得十分離奇。他既不肯出來，我們大家鬧他去。」梅仙道：「他前日畫了一軸十個美人，現在裝潢好了，掛在屋內，我就很愛他那軸畫兒，和他要過幾次，他說改日再畫一軸送我，原本捨不得送與別人。其實他也不曾學得多時，卽如此精妙，可見他的天分聰明，高人一頭。若說詩字，我還可以將就，得過，獨有畫我是不懂的。」小儒點頭道：「不意五官猶有這般手段，你的天分本來也好。詩字兩層，亦不弱似他所欠的，不過是學；只要你用心去畫，暇時就跟著他調調顏色，臨臨底稿，包管你不上一年半載，不愁不會畫的。俗說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說話時，衆人已出了亭子，梅仙又在池邊近處折了幾朵荷花，帶與五官插瓶，大衆卽從河畔，遶至半村亭，穿出紅香院，來至叢桂山莊，進了園門，見伏伺五官的小童坐在石凳上打盹。衆人聽屋內寂靜無聲，便悄悄走到窗外，隔著碧紗，向裏一望，見五官坐在案前，吮筆作畫。案上鋪著一張一丈長的紙，已畫成半幅，紙上遠塗近抹，是作的一幅山水。五官却筆不停揮的，或點或染，或皴或鉤，疾如風雨，勢若雲烟，不必計畫。

之工拙，見他這般下筆，即知其技已精，不同俗手。五官一心專注在畫上，竟不知窗外有人窺看。衆人望了一會，見他畫已將成，一齊笑著走進道：「好畫呀！我們特地過來瞻仰的。」五官正在得意作畫之際，心無旁注，猛不防的被衆人嚇了一跳，忙擱筆起身讓坐；衆人都圍攏來爭看他的畫本。畢竟五官所畫的山水若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八回

叢桂莊圖評十美

紅香院添頰仿三毫

話說柳五官正一人獨坐在叢桂山莊窗下作畫，因偶見外間壁上空著一方，沒有張挂字畫，想自己畫幅山水，懸於壁上，閒時賞玩，欲畫工筆，嫌太費筆墨，又落小家氣派，莫若畫幅大米，全用墨筆，寫作風雨歸舟，倒還雅致有趣。再煩者香書一付大草對聯，配搭起來，却也不俗。況今早雨後天氣涼爽，正好作畫，想定主見，便尋出一張書畫，貢箋，用大筆蘸著墨水，濃塗淡抹，頃刻大局已成。真乃遠山凝翠，近樹籠烟，使人視之，頓覺徧體生涼，恍聞風颼颼雨淅瀝之音，出於紙上。五官畫畢，自己亦覺得得意，正要構思數言峭勁的題句寫上，猛見小儒等人，笑著進來，稱讚好畫，不會隄防，倒嚇了一跳，忙笑嘻嘻的擱下筆，起身讓坐，又欲收過，不令衆人觀看；二郎搶一步，上前雙手捺住畫紙道：「我們已偷看半會了，你還要藏什麼呢？」說著大衆都走了攏來，齊聲讚好，五官料也收藏不及，只得笑著走開來道：「什麼出奇，不過落你們一陣笑話，天大事也沒有了，好在我臉皮子鐵厚似的，也不怕你們笑。」小儒一面看畫，一面抬頭再看五官，上穿一件藕合色對襟蟬翼紗小衫，內襯紫竹穿成蝴蝶冰片梅花紋隔汗比甲，下穿粉白杭粉羅褲，繫著淡桃紅迴文卍字空心鬚帶，脚下穿著棕夾線密網涼鞋，不愧人似亭亭玉立，神如弈弈風清。小儒不禁嘆道：「天生其人，又賦其才，真不致虛生此世矣。」五官聽小儒忽然說此兩句，又見眼不轉睛的望著他，好生過意不去，臉一紅，扭轉身子，對王蘭道：「者香看我這軸畫可用得麼？」王蘭等人亦痛讚不絕道：「此幅逼近米元章，宛如當年一手所出，兼之筆意生動，大非初學。待明日秋涼時候，我們都要請你畫一二件。」五

官笑道：「不嫌我壞，又不叫我賠紙，我都可畫，樂得將你們的紙拿來試筆。實告訴你們罷！我這幅畫是補這外間板壁的。」說著，即指其處道：「此間畫已有了，尙少一付對聯，意在煩者香爲我一書，改日容我靜靜的畫兩軸美人，用紅樓西廂上的故事，送者香家太太姨奶奶房裏挂挂，可好麼？」王蘭道：「多謝多謝！就算工換工罷！對聯我明兒即寫好送來，也不用你買紙，我那裏有現成的金箋，是京中琉璃廠的貨物，外面是買不出那樣好箋紙來，我送你一付罷，合你這軸畫兒，挂在你這屋裏，也還配得上。」五官笑道：「我也多謝多謝，我這謝字比你那謝字却用的確切些，既說工換工，你也不必謝我送的畫，我也不必謝你送的字，我這多謝是謝你送我這樣好箋紙的。可不比你那多謝二字安詳點兒？」王蘭亦笑道：「罷罷罷，算我不通，你連這麼一句口頭語，多要扳駁出字面輕重來。你說送我美人，倒提起一件事來，適纔小癩說你前日畫了一軸十個美人甚好，你挂在何處呢？可能給我們瞧瞧？」五官笑道：「你別聽小癩的話，那畫又算得什麼？不是挂在裏間房內，你們看去就是了，看出敗筆來，却別要笑我，那可是不依的。」王蘭等人聽說，都一齊走進內間，見東邊用八寶攢花竹架，隔作小小一間臥室，裏面鋪排陳設，無不精美，懸了一頂淡青官花紗帳，大紅實地紗盤金鉤帶，上罩白綾帳沿，用玉色官紗，搭三牙寬鑲滾邊，當中是五官親手自畫的「玉堂春富貴圖」。榻上鋪著龍鬚草斜紋軟蓆，杭州十錦灌香涼枕，疊着兩床薄薄的紗被，一紅一綠帳內，又挂著塵尾拂塵等類。床頭前一張檀木半桌，擺了一盆素馨，兩盆建蘭。走入屋內，幽香撲鼻，習習風生，頓忘溽暑。靠著後院一帶碧紗中，嵌玻璃短窗，窗外芭蕉垂柳，梧桐文竹等樹，橫窗弄影，雖近午時候，也透不下日光來。窗前安了一張小小大理石心方桌，上面圖書羅列，筆硯精良，真個野馬飛塵，一絲不到。看至下首，一順板壁上，懸著一幅橫披，即是梅仙所說的畫兒。衆人走近細看，果然畫著十個美人，或坐或立，或臨風弄帶，或倚竹無言，各臻其妙。而且十個美人，態致不同，手內皆執着物件，衣髮等處，極其工細。旁邊又補着草木樹石，欄杆庭院諸景，無不點綴得安詳周密。衆人贊不絕口道：「果真好畫，不負小癩稱讚，連我們見了，都愛不忍釋。」王蘭道：

「我不要再畫兩軸美人送我了，卽煩你照這樣畫一幅罷。」五官搖頭道：「只好碰我高興，却不敢一定允你。你說着輕巧，不知我費了多少事呢！」又去將小童叫醒，送上茶來，大家隨意坐下吃茶閒話。二郎道：「這窗外最妙，是幾株芭蕉，映在這碧紗上，分外好看。所謂窗外芭蕉，窗裏人也。」衆人聽說，都笑了起來。小儒道：「五官平空畫十個美人在上，又各人手內皆執著物件，必然都畫著一樁故事。我想了半日，沒有解得。五官何妨說與我們聽聽？」五官道：「也沒有什麼故事，我想畫別的故事，至多三五個人，又不能全是女子，只有金陵十二釵，人數最多；無如落於通套，使人一見，卽知爲十二釵；又不過那幾張稿子，翻不出什麼新樣兒來。偶閱閒書，有唐六如爲江右寧藩畫的「十美圖」，却沒見人畫過。苦於尋不出稿本，便將各畫稿上美人湊成十個，又略加改易。我生恐另出新意，畫的不合位置，所以不敢取出來給人看，只好挂在房內，供自己玩視。誰知被你們見了，反以爲佳妙。我到底不信，只怕是你們有意笑話我的，故意稱揚，其實是鄙貶。不怪別人，只怪小癩多嘴，去告訴你們，引出你們這些話來。」小儒道：「人家倒是真心誇讚，你畫的工妙入神，委係你畫得真好，並非我們謬獎。你反疑心我們笑話你，從此我們就說你畫的不好何如？」五官笑道：「如今你們說我不好，我也不信了。」王蘭道：「原來五官仿的是唐六如進呈宸濠的十美圖，我明白了。」便起身扯著小儒重至畫前，指與衆人看道：「這兩個坐在亭子內對面拈毫作想的，一是廣陵兩君湯之謁善畫；一是嘉禾文儒朱家淑善畫。那草地上舞劍的，是江陵小馮熊御；這邊院落內同坐在一塊石磴上音樂迭奏的三個美人，鼓瑟的是錢唐絮才柳春陽；彈箏的是荆溪芳洲杜若；吹笙的乃洛陽朱芳花萼；那邊竹林裏品簫的，是公安端清薛幼端；拍手低唱的是金陵鳳生錢韶；盤膝坐在桐陰下獨自撫琴的，是姑蘇文舟木桂；左首一帶梅林，外有個美人，身穿縞素，持著一幅畫圖，在那裏含愁諦視的，卽是十美中第一出色，的南昌素瓊崔瑩。看的畫圖，是軸小像，乃吳縣張夢晉；此兩人異地慕名，彼此誓不嫁娶，後來崔爲畫師，季生竊其容貌，繪圖呈之宸濠，遂爲掠去。張抑鬱瘵死。崔聞之，亦尋卒。唐六如爲其合葬玄墓山下。墓上又栽梅花萬本。」

說罷回頭向五官道：「我說的可是不是？」五官道：「一絲不錯。你說的怎麼會錯呢？」王蘭又笑道：「你說用各畫本湊成此圖畫的，這崔素瓊立在梅花林外，可是用的月明林下美人來的稿本？其餘如彈琴的，是仿停琴佇涼月吹簫的；唱歌的，是摹小紅低唱我吹簫的；不過吹簫的，換個女人就是了。」衆人聽了，齊聲說是。又起身同至外間來坐。五官叫人切出兩盤瓜藕，與衆人解暑。又尋出些畫稿，給王蘭等人看。伯青忽然說道：「我聞得小耀說，你會寫真，前日還代他畫了一個，何妨把我們人衆都畫了，即將園子裏景致補一二處上去。古人有竹林七賢圖，我們就題曰繪芳八逸圖。連五官都畫上，可不是八人麼？」王蘭不待伯青說完，先拍手叫妙道：「我真正忘了還虧伯青提起事不宜遲，今日又涼爽，先把我們衆人的臉畫起。其餘補景，再慢慢的斟酌如何補法！」五官見衆人說出口，又曉得代梅仙畫過的，料想推辭不得，笑著道：「畫倒容易，若畫出來不像，你們却別要怨我。」伯青道：「如果不像，斷不怨你，只怪我們臉生得不好，帶累你畫的不像，可使得！」衆人引的都笑了起來。伯青又道：「此處地方窄小，轉展不過，又這些人擠在這裏，怕的太熱。不如到我紅香院去，我也辦幾樣好好的精緻涼爽適口的肴饌奉請五官，聊作潤筆。」衆人聽說，一齊起身。不由五官分說，即幫他寫真的筆硯物件拿了，邀著五官同行。來至紅香院內，伯青即分付連兒叫廚房預備晚間酒飯，午飯也開在這裏，隨便添一二樣罷。伯青又找出一張上等丈二的貢箋，五官即展開來，先指點何處寫人，何處補景，何處點綴花木亭台。相定地位，將紙摺成了界限，只留下衆人畫臉的方寸。伯青道：「午飯快有了，爽性喫過午飯開筆，好一氣呵成，省得丟頭落尾的。」遂分付人去催飯。少停擺了上來，衆人隨意入座。吃畢，家人們收過碗筯，連兒送上茶來，大衆漱了口，即議論畫臉。五官道：「那位先畫，請過來對面坐。」王蘭道：「就是我先畫罷。」便在五官對面，朝外坐下。伯青又叫人在五官背後，輕輕搖扇。連兒早煎了幾盞冰糖菜菔湯，蜜漬西瓜水，用品小碗，外用井水冰著，送了上來。五官將燒朽柳條，取出一小根，繫在木筆上，把坐位向旁邊挪了一挪，側著身子，細細將王蘭面目等詳了半晌。雖然這人，到是日日會面的，究竟只得

其粗，未得其細。所有臉上各處細微末節，未曾領略得到。王蘭被五官看了，忍不住大笑起來。五官道：「臉既不可太板，亦不可過于大笑。只要微帶笑容，畫出來，必然神彩飛揚，藹然可觀。」王蘭聽說，方住了笑。五官看畢，提起筆來，先由鼻目等處畫起。若有少許訛錯，即用帶子掃去朽痕。如是者四五次，大概規模已成。便遞與衆人看道：「你們看看，可像？待到用起色來，即不能改正了。」小儒伸手接過一看，即叫好道：「真像真像，宛然者香無二！」伯青、二郎等人，亦齊說像極。王蘭也起身看了一看，又取過一面鏡子，對鏡自認本來面目，一點無訛。笑道：「真個相像，我最恨那等寫真的人，本事既不佳，却一口的大話。人只道他善於寫真的，去請教他。誰知畫出來，天地懸遠。若說不似，又有幾分意思，或眉目或耳鼻等處而已。若說相似，又苦於人皆不識。要說出是某人的面龐，方可恍然明白了。那怕是終日相見，至好的朋友，竟有睇面不相認之雅。古時有個人，請了一個俗手寫真，畫起來，全不相像。這人氣極了，拈起筆來，在上面題了一絕道：『是我原非我，疑他不是他。妻孥若相見，反問是誰何？』畫者見了，慚沮而去。近來行道的這等人，正不少，何能有五官這般筆墨？我這個臉，此時尙未設色，已有十分相像。若再設了色，更外得神了。不意五官有如此手段，拜服拜服。足見聰明人無往而不得。你這寫真，並未有傳授，我恐有傳授的，還不得你這麼出神入化！」五官道：「不勞你誇獎，只求諸位臉畫成了，能於不大過離，其餘補景等事，我就不愁了。」仍叫王蘭對面坐下，對著設了面色。王蘭是張白裏泛紅的皮色，只用了淡赭水，掃了一層，真乃眉間氣溢，眼角波生，不語凝眸，笑含兩靨，宛如在王蘭臉上，剝下一付面孔來，只欠口能言語。衆人同聲讚好。五官又轉過一面來道：「請那位來畫了？」二郎道：「我來畫罷。」二郎只在王蘭位置坐下，五官亦如代王蘭畫法，先細細凝視了一會，用朽筆朽成底子，俟衆人看過，毫無批評，然後設色。少頃，日色平西，前後共畫了王蘭、二郎、梅仙三人。五官道：「明日清早，你們就到紅香院來畫。拚著一日工夫，五個臉，都可告竣了。有了臉，補景就不難了。」衆人各自散去。王蘭將畫的臉取去，與靜儀、洛珠看，亦說像得很。一宵無話。次早小儒等人，果然約齊了，來至紅香院，見伯青纔起身，跋著

鞋子，在院落內看花。抬頭見衆人進內，笑道：「好早呀！五官還未來呢！」王蘭道：「太陽下地幾尺了，那裏還早？這會見五官尚未起身，可算得個懶孩子！你們在這裏待我鬧他去。」說著，轉身出外。不到半刻，與五官一路吱吱咯咯的說笑進來。大衆問了好，家人們送上茶點吃畢，五官卽拂拭筆硯，代衆人畫臉。至下畫時分，都已畫了。早間，小儒也將雲從龍請來，補畫上去。五官又對著鏡子，畫了自己的臉，共成八人之數。衆人細細把玩，真酷肖人衆，沒一絲破綻。內中惟王蘭梅仙小儒三人的臉，分外畫得神致欲活。王蘭道：「我們的臉，畫得神肖，倒也沒甚希罕。不過是他的本領好。惟有他自家的臉，對鏡描模下來，也是一般無二。有多少寫真的人，能畫別人的臉，却不能畫自己的臉。據說畫下來是個反的。怎麼五官不怕畫反了呢？」五官笑道：「反照正寫，何難之有？那是他等故作疑難，實在我看，只當他鏡子裏是個人，對着了他，真毫無難處。」衆人點頭稱善。裏面方夫人等，亦見五官畫得好，也高興起來，與衆夫人商議，同畫一圖。連衆位姨娘使婢人等，都畫上去。五官本不愿意，因方夫人等說了，不好推却，只得勉強答應下來。好在衆位夫人，五官皆是見過的，可以不避諱。他來日請了五官入內，由方夫人畫起，直畫了五六日之久。衆位夫人，及使婢等的臉，多畫齊全，共有二十餘人。小儒也立了個名目，題曰「春園集豔圖」。亦將園景補一二處上去。五官道：「這兩張圖補完了，至速要兩月多工夫，纔畫得成功呢。」小儒道：「隨你慢慢的畫，若急急的趕，非獨現在熱天，有傷身體；再則其中未免卽有草率之處。在我的意見，大約以四個月爲度，也好完全了。」小儒又開了單了，叫人去補置不全的顏色，需用各物，來交代五官。從此五官一日倒有半日在叢桂山莊，足不出戶。一則避暑，免在日頭下走出走進的，恐受了暑氣；二則借此補寫圖景，正好操演畫筆，可以日漸醇熟。雖然他們說以四月爲度，究竟早點完成，也省却一件心事。小儒等人，不時卽到叢桂莊去看五官作畫，又大衆商議那不到之處，指點他，隨時或增或減。光陰迅速，轉眼新秋，八逸圖景已補成了。上面補的是覽餘閣紅香院半村亭叢桂山莊等四處園景。將伯青王蘭，畫在竹林下棋。漢槎背著手，在一旁觀陣。竹林中，一個垂髮小童，蹲在爐鑪旁煎茶。上面一

雙白鶴，迴翔折翅，欲下不下，似著避烟之狀。小儒從龍，在草地上閒步論心，後面隨著一名奚奴，手內取著巾帕盃盒之類。二郎梅仙坐在梧桐下一方石頭上，二郎俯首觀書，梅仙在旁笑吟吟的指手劃腳議論。只有五官將自己一人，畫在池畔，凭著亞字闌干，看那水面戲水鴛鴦，背後立著小童，手抱鳳尾短琴。五官上身穿的淺藍大衫，脚登芒鞋布襪，上面科頭，手內執著短棕細葉塵扇，真乃山林中神逸之品。其餘衆人，皆是科頭單衫，畫的初夏時候，花木等類，無非荼蘼、石榴、萱草、馬櫻、各本，或疎或密，或整或欹，亭台或隱或顯，以及點綴的山石水草，與人的衣衫冠履，盡工緻刻劃，精細異常。又題了五個八分隸字，是「繪芳八逸圖」，一下款是某年月日，柳下釣客寫，并補圖景。原來五官自從善畫，即起了外號，曰柳下釣客，暗藏他的本姓在內。小儒即令人去裝潢好了，挂在綠野堂東首一所小書齋內。是人見了，莫不嘖嘖稱羨。由此這柳下釣客的聲名大振，向日認識的，固然都來求畫，即是那不認識的，慕五官之名，轉中轉托中托的，來求書求畫，陸續不絕。五官亦樂此不疲，應了張家，又允了李姓，忙得終日不閒。一應題句，都是王蘭代筆，故而五官的才名尤噪，甚至有人來求他題圖作序，五官分外忙得得意非凡。方夫人又不時打發丫頭出來，催他畫集豔圖。衆夫人公送了他幾色精巧針線，以爲潤筆閒話。此時已是七月中旬，方夫人早接了婉容小鳳過來，商議到甘家下聘。甘老在揚州，亦遣人到南京陳府來納采。陳甘二家，現在都是堂堂望族，一切聘禮，自然格外豐厚。小儒又備了數席酒，開場演戲，延賓酬客，忙亂了好幾日纔罷。當陳甘兩家納聘之時，衆人忙忙碌碌，五官也不能不廢兩日工夫，出來張羅。所以集豔圖直至八月初旬，方算完成。園景補的是奪豔樓、留春館、兩翻軒等處。將方夫人畫在集豔樓下，倚闌兀坐，身後立著紅髮丫頭，闌外是沈蘭姑，懷內抱著寶森，寶珍小姐，立在一旁，背持著紈扇，微微含笑，似作欲言之狀。方夫人手中執了一支大紅牡丹花，逗著寶森頑耍。寶森隔著闌干，笑嘻嘻的探身，雙手來接這支牡丹花。此是五官頌揚方夫人的意思，暗寓方夫人爲花中之王，又代三公子寶森發了吉兆。其餘衆位夫人，或三個一叢，或五個一堆，有帶著侍兒穿花拂柳開行的，有聚在一處猜花鬥草，

有獨坐觀書，有臨流垂釣，各各不一。皆是淡妝素服，家常裝束，愈顯得天然體態，顧盼風流；庭院生輝，花柳減色。上面亦用小八分寫著「春園集豔圖」五個隸書。只注了年月，不用下款。小儒等人見了稱謝不盡。五官笑道：「何謝之有？只恐畫得不好，不合大太太的意，却要請老爺包荒，說得好聽些，須說他本是學手初畫，不能畫大件的。衆位太太、姨太太、小姐們，亦望衆位老爺解說。」小儒笑道：「你們聽聽，我們不過說了一個謝字，就引出他這些嘮嘮叨叨的話來。」卽回頭分付跟來的家丁，卽去裱糊裝潢，送與大太太收了。衆人又說了半晌閒話，方各自散去。轉瞬中秋，一切俗景常情，不須細贅。是日小儒備了兩席酒，并邀了從龍過來，與衆人賞月。裏面方夫人也請了婉容、小鳳來，與衆位夫人慶賞團圓佳節。次日，從龍亦遣人邀請小儒等人，到衙署內吃酒賞桂。無非你招我請，往來宴會，行樂而已。就是這秋節，直鬧到下旬方止。一日，小儒早起開步，至叢桂山莊去看五官。走過留春館，卽由半村亭後一路走去。一則此路稍近，二則雖係深秋，天氣尙熱，走這條路去，桑槐夾道，榆柳成行，沒有日色蒸透下來，似覺涼爽。正走到半村亭，東邊一帶假山石後，忽聽得山石那邊，噉噉喳喳，有人說話。小儒止住脚步，倚著山石，側耳細聽。是兩個人口氣，因說得太低，聽不出是誰人聽音。隨後幾句話，說得高些，聽說是自己房內大丫頭紅雲口氣。那一個，只唯唯應答，分別不出。只聽得紅雲嘆了聲道：「我們這一干姊妹們，多是修來的；到他們家伺候主人的，脾氣又好，又沒得過重的差使。我到這門裏將近七八年，太太連大氣多沒有呵著一口，還要怎麼呢？就是你衆位姊妹們，也算好的。我看各家太太小姐，多是和聲悅色的待下人，從沒有使著主人性子。比待自家兒女也差不多。你們沒有見過難說話的主人，輕則罵，重則打，呼來喝去，還算是平常待雇工們，略略好些，因他們來去自便，待他狠了，他會走的。惟有我們買來的丫頭，是賣斷在人家的，就是打死了，也只好白丟了命，那個同他去理論呢？我雖沒有見過，耳朵裏聽得不少。你們不見人家，動不動丫頭逃走了，那是爲著什麼呢？不過是主人待他太狠了，他實在盼不到出頭日子，朝朝捱打，暮暮捱罵，也還罷了；不知主人既待他狠，卽不能體貼他們了；縱然挨到二十多歲，

發出來配人，亦是將高就低，隨便老的少的，胡亂配上一個，不管人家一世的終身。俗說，女子配人，如重投娘胎一般；所以他前思後慮，只有逃走爲是有父母的，仍歸父母；無父母兄弟的，到好說一句不願廉恥的話，意中揀一個中意的人，跟他逃走。足見這些事，并不是我輩丫頭們好意做的。多是主人逼迫至此。我看世間最苦命的，莫過是我們做了頭的了。若說我們現在這一千姊妹，真是前世修來的，比那小戶人家姑娘，還要快活些呢。還是那一等綾羅沒有穿過？那一種珍饈美味沒有嘗過？小儒聽罷，暗暗點頭道：「可見人家待下人，是最難的。一經暴虐，卽生異心，仍落得他們背後譏誚。他們說主人待他狠了，只好揀個人跟他逃走。這些事，就是主人家待他寬厚，過了標梅之年，他們亦要生心。」孟子云：女子生而愿爲之有家，這一句書，專指這班怨女曠夫而言。改日，我倒要與夫人商議，將一千大丫頭們，發出去配人。另挑小丫頭服役，纔是他們縱不生心想逃，也恐做出別的不脛不慚的事來。那時悔之晚矣。」又聽得那個丫頭答道：「紅姐姐的話，真一絲不錯。我們家姨奶奶，待人也與衆位夫人一樣寬厚，是沒有說的。在我看，衆人中，惟我們家大太太，苛刻一點，專喜人家奉承他，又歡喜省個把小錢兒。若說打罵，使性子，也是沒得的。這麼說起來，我們姊妹中，單有春梅妹妹，遇著這位主人，可不比我們略略差誤些？」小儒聽了，方知是洛珠房裏的玉鸞丫頭。又點點頭道：「人待人好，人知道；背後人亦不肯埋沒。衆人中，果然者香的大夫人，是比我們家的覺得苛刻些。可見他們眼力不錯，頗能識人。」再要往下細聽，他們說些什麼，只聽紅雲道：「哎！我們只顧說話，太太還待我送桂花去插瓶呢！我們去折去罷！現在叢桂山莊，偏生柳五爺與衆人住在裏面，叫我們不順便。不然，我們園子裏一日還要來幾遍。」說著，兩人嘻嘻哈哈，奔叢桂山莊去了。小儒怕他們看見，知道背地裏聽他們說話，不大雅相，反退了一步，側身閃在山石後，讓他們走遠，轉過灣去，方一步步走出，亦向叢桂山莊走來。將至圓門前，擡頭見紅雲折了四五尺長一枝丹桂，玉鸞亦折了幾枝小枝兒，笑盈盈的出來。見了小儒，站在一旁侍立。小儒道：「折這些桂花，可是太太要插瓶麼？」紅雲應了聲，小儒卽跨步進門。紅雲玉鸞一同去

了。小儒走進圓門，只覺陣陣幽香撲鼻沁心，擡頭見數十株桂花，開得如燦金一般。停住脚步，細細賞玩。伏伺五官的小童，早看見小儒，忙入內通報。五官掀帘迎了出來，彼此問了好。五官即邀小儒到裏間入坐。小儒見桌上放著幾柄摺扇，拿起來看，多是一色真確金便面，皆畫的是花卉翎毛，有的尙未設色。小儒看了，讚不住口道：「五官愈畫愈精，再過兩年，真正要求不到了。」五官笑了笑，正欲答言，只聽院外一陣笑聲，王蘭等人多掀帘進來。小儒五官忙起身邀衆人入坐，衆人爭着看五官畫的扇子，你誇我讚。王蘭一時高興，磨濃了墨，將五官畫成的幾柄扇子取過，提起筆來，一揮而就，真個書畫雙佳，分外出色。衆人傳玩了一回，方各自散去。小儒晚間回上房內，即將日間在園子裏聽得紅雲的話，細說一遍。方夫人道：「我久想將紅雲配人，又不能草草的胡亂了事，難得了頭在我跟前七八年，各事伶俐，討人喜歡，意在揀選一個好好人家，將他嫁去。庶幾纔對得過這丫頭。明日待我與各家太太們商議，大家留心訪揀，一得了好人家，即將這一班大丫頭，發出配人，還要分付牙子家，挑那頭臉平正，手脚伶俐的小女孩子，多挑幾個來選擇，以便補他們的缺分。不早早的預備著，待他們走了，再挑小的，一時換易生手，摸不清頭腦的，必得他們領帶兩個月方好。我想先挑選小的，然後再開發大的，是不是呢？」小儒點首，連連稱善。次日方夫人果然與衆夫人說了，衆夫人亦甚以爲然。隔了一日，即分付牙子家，挑上幾十名小丫頭來。衆夫人各揀了幾名，兌了身價，又多起了名字，其餘的發回。叫這一千大丫頭，領著他們，各習執事。閒話休提，一日小儒坐在上房內，和方夫人蘭姑說笑。忽見雙福進來，回道：「大少爺二少爺都回來了，并與揚州甘少爺一同來的。」小儒聞說，甘露來了，忙叫雙福請甘少爺在前廳相見。自己換了衣冠，也迎了出來。未知甘露到此何故，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九回

江漢槎滿喪朝北闕

陳寶焜初任治南昌

話說陳小儒聞得寶微寶焜兩兄弟回家，又聞女婿甘露也同了來，心內歡喜。因甘露是個姣客，又是初次上

門，何能怠慢？忙穿了衣冠，出來相見。方夫人聽說，亦知甘露是要進來的，也更換了大衣，在中堂等候。小儒到了前廳，早見寶徵兄弟，邀著甘露，由外走入。他三人皆穿著公服，一般的少年英俊，絕世丰神，分不出誰優誰劣，真不愧佳兒快婿，不禁喜形於色。甘露見小儒迎出，忙搶步近前，先請了安，隨即拜了下去。小儒一手挽住，答了半禮。甘露起身，又代祖父父親問安。小儒亦轉問了安好。寶徵寶焜，俟甘露見禮畢，方一齊上前，見父親請安。小儒點了點頭，即回身邀甘露入座。寶徵寶焜，纔哄了下來，到後堂見母親去了。小儒問細京中一切，與來往途間情形。又問甘露，近來精神尚健？甘露一一答過。即立起身，請王蘭等各位伯叔拜見。小儒笑道：「他們皆在園子裏呢，改日再見罷。」即叫家人，持甘露少爺的名帖，去請諸位大人的安。甘露又請至後堂，謁見方夫人。小儒謙遜了幾句，甘露再三不肯。小儒先命家人進去通報，便起身邀了甘露入內。單說寶徵寶焜，一逕到了後堂，見母親請過安。又問了姨娘好。賽珍小姐，也上前見了兄弟。此時合府男女僕婦人等，都上來叩見二位少爺。寶徵兄弟，又拜衆位夫人。方夫人見兩個兒子，比在家豐富了些，又見他們皆是衣冠齊楚，愈顯得如一雙玉人相似，把方夫人這喜得眼睛多笑合了。縫道：「你們沿路辛苦了，坐下歇歇罷，不用東拜西拜的了。就是缺點禮數，衆位伯母孀娘，也不怪你們的。」正說着，只見家人上來說：「老爺同甘露少爺進來了！」慌得賽珍小姐，沈蘭姑，與各位夫人，都一齊避進房內。寶徵兄弟，早迎下階來。甘露擡眼，見方夫人立在中堂等候，即上前叩首請安。代母親問了安。方夫人命寶徵挽住，方夫人是初次見女婿的面，細細打量，見甘露一表非凡，人才出衆，與自己兩個兒子，不相伯仲。心內更外喜悅。即叫紅雲取過兩分從重的見面禮，給了甘露。無非荷包扇套金銀筆錠方勝等件。甘露謝了賞，方退了出來。小儒叫寶徵寶焜陪著甘露，到前面歇息。自己即不出來了，免得甘露各事拘束。又分付廚房，預備盛席款待。寶徵兄弟，同甘露到了前廳，即一齊寬了公服，隨便散坐，用茶。少停，擺上酒席。小儒出來讓讓了一巡酒。復回後去，仍著寶徵寶焜相陪。酒散，又邀了甘露到園中閒玩。遂在留春館內設了臥具，晚間，仍是盛席相待。次日，甘露坐轎至王江祝馮及雲從龍

衙門各處拜謁。各家皆分日擺酒，邀請甘露。住了半月有餘，方告辭回揚。臨行小儒復擺酒餞行，又贈了一分厚禮。轉呈他祖父甘誓、王蘭等人，各有所贈。寶徵兄弟直送至碼頭方回。這裏王蘭等人又公請寶徵、寶焜，代他兄弟二人賀喜接風。閒話休提，過了重陽。小儒即叫他兄弟收拾行裝，又帶了十數名家丁，回杭祭祖。尅定日期，十月可以出來，料理完姻。不言寶徵、寶焜前往杭州，單說九月初旬，已屆江漢槎除服之期。若論漢槎的意見，不愿爲官，情甘終老山林，侍奉北堂。無如江老夫人逼着他起服進京赴選，又勉勵他：「一世受國恩，此身既屬在朝廷，盡忠即難盡孝。况你已有一子，我正可含飴弄孫，以娛暮景。我年雖衰，精力尙健，切不可因我誤了你後路遠大前程。」小儒等人亦勸他進京選職的爲是。漢槎無奈，只得依允。即在從龍處呈了稟詞，託他代表。隔了一日，旨下著江漢槎來京陛見，候選授。漢槎見奉了明文，不容遲緩，即叩別母親，又去辭了小儒等人，自然有一番祖餞俗情，毋須細贅。起身前一日，江老夫人在中堂擺了酒，代兒子餞行。漢槎跪進了一杯酒道：「兒子此去，若得了實授地方，即差人迎接母親赴任。母親在家，各事多祈保重。兒子遠離，纔可放心。」江老夫人點頭吃酒，又諄囑漢槎一路舟車小心，更鼓席散。漢槎親送江老夫人回房安寢，方到自己房內。早見瓊珍與小憐也備了一席等候。大家恭敬了三杯，不過說些沿途留心，努力加餐的話。漢槎亦囑付他們善侍衰姑，照持家事。直飲到三更方散。是夜漢槎在小憐房內歇下。次早黎明，又去拜辭了江相靈前，帶著家丁出城登舟。在路行走，非止一日，毋須細表。這日早抵京都，覓定寓所，安置行李。前一日，先在宮門外挂號請安，預備來日陛見。次早，蒙恩召見時，追念江相在日，勤勞王事，溫諭頻頻，著伊子江漢槎免補道員，以按察司遇缺簡放。漢槎謝恩下來，即去拜見各同年世誼。所有部屬各官，均是江相當日爲堂官時一班屬員，又深感江相之情，不用漢槎去囑託，無不留心。一日，恰好江西臬司出缺，督撫奏請上來，吏部得信，即題請以江漢槎補授。漢槎因江西在雲從龍轄下，甚爲欣喜，忙著謝恩請訓，又去部屬裏小爲料理，即擇日出京赴任。一路毫無耽擱，行了幾時，這日已至南京。見過江老夫人，合家喜悅非常。漢槎乘機稟請江老夫人至任。

所奉養，江老夫人，本想不去，怕的兒子，是個明大義的人，見母親不去，即不肯帶妻妾同行，只得答應前去。漢槎見母親依允，好生歡喜，便分付家中，早爲收拾，免得臨行匆促。次日備了手版，去謁見從龍下來，又拜見小儒諸人。小儒聞得漢槎放了江西臬司，便重托寶焜到江西候補，請漢槎照看，須同自家子姪一般。如有不法，即行參辦，切勿徇我的情面。接著小儒等人，爲漢槎賀喜餞行，無非戲酒而已。熱鬧了十數日，漢槎即迎請着母親，帶着家人，到江西赴任去了。暫且擱過一邊。且說寶徵寶焜兄弟兩人，回到杭州，祭過祖，拜過合族，又去見了朱蓬耕夫婦。蓬耕與張氏，見女婿點了詞林，甚爲喜慰。此時冷桓已推陞到杭嘉湖道，寶徵遂將父親的信，當面投遞。冷桓見信中說到寶徵的親事，請他轉致蓬耕，約於十月半前後送朱小姐至南京完姻。冷桓答應了寶徵，又同了寶焜，將先遠的祖墓修葺，各事完畢，方擇日動身，去辭別了朱冷兩家。冷桓寫了回書，交給寶徵。蓬耕見寶徵兄弟去後，即趕着置辦嫁裝一切。朱家雖是寒素出身，所幸蓬耕作了一任縣令，稍有積蓄。膝前又無三男兩女，只有這位姑蘭小姐，平日又愛如珍寶，再則陳府現在富貴兼全，是杭城數一數二的人家，故而盡其官囊所有，備了妝奩。到了十月初旬，諸事齊全，雇了幾號大船，蓬耕夫婦，親送女兒往南京來。再說寶徵兄弟，回至南京，見過了父母，將冷桓的回書呈上。小儒看畢，擱在一旁。即與方夫人商議，不如俟朱親翁送女來此，就湊著這個時候，也代焜兒完娶。再送賽珍到揚州出嫁，豈不兒女終身大事，一齊都完結了麼？方夫人連連稱善，即煩王蘭二郎修書到揚州，通知甘家兩邊。一嫁一娶，皆爲的是兒女姻親大事，忙著請媒邀賓，鬧個不了。這日雙福來回：「朱老爺，朱太太送親的船，已抵碼頭。」小儒方夫人聽說，忙叫雙福帶幾名家丁，內裏派了數名僕婦丫頭，打發三頂官轎，去接朱府眷屬。小儒前兩日，早在左近，賃了一所公館下來，預備朱府人等居住。又撥了廚子，與粗使丫頭小使，過去伺候。雙福到了船中，見朱蓬耕請過安，面回小儒方夫人的來意，即同著朱府家丁，收拾箱籠一切，擡的擡，挑的挑，直奔新宅子裏。隨後朱蓬耕夫婦，及姑蘭小姐，坐了大轎，也進城來。先到公館內，看了住落。朱蓬耕便過這邊來拜見小儒人等，談了半晌，方

告辭回去。接著小儒人等，親來答拜，又送了酒席過來洗塵。因姑蘭小姐，尙未過門，方夫人不便邀請之故。那邊朱府也將杭州帶來的土宜，分送各府。各府亦接二連三的送酒送席。小儒早擇定十月二十四日，天喜黃道良辰，代寶徵完姻。十一月初一日，甘家送嫁到南京，初十日，小儒方夫人親送賽珍到揚州去。這半月之中，三件喜事，忙的各府家丁，沒有片刻空暇。况方夫人最愛賽珍小姐，一應妝奩，格外從豐。又曉得甘家不甚饒裕，賠了一頃田地，黃金三百兩，白銀五千兩過去。至於甘家賠來的嫁費，當日結親時，即議定各事從儉，所有不足，均是陳府代辦。此亦是小儒體貼甘老之處。閒事休敘，早到二十四日，朱陳兩府，張燈結彩。伯青二郎，是兩位原媒，皆穿了公服，領轎前往朱府，一路排開執事，紛紛約有數百名行人，十分熱鬧。頭一起，是小儒的執事，前任兩江總督部堂吏部尙書等牌扇；第二起，江蘇學政全省提督軍門詹事府正詹事，是陳仁壽的執事。原來仁壽在學台任上，已陞了正詹。今年正值任滿之期，前月新學台已接了印，仁壽即要入京覆命供職。所以寶徵等完姻，不能前來。適值玉梅新產一女，未便同往，仍留小儒處居住，倒遂了玉梅的私愿。第三起，是寶徵本身執事，某科舉人，某科進士，欽點翰林院庶常吉士等牌扇。觀看的，如人山人海一般。朱府請的是洪靜儀林小黛二位夫人，代姑蘭小姐梳妝。陳府請的是程婉容江素馨兩立全福夫人插戴寶徵。今日穿著簇新朝服，頂簪兩朵銷金宮花，身披丈二猩血紅羅，坐著八人綠呢大轎，隨著新人綵輿，到朱府來奠鴈。行過大禮，即作辭回去。待到吉時，綵輿進門，參拜天地，合盃撒帳等事，種種瑣碎情節，不須細說。兩位新人，郎才女貌，彼此恩愛非常。三朝廟見已畢，甘家送親的人亦至，潔玉小姐過了門，與寶焜兩相敬愛。接連又是寶徵夫婦回門。方夫人見兩個兒媳，皆是端莊秀曼，甚爲喜悅。小儒留下朱蓬耕夫婦，過了殘冬，再回杭州。張氏夫人亦因不放心姑蘭小姐，難得親家相留，便攛掇丈夫開春回去。甘家的人，過了三朝，即回轉揚州。因不日陳府要送親過去，不能久留。待至初六日，小儒方夫人即收拾送賽珍小姐起程。到了揚州，自然又有一番禮節。中旬後，小儒方夫人始返南京，又夾著回門對月等事，忙忙碌碌，直至歲底，纔算清楚。接著又屆新年，

陳府今年添了兩位新人，分外鬧熱。書不贅敘，單說二月初間，寶徵函約甘露結伴入京。寶焜亦要前往江西，各家紛紛餞送。小儒發了數封信，與寶徵甘露帶往都中，分投諸同年世好。不過託他們照應，恐兒婿年幼，不諳事務。又發信寄與漢槎，請他照看。寶焜臨行，兄弟兩人叩拜父母登程。寶徵是置身入都，舟過揚州，邀甘露偕行。寶焜却帶著潔玉小姐，同赴江西。小儒派了幾房老實僕婦伺候。又著雙福一同隨了寶焜前去。因雙福乃多年的家人，親見寶徵兄弟長大的，遇事可以阻諫。小儒又切實分付了雙福一番：「倘小主人有不合禮的事，你勸擋不下，即寫信告訴我，若你也一道兒瞞神弄鬼，我知道了，定不依你。」雙福聽說，摘了帽子，在地上碰頭道：「家人沐主人如此另眼看視，真粉骨粹身，難報萬一。家人若有事欺了主人，即天地鬼神，也不能相容。」小儒點點頭：「原因你各事謹慎可靠，纔將小主人交代與你，諒你心地明白，斷不會誤事的。」內裏方夫人亦重托了雙福，又分付衆家人婦婢，小心伺候。一日後，我都有重賞。」又去囑付潔玉小姐：「各事留心，夫婦第一要和睦，你敬我愛，不可反目。」寶焜夫婦唯唯應命。潔玉又去辭別各位夫人，前兩日，甘露從揚州親來送妹丈妹子起身的。這日，直送至城外碼頭，珍重了幾聲方回。小儒留住甘露盤桓了數日，纔回揚州。寶徵同甘露由王家營起車，在路走了旬日有餘，早至都城，共覓下一所住宅同居。連帶來的家丁，約有十數人。公寓中，倒不寂寞。直待到朝考過後，寶徵受職編修，甘露簽分禮部學習。今上又知道陳寶徵乃陳眉壽的長子，愛他年幼學優，又念小儒日前供職忠公，殊恩特沛，欽派寶徵充實錄館纂修差使。不提他郎舅兩人在京供職，再說寶焜一路風帆，直抵江西省城。雙福先上岸，賃定了公館，隨後寶焜夫婦，坐轎入城進宅，帶來行裝，一切整整安置了數日，方纔粗定。寶焜即備了手本履歷，去謁藩司，及本省制撫軍，下來，又去謁見漢槎，遞了小儒的信。漢槎細問，在路行了多時，又問現在居住何處。寶焜一一答過，方告辭出來。次日，即去稟見首府，與同寅各官。適值南昌府知府，是新到任的，寶焜見面時，即喫了一驚。看官，你道是誰？那知即是魯鵬。他何以得到此間來做首府的呢？因在揚州甘泉縣任上，告病回京，見了魯道同，捏成一片誑詞，說他

喫了小儒雲從龍的苦，魯道同因上次王蘭的事，很不快活。小儒此時見兒子丟官回去，又聽了魯鵬一面之詞，火上添油，大罵道：「陳眉壽雲從龍，這兩個該死殺才！各事與我魯家做對，是何道理？我魯家從未得罪過你們，上次鵬兒是雲從龍叫他丈人參的，今次鵬兒又是他自家勒令告病，你們欺我兩個兒子，即如欺我一般。若論陳眉壽，尤其可惡。上回爲王蘭的事，我很不耐煩。此時你又尋事到我頭上，叫人怎麼咽得下去罷了？慢慢的打聽他們罷！倘有一半件差誤，跌在我手裏，那時再說！」魯道同前思後想，愈想愈氣，又切實抱怨了兒子一陣，恰好見春間放了榜，寶焜以知縣分發江西，一時觸起機變，計上心來，沒奈何將自己歷年聚蓄的若干私財，取出來代魯鵬報捐開復，又加捐了知府，在部候選。魯道同既在閣內辦事，前次又做過吏部堂官，那個不去奉承他？魯道同即授意部屬各官，專俟江西省知府出缺，再行題請，偏偏事有湊巧，未及數月，江西南昌府首府病故，督撫奏放新員赴任，部裏得了信，即以魯鵬題請上去，遂蒙簡放南昌。魯鵬亦甚爲歡喜，在部裏領了憑，辭別父親，帶了家小，星夜赴江西新任去了。臨行，魯道同又暗暗囑付了一番。自古小人心腸，大概相同。魯道同不言，魯鵬亦能領會及此。魯道同見大兒有了官去，爽性代次子魯鵬，捐免了處分，指指內閣中書。因魯鵬是個一榜倒也合例。單說魯鵬到了江西，自接印之後，一味夤緣，買上司的歡心，惟有漢槎深知他前番行爲，大爲不快。見他各事謹慎，無隙可乘，也只得暫爲隱忍。今日寶焜謁見首府下來，甚爲詫異。暗忖道：「怎麼這個冤家，也到江西來？莫非因我而至，想報復前仇麼？」薄到此處，不禁焦燥起來。再退後一想，自己啐了一口道：「吓！陳寶焜，你怎麼這麼畏刀避劍，還算是個丈夫麼？只要我有了缺，立心不苟，諸事秉公，就是魯鵬現爲本省督撫，也奈何我不得。何況他也不過是此間一郡之守，我亦一邑之侯，相去只一間耳。我惟知做官的分中之事，上答國恩，下恤民生，即是了。此外又何足慮焉！」前後這麼一想，反坦然自如。每逢衙參之日，寶焜也隨著各同僚去見首府。誰知魯鵬見了手本，即忙請見，很爲深談暢敘，竟似合契得非凡。若值單見時，必留茶留飯，慇懃備至。將寶焜請入內廳，終日盤桓。又說：「當日在揚州，我是初膺民社，

各事不免尙於血氣，胸中又無見識，是以鬧出那些事來。後來深蒙令尊老大人與雲大府訓誨，雖然彼時難爲人情，而今細細回想，沒有日前一番挫折，也沒有今日，倒是成全小弟，不則一味任意，恐受禍更深。嘗聞古君子造作人才，不避嫌怨。尊老大人與雲大府，卽此意也。小弟實係銘泐五中，從天良內激發出來的話，並非巧言取悅之詞。

「寶焜聽了，甚爲納罕，暗道：『這個人，與從前竟成天淵之別，我亦不可存心絕人太甚。』也謙謝了幾句。由此寶焜倒將魯鵬認作知己。魯鵬又極力在上司前稱揚寶焜年富才明，大有作爲，非百里之才。雙福冷眼從旁看出動靜，便中勸諫了數次，叫寶焜不要去親近魯鵬，怕的與自己有礙。無奈寶焜惑於魯鵬一派巧言，反以爲雙福多事。雙福的話，如耳邊風一般。說煩了的時候，却不便呵斥，惟有隨口答他兩聲。看官可知，知道何以魯鵬不記舊恨，反同寶焜親厚？因內中有幾個人，指使魯鵬做的。這些人是誰說出來，又是看官們會過的熟人，乃是許春舫、朱丕、賈子誠等三人。他們因何又聚在一處的呢？只因許春舫前在揚州爲章如金的案件，去了官職，卽辭了府幕，回轉江西。好在他家中，甚爲富足。因打聽得魯鵬到了南昌府任，卽去拜見。魯鵬上次得過他的財帛，又知他是江西省中的富戶，樂得與他去交接，留他做一名耳目。便具帖延請許春舫入署，過了兩日，朱丕與賈子誠，也由浙江到南昌來投魯鵬。朱丕又改名世功，捐了一名從九品，分發江西，遂托魯鵬稟請，留於南昌府屬差委。魯鵬亦樂於收他爲牙爪，又將賈子誠請至幕中。他們本是舊交，今日復聚在一處，便任性狼狽爲奸，無惡不作，無利不趨。有受過他們害的，卽送了一個綽號，稱之曰「南昌四獸」。言其如虎狼一般，可以食人。初次寶焜見過魯鵬，回至後堂，卽與三人計較，要結實的收拾寶焜一場，以報他老子前番之恨。賈子誠笑道：「雲翁不必性急，此事極易處置。雲翁却不可露出半點懷恨之意，須要格外與他親近，不妨將日前的話，引咎歸己，使他不疑。你雲翁有報復他的意見，那時出其不意，下一毒手，猶如迅雷，不及掩耳。縱然他有通天手段，也措備不及了。」說著，又走近一步，附著魯鵬耳畔，低低的說了幾句。喜的魯鵬手舞足蹈，起來道：「子誠先生，真今世之張子房也，拜服拜服！」又將子誠定的計策，

告訴朱許兩人亦同聲說好。朱不道：「非如此不可，必須先將他安置在肘腋之下，方可不時稽察他的過失，又可轄制到他；若在鄰邑，究竟隔手隔脚的，其權柄不在我手內，真正算計得點水不漏，不怕他不墮入術中。而况小陳是個初出書館的孩子，有多大見識？更易上這圈套！」不說魯鷓等人暗中算計。這日恰好南昌知縣調了他缺。魯鷓乘機稟請寶焜署理此缺。雖然寶焜是初到人員，首邑首縣，不甚合例。若說署理一層，尚可破格。藩司亦見寶焜少年有幹，便准了魯鷓稟請。一面轉詳撫院，一面札飭寶焜署理南昌縣事。寶焜初任，即得了首邑，喜出望外。忙擇日接篆，派雙福總司門政，又聘請了幾位老手幕友，司理刑錢各事。次日，即去面謝魯鷓。見了面，魯鷓先給他道喜，又說：「我常想兄弟們能在一處就好了。那知天從人愿，如了我的私衷，並非我之力量，乃老兄洪福，亦是南昌衆子民之幸。得此賢父母來治理此邑，再則我們今日說開了，以後切勿拘於名分。一有公事，大家同心合力的商酌辦理纔是。」寶焜起身，諾諾遜謝不已。又閒談了半晌，方作辭回衙。自是寶焜諸凡百事，稟到府裏，無不允從。魯鷓有了疑難案卷，反請寶焜去計議。寶焜心內深爲感激道：「既蒙他在上游前保舉，又蒙他抬愛我，須要實事求是的做一番大事件，方不負魯太守拳拳之意。」遂暗中分付雙福與數名心腹家丁，在外密訪當地土豪惡棍，及一切關乎民瘼之事，又不辭勞苦的，晝理公卷，夜巡閭閻，除莠安良，捕緝盜賊。一日，寶焜正坐在衙內，與幾位幕友談心。只見雙福上來回道：「家人昨日訪聞，城東有一件奇冤，迄今數載，沒有昭雪。這一起人，都視官府如兒戲，任性妄作，毫無忌憚。歷任各官，多恐搜尋出根來，激出意外變亂，是以多含糊下去。家人既訪得了實信，恰不能不回。」寶焜聽了，很吃了一驚，忙立起問道：「什麼原故？你且細細說與我聽。」未知雙福說出些什麼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回

懲教匪德庇閭閻

縱罪囚賄通獄吏

話說陳寶焜聞雙福說城東有一件奇冤，至今未雪，忙問道：「你這話可的確麼？」雙福道：「一家人若不打聽真切，何能虛報？」寶焜道：「你且將這案情由說與我聽。」雙福道：「說也話長。東邊離城十里，有座萬家村，這村中的烟戶，約有數百餘家，倒有一大半姓萬的，俱以耕讀爲生，安分守己，從不干預外事。村南有個秀才，名叫萬坤，祖父遺下有百畝良田，家中甚爲過活得去。萬坤又在家訓了一堂蒙童。妻子熊氏，亦是舊家女兒。夫婦年過四十，尙未有子女。一日，萬坤傍晚，解了學，在門前柳樹下散步閒眺。見一起有五六人，走進村來，均是隣邑楚南北的人氏。因路過此地，天色昏黑，意在莊中借宿一宵，明早好去趕路。萬坤是個長厚人，憐他們出門之苦，即將前進打掃出來，讓他們居住。這一干人，夜間並不困睡，多一個個盤坐地上，口內喃喃的似作誦經之狀。萬坤見了，甚是詫異，忍不住跨進房內詢問原委。衆人見萬坤進來，也不慌忙，徐徐立起，邀萬坤坐下，爲首之人道：「我等行爲，既被先生看破，諒不能相瞞，亦是先生有福，纔得此機遇。我等幼年探木入山，見一道士，龐眉皓首，坐於石上，喚我等近前，說與爾等有緣，授爾等神書一卷，出以濟世，他日功成，即可飛昇仙闕。遂在懷內取出一卷書來，交與我等，升空而去。上面無非積功累仁，廣行善事。又有些納氣運功之說。現在我等立其教曰廣仁大教，同事爲首者，共有數百餘人。我等得書時，卽望空設誓，立心愿，濟盡天下，同登正路。到處又尋訪福厚之輩，延入我教，不過多一人，卽多一人傳授。我等素知先生爲人謹慤，故特來相訪。這一村之中，以先生爲表率，卽請先生爲我教，在此作一領袖，人必信從。先生目下正乏鸞鳳，若濟得多人，包管先生熊熊叶夢，芝蘭盈庭之慶。」若論別的話，萬坤毫不介意，一說到子息上，正碰入萬坤心坎，笑嘻嘻的起身道：「果然有驗，天賜我一子，接續香烟，我情願入教，倡首奉行，不知列位這廣仁教怎麼行法？」衆人見他入港，好生歡喜，卽將神書取出，與萬坤觀看。其教一府一縣一村一堡一里等地方，每處立一教堂，選一年高信實之人爲首，名曰大祭長。再選一人協教，曰亞祭長。其餘百人之長，曰總司戶；五十人之長，曰次司戶；十人之長，曰大司戶；五人之長，曰小司戶。又每教堂派一往來傳信集衆之人，名曰走堂。一逢三七日

期在教之人，齊集於教堂，聽大祭長登壇演說；教中言語，無非爲臣要忠，爲子要孝，天下有寒者我教當以衣衣之，天下有飢者我教當以食食之；再於每月朔望之日，懸挂廣仁大師影像，在教者悉排班行禮參拜，各陳所求，默禱於壇下，必有靈驗。這廣仁大師，即是西方我佛如來化身。佛以慈悲度世，恐人不信佛教，視爲具文，故具大法力，另開生面，俾世之沉迷者，共登彼岸。倘在教者犯了教規，重則處死，輕則捆打。五人有犯，咎在小司戶；十人有犯，咎在大司戶；由此以推，各有約束，不得紊亂。萬坤聽了，信以爲實，興忽忽的回後，與熊氏商議。熊氏亦因求子正殷，力爲竄掇。丈夫倡行此事，萬坤遂將前兩進房屋搬空，讓他們一千人安身。復將東首三間靜室，打掃出來，供奉廣仁教主影像。次日，卽邀齊在村之人，備說此教許多好處。村中人等見萬坤都敬信如神，又知道他是個明理讀書的長者，從不趨信異端，諒必這廣仁教沒有說的。便一傳十，十傳百的，傳說開去。人人皆爭相入教，共推萬坤爲萬家村這教之大祭長。一切教中禮節規模，是這幾人教導，萬坤效行。那知未及半年，一方數十里之內的各村各莊，都來入教。眼見這廣仁教日漸興旺，先後入教者，共有千數百人。糾合萬坤倡行的那五六人，一名張高，一名強德，一名哀自通，一名賈有仁，一名何堅，一名束成，皆分派了頭等執事。甚至相離太遠的地方，卽自立一教。總推萬家村之教爲首。說也奇怪，到了一年之後，熊氏竟懷起六甲來。萬坤喜出望外，無論是男是女，到底有了後嗣，更崇信廣仁大師靈驗非常。又首先解囊助田數畝，充教堂經費。其外量諸家之有無相派，共得了數百畝膏腴之產，歸入教堂，以爲額款。又派了二三老練誠篤之人，經理春種秋收諸務。這廣仁教，自有了額費，分外井井有條。轉眼熊氏身孕已屆八月，萬坤忙著雇乳娘，裁剪小兒襁褓等物，甚爲高興。一日，隣邑教堂來請萬坤去說教。萬坤因妻子有孕，不放心他出，意在託故推却。被賈有仁再三勸道：『鄰堂要請你去演說教旨，是看得起你，知你道行高深，可啓發他們之未悟。你若推委不去，一則辜負來人之意，二則顯見同教不義，未免與這廣仁二字，卽自蹈背謬。還是去的爲是。』萬坤無奈，只得允應，收拾前去。此去至速，也要一半月耽延，囑咐熊氏小心門戶，自己諸事要加倍留意，不可

傷力勞心。次日大早，萬坤帶了兩名雇工，又邀了本堂數人前往。誰料萬坤去了，未經數日，他家中鬧出一件天大事來。一日，賈有仁與強德來見熊氏，說他們要請位朋友，堂內不便起坐，欲借尊府這裏，不知大嫂可肯曲從？熊氏因平日丈夫在家，這些人常來常往，熊氏亦不避。況他們借我家內請客，也是小事。就是丈夫在家，也沒有不允的。遂答應了。次早，賈強二人果然請了一位朋友來。熊氏早將外面書房打掃潔淨，又叫雇工們好生伺候。賈強二人歡喜非凡。晚間，送進幾色佳肴，一大壺美酒來。熊氏見他們來意諄切，不便推却，只說了聲多謝，即收下了。叫丫頭們點上燈，將菜蔬取過嚐了，倒還可口。便命把酒盪煖，在房內獨酌。熊氏本來量窄，今日因這酒色味俱佳，一時高興，多貪飲了數盃。覺得身子昏蕩起來，坐立不住。即起身轉步，欲到牀上小躺。忽然一陣頭暈，踉踉跄跄，勉力挨到牀前，倒身睡下，即不省人事。丫頭們進來，見熊氏睡熟，知道他酒醉，也不去喚他。收拾了桌上殘肴，帶好房門，各自去睡。及至次早，人衆醒時，見熊氏房門大開，只當熊氏已經起身。忙走進房中一看，只嚇得衆丫頭叫苦不迭。原來熊氏被人殺倒地上，由胸剖至臍下，血淋淋的五臟堆滿一地。可憐衆丫頭連爬帶跌的，走出喊告四隣。衆隣舍來看了，也不解其意。道：「昨晚你家還有人請客的，我們聽得猜拳行令的，直到四更半天纔散，怎麼鬧出這件事來？」內中有幾個老成的人，一面知照地方前來看視情形，好打報呈。一面專人去叫萬坤。隔了一日，萬坤回家，抱尸痛哭，忙去報案。縣裏下來相驗過了，即飭捕分頭緝獲兇身。後來人說到當晚有人請客的話，萬坤追究起來，細細訪問，稍有風聲。每次見了賈強二人，多有忸怩之色。一日，同伴中拌嘴，說出這件事，被萬坤親耳聽得，方知是賈強二人將他妻子殺死。原來他們以傳教爲名，暗中專取人家孕婦元胎，合成迷藥，到外鄉外村去拐騙兒女，可獲重利。萬坤那裏曉得，誤入其中。此時訪問清白，直嚇出一身冷汗。又痛熊氏無故被害甚慘，也顧不得自己罪名。一口氣跑至縣前，擊鼓鳴冤。縣裏因人命關天，不敢怠慢，即出簽捉人。有一個差人，名叫李德，也在教內，得了信，飛風去通知衆人，早爲打點。又悄悄來至後堂，面見本官，說：「教中人衆，怕激成變亂。況且萬坤所訴，亦沒有實據，

不過據同伴口內之言，安知非仇隙誣栽？縣官聽了李德之言，未爲無理，卽止住簽差，俟訪查清楚再議。却好賈強等人的賄賂已至，內外關節皆通，縣官樂得含糊過去。萬坤雖然逢期投詞，連連催促，無奈縣官拿定主意，不辦此案。總以未見實據爲辭，十分催急了，再加上兩名差緝訪，甚至將原差虛應故事的，坐堂比較一番，停幾日，仍是鬆懈下去。萬坤又到府裏去告過一次，俗說有錢到處通神，府裏依然的批發到縣裏來追捕。賈強等人，又囑出旁人來向萬坤陳說利害，縱然追到水落石出，你妻子指定是何人所害，你是這一教的教首，亦有應得之咎。萬坤被衆人你一言，我一語的，說了害怕起來，也不十分的追案了。及至後任縣官來，見前任尙然不辦，他又何苦強作惡人到了任，不過換簽加差，若作振作，一俟被告的關節到了，卽放寬過去。所以這件血海冤枉的大案，竟這麼將將就就的拖沓過去。雙福把前後的情節，甫經稟完，早將寶焜氣得直跳起來。只見雙眉剔豎，兩眼圓睜，拍桌大呼道：「該死該死！民間有如此奇冤，民居上者，竟置之膜外，豈不愧殺非獨尸位素餐，竟成罪不容赦！我不知道則已，既知此事，隨他有千百萬虎狼之黨，我也要訪拿罄盡，爲民伸冤兼之地方上，久久容留這千人滋事，日後將有不測之禍，豈非民父母養癰成患，去害百姓麼？」雙禮忙諫道：「這件事，固然要辦，亦不可造次，必須想個萬全萬美之策，方纔妥善。使他們自投羅網，靡有孑遺。倘走露風聲，他們有了準備，拿不住，還是其次；若再激出別樣的故事來，那就不妙了。家人的愚見如此，尙望少老爺斟酌。」寶焜聽罷，點點頭道：「你也慮的甚是，你且出去，待我細心籌劃，若何辦法，再和你計議。」雙福應了聲，退下。寶焜初時一聞雙福之言，恨不能卽時飛拿人衆；此刻被雙福道破，果然這件事，有些棘手。一經不慎，定有禍亂，那不是爲民除害，反速民受害了。到不如不辦的爲上。前思後想，沒處下手。再者，還有一層，如果易辦，前任許多官，豈無一二稍具天良，以民事爲重者？愈見此事不易著手。寶焜背著手，在內堂踱來走去的籌畫。猛然眉頭一皺，計上心來，笑道：「如此行去，定可成功。」忙叫雙福復又進來，起身附著雙福耳畔，說了一遍。雙福點首，答應退下，自去料理。寶焜又一面親自坐轎，到武營裏會統領官商議，請他撥派

數百名兵丁，到縣裏來隨時調用。領兵官見是地方上公事，况捕緝亦是武職內的責任，遂滿口應允。當即派了一千名總口名百總，又撥了五百名精壯兵丁，赴縣聽調。寶焜見這有一枝兵，分外胆壯，專待雙福回來，是何動靜，即好相機而發。話分兩頭，單說雙福到了自己房內，改換了一名村人打扮，也不帶從人，單身奔萬家村來。打聽得賈強等人的住落，托言遠客迷道，借宿他家。又改爲劉姓。晚間無事，說到廣仁教的好，嘖嘖稱羨不已。強德見雙福語言入港，又見雙福相貌伶俐，可以有用，遂接口道：「劉客人，不是我們此地人，怎麼知道我們這廣仁教的好處呢？」雙福微笑道：「刻下四方慕名的甚衆，各處皆知，也非獨我一人知道。不瞞列位說，小弟在家，也薄薄有點名聲，也曾立了個名目，號召多人。因爲敵地人心不齊，故而棄了我們，來投奔列位的。若見疑小弟，即不必言了。」賈強等人聞得來客，亦是個教中朋友，非生手可比，忙笑道：「我等教名廣仁，原取推廣仁衆之意，恨不能天下人皆來附合。怎麼兄台遠路來投，我們倒見疑起來？這是兄台自己疑心。」一面款待雙福，一面約齊各處爲首人衆，次日來與雙福會晤。雙福又取出私囊數百金，爲入教進見之禮。人衆更外歡喜，即推他爲協理，各教堂的副手，名曰亞祭長。雙福見人衆並不疑心，許他入門，好生喜悅。外面諸事，與他們格外出力，暗地却將他們惡跡細訪。賈強等人見他實心入教，也不瞞他。雙福又留心打探萬坤家故事，又將爲首的幾名要犯住落，訪問明白，不覺在教一月有餘，大小各事，訪得清清楚楚。這日，托言進城探親，回到縣內，把前後情形，細稟與寶焜知道。寶焜聽罷，大喜，痛贊雙福很有幹辦。你仍須快快出城，安住衆人，不可使他們生疑。我這裏頃刻派人，幫同你擒捉衆犯。此舉算你首功，你却要辛苦點兒。」雙福應聲退下。連忙又出城去了。寶焜隨即升坐大堂，將請來的五位營官，邀入衙內，命各帶著一百名兵丁，分頭兜拿。又簽差捕役數十名，將雙福開來的清單，交給他們，隨同作眼。第一須要機密，切勿使若輩聞風脫逃要緊。寶焜俟衆人去後，靜坐後堂，專守好音。此時心內，反七上八落起來。不知可能成功？若此行不濟，豈非枉費了數月心血？日後更難拿捉。暫且不提。單說衆營官，領着兵丁捕役出城，將及萬家村，見雙福迎了上來。

道：「衆位大老爺來的真正湊巧，今日是他們說教之期，又說是教主升天的日子，各處大小頭目，多到萬家聚齊。該應他們惡貫滿盈，合當盡絕。平時多沒有這壓齊整。現在萬坤因爲屢次控告他們，怕他們暗害，反躲到別處去了。今日去擒捉，可以一鼓而獲。」衆營官聽說甚喜，忙聚齊兵丁，一擁而進。將萬家團團圍住，發聲喊打，將進去見人捉人。賈強等人正在那裏念經獻供，忽然打進多少人來，盡是弓上弦，刀出鞘，長繩大索，逢人便捆，欲要動手拒敵，無如措手不及，竟未走脫一人。衆營官仍恐復有羽黨藏匿在內，又四處搜尋了一回，方押解衆犯回城。都用繩索捆作一團，叫衆兵丁扛抬。可憐萬家莊中衆百姓，正看他們說教熱鬧，忽然從天上來了這一千人，又滿眼明晃晃的刀子，滿耳咕咚咚的槍礮，不知是兵是盜，嚇得攜兒抱女，犬走雞飛，沒命的逃生，跑不及的，只好把門戶撐門起來，坐在家中亂抖。那一片呼號亂喊聲，直聞數里，連隣村多驚慌不定。衆營官恐有意外之變，忙一面傳令衆兵丁，不許囉唆，一面出示安民。原來前在縣衙商議時，也曾與寶焜算計及此。寶焜當即叫書吏寫了十數道安民告示，交給衆營官帶在身邊，以備不虞。此時一齊貼起，又令營兵四面敲鑼招撫良民，勿得驚懼。衆村民中有幾個大胆的，聽兵丁口內說出原由，方慢慢的聚攏來詢問，始知專拿的是廣仁教一班爲首之犯，與大衆無涉。各家方纔心安，仍然搬回居住。早有前站飛風報進衙門，說教匪一齊拿住，不曾走脫一個。寶焜喜出望外，分付傳萬坤對質。隨即親身來迎接衆營官，邀入衙內，再三稱謝。又重賞出力衆兵丁，俟通詳時，定將諸位大名列入，候上憲敘功酌獎。衆營官亦起身稱謝，帶了衆兵丁，自回營伍。見統領繳了令，遣兵歸隊不提。這裏寶焜見原差來回，萬坤業已帶到，忙升坐大堂，將賈有仁、強德、張高、袁自通、何堅、束成六個大頭目，及一起十數個小頭目，押在堂下。一邊先將萬坤喚上，細問教中情形。萬坤見人犯盡獲，妻冤已洩，喜的在堂上叩首不迭。遂把如何來誘他入夥，如何在萬村設立廣仁教名目；後來如何分設各處，又如何迷拐人家子女，如何殺害熊氏妻房，盜取胎孕，由頭至尾，細回一遍。寶焜命跪在一旁，即將賈有仁等人喚上詰問。賈強等人此時方明白百姓劉的是縣中差來密訪他們惡跡的，並非什

廢遠客姓劉。又聞萬坤將他們隱情，全行說出，料想抵賴無益，徒受刑法。大眾嘆了一口氣道：「不意我們立教數十年，各省幾遍，未曾敗露。今日反破於此處，也是天意，合該如此。」遂一口同聲招認不諱。寶焜命衆犯親畫了供，當堂上了刑具，發獄收管。一面通詳各大憲，候示定罪。詳文到了首府，把個魯鵬很很吃了一驚，忖道：「不料陳寶焜這小畜生，倒頗有才幹。此宗案卷，歷任多未敢辦，何以他蒞任未久，即拿獲了這一來，定蒙上司保薦，我更難扳搖了。我將他請署南昌，原是安置在肘畔，好擺佈他。這麼一看，我倒反暗中成就了他了！」想至此處，不禁焦燥起來，忙請了許賈朱三人過來商議。現在朱丕不經魯鵬代他上下謀爲，派他署理南昌縣典史。此亦是魯鵬一舉兩得之意：一則成全了朱丕，二則使朱丕與寶焜近在肘腋，便於稽察他的短處。朱丕聽了笑道：「這又何難？他既詳了上來，乃是公事，萬不能不代他轉詳出去。料想正是通詳，縱不代他詳，也是沒用。何妨格外加幾句好勸語，樂得個順水人情。若說要扳跌他，只要存心算計他，任他升到督撫，也不怕他飛上天去。我却想了個好計策在此，說不得要先拚去了我這微官，方可有濟，未免我有些不值得。」魯鵬不待朱丕說完，忙道：「只要扳到了陳寶焜那小畜生，我即丟官，也甘心無怨。沒說你這叢爾一官，有何惜處？你若爲我報仇，丟去了官，我定捐個知縣還你，不強你這麻典史麼？」賈許二人亦同聲稱是。朱丕笑道：「果真代我報捐知縣，我決不惜這小官，包管你大事成功，却不可事過之後，謊我。」魯鵬遂起身，走下台階，對天日設誓自矢。朱丕始不慌不忙，說出一條計策來。如此如此，這般做去：「可不是去掉了我，他也爲我拖掉了麼？」魯鵬等人聽說，拍手稱善。又閒話了一回，朱丕告辭出來。臨行魯鵬又切實囑托了一番：「事成我定不食言，你只管放心去做。」朱丕回至本衙，專守機會，好發作此舉。漢槎自接到寶焜詳文，甚爲歡喜道：「果然寶焜這孩子，大有才幹，我也可以放心。」督撫各憲見了詳文，亦痛讚不已。即聯銜序功入奏。不日奉到上諭，南昌縣知縣陳寶焜，年富才敏，遇事認真，以同知直隸州升用，并查遇有何項缺出，即行題補外，千總百總等弁，均按品升賞。衆兵皆有賞賚。廣仁教爲首各匪，着於犯事地方正法梟示。其餘從首者，各分刺

配邊遠充軍，督撫轉行下來，寶焜一一發落已畢。次日，來見首府。魯鷓見了面，便對他道喜，又極力褒獎了一回。閒話休提。單說朱丕受了魯鷓的重托，日夜籌畫，要害寶焜。這日恰好有一起大盜獲住，發下獄來。晚間朱丕親去查監。因是一班飛簷走壁的巨盜，囑咐獄卒，夜間防守須嚴。獄卒中有一名禁子名叫寶泗，爲人心細如髮，辦事玲瓏，朱丕很歡喜他。寶泗也極意巴結獄官。朱丕查過了監，到獄神堂少歇，喝退隨來衆人，單喚寶泗進來。即將魯鷓的意思，對他說明：「我想就在這一起大盜身上，尋出條計策，纔扳得倒他。」寶泗道：「好是好極了，豈不與太爺有礙麼？」朱丕附著寶泗耳畔，說了幾句。寶泗笑道：「既這麼著，小的自會去辦，不要太爺多囑。」朱丕道：「事成，我包你有大大一宗賞賜。魯大人不是忘情的人。」說畢，朱丕起身去了。寶泗送過朱丕，回到獄中，仍將各犯大刑鬆下，原來獄中各犯，不過上個鐐銬而已。其餘大刑，多俟查監的下來，上這麼片刻，遮掩耳目。寶泗備了一壺酒，將內中一名盜首，名毛三拐子的，邀入自己房內對飲，著實稱讚毛三蓋世英雄，綠林豪傑，欲與他結拜兄弟。又允他覷便設謀開活罪名。毛三是慣江湖上的人，人一開口，他即猜得三四分。今日見寶泗這般殷勤，明知有事要和他商量，樂得不即說明，先吃他娘一頓再議。飲過數杯，寶泗起身，親代毛三拐子，斟了一杯酒道：「三哥，請乾這一杯。小弟有句話，要與三哥斟酌，千萬不可推却。」毛三仰起脖子，一吸而盡，放下杯子，哈哈大笑道：「寶班長，你把我毛三當著什麼人看待？你起先請我吃酒，我即知道你斷非無故而設。不怕你班長見氣的話，你們不討我們浮油吃，就算佛心慈悲了。俗說手執無情棒，懷揣滴淚錢。那裏還有閒飯閒酒來請我們呢？什麼話，請說罷！」寶泗臉一紅道：「哎，三哥，你不免太輕量小弟了！你在監中，也有一月多了，見我，可是那般齷齪人？你果然這麼疑心，我也不敢相煩。別說要得著你三哥纔肯請你。」毛三忙陪笑道：「和你說笑話的，怎麼就發起急來呢？說說說，再遲我就不聽了。」寶泗也笑了笑，便將朱丕之意，與毛三說明：「朱太爺情願丟官，身就處分，放你逃生，你第一須知會同伴，不可說我放你，要一口說你自家越獄的。其次，你要遠走他方，切勿再被別人獲住。當知朱太爺一團好意，放你

逃生，囚犯越獄，疎於防範，是款公罪。若私縱囚犯，即難就承了。不能他出好心，你沒有好報他。」毛三聽說要放他，好生歡喜，忙立起謝了又謝。口內假說：「怎生對得過朱太爺呢？」竇泗搖頭道：「罷啲！你還不想走嗎？只要你依我的話，即是報效了朱太爺了。」兩人重又飲了一回，毛三自回衆內。是夜即與同夥諸盜說知，同夥亦樂得毛三逃走。因爲毛三是名首犯，一日擒不住他，其餘即不好擬罪。次日，竇泗悄悄至捕廳衙內，回了朱丕的信，即托故告假回去。日間早將毛三鐐銬扭開，只虛虛的扣在上面，臨時一掙即斷。又將近號的各處鎖鑰中三簧，用線紮住，皆告訴了毛三，方纔回家。一至初更時分，俟查監的下來過了，衆禁卒因今夜竇泗不在獄中，沒人拘束，即大衆三個一堆，三個一叢，吃酒的，耍錢的，自去方便。毛三先將刑具脫下，辭別了人衆，悄悄將內號門撬下，從裏間天井內，縱身一躍，上了獄牆，用脚踢折三角尖釘數支，立住了脚，一步一步蹺到屋上，始越房過屋的去了。這裏衆禁卒鬧到半夜，有幾個細心的，偷空進來悄悄見內號門開著，先自吃了一驚，忙跑入內間，點了燈火進號來查數。東邊查到西邊，南號點北號，甚至連尿桶毛廁裏面，無不尋遍。單單不見了首犯毛三一人。衆人嚇得冷汗直淋，急問衆犯道：「毛三那裏去了？」衆犯道：「毛三到號外小解去的，進來不進來，我們就不知道了。那裏派我們看住他麼？問的可不好笑！」衆人聽說，只急得乾哭。又向別號內查了一回，皆不少數。此時滿獄中大燈大火，點得如白晝。衆禁卒都來了一個個搔耳撓腮，毫無一策。只得分頭去稟報獄官，到竇泗家送信。竇泗得了信，假作驚惶，連稱：「怎生是好？」也飛風似的跑入獄中，道：「怎麼我去了一天，就鬧下這般亂子來？你們多分又是賭錢去的好，在我是申明告假的人，與我不甚相干。」衆人被竇泗一句話，問到心坎兒上，無言可答。惟有互相埋怨而已。朱丕在衙裏聞報，心內暗暗歡喜。先密遣心腹，去告訴魯鷓，一面不及坐轎，步行到獄，一疊聲傳喚竇泗進來，道：「你怎麼了？首犯脫逃，是件什麼事，怎麼你這麼不小心？你的腦袋子還有嗎？不是連我多被你坑煞了？我也不管，你自去見陳大老爺去講。」說著，躲足瞎聲，連叫：「怎好！」竇泗不慌不忙，跪下稟道：「獄犯脫逃，小的原罪不容赦。無如小的早間

曾向太爺請假兩天，小的今夜不在獄中，太爺的明見，要問這一千人纔知道呢！朱丕聽了，沉吟半晌道：「不錯，你是今早告假的；雖然如此說，你終不能無咎。你們窩子裏去辯去罷！」說畢，喝令從人帶住竇泗來見縣裏。陳寶焜早得了消息，正在疑信不定，揣摩之際，朱丕上前請了安，侍立一旁，便將毛三越獄情形說了一遍，說：「堂翁示下，若何辦理？」未知寶焜怎生回答，且看下回分解。

華芳錄 卷三 第六十回



